武俠世界

殺手之父（殺手傳奇故事）　西門丁・著

農志夫訓練了幾批出色的殺手，供其驅策，但在第三代弟子中，卻出現一位智勇雙全、不甘長期受控制的殺手：朱盛！

朱盛想盡辦法擺脫農志夫之控制，但到頭來仍落在農志夫掌心，到底他能否脫出魔掌？本故事過程曲折，將殺手故事及推理手法熔於一爐。



第29年
41

$ 7.00

編者話

今期爲各位讀友提供的巨型小說是西門丁先生撰著的殺手故事集「殺手之父」，老殺手農老夫培養了不少殺手，供他驅策，其中以米盛最爲出色，但米盛不甘長期被農老夫所控制，因此想方設法脫離魔掌，更被他潛入「湖海幫」當上副幫主，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米盛在「湖海幫」遇上一位厲害人物，結果……故事情節曲折，結局更出人意料之外，米盛最後能否脫離農老夫的魔掌呢？請各位細讀本文。

☆　☆　☆

今期另一新篇「藏龍卧虎」是蕭玉寒先生所著，故事中描述一代風水大師賴布衣的平生事迹，情節生動活潑，更含警世的哲理，請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載吳道子先生撰寫的「紅粉劫」，內容描述年輕俊朗高手雲翔追查武林中迭連發生的殺戮事件中，竟然飛來艷福，美女如雲，爭相投懷……到底是福抑是禍呢？與此同時，江湖中竟掀起一片爭奪鼻煙壺的熱潮，而鼻煙壺又隱藏着什麼秘密呢？請留意本刊第42期自有分曉。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86.00
	一年港幣 $37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12.00
	一年港幣 $42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72.00
	一年港幣 $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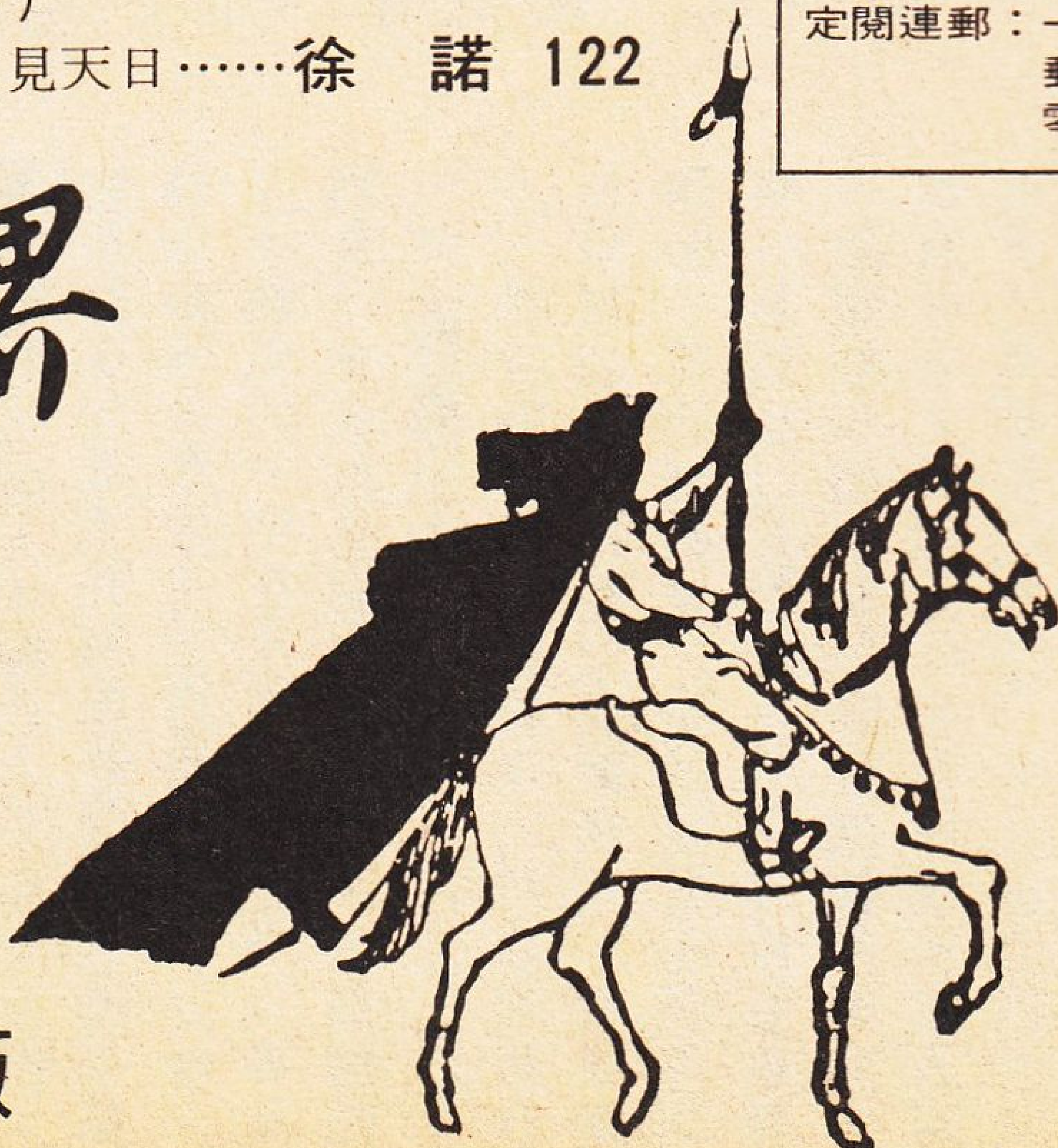
第29年

第41期

（總號148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訓練殺手　視作樂事

仲秋時節，夜風頗大，吹得湖畔之蘆葦前俯後仰，沙沙作响，頗有點草木皆兵之勢。

湖中泊着一艘船，船篷裏黑燈瞎火，但船頭却放着一盞漁燈，兩個上了年紀的老人正在對月而飲。

一碟醬牛肉、一碟炒鷄蛋、一包花生、幾壺酒，再加上明月、湖水、夜風和蘆葦，對這兩人來說，已是最好的享受！

左首那人帶着一頂員外帽，身材較胖，似是個財主，右首那人臉目清癯，但雙眼烱烱有神，精神矍鑠，似是位練家子。只聽他道：「蘇翁，可惜今日已是十八日，若是十五，那就更佳了！」

那個被稱蘇翁的道：「岑兄有所不知了，八月十五，小弟與舍弟相約在岳陽樓見面，可惜不見其踪跡，小弟也不知多担心，幸好十六日那天舍弟派人到岳陽樓送信，方知他染了點風寒，這才放下心頭大石！」

那姓岑的老頭道：「難怪蘇翁昨天才來找小弟！提起此事，小弟亦不禁想起舍弟來！」

姓蘇的問道：「岑兄，彼此相交十數年，怎地從未聽及岑兄提及有位令弟？」

「說來話長，舍弟在十五年前加入『掩月會』，那『掩月會』乃由原日在吐蕃一帶活動的『紅日教』分拆出來的，十五年前『掩月會』舉教入吐蕃，但一去不返，小弟數度欲去吐蕃，都未能成事，是以……」

姓蘇的道：「有關『掩月會』和『紅日教』的關係，小弟亦有所聞，據一位去吐蕃經商的人講，兩者如今又二合為一，也許令弟身居要職，未能分身回中土，亦可能他來過，不過相左，未能與岑兄相會！」

姓岑的忽然舉杯吟道：「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

這兩人都沉緬在懷念之中，却不知蘆葦中「駛」一根蘆葦來，那根蘆葦直立湖水中，離水面不及半尺，一直向船尾「駛」去。

船上兩人懵然不知，忽聽姓岑的道：「蘇翁打算幾時回家？」

「小弟是次由信陽回景德鎮落葉歸根，本來歸心似箭，無奈與舍弟多年不見，而舍弟又在益陽，因此明天便準備去益陽，先與他短敍幾天，然後回梓！」

岑兄的道：「聞說令弟是『湖海幫』副幫主！『湖海幫』自稱來自五湖四海，人材濟濟，他能坐上副幫主之寶座，也不容易！像老朽，漂泊江湖半生，到頭來還不是在湖畔釣魚渡日？」

姓蘇的笑道：「岑兄起碼比小弟好得多，逐鹿商場，半生為蠅頭小利操勞，把武功都丟廢了，回首平生，寧不感慨乎！」

話音剛落，姓岑的忽道：「咦，有水聲，奇怪！」說時遲，那時快，船微微一側，水中已躍上一個身披黑色水衣靠的蒙面人來，手中一柄又薄又快的長劍，在月光下閃耀銀光！

蒙面人由船尾上來，足尖一點，便竄進船艙，接着又聞三道慘叫聲起！船頭那兩人同時長身而起，那姓岑的在最前頭，但他却是第一個進船艙，但聞「嗤」的一聲响，船艙突然一亮，緊接着竹船篷裂開兩邊，一道黑影，一晃即逝，隨即又傳來「卜通」一聲响！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一晃即逝！

也在此刻，才聽姓蘇的發出一道凄厲的叫聲：「夫人！珠兒！」

姓岑的頦下長鬚簌簌亂顫，道：「蘇翁小心，待老夫下湖追去！」

姓蘇的一把抓住其手腕，道：「岑兄別魯莽，八百里洞庭水連天，浩瀚無際，你上那裏追！」

姓岑的單名一個柏字，以前在武林也頗有名聲，只是他淡薄名利，很早便歸隱，又因好釣魚，是故隱居在洞庭湖畔，自稱「大湖釣叟」。姓蘇的雙名立鍾，乃峨嵋派俗家弟子，後來無意武事，改行營商，只因老年只得一女，無人可繼業，遂結業回鄉養老。

岑柏和蘇立鍾十五年前在洞庭湖偶然相識，不料一見如舊，正合了那句老話：傾善如舊，白頭如新！邇後兩人幾番來往，建立了深厚之友情。是次蘇立鍾借回鄉約乃弟蘇立鼎在岳陽樓相會之便，順道來探望老友，不想發生這樣的慘劇！

當下岑柏頓足道：「難道就這樣讓他白白溜掉不成？」他一手扳下竹篷，雙目在湖面上搜索，只見湖波一圈圈向外擴散，不見其他踪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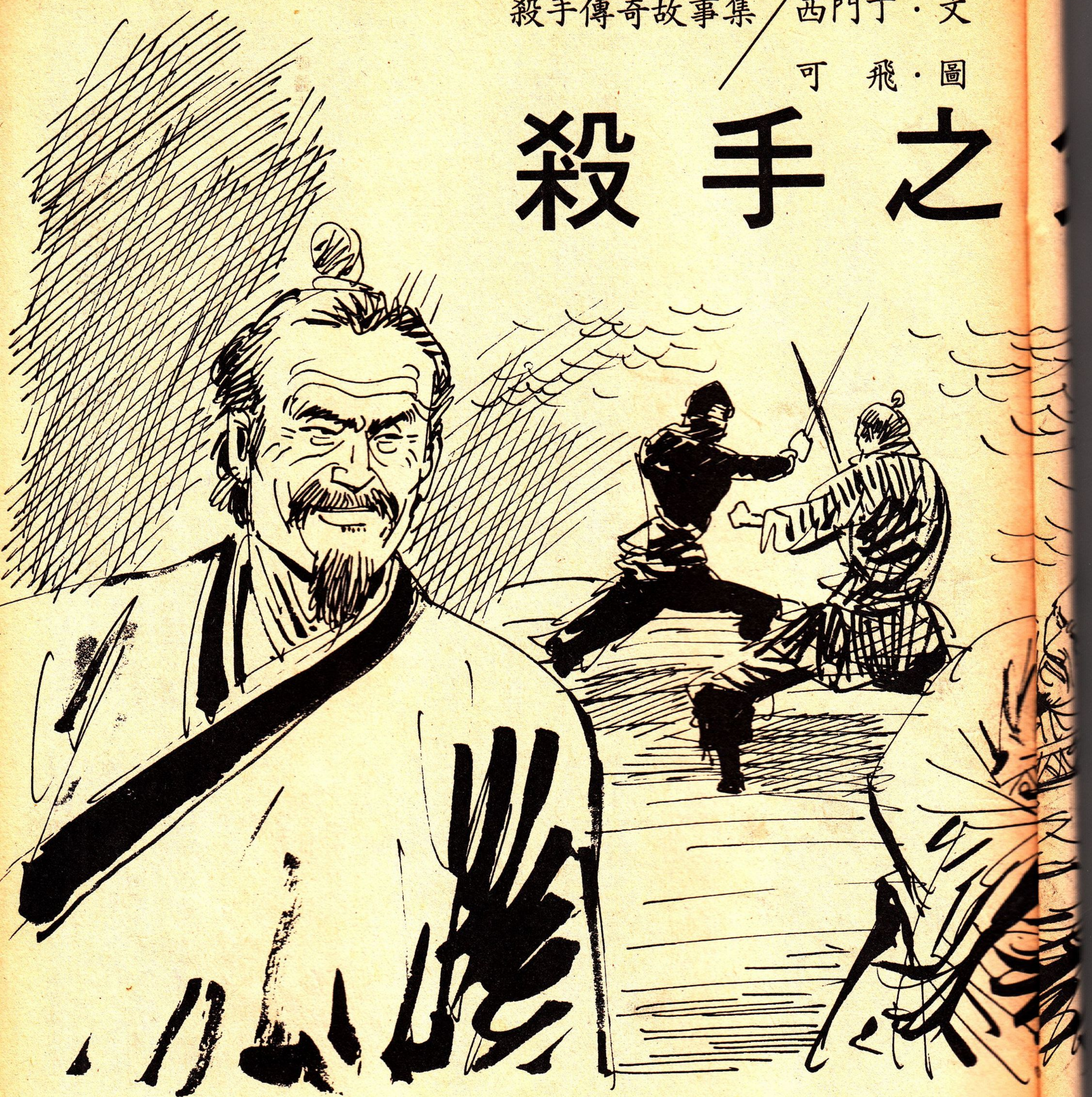
父



殺手傳奇故事集／西門丁・文

可飛・圖

殺手之



蘇立鐘胸膛起伏不定，道：「岑兄已經退出了江湖多年，小弟不想你再管這種事！」

岑柏滿含愧疚地道：「若非小弟拉你一家來此賞月談心，便不會發生這宗慘劇！」一頓又問：「對啦，蘇翁到底結下了什麼仇家？惹來這種報復！」

蘇立鐘苦笑道：「小弟不問武事幾達三十載，還有什麼仇家？當眞奇怪！」忽然船頭又傳來一道划水之聲，岑柏立即跳了出去！

畢竟薑是老的辣，岑柏雖然退出江湖已多年，但亦深知，一旦涉足過江湖，想永保一世無憂，難乎其難，因此他那條腰帶是以細牛筋浸油，再揉合成粗粗的一條，此刻忙抽出握於手上！

船頭前之湖水，漣漪陣陣，不見有人，岑柏忙回頭道：「蘇翁，快起錨！」說時遲，那時快！左舷外「嘩啦啦」激起一條水柱，一條黑影脫水而起，落在船頭上！

岑柏反應亦快，一個風車大轉身，手上牛筋腰帶如鞭子一般，趁勢掃出！

黑衣蒙面人一聲不吭，長劍一揮，牛筋腰帶如同活蛇一般，霎時間纏上劍刄！劍刄一時間未能將之絞斷，黑衣蒙面人左掌乘勢向岑柏拍去！

岑柏喝道：「畜牲！老夫雖已退出江湖，但今日亦要破戒殺你！」他嘴上說着話，手上絲毫不慢，左臂一沉，格住黑衣蒙面人之左掌！

黑衣蒙面人正想發力將他推開，但岑柏寶刀未老，比他更快，右腿倏地飛

起，直奔黑衣蒙面人之小腹！

這一腿勢疾如電，眼看黑衣蒙面人不能閃避，誰知他右手五指一鬆，長劍反向岑柏飛去，同時扭腰錯步，半轉着身，左掌第二度擊出！

岑柏有點失重心，上身晃了一晃，正想再沉臂封掌，不料黑衣蒙面人袖管中竟然飛出兩根牛毛鋼針來！

月光下但見白光一閃，岑柏欲閃已來不及，但覺左臂一痲，如被蚊子叮了兩口，他知道對方在鋼針上淬了毒藥，大喝一聲：「老夫與你拚了！」飛身撲上，雙掌十指箕張，向黑衣蒙面人攫去！

黑衣蒙面人發出一聲輕笑，雙腿微微用力，身子倒飛，「卜通」一聲，再度落水！

那船微微一晃，岑柏收身不及，也「啪」地一聲跌落湖上！

蘇立鐘此刻方顫魏魏地自船篷中走出來，他雙眼倏地一亮，向四周一掠，突然鑽進船艙，再至船尾，把鐵錨用力拉了起來。

鐵錨離水，發出「嘩啦啦」的水聲，蘇立鐘吃力將鐵錨拋在船上，那船便在湖中蕩漾。

蘇立鐘取出船櫓，扣在船舷的鐵環上，慢慢搖了幾下，船兒轉了個方向，反向湖中駛去。駛了二十多丈，船兒又停了下來，即見蘇立鐘把船艙裏的三具屍體，拋落湖中！

就在此刻，那個黑衣蒙面人又在船頭出現！

* * *

大廳裏，只有兩個丫頭在拭抹高背椅。左右兩根柱子，一根掛着一塊木牌，上雕五湖之內盡朋友；另一根掛着的木牌，雕的却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上面一塊牌匾：廣結英雄。刀筆俱佳，料是出自名家之手，皆描上金漆，在晨曦下，閃閃發光！

這便是近年來，崛起武林之「湖海幫」！

「湖海幫」創建至今方十餘年，但近年來，勢力擴展之速，令人側目，如今已是武林三大幫會之一！

幫主何戴天，今年亦未到五十，二十多年前已得了個外號：鐵掌金刀！何戴天本人自小便喜結交朋友，創立了湖海幫之後，就更視此爲信條了，因此各方英雄來投者，不絕於途，而幫內建制亦由內外二堂，發展至今有內三堂和外七堂，共十個堂！

湖海幫的副幫主，「天星劍」蘇立鼎，亦是個人材，除了武功超羣之外，還擅於調兵遣將，出謀獻策，也可以說，湖海幫能有今日，與他有莫大之關係！

何戴天亦沒有虧待他，將他由內堂堂主，提陞爲副幫主！有人說，何戴天有凌雲志，圖獨霸武林，但並無太明顯之跡象，雖然他勢力不斷擴大，但始終堅守原則，不越江活動！他將湖海幫之勢力定了個範圍，東至廬山，西至武陵，南至衡山，北臨長江。

湖海幫上下的人都恪守幫規，不出此範圍活動，是以亦使周圍之其他幫會放心不少，並願意與之結盟！不過在此勢力範圍之內的小幫會，已全部被消滅，併入湖海幫！

湖海幫設有四個分舵，一個總舵，分舵之下，再設站，每個分舵控制之站，由十個至二十個，數目不等，而總舵設在益陽！

益陽在洞庭湖南面八十多里，洞庭物產豐富，因此總舵設於此，亦十分適宜，但湖海幫對湖民控制不嚴，又能使湖盜聞風而遁，故頗得湖民擁護！

太陽越升越高，終於爬過圍牆，在大廳外石階上，洒下了一地黃金。也在此刻，遠處傳來咚咚的鼓聲！

湖海幫的頭目，每天早上吃過早飯，都要來此聽候正副幫主之命令，猶如朝中文武百官上早朝般。

鼓聲過後不久，大廳內正中品字形三張虎皮椅，前面兩列各十張高背椅，後面各有兩排板櫈，已坐了許多人！

忽聞禮堂堂主姚禮儀呼道：「幫主、副幫主和總堂主駕到！」廳內的漢子忙不迭站了起來。只見當先那人年逾五十，身材雖是一般，但一張國字形之面龐，不怒而威，頗有點霸主之氣慨，正是何戴天！

緊隨何戴天的是一位身材略胖，五官與蘇立鐘相似的中年漢子，乃副幫主蘇立鼎，背後那個白面無鬚，五官清秀，年約四十，長相斯文，但不知爲何，給人感覺乃陰陰沉沉，不好相處，此乃湖海幫總堂主白淩風！

大廳爆起一道如雷般的叫聲：「參見幫主和副幫主！」

何戴天往正中那張虎皮椅前一站，目光一掠，道：「弟兄們坐！」羣豪待三大巨擘就座，方敢坐下。

姚禮儀又道：「各堂各舵，有事先行稟告！」

只見一位枯瘦的老人長身道：「鶴堂鐵翊有事稟告！」原來湖海幫十堂，內三外七，內堂分禮、刑、庶；外堂以七種飛禽爲名，依次爲鷹、鷲、鵰、鶚、鴻、鶴和雁。雁堂主要負責各堂各舵之間的聯絡，其餘各堂各有任務。

當下何戴天道：「鐵堂主有事請說。」

「屬下偵悉，嶺南『鐵門雙英』林氏昆仲，欲來投效，不知爲何衡山分舵竟不接納！」

何戴天濃眉一掀，道：「竟有此事？衡山分舵可有人在？」

只見後排坐板櫈的，有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長身道：「屬下林仲康，系屬衡山分舵香主。」

白淩風道：「林香主，卜舵主對此事有何解釋？莫非不知道本幫之宗旨？」

「幫主、總堂主，卜舵主知道本幫之宗旨，故不敢接納。」林仲康侃侃而談，「屬下亦是嶺南人氏，算起來與『鐵門雙英』乃同族！雙英自祖父一代起，即使盡種種卑鄙手段，打擊同族，建立鐵門一系……」

蘇立鼎截口問道：「且慢，鐵門兩字何來？」

「雙英祖父脫離本族，另建一大院，其大門以生鐵鑄之，故鄉人皆稱之鐵

門。」林仲康道：「雙英自小也是欺凌弱小，但他倆對江湖上之朋友頗多饋贈，所以博得雙英之名……」

白凌風冷冷地道：「如此說來，卜舵主是聽了你之言，才拒絕雙英加入本幫的？」

林仲康坦然道：「不錯！雙英在鄉裏幹了不少惡事，後來因輪姦了一名少女，以爲小事一樁，誰知這名村姑娘的義父竟是位知州大人！那村姑因家破人亡之後，幾番辛苦方與義父相逢，被奸污之事，雖已發生了兩年多，但她不甘被辱，在知州大人面前告了一狀。這位大人鐵面無私，雖然雙英父親一知消息，即派人疏通，但爲大人拒絕，雙英因闖禍，不敢在鄉梓居住，方跑來衡山分舵，要求加入，實則是求庇護！」

他一口氣道來，理直氣壯，有條不紊，使在座三人均明白來龍去脈，是故最後道：「屬下鑒於此，方向卜舵主言明。卜舵主恐收留了他倆，會影响敝幫英名，因此婉言拒絕！但屬下自問，所言所爲，均是爲本幫着想，與私人恩怨無關！」

白凌風道：「你敢說毫無私人恩怨牽涉在內？」

「那是上幾代之事，屬下不放在心上！而且屬下祖上一向窮困，並未直接受害！」

「那就是間接受害了！」

蘇立鼎道：「總堂主，本座認爲林香主之理由充足，本幫希望英雄好漢加入，但並不希望成爲藏污納垢之所！」

白凌風道：「但此事傳將出去，以後還有誰肯千里迢迢前來投效！」

「本座認爲這樣反會使本幫英名更加遠播，來投之人將更多！不信總堂主可問問廳裏的弟兄！即使你也是因慕本幫之名才來投效的！」

白凌風眉宇之間，閃過一絲殺機，正想再分辯，何戴天已道：「副幫主說得有理！本幫要在武林立足，希望有一日能與江北之『中州幫』分庭抗禮，就必須保持英名，而且收納的亦須是英雄好漢，不是邪惡魔奸之徒！以前寧或有放鬆，而本幫弟兄亦可能良莠不齊，本座可以既往不究，但今後必須改過！」

何戴天目光一掠，自廳內手下臉上掃過，問道：「有誰反對否？」廳內無人吭聲，何戴天道：「給林香主記上一功！」

林仲康大喜，忙抱拳恭道：「多謝幫主！」

何戴天續道：「刑堂弟子聽着，今後若有人犯奸淫擄掠，濫殺無辜者，加重刑罰！」

刑堂堂主邢以正長身道：「屬下遵令！」他一張臉死死板板，令人望之生畏，只見他轉身道：「各堂各舵均有代表在此，請傳達下去，不得有誤！」

眾人轟應一聲是，白凌風臉色陰晴不定，何戴天和蘇立鼎適才所言，分明是針對他，因爲他以前的聲名不大好，因此得了個「白面風流客」之外號！

對於何戴天，他無話可說，但却將壓在其頭上之蘇立鼎恨之入骨。「湖海幫」本來並非如此純潔，擴展時，來者不拒，不過何戴天有震懾力，蘇立鼎策略縱橫，逐漸將湖海幫納上軌道，他倆深知要長久立足武林，就一定不斷要整頓下屬，使湖海幫可以正派之面目樹立威信，有如俗世中人所奉行之發財立品！

這個策略，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否全幫上下均能奉行？以前有劣跡的人，又會否不生異心？最低限度白凌風便恐怕總堂主這位子被人擠掉！而他並不滿足於總堂主之位！

姚禮儀續問：「各堂各舵還有何事稟告？」

廳內無人作聲，何戴天道：「既然無事，散！」他首先長身，接着廳內的人都站起來，目送他和蘇立鼎進內堂，白凌風却留了下來。

廳內的人都紛紛離座，白凌風喚道：「周堂主，白某尚欠你一頓酒，今午有空麼？白某準備償債！」

鷗堂堂主周用笑道：「總堂主這樣說，教屬下難過，反正屬下下午才走，中午還是由屬下作東吧！」

白凌風一把挽着他的手，笑道：「周堂主把本座看成什麼人？上次言明今次由白某請，豈可食言？走走！」他拉着周用出總舵，林仲康望着他的背影，嘴角泛起輕蔑的笑意。

廳內的人散去，林仲康反而向內堂走去，他一直來至蘇立鼎的書房外，外面立着一名小丫頭，低聲道：「副幫主在書房裏等你！」

房內隨即傳來蘇立鼎的聲音：「林香主請進！」林仲康推門進去，房內只有蘇立鼎，他行了一禮，在其對面的竹椅坐下。「今日你表現甚佳！」

林仲康道：「多得副幫主提攜！嗯，屬下聽說副幫主染了風寒，未知痊癒否？」

蘇立鼎微微一笑道：「不是寒風，是舊患復發，幸好有峨嵋之紫金丹，服過兩顆，已無大礙！白凌風此人心胸狹窄，你須小心他挑剔你！」

林仲康道：「有副幫主支撐，屬下不怕！」

蘇立鼎搖搖頭道：「本幫要改革，任務艱巨，亦非一年半載可以一蹴而成的，本座亦不會與白總堂主反臉，所以你必須小心提防，告訴卜舵主，今後要加緊訓練手下，衡山分舵是本幫之中流砥柱，他日必用得着！」

林仲康問道：「是，未知副幫主還有什麼用得着屬下的地方？」

蘇立鼎拉開抽屜，自內取出一封以火漆封口的信封來，道：「煩請林香主將此函交與卜舵主！」他目光一凝，聲音轉沉：「一定要親手交給他，萬一路上發生事故，必須先將信燒燬，事關重大，林香主必須小心！有可能的話，多帶一名弟兄上路。」

林仲康正容地道：「副幫主放心，人在信在，人亡信先毀！」

蘇立鼎伸手拍拍其肩，道：「勞煩你了，去吧，以免惹人注目！」林仲康應了一聲，蘇立鼎送他出房，正想回房，忽見一名親信匆匆而來，遂訝然問道：「黃

七，什麼事這般匆促？」

黃七遞上一封亦以火漆封口的信來，道：「剛才一位湖民送來的！」

蘇立鼎接來一望，只見上面寫着幾個字：煩呈蘇立鼎副幫主親啓。但謹具一欄則空白着，換言之，未具寫信人之姓名。蘇立鼎心頭倏地急跳起來，忙問：「那湖民可曾說是什麼人託他的？」

「有，湖民說，昨日由一名小叫化子轉交給他的，還給了他一塊碎銀，有一兩重！」

蘇立鼎揮手摒退他，轉身進房，關上門立即拆信閱之。字呈蘇副幫主，敬啓者，令兄蘇立鐘今在某手上，速備一千兩銀票到城東之十里亭處交換，時間乃今夜三更。又及，恐副幫主不信，特附上令兄信物一件，此事萬不能宣揚出去，今晚亦只許閣下一人前來，否則令兄命危矣！信末署：無須知名謹上。

蘇立鼎心房一下子被揪緊，忙將信封一傾，自內倒出一件玉戒指來。他取起一看，那羊脂古白玉戒指，背後雕了四個字：河內蘇氏！

蘇家系出昆吾，先祖身世顯赫，是黃帝之孫，顓項帝之後，此亦正是他家之傳家寶，看來對方並非信口開河！蘇立鼎一屁股坐在竹椅上，久久都定不下神來！

蘇立鐘脫離江湖已二三十載，若以前有仇家，亦早已找上門來了，斷不會拖延至今！那麼此事與仇怨無關！那麼對方眞的只是爲了金錢？

要金錢又何必冒險綁架蘇立鐘，而勒索如日方中的湖海幫副幫主蘇立鼎？如此說來，當中可能還有向未知悉的陰謀！

蘇立鼎陷於沉思中，他一向聰明機智，但事一關己，反而理不出頭緒來！本來有事大可以跟何戴天商量，可是他又投鼠忌器！

這一天，湖海幫十分平靜，但對蘇立鼎來說，絕不平靜，因爲一千兩銀子，他還籌得出，問題是對方既然知道自己是湖海幫之副幫主，他大可以將所要的數目加大，這又說明今晚此行有危險！

他曾作最壞的打算，這宗勒索案，很可能是內外勾結的成果，果如斯則不但兄長生命危險，自己亦好不了那裏去，而且更不能將此事告知別人，包括何戴天，以免害了兄長一條命！

他十分後悔八月十五不去岳陽樓，如果自己去了，可能不會發生這等意外！

但不管如何，他今晚都得赴約，而且須單槍匹馬赴會，義無反顧！

* * *

益陽城東十里，有座殘舊的亭子，俗稱十里亭。亭子四周種了許多竹，似是一道屏障，夏天是個乘涼遮蔭的好地方，在深夜，要做些見不得光的事，亦同樣是個好地方！

三更，仲秋，一陣夜風吹過，竹子在風中婆娑，發出沙沙似波濤的葉動聲。

夜風送來了一陣陣的涼意，也送來了一個人：蘇立鼎！

父親早歿，蘇立鼎小時候，受兄長之恩頗多，今夜即使十里亭是龍潭虎穴，他也不能不來！

亭裏空空如也，蘇立鼎先在亭外向四周看了一回，然後慢慢走進亭內。他費了好大的勁，才將火摺子點燃，舉高照射。

再一陣風吹來，火光搖晃，竹樹屏裏，十里亭外又突然多了兩個人：一個身着黑色勁裝疾服的蒙面人，一個是被提着的蘇立鐘！

蘇立鐘似乎被封了暈穴，不能動彈，蒙面人抽出長劍架在其脖子上，冷冷地道：「人在此，銀票帶來了沒有？」

蘇立鼎運功凝神屏息聽了一陣，因風大未能判定，外面是否還有人，不過對方既然現身，而且只有一個人，情況總算不太差，他乾咳一聲，道：「銀票就在某身上，放人吧！」

蒙面人輕笑道：「在下若非有急用，絕不會爲一千兩而費這般大的氣力，但若果你的銀票是假的，在下這一票豈非要賠本？」

「只要人安全，一千兩銀子不是大問題！其實蘇某亦非吝嗇之輩，江湖上的朋友，若有需要，在下亦往往有所饋贈，閣下根本無須行此險着！」

蒙面人道：「在下亦無意與你爲敵，更不敢捋湖海幫之虎鬚，所以你大可以放心，令兄髮膚絲毫無損！」

蘇立鼎哈哈笑道：「不管如何，蘇某早把此事當作在賭桌上輸了一千兩，不過如果家兄已經有所不測，蘇某豈非做了冤大頭？」

「彼此不相信，交易如何能成？你不要令兄生命？」

蘇立鼎臉色一沉，道：「你先解開家兄的穴道，讓他說幾句話！」

「可以，但你也需先將銀票拋過來，讓在下看過眞僞！」

「一言爲定！」蘇立鼎沉聲道：「有一件事蘇某須先聲明，我可以息事寧人，你不可做得過份，否則天涯海角，都有湖海幫的人要找你算賬！因此你最好光棍一點！」

蒙面人似乎不太着急，道：「這個你可以放心，在下亦非常感激閣下的大量！」

「廢話少說！」

蒙面人在蘇立鐘身上拍了幾下，蘇立鐘登時醒來，聲音模糊地道：「這是什麼地方……狗賊，你爲何……」他目光一及，歡呼一聲：「二弟！這狗賊十分可惡，他有什麼要求，你千萬別答應他！」

蘇立鼎問道：「大哥，他可曾虐待過你？」

「這倒沒有！」

話音剛落，蒙面人又封了其麻穴，道：「副幫主，輪到你了！把銀票拋過來！」

蘇立鼎摸出銀票，包了幾個銅錢，然後將之拋在蒙面人之腳前，蒙面人先將蘇立鐘放在地上，然後伸手去拾銀票，手上長劍仍不離其脖子。「不要過來！」

蘇立鼎神態坦然，蒙面人拾起銀票，打開來匆匆望了一下，又道：「彼此退後幾步！對不起，在下深知閣下之能耐，不得不小心一點！」

蘇立鼎道：「你千萬別玩花樣，否則將你碎屍萬段！」

蒙面人突然轉身向外飛去，蘇立鼎亦同樣標前，欲追蒙面人，誰知蘇立鐘輕聲嘆道：「二弟，算了，別追了！你大嫂還在他們手中！」

蘇立鼎登時立定，轉身走過來，道：「大哥，你剛才爲何不說？」

蘇立鐘道：「何必節外生枝？反正他們要錢，愚兄還付得起！」

蘇立鼎邊俯身拍開其麻穴，邊問道：「大哥，他們在何處逮你的？可知他們是什麼來路……」

話未說畢，剛直起腰來的蘇立鐘，突然一指封住了其麻穴，蘇立鼎剛一怔，蘇立鐘又在其身上加了幾指。他驚詫欲絕地道：「大哥，你這是爲什麼？」

蘇立鐘慢條斯理地掃掉身上的沙塵，邊道：「因爲我不是你大哥！」

蘇立鼎臉色大變，怒道：「那你是誰？家兄被你殺了？」

「不錯，你很聰明！你大嫂和女兒便大不如你了！我假扮了令兄幾個月，她們居然未發現！」

蘇立鼎睚眥欲裂，喝道：「我家兄與你有何仇恨？你要殺我一家？」

「沒有仇恨！」假蘇立鐘上下看了他幾眼，道：「要假扮你，那就簡單得多了，因爲你還沒有老婆！」

蘇立鼎怒極反笑：「你想假扮蘇某，混進湖海幫？沒這般容易！因爲即使聲音外貌再相像，但蘇某與弟兄們間必有些不爲外人所知的秘密，你能知道麼？你瞞得了一時，瞞不了多久！」

「好教你放心，咱們若果沒有把握，也不會冒險！你以爲在下的生命不值錢？」

就在此刻，那蒙面人去而復返，道：「別再跟他磨菇，趁早動手吧，以免夜長夢多！」

假蘇立鐘道：「外面沒有湖海幫的人吧？」

「適才在下在附近走了一圈，蘇立鼎果然手足情深，不敢冒險，連個人影也不見！」蒙面人言畢大笑。

假蘇立鐘踏前一步，道：「二弟，多謝你合作，愚兄送你上路之後，答應好好安葬你就是！」

蘇立鼎又驚又怒，臉色蒼白地道：「且慢！蘇某已將被殺，身上穴道又被制，你可敢亮號，免得我蘇立鼎做糊塗鬼！」

「人生難得幾回糊塗？能夠做個糊塗鬼，不是更好麼？」假蘇立鐘突然一掌印在蘇立鼎的胸膛上，他只覺得一股強勁的內力，似波濤一般湧了過來，這刹那，他便聽到心脈被震斷的聲音，接着風聲、葉動聲、人聲、心跳聲，什麼都聽不到了！

蒙面人問道：「你眞的要安葬他？」

「當然，怎可留下痕跡？我還要他的面皮作面具！」假蘇立鐘道：「來，咱們搜一搜他身子，看看還有沒有銀票？」說着雙手已在蘇立鼎身上摸索起來。

蒙面人見狀也忙走去摸索，假蘇立鐘在蘇立鼎身上摸出一把匕首，忽然喚道：「小豆，你瞧！」

蒙面人本在假蘇立鐘背後，聞聲探出半邊身子來，假蘇立鐘突然將匕首送進其左胸，這一記疾如閃電，以至蒙面人竟然毫無反應！

假蘇立鐘嘆息道：「小豆，我實在有理由，非殺你不可，換作別人跟着我，今晚我也向他下手！」

「米……米老大，枉咱們一向視你如神明，你……你好卑鄙……」

話音未落，假蘇立鐘已飛起一脚，將其踢翻！他看也不看他一眼，因爲憑他的經驗，知道一個人被匕首刺進左胸，大羅神仙也難救，何況是沒柄而入！小豆就算有兩個心房，也會被匕首刺穿！

假蘇立鐘抱起蘇立鼎向竹林掠去，這一着他自認毫無破綻，而且乾淨俐落，沒一絲拖泥帶水！他將殺人視作一種藝術，就像畫家精心繪畫那樣，不但要精心細琢，還更講究氣韻生動，神來之筆！

用蘇立鼎之匕首，殺死同伴，不會引人思疑，而且從此之後，可以另一個新面目出現，實是一件傑作！

十里亭又歸於沉寂，四周更加黑暗了，因爲這是黎明前之黑暗，風中多了幾絲血腥味！啊，不！還來了一個輕捷的脚聲！

* * *

假蘇立鐘當然有名字，儘管名字只是個記號，尤其是對一個孤兒來說，這個記號的眞實性，更有疑問，但作爲記號的名字，都有其實際作用！

小豆稱他米老大，因爲他姓米名盛，是有「殺手之父」之稱的農老夫第三代弟子的老大哥！小豆姓豆名茂，在第三代弟子中排名第四。

「殺手之父」從來不親自殺人，但他訓練了一批又一批的殺手，供他驅策，替他賺錢。他訓練殺手十分嚴格，而且言教身引，甚是辛苦，有人笑他何須如此認眞，反正失手被殺，也只是徒弟們的生命，不損他一根毫毛，他笑稱他像一位農夫，春天時勤於播種施肥除草，他日便有好收成，因而自稱姓農。又由於他開口閉口老夫一詞不絕於耳，徒弟們背地裏稱他農老夫，他亦不以爲意，反覺切合身份，欣然受落，所以農老夫這個記號，眞實性有多大，根本沒法考究！

「殺手之父」既然是農老夫，其徒弟又都是孤兒，因此其姓便都與田間農事有關，這第三代弟子共有六個，老大米盛；老二麥浪；老三粟裕；老四豆茂；老五禾壯；老六苗青。這六位弟子，只有苗青一個是女的！

農老夫人如其名，外表看來十足是名老農夫，但骨子裏却十分厲害，他訓練的弟子，無一人終其一生可以脫離其控制。第一二代七名弟子，都替他賺錢至流盡最後一滴血方止！

一個人自小受嚴師教導，必然生畏，但當他們下山之後，年紀大了，閱歷豐富了，便不甘於再受控制！

農老夫既然是個厲害的角色，他訓練成材的弟子，自然也不笨，在未有十足把握之前，不敢妄動！

米盛入門最早，年紀也最大，前兩代弟子，最長那一個也只幹了五年便死了，他却幹了七年，只受過一次輕傷，亦由此可見此人不但武功高，心思縝密，計劃周詳，而且必然還有其他許多優點，所以師弟們，一向十分崇拜他，即使是入門遲他三年的老二麥浪，亦不例外！

農老夫亦深明徒弟們不會長期甘受控制，因此到了他認爲時機成熟之際，便會想辦法將徒弟除掉，以免把秘密洩漏出去！

人世間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有的立志在官場中打混，以能進身朝廷爲終生奮鬥之目標，有的希望在江湖中揚名立萬；有的希望在商場上一展鴻圖；更有人希望在戰場上，在千軍萬馬之中殺敵立功；有的希望在武林中叱咤風雲。

農老夫却不是上述任何一種人，他以能訓練和控制殺手爲樂事，每次有人捧着銀子來求他殺人時，他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這求滿足，就算讓他當上武林盟主也不能代替！

不過他的徒弟，並非每個都與他有同樣的嗜好！

豆茂崇拜米盛，且殺豆茂又沒有報酬，那麼爲什麼米盛還要殺他？

＊　＊　＊

八月廿五日，午前。蘇立鼎沒精打采地返回湖海幫總舵，目光充滿深切的悲哀。

守在大門的手下一見到他便道：「副幫主您回來啦？幫主派人到處找你哩！」

這個副幫主當然是米盛所假扮的！他唔了一聲，不慌不忙地走進大門裏，院子裏的人見到他，都用尊敬親切的態度向他行禮。

「副幫主，幫主要見您，在他練功房裏！」

迎面走來一個人，身材枯瘦，年近花甲，道：「副幫主，您沒事吧？您失踪了幾天，幫主派人四處找您，都沒消息！」

米盛長長一嘆：「本座無事……說來話長！鐵堂主，幫主在練功房裏？」

鐵翊道：「是的，幫主正召屬下去見他，咱們一齊去吧！」看來鐵翊與蘇立鼎的關係不錯，語氣雖然恭敬，但態度從容熟絡，米盛表面上鎮定如恒，但腦袋却沒片刻空閑，他要了解的事尚多，雖然事前他已做了大量的功夫，但心情仍難免緊張，幸好臉上有面具，容易掩飾。

米盛一路上默記路徑，來至何戴天的練功房外，鐵翊道：「幫主，屬下鐵翊和副幫主求見！」

房門倏地拉開，何戴天驚喜地道：「蘇賢弟，你一聲不吭去了何處？教愚兄爲你担憂了好幾天！」

「對不起幫主……屬下，唉，此事說來話長！」

何戴天見他神色有異，關懷地問道：「賢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愚兄能否助你一臂之力？」看來他倆之間感情頗佳。

「事情已經過去，本來屬下不想再提，既然幫主問及，不能不講！」米盛又嘆了一口氣方道：「家兄被人綁架，勒索屬下一千兩銀子，約屬下在二十日晚上到十里亭贖人……」

話未說畢，鐵翊已叫了起來：「是誰吃了豹子胆，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副幫主你爲何不通知屬下等？」

何戴天道：「鐵堂主別打岔，副幫主不宣揚此事，必有其道理！」

「因爲勒索信上言明不許帶人去，若讓其發覺，便殺死家兄！屬下自小受家兄恩惠良多，事關生命，豈敢輕舉妄動？何況對方只要一千兩銀子，數目又不大！」

鐵翊還是再打岔，問道：「如今令兄在何處？」

米盛聲音轉厲：「給那廝殺了，不過我也殺了他！過程不想再提了！」一頓又問：「幫主找屬下可是有事？」

何戴天道：「江南的『快刀堂』派人下書，要與本幫結盟，本座本來想派你去江南走一趟，如今不必了，你先休息幾天吧，就請鐵堂主先跑一趟，待談細節時，再請他們來本幫！」

米盛道：「休息倒是不必，就怕心情不好，誤了幫中大事！」

何戴天道：「愚兄了解賢弟的心情，反正又非什麼不得了的大事！」

「這幾天幫內平靜麼？」

「一切如常！」

米盛轉頭問道：「鐵堂主，總堂主這幾天表現如何？」

鐵翊低聲道：「總堂主甚爲緊張，天天都在請客！」

米盛轉頭望着何戴天，何戴天沉吟道：「不必緊張，若果他能把以前的一切拋棄，還是好兄弟！何況搞好下屬之關係，也是他這個總堂主的責任，總不能限制他！」

米盛忙道：「幫主放心，屬下完全明白，屬下只是怕他野心太大，糾黨造反而已！」

何戴天哈哈笑道：「諒他還沒有這個胆量，亦未必有此能力，副幫主對他似有偏見！」

米盛急道：「屬下對本幫任何人都無偏見，也希望不會出亂子！」

何戴天含笑道：「有時候出亂子，亦未必不好，最低限度大家都能看清他的面目，副幫主，你回去休息吧，這幾天好好睡幾覺，待恢復了精神，再過問幫中大事未遲！」

米盛爲了趕製蘇立鼎的人皮面具，這幾天的確目不交睫，當下告辭回房，他雖然是第一次到湖海幫總舵，但對裏面的一切，瞭如指掌，毫不費勁，便找到蘇立鼎的居所。

那個專門服侍蘇立鼎的丫頭，名喚鸝兒，她先服侍米盛洗了脚，又幫他鋪被褥，服侍他睡覺。米盛知道第一個險

關已過去：何戴天沒能認出自己是西貝貨！因此放心安睡，睡得十分死。

待米盛醒來，鸝兒早已候在門外，聽見聲音忙問：「副幫主，您在房內吃飯，還是到廳內去？」

「在房內吃，弄一壺酒來。」米盛心頭一動，又喊道：「請庶堂的盧香主來見本座！」他下床脫下面具洗了個臉，腦筋又動起來，豆茂已死，無人知道自己以蘇立鼎的身份，混進湖海幫。藏身於此，那是最安心的，即使農老夫知道，亦不敢到湖海幫捋虎鬚。

不過，萬一自己露出了馬脚，後果亦甚堪虞。他早已收買了湖海幫庶堂主的一個姓盧名桂元的香主，他能對湖海幫瞭如指掌，亦是由盧桂元提供資料的！如今最重要的是進一步了解湖海幫的人事。

若能成功地潛伏下來，假以時日，尚有機會取代何戴天之位，繼而雄霸武林，這才不枉自己多年來之辛勞！

米盛在胡思亂想，房門忽被敲响，他吸了一口氣，道：「進來！」

推門進來的是鸝兒，手上托着銀盤，上面放了四式精美小菜，還有一壺酒。米盛問道：「盧香主呢？」

「小婢已將副幫主命令傳達與梁堂主，他說立即去找他。」鸝兒一邊將食物放在桌上，邊道：「剛才奴婢見到總堂主，他問起副幫主的情況，還說要來見你。」

米盛立即緊張起來，問道：「你怎樣答話？」

「說您精神還不大好。」鸝兒道：「總堂主說改天再來探你！」

「好，做得對！這兩天我不想多見人！」

話音剛落，外面已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副幫主，屬下盧桂元奉命而來！」

「請進。」米盛順便給了鸝兒一個眼色，要她出去避一下。鸝兒開門先讓盧桂元進來，然後出房，順手關上門。米盛指指桌前的椅子，道：「盧香主，坐下來喝兩盅。」

盧桂元神情有點緊張，忐忑地問道：「未知副幫主找屬下有何指教？」

米盛尚未決定是否向他表露身份，邊斟酒邊道：「先喝酒，再慢慢談！」

盧桂元輕輕呷了一口酒，態度甚不自然，米盛道：「來，吃菜，你又沒犯幫規，何須緊張？」

盧桂元吶吶地道：「是是，屬下不緊張。」

米盛趁他舉箸挾菜時，決定來個「突擊」，悠悠蕩蕩地道：「上個月那三百兩銀子，花光了沒有？」

盧桂元臉色「刷」地變白，手足無措地道：「你……副幫主這話……屬下不明白！」

「你明白的！五月份拿二百兩，七月份再拿三百兩！虧本座以前還把你當作知己！當年去攻打白龍寨時，與你睡一個營帳！」

盧桂元身子亂抖，跪在地上，叩頭不已，說不出聲來。米盛對他的「表現」，甚感滿意，一把將他拉起來，道：「坐下來，坐下來，有話好說！」

盧桂元的下頦低得幾乎貼着胸膛，結結巴巴地道：「屬下不慎失足……請副幫主開恩！」他知道這位副幫主平時雖然和藹，但却鐵面無私，心頭實在着慌。

米盛道：「給你銀子的人，綁架了家兒，用以勒索某，後來殺死了家兒，但他也死在本座劍下！」

盧桂元臉色更白，又要跪下去，米盛忽然喝道：「你給本座坐好！」

盧桂元辦事雖然勤快，但胆子小得很，否則當日也不會屈服於米盛！當下米盛道：「幸好家兒之死與你無關，本座又念你一向忠心耿耿，而且胆子又小，今次且饒你，不過本座有兩項條件，你須依我！」

「副幫主且說！」

「第一，此事不准洩漏出去，否則以後本座還怎有威信？第二，以後替本座留意周圍一切的人和事，事不分大小，均須記下來，報與本座知道！」米盛的指頭幾乎戳到他鼻上。「誰人與誰人要好，誰人有什麼不尋常的舉動，誰人有叛幫之跡象，誰人忠心耿耿，誰人與總堂主暗通款曲，都必須留意！還有把眼睛放在香主級以上的人身上！聽清楚沒有？」

盧桂元稍鬆一口氣，道：「副幫主海量包涵，屬下若不粉身圖報，便不是人！」

米盛冷笑一聲：「就怕你骨頭軟，吃不住人一嚇，便把什麼事情都抖出來！假如總堂主問你今晚進來何事，你如何答他？」

盧桂元想了一下，道：「屬下便說，副幫主要屬下幫你回憶攻打白龍寨的經過，他若再問，屬下便說不知道副幫主的用意！」

「白龍寨押寨夫人，事後找不到，本座想調查她！」

盧桂元忙道：「屬下明白，副幫主放心，屬下若洩漏半句話的，教我死無葬身之地！」

米盛滿意地點點頭，道：「沒事了，來，吃菜喝酒。再像死了父親那樣愁眉苦臉，本座可要依幫規嚴罰了！」

盧桂元這才綻開笑容，心中好生感激這位再世父母，願意為他效犬馬之勞。

豆茂被米盛一脚踢得沒了呼吸，不但米盛認定他必死無疑，就是他自己也不敢存有半分僥倖的念頭！誰敢說心房被利刃刺穿，還能活下來？

寂靜的十里亭外，忽然傳來一個輕捷的脚步聲，接着竹林外面閃進一條人影。那人目光一掠，見亭子裏沒有人，便低聲喚道：「三叔三叔！」

四周寂寂，無人應他，那人忽然嗅到一絲血腥味兒，目光一及，吃了一驚，只道死的是他三叔，連忙上前觀察，見豆茂左胸插着一柄匕首，正想放下他，忽然外面又傳來一道沉重的脚步聲，連忙長身而起，轉身戒備。

第二個進十里亭的人，年近五十，蓄着三綹長髯，丹鳳眼，身着儒士服，頭戴四方平定巾，一副仙風道骨，只是背上還多了一口藥箱。

先前那人，年紀約在廿五六間，見到來者，鬆了一口氣道：「三叔，小侄還以為來遲了！」

來人道：「半路上遇到一個患羊癇症的女人，躭擱了行程，怎地明侄也是剛到？」

那個明侄道：「因為路上遇到仇家，繞路而行，故此剛到。三叔，咱們回家去，還是先到益陽歇歇？」

那三叔道：「回家去吧！」忽然發現地上有個人伏着，鼻端又嗅到血腥味兒，乃問：「明侄殺人？」

「不是，小侄到此時，此人已伏屍地上！」

此刻太陽已破薄雲而出，曙光初照，三叔忽然發覺地上的人胸膛起伏了一下，乃咦了一聲：「此人尚未斷氣！」當下立即奔前，伸手為豆茂搭脈。

那個明侄道：「三叔不用白費工夫，適才小侄已探過，沒呼吸啦！」

「不，氣脈雖弱，但尚未斷氣！」三叔眉頭一皺，喃喃自語地道：「奇怪，心房被刺穿，為何還未死？」他是著名的大夫，遇到這種奇事，豈肯放過？立即伸手在豆茂身上推拿，邊思索邊檢查。

那被他喚明侄的，姓諶，名雙明，年紀較大的是其三叔諶卓雄，他嫌名字太俗，自號「漸癒子」。

過了半晌，漸癒子忽然喜道：「對啦，我知道啦！人人心房都生在左方，此人却生在右方，換言之，匕首刺不到其心房，只傷了肺葉，所以還未死！我要將他救活！」

諶雙明懶懶地道：「三叔，咱們急着回家，大後天便是祖母七十壽誕，不可再躭擱了！」

漸癒子興奮地道：「書上雖有記載，但愚叔至今才遇到他一個！」

「就算如此也犯不着救他！哼，武林人整天都在互相殘殺，您救得了多少個？何況他可能是個該死的人，救了他反而造孽！」

漸癒子怒道：「明侄，你說什麼？假如他是位好人又如何？因為世上有壞人，便不該救人了麼？人家稱你三叔什麼來着？」

「佛心大夫！」

「是呀，見死不救，還能稱佛心大夫？」漸癒子急道：「愚叔有輛馬車停在路上，還不趕快抱他上車！」

諶雙明不敢違令，與乃叔一人一端，將豆茂抬上馬車，他駕車向南馳去，漸癒子却在車廂內，忙個不亦樂乎，到近午方見豆茂微微睜開雙眼。漸癒子大喜，嚷道：「好啦，有機會保住性命了！」

豆茂艱辛地叫道：「水……水！」漸癒子倒了一碗水，灌他喝着，豆茂急喘幾口氣，又道：「這……這是什麼地方，你又是誰？」

「閣下受傷太重，不宜說話！」

* * *

諶家在十里亭東南四十餘里外，由於車廂內有個傷者，因此諶雙明不敢急馳，這一段路，居然走了一天多，到次日午後才到達。

漸癒子醫術卓著，上門求診之人門戶為穿，因此在宅外另外建了一棟三房一廳的土房子，安置重傷病者。漸癒子叔侄一回家，便吃老大諶卓傑一頓好罵。

漸癒子只把他的咒語粗話當作歌聲，着諶雙明將豆茂扶進土房子裏，接着又合藥煎藥，然後去拜見母親。只說了幾句話，又忙着返回土房子那邊，把為母親做大壽的事，一股腦交給兩位兄長。

漸癒子果然名不虛傳，也許豆茂命大，他在土房子裏住了四天，病情便大有起色，最低限度已能吃稀飯，若無意外，性命是保下來了。

過了半個月，傷口開始結痂，也能吃乾飯了，漸癒子這才開始替鄉人診症治病。由始至終，他沒問豆茂一句話，更不管是誰傷他的，反而豆茂心情不能平靜！

米盛那一刀不但傷了他的肉體，也傷了他的心！他料定自己會死於刀劍之下，但却料不到幾乎死在一向被自己和同門師兄弟視若神明的米盛刀下！

豆茂悶在房內一個月才能下床，他心中還惦掛着一件事，他已逾期去見農老夫，只是如今雖然可以下床，要上路却嫌危險，且漸癒子亦不肯放他走，他理由十分充份：「你這時候走，若死在半路，老夫這一個月的心血，豈非白費？」

豆茂問道：「那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走？」

「起碼再過一個月，否則你別想走。」

諶家的人只有諶雙明一個學過武功，他好像很忙碌，祖母七十大壽過了幾天，他又走了，因此豆茂放心得很，每晚練內功，活動手脚，再過半個月，發覺胸部已不再痛，而痂亦掉了，便在半夜偷偷溜掉。不過他還算有良心，把得自蘇立鼎的那張一千兩銀票，放在桌子上，權充醫藥費。

豆茂走後，漸癒子發了一陣脾氣，幸好有病人上門求診，否則他眞想追上去。也就在此刻，諶雙明回來了，他去土房子那邊找豆茂，見床上被褥摺疊得十分整齊，便高聲問道：「三叔，那廝去了那裏？」

漸癒子恨恨地道：「昨夜偷偷跑了啦！早知愚叔便不管他死活，再多住半個月便能夠痊癒，他就不信！半路再讓强盜在他的胸膛上加一刀，才叫報應！」

諶雙明順手抄起銀票，塞進懷內。

殘殺同門　令人齒冷

豆茂漏夜離開諶家，恐路上遇到仇家，連忙戴上人皮面具，抄小路走。農老夫的老巢在皖南九華山裏，由此去足足千里之遙，路途不短，他亦知道自己重傷未痊癒，再動刀槍，甚是危險，因此天亮之後，便僱了一架馬車代步。

他沿途換了三四次馬車，方到達九江，此處已非湖海幫之勢力，而進入雄踞鄱陽湖之「飛魚寨」勢力，鄱陽湖水旱七寨，以「飛魚寨」勢力最强盛，寨主且

是總瓢把子，勢力不能與湖海幫相比，但爲非作歹，魚肉鄉民和過路商旅，却甚麻煩，若在平時，豆茂自然不怕，但此際不欲生事，故扮成遊學秀才，換過一張書生白面皮的面具，混在商旅中，乘舟而下。

剛出了江口，便遇到飛魚寨的人截江勒索，豆茂頭一個獻上，幸能無恙，舟子將船直放至懷寧泊岸，豆茂上岸換舟過渡，此處離九華山只有二百里路，豆茂才稍爲放心。

由於幾乎喪命於米盛匕首下，豆茂在路上躭擱甚久，此時已是臘月中旬，天氣十分寒冷，還不時下着鵝毛雪。

尋常百姓見下大雪，都認爲好兆頭，所謂瑞雪豐年，但對商旅來說，却是件苦事！即使身上穿了多少件襖子，但路上濕滑難行，行速無形中慢了許多。

豆茂很想買匹馬代步，可是沿途不見一匹馬，這時候，遊子們都早已回家了，連馬車行亦已歇業，待過了新春再開張，因此豆茂只好步行。

如此走了兩天，因心急回巢，錯過了宿頭，豆茂便找了座小樹林歇息。夜裏風大雪大，天地一片白茫茫，老天爺似乎要將世上所有的生物都凍僵似的，四周靜得可怕！

豆茂沒法入眠，又熬不過寒夜，便折了些枯枝，在樹後生起一堆火來。火堆燒旺之後，果然暖和得多，豆茂剛將雙手伸到火上烤，便聽到一陣脚步聲由遠而來。

這個時候，還有什麼人趕路？豆茂驚奇地轉頭望出去。俄頃，即見雪地上來了兩個人，都是五十左右的年紀，穿着長袍外加毛帔，走動甚快，顯然是練家子！

到得近來，豆茂目光落在雪地上，見那兩行足印極淺，頓時生了警惕之心，暗中戒備，只求他倆莫進來。誰知那兩人走了半夜也想歇歇，見有火堆，自然折了進來。這時候，豆茂又發現一件事，這兩人五官面龐甚爲相似，看來必是兄弟無疑！

左首那人抱一抱拳道：「先生請了，彼此均是出外人，請行個方便，也讓賤兄弟烤烤火！」

豆茂沒奈何，只得道：「這樹枝根本用不着花銀子，兩位要烤火，大可以隨便！」

右首那個道：「多謝了，稍候賤兄弟再去拾些枯枝！」言畢兩人走過來，就坐在豆茂對面，豆茂不語，以免招惹麻煩。

右首那人又道：「瞧見兄台是個讀書人，因何也在此露宿？難道不怕發生意外？」

豆茂笑道：「小生不識路徑，因錯過了宿頭，方無奈在此避風，閣下所言頗有看不起讀書人之意。」

右首那人又道：「沒有這回事，也許先生多疑而已！」一頓又問：「先生貴姓？」

「小生姓趙，雙名文采，未請教兩位高人貴姓大名？」

左首那個呵呵笑道：「賤兄弟複姓歐陽，閣下有眼力，竟然看出賤兄弟是高人！」

豆茂忙道：「月夜踏雪，兄弟爲伴，風雪爲友，還不是高人乎？」

右首那個立道：「如此說來，閣下亦是高人矣！」

豆茂苦笑道：「小生只是錯過宿頭，沒奈何在雪夜中趕路，那裏是高人？」

左首那個冷笑一聲：「閣下太謙虛啦，大冷天衣衫單薄，臉上還戴着人皮面具，嘿嘿，還不是高人？正所謂眞人不露相！」

右首那個又道：「剛才小弟還以爲他是凍壞了面皮，此刻才看清楚是戴面具！」忽然沉陰厲聲道：「小子，快從實招來，可是姓曹的派你來的？」

豆茂大驚，裝出茫然之態，道：「不知兄台是問江北曹汝州，還是河南曹子清兩位學者？」心中暗自戒備。果然話音剛落，左首那個已向他撲過來，左掌右爪，但見五指金光閃閃，似帶了指套！

豆茂突然想起一對兄弟來，身子一縮，躲在樹後，「篤」地一聲响，那人的五指已插進樹幹，豆茂飛起一脚，直奔對方心窩，那人來不及抽出指套，只好棄之抽身而退！

「哼，原來是歐陽嶺和歐陽坡！」豆茂標前想追殺歐陽坡，但歐陽嶺已自側攻至！原來這對兄弟介乎正邪之間，但手段毒辣，誰也不賣賬！

歐陽嶺自側連攻數招，把豆茂迫退兩步，道：「小子你既然知道咱們兄弟的底細，還敢裝羊？是誰派你來的？」

「誰也不是！」豆茂抽出劍來，道：「笨蛋，少爺若是要對付你倆的，又怎會走在你們前頭？」他有劍在手，形勢較佳，但身體尚未痊癒，始終沒法平反敗局！

歐陽坡道：「老大，別聽他說！說不定這小子還有點能耐，探知咱們的行程，預先在半路等候咱們！」他倆素來不講什麼武林規矩，什麼道義，歐陽坡取出嵌在樹幹上之指套，加入戰圈。

豆茂以一敵二，左支右絀，甚是狼狽，又驚又怒地道：「你倆到底要怎樣才相信？」

歐陽坡道：「你先拋劍，解下面具再說！」

豆茂尚在猶豫，背後已吃了歐陽嶺一掌，但覺體內一陣震裂，雙脚站立不穩，向前蹭出幾步，張開口噴出一口血！

說時遲，那時快！歐陽坡趁其失重心之際，左手五指一拉，把豆茂肩上肉扯下了一大片！豆茂怪叫一聲，摔倒地上！

歐陽嶺撲前作勢欲打，喝道：「招不招？」就在此刻，樹上突然射下一道人影，人未至，鋼刀已挾風劈向歐陽嶺的後背！

歐陽嶺不求有功，先求無過，回身以指甲撥開鋼刀，右掌反擊其胸，那人反應也快，左掌一印，借力打了觔斗落地。歐陽坡見有便宜可撿，連忙撲前！

與此同時，林外又飛進兩道人影，一刀一劍，直取歐陽坡！地上的豆茂一

見來人，噓了一口氣，暈死過去。這三人是豆茂的同門師兄弟，由樹上跳下來的是麥浪，林外進來的是禾壯和苗青。

麥浪喝道：「姓歐陽的，咱們河水不犯井水，彼此保住顏面，就此揭過如何？」

歐陽嶺看了看歐陽坡一眼，道：「也罷，賤兄弟不願與天下人為敵，只求不受人欺侮而已，既然閣下這樣說，賤兄弟也願意息事寧人，後會有期！」兩人言畢立即振衣出林。

苗青走至豆茂身邊，低聲嚷道：「四哥，四哥！」她伸手在豆茂身上推拿了一陣，豆茂才悠悠醒來。

禾壯和麥浪蹲在身邊，問道：「老四，你傷得如何？」

豆茂喘着氣道：「二哥，小弟不行了……」

麥浪急問：「你怎會跟歐陽兄弟結仇？」

豆茂艱辛地搖搖頭，道：「誤會……歐陽嶺那一掌……很沉重……震開了舊患……對啦，是大師兄……」說至此又急促地喘息起來，一對眼睛完全無神。

苗青剝下他的面具，見他臉色比紙還白，而且泛着灰氣，大吃一驚，忙問：「大師兄怎地啦？對啦，你這次是與他同去執行任務的……他為何不與你一道？」

豆茂急吸了一口氣，忽然一股血湧上來，由嘴角汩汩淌下，聲音就像破風箱那樣，聽得來喉頭呼嚕呼嚕直响：「大師兄……先刺傷……」

「刺傷誰？」

「刺傷小弟……」話未說畢豆茂忽然嗆咳起來，由嘴角淌出來的血更多。

麥浪見狀連忙在他身上戳了幾指，同時封住其睡穴，道：「老四傷得極重，咱們快抱他回山，也許農老夫還有辦法救他！」

老五禾壯道：「待小弟先來揹他！」麥浪抱起豆茂，將他放在禾壯背上，當下衆師兄弟立即出林而去。

跑了一回，苗青道：「二哥，四哥說大哥刺傷了他……小妹百思不得其解！」她臉上同樣戴着一副人皮面具，皮膚看來焦黃乾燥，但聲音却如出谷黃鶯，甚不協調。

麥浪雙眼望着遠處，道：「愚兄亦不知道，這只能等老四醒來之後再問！也許大師兄誤傷了他，事後愧疚，所以沒與老四一道。」

苗青幽幽地一嘆，忽又問道：「二哥，小妹心裏害怕……怕四哥挺不住回山……」

麥浪乾咳一聲，道：「老五，讓愚兄接手揹老四！」

＊　＊　＊

苗青的担心並非沒有道理，歐陽嶺那一掌固然厲害，但最重要的是豆茂傷口表面已癒合，但內臟尚未痊癒，吃掌力一震，內臟出血，又再要動眞力，傷勢比之上次更重！

因此當麥浪揹他跑了一陣，忽然覺得自己好像揹着一塊沉重冰冷的石頭時，心頭猛地一跳，將他放落地上，先解開其睡穴，再搓熱雙手，替他推血過宮，可是豆茂久久都沒反應。

苗青伸出顫抖的玉手，到他鼻端探了一下，突然發出一道尖叫：「不好，四哥沒有呼吸啦！」

麥浪連忙鬆了雙手，抓起其手腕探其脈搏，豆茂的手跟樹枝沒有多大分別，麥浪嘆了一口氣，道：「剛才愚兄做錯了一件事，不該封住其穴道！」

禾壯道：「二師兄何必自責？你不封他穴道，四師兄也活不成！」

「不是這個意思！咱們該弄清楚他跟大師兄的問題！如今去那裏問！」

苗青道：「大師兄也會回山過年，見面再問他吧！」

禾壯道：「咱們找塊好地方安葬四師兄吧！」

麥浪道：「不，就算死，也得揹他回山！」言畢又揹起豆茂向前急奔，他用不着解釋，禾壯和苗青都能明白，他揹豆茂回山的用意！

＊　＊　＊

次日午後，三人一屍回到農老夫的老巢。農老夫的老巢十分隱蔽，是在一座山谷裏，山谷上窄下寬，四面峭壁插雲，只有一條狹窄的甬道，但甬道外農老夫還加了石頭，外面的人，實在難以發現。

山谷內有幾棟用竹搭蓋的小房子，他們一進谷，便為農老夫和粟裕發覺，迎出竹房子。農老夫目光一及，喝問：「老四怎樣啦？」

苗青急不及待地道：「四哥已經……死啦！」她眼圈兒一紅，幾乎滴下淚來，但在農老夫面前，却不敢表現得太過柔弱。

農老夫臉上自然亦戴着面具，但從其目光却能察覺他內心之震驚及憤怒：「六丫頭，你給老夫說清楚一點！」麥浪乃將所見說了一遍。農老夫又問：「歐陽嶺兄弟若與老四只有誤會，出手又怎會這般狠辣？」

麥浪問道：「大師兄回來了沒有？」

農老夫反問：「對啦，米老大為何沒與老四在一起？他也出事了？」麥浪便將所知告訴農老夫。農老夫忽然蹲下，扒開豆茂的上衣，只見左胸有道刀疤！

苗青道：「咦，以前好像不曾聽四哥說過，他曾經受過傷？」

禾壯道：「我與他同房，很多時一起洗澡，也不曾見他胸上有疤痕！」

粟裕雙手負背，悠悠地道：「這便證明老四這傷是最後這趟下山之後才有的！亦可能就是老大幹的！」

苗青一向對老三粟裕不可一世的性格不具好感，聞言即道：「三哥，沒有證據，不可胡說！」

粟裕哈哈一笑道：「六妹，你沒聽清楚麼？愚兄是說可能，不是說一定！你又沒有跟他們在一道，又怎知不是老大幹的？老四不是說了半句話……」

「他沒說刺傷誰，也許刺傷的是岑柏，所以岑柏尚有餘力刺傷四哥！」

農老夫揮揮手，目光凌厲地瞪着山谷出入口，沉聲道：「你倆不必爭！老三懷疑得很有道理！可惜老二魯莽，封了

其睡穴，否則必知眞相！」

禾壯道：「師父，老大爲何要殺老四？」

農老夫目光再一變，話至嘴邊，忽又改口道：「先把老四的屍體拖出去埋了！這件事，老二最有責任，由他負責！」

苗青最有同門感情，聞言道：「師父，弟子助二哥！」她立即轉身鑽進自己的竹舍，取了柄鋤頭，隨麥浪去了。

農老夫回頭問禾壯。「老五，你老實答老夫一句話，剛才老二說的話，可有半點作假，或者說漏了情節？你該知道，欺騙老夫的後果？」

他聲音淒厲之至，禾壯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結結巴巴地道：「師父，二師兄和六妹，所說句句屬實，亦沒有說漏什麼。」

「眞的？」

禾壯急道：「弟子怎敢瞞騙師父！」

粟裕冷笑道：「只怕當時你有走開的時候！」

「從頭至尾，小弟都和二師兄在一起，只有六妹有一次走開去……解手！」

農老夫道：「好，不用說了，剛才的話你必須立即將之忘掉，去洗澡吧！」

* * *

麥浪和苗青把豆茂拖到後山，此處地勢頗高，居高臨下，羣山就在山脚下，苗青喜道：「二哥，這是個好地方，就讓四哥睡在這裏吧！」

麥浪不言不語，接過鋤頭便用力挖掘起來，三九嚴寒，土地冰封，挖掘甚爲困難。衆同門之中，除米盛之外，數麥浪的功底最扎實，粟裕的武技變化最多最繁，苗青的輕功最好，豆茂出劍最快，禾壯的刀法最沉！

苗青見豆茂嘴角尚留有血漬，便抓了一把雪，用力將血漬擦掉，邊道：「二哥，小妹聽人說，人死後埋葬之前，要先用湯仔細洗過，說什麼把在人世間的罪孽洗掉！二哥，咱們手上都沾滿了血腥……」

麥浪住手回頭道：「那你就替老四用雪擦身吧！雪是最潔白的，比用湯還好！」

苗青輕啐他一口，「二哥，你……你不知道小妹還是黃花閨女麼？」她忽然跳前，一把搶了麥浪手中的鋤頭，又將他推開。「這種事當然由你們男人做！」

麥浪這才醒起，輕輕說聲對不起，抱起豆茂的屍體到幾棵大樹後，先將豆茂的衣衫脫得淸光，用雪用力擦一遍。他目光空空洞洞，臉上又因戴了面具，而沒一絲表情，無人知道他此刻的心情。

最初他亦跟苗青一樣，覺得米盛刺傷豆茂，是不可思議的事，但很快便不再覺得驚訝。他知道老大城府其實十分深沉，假如他認爲有機會逃出農老夫的掌心，必會不惜殺死同門，以求得到自由！

豆茂身體已擦乾淨，麥浪替他穿衣，當他扣鈕時，忽然發覺襟內有硬物，他心頭一跳，急忙檢視之，見襟內夾層似藏了紙，又見襤邊夾口針線十分粗劣，知道是豆茂自己縫的，當下取出一柄匕首，將線挑開，自內取出幾張紙來，絕大部分都是銀票，但有一張白紙，上面寫了兩行字！老大刺傷了我，幸好我心房偏右，只傷了肺葉，又遇名醫漸癒子，幸得不死！老大一定是假冒湖海幫副幫主蘇立鼎，混進湖海幫，一可掩農老夫之耳目，二亦有所恃，使農老夫忌憚！

麥浪心頭起伏，心中暗道：「老大，你要脫離魔掌，誰也不怪你，但你怎可以殺老四？咱們做殺手的亦有道義，不殺同行，何況是同門師兄弟！」他伸手輕撫豆茂的臉，低聲道：「老四你放心走吧，愚兄一定教老大生不如死！」

他回頭望一望苗青，見她連頭也不敢回，忙用刀挖了個洞，把銀票埋了，再在附近埋下撕碎了的紙。

* * *

農老夫的老巢除了住第三代弟子之外，尚有一位聾啞伙工，當麥浪和苗青回去時，火工已煮好了飯，向苗青打手勢。

苗青會意，嫣然一笑，道：「知道啦，我洗好了手便去吃飯。」

桌上放了好幾個菜，還有兩壺酒。農老夫道：「大家已許久沒一起吃過飯，今晚就開懷多飲幾杯吧！」

粟裕首先替他斟酒，又舉杯道：「師父，弟子先敬你一杯。」

農老夫舉起酒杯，忽然頓住，側頭問道：「爲何要先敬老夫？」

「以前師父訓練弟子們時，要求異常嚴，弟子心中還暗恨您哩！但後來弟子下山之後，前後做過十多票，從未有一次失過手，方知師父對弟子嚴格，實是爲了弟子的好！」

麥浪心中輕哼一聲，伸脚輕輕踢了苗青一記，也忙舉杯道：「師父勞苦功高，理該受弟子們敬三杯！」

農老夫哈哈笑道：「好，老夫就喝三杯！」心中却道：「少在老夫面前使這一套！到如今才知道好處，也未免太笨！」臉上笑吟吟，一口氣連乾三杯。接着麥浪交代是次他們三師兄妹下山「做買賣」的經過。

農老夫道：「幹得好，這一票可撈五萬兩銀子，你們三個亦可各得五仟，待老夫去取銀票！」

麥浪忙道：「師父何必急在一時？慢慢再算未遲！」

「也罷，免得掃興，那就明天再算賬吧，反正你們在山上有好些日子呆着！」

禾壯問道：「難道近來生意清淡？」

「人非木石，亦需休息！」農老夫慢條斯理地吃了一塊東坡肉，然後又道：「依你們看，米老大是被人殺死了，還是溜了？」

粟裕見同門無人開口，便首先發言。「依弟子之見，大師兄必然是溜了！這小子平日道貌岸然，却原來是個不肖子，全無飲水思源之念！」

農老夫道：「這也難說，他也替老夫幹了不少年，賺過不少銀子！他日你們若能像他替老夫賺五六十萬兩銀子，老夫亦可隨你們去留！」

粟裕忙道:「弟子絕非這種人!師父訓練咱們,又替咱們接生意,做弟子的還有什麼不滿?二師兄,你說是不是?」

麥浪心頭一跳,道:「老三說得有理!像咱們這種人,不當殺手,還能當什麼?」

農老夫哈哈笑道:「不然!如今你們每人都有幾萬兩銀子,不再殺人,亦足夠下半生生活!」

麥浪道:「弟子辛辛苦苦學了一身殺人的本領,若不賺它十萬八萬,豈能心甘?幾萬兩銀子,買幾畝田地,建一棟像樣一點的房子,再討一房老婆,還剩得多少?」

「要賺錢還不容易?嘿嘿,以後生意多得是,而且價錢越來越高!老夫說過,你們從今日起,每人再替老夫賺三十萬兩銀子,咱們賓主關係便算完結,至於以後你們是否視老夫爲師,則只能盡你們之良心了!」

麥浪等人深知農老夫是成精的老狐狸,連忙又表示了一番忠誠。農老夫哈哈笑道:「好好,菜涼了,大家動箸吧!」

當下師徒六人,邊吃邊喝,儘管各懷心事,但氣氛總算熱烈,農老夫更表現得甚是興高采烈。苗青問道:「師父,什麼時候咱們再下山?」

「過了年再說吧!老夫有一宗大生意,就怕你們不敢幹!」

粟裕道:「弟子正想試試自己到底有多少斤兩,越大的生意,弟子越有興趣!」

「有人出十萬兩銀子,要取何戴天之首級,你們誰敢幹?」

麥浪怔了一怔,心中不知農老夫是否已知道米盛假冒蘇立鼎,混進湖海幫之事,未及反應,這宗生意已讓粟裕搶去,農老夫派禾壯協助他。

* * *

米盛到湖海幫已經快兩個月,這兩個月在盧桂元的協助下,幸而平安無事,極是順利,更令他安慰的是,連何戴天和白凌風,對他亦毫無思疑!

這兩個月,米盛亦將湖海幫的情況摸熟,幫內雖無明顯的派系,却有小集團,在盧桂元的提供下和他自己的努力,亦將各小集團的關係網、成員摸清楚。

唯一令他自己不放心的,是他不大清楚蘇立鼎有什麼知己親信,這件事又不能問盧桂元,因此只好隨機應變,總算亦無出錯!

米盛就是米盛,不愧是農志夫門下傑出弟子,至如今他仍保持警惕,未敢放鬆。

臘月十五日是湖海幫各分舵舵主到總舵報告分舵情況,以及歡聚的日子,不但湖海幫上下的人參加,家屬亦可參加,外加幾位摯友以及有「生意」往來的朋友!鄧不晴便是後者!

武林中人認識鄧不晴的人不太多,但若提起岳陽天祥票莊,則連婦孺亦知道!

湖海幫有錢寄存在天祥票莊,對於鄧不晴來說,每年臘月十五來岳陽湖海幫,既是攏絡顧客,亦有討好之意,起碼岳陽一帶的小混混,便不敢動天祥票莊的壞主意!

米盛未見過鄧不晴,而盧桂元不知他是西貝貨,亦無理由告訴他,因此當鄧不晴向他打招呼時,他心頭詫異之至,只能含糊地道:「大家多喝幾杯,便是給敝幫的面子!」

鄧不晴似尚有話要說,但幸好林仲康走過來,悄悄將他拉到一旁去,低聲道:「副幫主,卜舵主說有事與你商量,不知什麼時候……」

米盛幾乎已認識了所有分舵舵主,亦大致了解他們的性格脾氣,唯獨不認識這位卜星相,何況他還聽到一消息:卜星相是蘇立鼎的親信!

他心念電轉,開口道:「本座亦早想找他談談了,幸好還有幾天時間……嗯,剛才跟本座打招呼那胖子是什麼人,爲何這般面善?」

林仲康訝然道:「副幫主,你連天祥票莊的鄧老闆也忘記了?」

「啊啊,是是正是他!許是我忙昏了頭,連這胖子也忘記了!」米盛道:「你先回席,免得太引人注意,一有時間,本座便找卜舵主談話!」

林仲康走後,米盛又走前,道:「鄧老闆,不好意思,剛才因爲有點事,打斷了話柄!」

鄧不晴急道:「副幫主,您稱我老闆,這不是給我難受麼?您給面子胖子,便叫我一聲不晴吧!」

「生意好呀!不晴兄!」

鄧不晴受寵若驚地道:「能讓副幫主叫一聲兄,胖子眞是雖死無憾!」他忽然壓低聲音,道:「副幫主,小的有一件事要向你報告,請借一步說話。」

米盛有點奇怪,但自付鄧不晴沒有扳倒自己的能量,便欣然答應,拉鄧不晴到暗廊上,問道:「不晴兄有什麼指教?」

「副幫主,您有一張一千兩的銀票,如今有人來兌換……」

米盛心頭猛跳,這才醒起蘇立鼎曾交了一張銀票與豆茂,當時自己急於離開,忘記了此事!他心中有個疑問:豆茂未死,還是他身上的銀票被人撿去!當下忙問:「去兌換的是誰?」

鄧不晴暗喜道:「小的一看便知道那張銀票一定是副幫主丟失的,但本號規矩,見票便得付錢,所以不能不給他兌換……」

米盛截口道:「你還未說出兌換的人!」

「小的仔細替你問過了,那人叫諶雙明,是名醫漸癒子的侄兒!小的便迫問他此票是不是偷來的,他說是他三叔的病人用以付診金的!」

米盛大驚,再問:「那病人叫什麼名?」

「諶雙明說,傷者是他和其叔由十里亭那裡抬回來醫治的,說是傷了左胸!」鄧不晴自作聰明地道:「副幫主,一定是此人偷了你的銀票!」

米盛道:「鄧兄,此事不可對人再提及,銀子付了就算,一千兩銀子本座還

付得起！」

鄧不晴急道：「副幫主，如果那銀票是您丟失的，小的願意賠償！」

米盛極不耐煩，伸手拍拍其肩，道：「你不當本座是朋友，便賠吧！那漸癒子住在什麼地方？」

＊　＊　＊

豆茂尚未死，米盛豈能安寢？是故宴會剛結束，米盛立即去找何戴天，「幫主，屬下有點私事待辦，想向你請幾天假！」

何戴天笑道：「本座知道你念着家，再說你也有好幾年未回過家了，應該走一趟！什麼時候起程？」

「屬下想明天一早就上路。」

何戴天詫異地道：「何事這般匆忙？有事麼？」

「是家內的事。」

「哦，對啦，令兄過世，家內必有些事要辦。」何戴天道：「帶幾個弟兄去吧！」

米盛微笑道：「不用了，又不是要動武！」

何戴天道：「幫內的事不少，速去速回！」

＊　＊　＊

米盛並沒有等到天亮，他回房收拾了一下，便悄悄離開，他在湖海幫乃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無人敢過問。

急景殘年，風厲雪大，但米盛的心情比風還急，他若不殺死豆茂，自己便將永無寧日，即使農老夫沒找上門來，他也會吃不知味，又豈能安寢？

他在農老夫門下多年，深知農老夫之能，他用不着親自出手，只須略施小計，便可迫使自己離開湖海幫！沒有湖海幫這棵大樹蔭庇，他米盛只能亡命天涯！

米盛忘飢抵渴，到次日晚上便到達漸癒子家外。他早已查到譚家除了譚雙明之外，無人能武，因此放胆潛進土房子。

一進門，他鼻端便嗅到一股濃烈的藥味，見門後床上有個少年人，料是藥童，便先封住了他的穴道，再點燈逐房檢視，三個躺床的病人，全是鄉巴佬，米盛心頭更加抽緊。如此說來，豆茂已經痊癒離開了！

饒得他米盛一向冷靜，此刻也有火燎心房之感，連忙退了出去，到主舍那邊找譚雙明，他有股常人沒有的敏銳直覺力，一眼便在譚家眾多人之中，找到譚雙明，封了其穴道，將他拉出去。

半夜天氣寒冷，譚雙明見到面前明晃晃的寶劍，連話也發顫。「你，你是誰？」

「那位被你與令叔救回來的人呢？」

「您……指的是那一位？」

「由益陽十里亭抬回來的！」

譚雙明小心翼翼地道：「他在十天前已溜走了。」

「去那裡？」

「不知道，是半夜偸偸溜的，家叔事後還發了一陣脾氣，說他還未痊癒，恐路上出了事，會前功盡廢！」譚雙明問道：「你，你到底是誰？」

米盛冷冷地道：「你也走過幾日江湖，應該明瞭一個道理，對某件事，知道得越多，越不安全，你要平安地活下去，還是要活在憂慮中？」

譚雙明又打了個寒噤，結結巴巴地道：「我……在下已忘記了以前的事！」

「你眞是個聰明人！」米盛解開其穴道，道：「快進屋睡覺去！」這刹那，他忽然湧起一個衝動！將他殺死，以保秘密！可是不知爲何他雙脚竟然緊緊地釘在雪地上，以前他絕對不會這般猶疑！

＊　＊　＊

豆茂一定是返回老巢，換言之，自己的計劃必定已洩漏，那麼湖海幫還能回去麼？

即使農老夫不找上門，留在湖海幫內，始終令人難以安心，因爲身份一洩漏，即使自己有三頭六臂，也打不出湖海幫！

既然離開湖海幫是最佳選擇，又該去何處？

米盛躺在一家簡陋的客棧的床上，心中自問自答：「大地一望無垠，何處不能藏身？大江南北，沒地可藏，也還可以去苗疆、西域和海外！總之農老夫本事再大，他雖然還有許多弟子助紂爲虐，也不可能把天下翻遍！

米盛轉了個身，另一個念頭又竄了上來：「難道我學了一身本領，甘願蟄居鄉澤，寂寂無名地過一生？大丈夫未能流芳百世，也該遺臭萬年！」

不管想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湖海幫始終是個好地方！何戴天有其能力，可以帶領湖海幫將勢力滲透至江北，有朝一日湖海幫必成武林中一大幫會！

何戴天可以將湖海幫管理得井井有條，其中一點是他有蘇立鼎之助，如今自己已可以負起蘇立鼎的工作，有朝一日，也可以取代何戴天！

只要時機成熟，他要殺死何戴天，實在不費吹灰之力！

不過如今還不能殺何戴天，因爲時機尚未成熟！

心念至此，米盛已決定重返湖海幫，不過可能需要先以另一個臉目出現！

臨晚，米盛到鎮上買了許多食物，此刻時近歲晚，許多店子都已關閉，要買齊酒菜，還得費不少氣力哩！

這一夜他什麼也不想，只想喝醉！反正不打緊，他有許多時間，他一定要裝作返回家鄉，辦好了私事才回湖海幫。

這座小鎮十分隱蔽，住上半個月，也決計不虞被人發現，即使有湖海幫的人見到，也不怕！因爲他如今沒戴面具，除了農老夫和麥浪他們之外，無人認得！

過新春，鎮上十分熱鬧，但米盛則獨自一個人呆在小客棧內！因爲他要解決一件事！以什麼臉目返回湖海幫？

繼續用蘇立鼎的臉目出現會有危險，但用他的臉目出現，也有個好處，可以輕易得到他想得到的東西：名、利和權力！

這是他今生第二次抉擇！第一次是

決定離開農老夫！他接了宗殺死岑柏的生意，又查知蘇立鐘與岑柏是好友，所以殺了蘇立鐘，再以蘇立鐘的臉目出現，這時候，他要殺岑柏，實在易如反掌，但他却將這個工作交給豆茂！

然後他又告訴豆茂，利用蘇立鐘的身份，勒索蘇立鼎，本來豆茂不大願意，但他一向敬畏大師兄，最後還是依計而行。

* * *

到底以什麼臉目出現？

新春十三日，米盛終於有了決定，他準備先引庶堂堂主梁獨鳴出來，然後殺了他，先以其臉目出現，果然無事，再以蘇立鼎之臉目，甚至以何戴天之臉目出現！

米盛仍然來到十里亭處，他早已通過湖海幫獨有的聯絡方法，召盧桂元和梁獨鳴到十里亭見面。

約定時間已過了，米盛心中驚詫不定，正想離開，只聽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他連忙匿在竹樹叢中。俄頃，只見外面走進七八個人來，手上還提着火把。

火光下，但見爲首那人是庶堂之另一位香主廖柱石。庶堂負責的範圍甚廣，這個廖柱石是負責總舵的安全的，他的武功遠在盧桂元之上，而另一位則是盧桂元的助手，曾副香主，其他的都是總舵的武士。

米盛十分奇怪，不知爲何不見盧桂元，反而來了這干人，當下隱忍不發。

只聽廖柱石問道：「老曾，你不是說副幫主約盧香主來此相見麼？」

曾副香主轉頭回望，道：「對啊？爲何還不見副幫主？莫非他亦遭到危險？」

廖柱石道：「不會吧？副幫主一向機智過人……」

曾副香主道：「這就難說，若非副幫主有痲煩，又怎會約盧香主來此？不如咱們分散找一找吧！」

米盛聽後放下心頭大石，當下慢慢鑽出去，然後再由竹林外兜進來，他故意裝出一副驚愕的神色，問道：「咦，你們怎會在此？」

廖柱石道：「副幫主，你沒事吧？」

「誰說本座有事？盧香主呢？本座想請他替我向幫主請幾天假，去岳陽散散心！幫內有什麼事發生麼？」

曾副香主道：「原來副幫主還不知道！幫主被人刺傷，盧香主爲了救幫主，挨了刺客一劍，已經犧牲了！」

米盛心頭急跳，問道：「如今幫主如何？傷勢可重麼？刺客是什麼人？幾時發生的？」他一口氣問了幾個問題，曾副香主和廖柱石輪流說出經過。

* * *

剛過了年，粟裕便急不及待地拉着禾壯下山，直奔益陽。

禾壯在路上問道：「三師兄，湖海幫是龍潭虎穴，難道你有辦法混進去，刺殺何戴天？」

「你害怕？」粟裕趾高氣揚地道：「只要有辦法，什麼地方也難不住我！」

禾壯冷笑一聲，道：「如此說來，小弟就不用担心了，一切以你馬首是瞻！」

粟裕道：「你什麼都不理，還當什麼助手？」

「不錯，我只是助手！分的錢只有你一半，只好請你多費神點了！」禾壯道：「你本事自認比大師兄如何？小弟從未見過大師兄有不可一世的神氣！」

粟裕目光一變，道：「別再提大師兄，這對你沒有好處，因爲他已經是位叛徒！」

「你有什麼好辦法？」

「如今湖海幫在西湖一帶炙手可熱，世上本多趨炎附勢之輩，他們必會在新春期間，以賀春爲名，實則是爲了攀上湖海幫這棵大樹！」

禾壯當然也不傻，立即明白他的意思。「你要假扮他們進湖海幫？有把握不露破綻麼？」

「不是我，是咱們！」粟裕道：「天下間本就沒有完美的計劃，冒點險亦應該！咱們趕緊到益陽找尋理想的對象！」

* * *

皇天不負有心人，粟裕和禾壯在益陽城外，等了兩天，終於等到兩個最適合的人，是贛中芙蓉山的雙義寨兩位寨主，古博和巴立庭！

芙蓉山雙義寨不屬湖海幫地盤，不過接近邊兒，雙義寨氣候不大，這兩人未雨綢繆，先來套點交情，以求日後尙有安身之所。他倆花了三四個月籌備，辦了好些東西，帶了八個親信攜着禮物下山。

粟裕跟禾壯商量了一下，便大搖大擺地迎上前去，道：「雙義寨遠來敝幫，還帶了這麼多人，未知有何貴干？」

巴立庭忙哈腰道：「兩位是湖海幫的弟兄？不知怎樣稱呼？」

「俺喚莫進，這位是牛高，在內堂供職香主！」

古博道：「古某與把弟到貴幫純粹是爲了拜會貴幫主的，他們只負責抬禮物，完全沒有惡意！」

粟裕笑道：「說眞的，兩位千里迢迢來敝幫，當然希望能夠有所收穫，嘿嘿……這個嘛……」

古博忙道：「在下兩人初到貴境，什麼也不知道，尙請兩位指點，在下必有所報！」

粟裕指一指遠處的一棟磚房子，道：「那是敝幫的地方，兩位請到那裡坐坐，待咱們指點一條竅門與你，正所謂錢要用在刀口上，否則花了錢，反而惹來不滿，又何苦來哉？」

古博與把弟交換了一下眼色，深知大幫會的門戶不易進，若有人指點，可事半功倍之理，當下便隨他倆走過去，到了磚屋外，禾壯又道：「敝幫幫主最不喜愛來拜訪的人，攜帶人員，因爲這有示威之嫌！其實你們帶來的禮物，都是輕便之物，亦實有顯示身份之用意！」

巴立庭忙道：「莫香主誤會了，咱們是怕禮物被人劫去，所以不得不小心一點！」

「來到敝幫地方還怕什麼？南行七里，有座小集，着他們到那裡等候吧！通常若能取得敝幫主之好感，必被挽留住上半個月二十天的，難道還要敝幫招呼

貴寨弟兄？」

巴立庭結結巴巴地道：「聽人說，貴幫出手大方得很，似不是這般小氣，莫非傳聞不實？」

「傳聞不虛，但像你們懷着同樣目的的人，你說有多少個？最怕就是比較！」粟裕故作神秘地道：「貴寨想不想得到發展？敝幫已有計劃將東邊的地盤擴大，但不直接控制，而是找人代理！」

古博立即喝道：「你們八個聽見沒有？還不趕快走！在小集裡等咱們！」

禾壯拍拍巴立庭的肩膊，道：「二寨主，他日有了好日子，千萬記得提攜咱倆！」一句話把那兩個未見過世面的強盜頭子，哄得滿心歡喜，幾乎連自己的姓名也忘掉。

粟裕見那八個嘍囉離開，便道：「兩位請進！」當下肅手請進。古博只讓了一下便走了進去，一見裡面空無一人，不由一怔，正想回頭，後背已中了幾指，便到閻王殿上報到！

巴立庭只叫了一聲：「你們到底……」底下的話未說畢，也被禾壯封住了暈穴。兩人先關上門，再把巴立庭拖至內房盤問，弄清楚了雙義寨的情況，也殺了他！

農老夫最絕的活兒，便是精製人皮面具，不但擅製，還懂得修補和易容術！他這手絕活毫無藏私地教給徒弟，粟裕和禾壯當然亦擅長此技！

＊　＊　＊

正月十三日，粟裕和禾壯便以古博和巴立庭之身份到湖海幫「朝聖」。

湖海幫還處於發展階段，因此儘管雙義寨規模小，但禮堂堂主姚禮儀還是熱情招呼，並安排他倆到客房歇息，「兩位且先休息一陣，稍候丫頭會送上香湯，今晚有個宴會，請兩位出席！」

粟裕奉上禮物，道：「敝寨光景不好，找不到什麼好東西，但此一點小禮物，也是賤兄弟之心意，請貴幫主笑納！」

「兩位太客氣了，敝幫大門永遠敞開着，兩位盡可以來指點，又何須攜帶禮物！」姚禮儀道：「不過既然是兩位寨主的心意，姚某不便拒絕，便代敝幫主收受，並再三感謝！」

「不敢不敢。」禾壯道：「賤兄弟久儀貴幫幫主，惜尚緣慳一面，未知幾時有機會參拜？」

「今晚敝幫主亦會出席宴會，兩位自然能見得着！」姚禮儀含笑道：「至於敝幫主幾時有空接見兩位，那也得今晚才能知悉！只要兩位不是趕着回去，便一定見得着！」

粟裕道：「敝寨人少，賤兄弟不能出來太久，但三五天總可以等，請堂主安排一下，以免賤兄弟空手入寶山！」

姚禮儀連稱一定安排，走了幾步，又回頭道：「還有一件事忘記告訴兩位，出席宴會時，不能攜帶兵刃，身上的東西請放在房內，敝幫保証不會丟失！其實這也是為了兩位的好，因為曾經有人試過在宴會中下毒！」

粟裕目光一變，連忙垂首道：「賤兄弟遵令！」

兩人關上門，禾壯低聲道：「沒有兵器，成功機會少了許多！三師兄有何高見？」

「搶侍衛的兵刃用！」粟裕陰惻惻地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愚兄自有辦法！」一頓又道：「不過何戴天若肯單獨接見咱們，屆時下手，機會更大，今晚且先應付一下！萬一有變，就瞧愚兄眼色行事！」

禾壯道：「為防他們將咱分開，最好先預訂暗號！」說着丫頭已送湯來了。

丫環敲了三次門，第一次是送湯來，第二次是來倒澡水；第三次則是來請他們赴宴。

兩人隨丫頭到大廳，至階前，已見廳內人影幢幢，笑語喧天，心情不由緊張起來。人剛踏上台階，已見姚禮儀迎了出來，丫環道：「兩位大爺請上！」

姚禮儀熱情地拉着他倆的手進廳，道：「兩位請先坐一陣，敝幫主稍候就出來……來，待在下先為兩位介紹一下！這位是敝幫白總堂主！」

姚禮儀替他們逐一介紹，大廳內開了八席，除了各堂之香堂主之外，來賀春之賓客也有一半，正在介紹時，忽然有人大聲叫道：「參見幫主！」

偌大的一座大廳立即靜了下來，接着所有的人，包括賓客都一齊轉身望去，見何戴天由暗廊走出來，雖然龍行虎步，但臉上却洋溢着笑意，眾人一齊道：「參見幫主！」

「免禮，諸位嘉賓和弟兄們請坐！」何戴天自己在當中那張虎皮交椅坐下，其他人亦紛紛入席，這時候，外面又來了一個賀春的嘉賓：「鐵拐駝神」駱洛！

何戴天站了起來，道：「原來是駱兄大駕光臨，請恕何某不知，有失遠迎！來人看坐！」

「鐵拐駝神」駱洛可說是一名怪傑，在江南一帶頗負盛名，是個我行我素的人物，而且脾氣古怪，因此常人背後都稱他為駱老怪。當下只見他拱拱手，道：「恭喜你啦何幫主！駱某剛好打從益陽經過，無錢開飯，所以來貴幫打打秋風！」

廳內的嘉賓，臉上都變了顏色，但何戴天居然不生氣，笑道：「駱兄肯打敝幫的秋風，正是給敝幫的面子！隨便你在敝幫住多久都行，若缺少盤川的，但請開個口！」

駱洛道：「不錯不錯，那駱某便住到立秋才動身吧，屆時還請何幫主賞賜三百兩銀子！」

廳內嘉賓臉色再一變，粟裕暗道：「這老鬼真的不知好歹，更兼不知死活！你以為何戴天是呆子？」

誰知何戴天哈哈笑道：「駱兄的要求實在不高，肯在敝幫住半年，對敝幫和何某都有莫大益處！」

駱洛雙眼一翻，問道：「駱某像討厭的叫化子一樣，對貴幫有何好處？」

「誰不知駱兄記性好？人稱武林活錄事冊，何某可由駱兄那裡知道很多事！」何戴天親自走過去，拉他坐到首席。

姚禮儀立即道：「上酒菜！」丫環把酒菜流水般捧上來，眾人紛紛起身向何戴天敬酒。姚禮儀親自到各席替嘉賓斟

酒。

何戴天酒量甚豪，來者不拒。菜上五道，酒過三巡，何戴天離座到各席敬酒，盧桂元親捧酒壺隨行，禾壯望向粟裕，只見他舉杯呷了一口，這是表示暫時隱忍不發。

至他倆這席，衆人起身，姚禮儀爲他倆介紹。「幫主，這兩位是雙義寨的當家，古寨主和巴寨主！」

何戴天忙道：「何某早想到貴寨拜訪兩位寨主，奈何俺幫務纏身，難以成行！不料兩位當家倒先光臨了，何某幸何之有！」

粟裕忙道：「賤兄弟久仰幫主英名，却因卑微，不敢來參拜，最近聽人說幫主對四方豪傑一視同仁，方敢厚顏求見！」

禾壯接道：「何幫主見面更勝聞名，賤兄弟有緣拜會，實今生之幸！」

「兩位當家太客氣了！過一兩天咱們再找個機會談談！但今晚務須多飲幾杯！」

粟裕舉杯道：「賤兄弟先敬幫主一杯！」

忽然駱洛跑了過來，怪笑道：「古博，原來你也來打秋風，剛才居然沒見到！」

粟裕不知古博與駱洛相識，吃了一驚，臉上仍堆下笑容道：「賤兄弟卑微，駱兄當然看不到咱們！來，待古某也敬你一杯！」

不料駱洛聞言色變，厲聲道：「什麼？我跟你娘雖然感情不好，但到底是親姐弟，你不叫舅舅叫我兄？今日老子便教訓教訓你這目無尊長的小子！」

粟裕和禾壯暗暗叫苦，這一來身份很易拆穿，饒得粟裕自認聰明，亦未有把握混過去，他邊伸手去拉禾壯衣袖，表示動手，邊道：「哼，你既然與家母脫離姐弟關係，我稱你一聲兄，已是瞧在何幫主的份上！」

何戴天道：「兩位且讓何某做個冰人如何！」

駱洛已哇哇地嚷道：「什麼？我幾時與你那死去多年的母親脫離姐弟關係？你這小子也不知是否假冒的！」

粟裕知道「混」不下去，當先發難，一掌向駱洛印去，一手却抓住了站在旁邊的一名湖海幫侍衛的刀柄！

那侍衛做夢也想不到「古博」敢搶自己的刀，被抽了出來，粟裕換式變招極快，飛起一脚，將他踢飛，撞向駱洛！說時遲，那時快，他半轉身，標前一步，掄起刀便向何戴天攻去！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廳內賓主，包括何戴天在內，都準備看他們舅甥如何吵嘴，誰知有此一變！

粟裕果然聰明，他第一個打的對象是駱洛，更令到何戴天慮不及此，直至鋼刀臨身，方才驚醒，兩旁又有人，只好退後！誰知背後的姚禮儀看不到粟裕的動作，不知閃避，兩人撞作一團！

粟裕一刀不中，第二刀又閃電般劈出！他學的雖然是劍法，但這招出其不意，根本無須招式，使來依然令人有風雲變色之感！

眼看何戴天即將濺血當場，忽見盧桂元橫身攔在粟裕身前，手上酒壺向前一擋！

粟裕那一刀力量亦大，無以倫比，但聞「噹」的一聲响，酒壺已碎裂，鋼刀嵌在其肩上！無人知道盧桂元是懷着贖罪之心，而挺身保護何戴天，只道他忠心耿耿！

「砰！」盧桂元站立不穩，跌倒在何戴天身子，他反身抱住何戴天，叫道：「快來人……」

粟裕鋼刀嵌在其肩上，一時抽之不起，他殺紅了眼，突然躍上盧桂元身上，用刀一砍！隨即响起盧桂元的慘叫和何戴天的悶哼！

與此同時，禾壯亦搶了一把斧頭，胡亂砍殺，大廳秩序大亂！那些嘉賓，一來不敢越俎代庖；二來手無寸鐵；三來部份人尚有在夢中之感，無人上前保駕，但湖海幫的人已紛紛圍上來！

粟裕知道此地不能留，倏地頓足拔起，脚尖在橫樑一頓，雙掌成「托塔天王」之勢，震破屋瓦，躍上屋頂！

幾乎與此同時，禾壯亦同時躍起，穿洞而出！駱洛、姚禮儀、白凌風等人亦先後自洞口躍上去！

粟裕頭也不回地道：「快跑！」兩人由側躍落地，向圍牆奔去！

可是湖海幫能夠迅速崛起，自有其原因，但見高處弓箭手箭如雨下，屋頂上和大廳外都有追兵！

粟裕手上沒有兵器，忽然一手拉住禾壯的手臂關節，劈手奪去其斧頭！說時遲，那時快，箭矢已至，粟裕邊跑邊揮舞着斧頭擋格！

禾壯料不到粟裕毫無一絲兄弟之情，呆了一呆，後背已中了兩箭，但仍怪叫一聲撲前去！

粟裕再一個起落，已躍上牆頭，就在此刻，一枝長箭射中其後腰！粟裕緊咬牙關，跳了出去，見路便跑。禾壯便沒有他的幸運了，他身中兩箭，行動及反應均沒有那麼敏捷，一踏上牆頭，便栽了下去！只聽他嘶聲罵道：「粟裕，你這狗娘養的！」

粟裕忍痛急跑，背後脚步聲沓雜紛紜，他慌不擇路，在小巷裡鑽來鑽去，行動越來越慢，忽然咬牙，躍進一家民居……

* * *

米盛聽到粟裕兩個字，心頭一沉，暗道：「是老三他們？他們是爲了我還是爲了何戴天？」他心亂如蔴，怔怔地望着夜空。

曾副香主問道：「副幫主，您眞的沒事？」

米盛付道：「一定是爲了殺何戴天，否則他們既不見我，又在身份暴露時，爲何還要殺何戴天躭誤時間？」嘴上却問道：「這樣說來，其中一個刺客是叫粟裕了？查到他的底細沒有？」

廖柱石道：「還沒有，可惜至今尚未捉到他，另外一個在咱們逮到他時，居然服毒自盡了！」

「幫主傷了那裡？」

「那姓栗的跳上盧桂元身上踏一脚，把他踏死，但他的手肘却壓斷了幫主一根肋骨，幸好沒有傷及內腑，魯大夫已給接上了！」

米盛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本座離開了半個多月，幫內便發生了這樣的事！如今幫內情況如何？」

「大家都在找尋凶手，誓要將他粉身碎骨！因幫主受傷，幫務暫由總堂主代攝！」曾副香主道：「副幫主，你若果去岳陽是爲了散心，最好請以大局爲重，先回總舵！」

米盛道：「這個當然，何須你說？走！」

* * *

米盛等人返回湖海幫總舵，已時尚未過，他迎面見到白凌風，忙問道：「總堂主，抓到凶手沒有？」

白凌風冷冷地道：「他受了傷，跑不遠溜不掉的！副幫主倒懂得挑時候休息，偏偏在此刻，發生了大事！」

米盛沉聲道：「總堂主這話是什麼意思？」

白凌風打了個哈哈，道：「副幫主千萬莫誤會，屬下只是羨慕你而已！」

米盛道：「幫內的事有本座負責，請總堂主帶人去緝凶！」

白凌風冷笑一聲：「副幫主倒眞會分派任務！可惜幫主已將幫務交由屬下處理！因此咱們的工作，最好互掉一下！」

米盛嘿嘿笑道：「幫主可有說取消本座的職位？沒有吧？當日幫主讓你處理幫務，乃因本座不在！何況本座未見過凶手，又如何去緝拿？還有一點，當日你在大廳內，爲何眼睁睁看幫主被人追殺？你這總堂主是怎樣幹的？」

白凌風臉色大變，寒聲道：「副幫主，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暗示凶手是屬下找來的？」

「本座沒有這樣說過，如今便去見幫主！」米盛不再理他，逕自向何戴天住所走去。

到房外，剛見幫內的魯大夫自內出來，忙問：「大夫，幫主在裡面麼？」

魯大夫點頭道：「幫主剛睡着了，副幫主請勿騷擾他！」

米盛再問：「幫主傷勢如何？」

魯大夫道：「還好，再將養半個月，當能無事！」

米盛裝出放心地噓了一口氣，喃喃地道：「幸好無事，否則茲事體大！」他伸手在房門上輕敲。「幫主，屬下蘇立鼎求見！」

只聽裡面有人道：「副幫主請回，幫主有命，非有大事，半個月之內，他不見任何人！」

米盛認得那是刑堂堂主的聲音，估計裡面必尚有其他侍衞，不敢妄動，道：「幫主醒來，請代本座問候！」當下回房去。

鸝兒見他回來，殷勤地服伺，這丫環對副幫主暗生情愫，不過蘇立鼎因彼此年紀相差太大，又不好女色，對她從無一絲兒女私情，而米盛心中又另有對象，是故在態度上沒有露出破綻。

「副幫主，您在那兒吃飯？」

「打盆水給本座洗臉，稍候本座去飯堂吃飯，不必來服伺了！」

鸝兒打了水便退出去，米盛解下面具，洗了個臉，躺在床上想心事：「何戴天病房防守森嚴，是爲了防止刺客再來，還是對我有所懷疑？」

他自己沒法找到答案，便警告自己以後行動必須更加小心。午飯後，湖海幫的香堂主都過來祝賀米盛，米盛一一回禮。

周用道：「副幫主，聽說令兄被人殺死，所以您在歲暮回梓，未知……」

米盛揮手道：「此事不可再提！捉拿刺殺幫主凶手的事，進行得如何？」

周用臉上即現出沮喪之色，道：「至今尚未有頭緒，不過事發之後，總堂主已下令弟兄們緊守出城的各個甬道，又跟守衞打過招呼，官兵亦日夜巡邏，料那廝插翅也飛不掉！」

米盛沉聲道：「既然如此，爲何幾天工夫還找不到人？城內客棧都搜過了？」

「啓稟副幫主，全搜過了，惜沒有一個可疑的人！」

米盛冷冷地道：「凶手大概化作烟灰飛掉了！」

周用惶恐地道：「副幫主……屬下等人已盡全力。」他嘴角忽然閃出一絲難以察覺的笑意，垂首道：「副幫主一向英明，屬下斗胆請您指揮捉拿凶手！」

米盛眼珠子一轉，道：「好，下午本座親自去走走！」

* * *

栗裕跳進那戶人家，只有兩個女人，一個婆婆，一個媳婦，那兩個女人尚在睡夢中，栗裕封住了其暈穴，然後拔出了箭矢，後衣全被血水浸透，他找了一件破衣，將其撕成條，將傷口紮住。

想起剛才之險象，栗裕尚捏一把汗。他在房內四處搜索，都不見有止血散，只好暫時封住傷口，找了套男人的衣衫換上，又改戴另一面具。

外面不時傳來脚步聲和吆喝聲，栗裕知道自己腰傷未癒，不能出去，只好默默地等待，希望天亮之後，情況會好一點。

天終於亮了，外面更加熱鬧了，栗裕悄悄開了一縫門隙，見小巷裡不時有人出入，但看情況都是住在那裡的人，栗裕稍稍放心。

他關上門，先把媳婦抱到婆婆床上，再解開她的暈穴，用斧頭架在她脖子上，那女人醒來見到這個情況，驚得失魂落魄，但總算她沒有發出驚呼。

栗裕道：「你不用緊張，我不會傷害你們，但假如你不合作，便不要怪我了！」

那婦人驚慌，但又壓住喉管，低聲地道：「你是誰？怎地跑來我家？」

「跟湖海幫有點過節，武林中的事，你不用管，現在只要你聽話，第一件事，先替我去藥舖買幾味藥，然後回來燒飯，我絕不會傷害你婆婆，否則第一個死的便是她！速去速回！」

那婦人頗爲知機，點點頭下床去，道：「你是男子漢，說話可得算數！」她

略為梳洗一下便出去，粟裕恐她帶人回來，甚是緊張。

那婦人去了兩頓飯工夫便匆匆回來，把藥拋給粟裕，道：「你該放了我婆婆了！」

粟裕道：「傷好了之後，我自然會離開，也不會打擾你倆。」他解了老婦的穴道，老婦剛醒來，便又寒聲道：「老虔婆，你聽清楚，別叫嚷，否則老子殺了你！如果你們婆媳合作的，絕不會傷害你倆！」

那老婦嚇得出不了聲，粟裕撿視那些藥之後，又叫婦人替他敷在傷口上，問道：「外面情況如何？」

「街上很多人，亂糟糟的，有人說何幫主遭人刺殺，但只受了輕傷，是你幹的？」

粟裕點點頭，道：「他們湖海幫殺了我一家，我只想取他一條命，誰料……嗯，你丈夫呢？在外地工作？」

「老闆派他下鄉收賬，過兩三天便會回來，你傷口不再流血便走吧！」

粟裕道：「放心，我不是個嗜殺的人！有機會溜出益陽城，我絕不會再呆着，不過若有人來盤問，你得乖巧一點。」婦人不理他，去灶房燒飯，老婦見他長相斯文，又同情他是個受害者，漸漸也不怕他，於是粟裕便安安穩穩地住下來。

* * *

米盛在午飯後，親自到四處踩道，他已下令到各街巷搜查，這樣搜查雖然麻煩費事，但能收效，只要各處守得穩，除非粟裕背生雙翅，否則無所遁形。

那婦人每天出去買菜，自然知道情況，連忙告訴粟裕，哀求道：「壯士，你趕快離開吧，萬一他們查到這裡，可會連累了咱們婆媳兩條命！」

粟裕想了一下，道：「不用怕，他們沒有這麼多人，不可能一下動手，所以咱們也不用緊張，明天我自然會離開，你們放心！」再讓那婦人再替他換了一次藥，又道：「你先出去看看，他們如今搜索那一個區？」

那婦人道：「剛才我回來已注意了，他們先搜東城區。」

「快去煮晚飯吧！」粟裕表面鎮定，其實內心亦十分緊張，因為他傷口未合，一動手，必再流血，則一定會露出破綻。

吃過晚飯，粟裕再遣婦人出去打探消息，回報道：「湖海幫搜得十分仔細，因此尚有兩條街才搜到這裡！」

粟裕自懷內摸出一錠銀子來，塞在婦人的手中，又在她鬢上香了一記，低聲道：「多謝你救命之恩，我會永遠記着你！」

婦人粉臉登時飛起兩團紅暈，吃驚地道：「你，你幹什麼？」她邊說邊退。

「夫人不用害怕，我不會侵犯你，我只是羨慕你丈夫，有你這樣賢淑的妻子！你睡吧，等下我便離開，日後再來報答你！」

婦人不知為何忽然不再害怕了，低聲道：「外面很多人，你要小心……我替你找一套衣服，你換了衣服再去……還有，把藥帶上……祝你一路順風。」

粟裕心中幾乎笑了出來，臉上却裝出一副難分難捨之態，忖道：「這婆娘絕不會出賣我！嘿嘿，何戴天你再厲害，也別想捉到老子，只要老子離開益陽，便如大魚入海！」

* * *

一夜在平靜中渡過，但那婦人却絕不平靜，她勸告婆婆不可將此事說出去。老婦道：「為何不說？」

婦人道：「說了咱們反而得到窩藏罪！反正那人給了咱們一錠銀子，也就算了吧！」她將銀子交給老婦。

老婦嘴角泛笑，道：「那後生小子禮儀周周，不像是壞人……有人問，婆婆就說不知道！」

話音剛落，外面已傳來一陣拍門聲，婦人心頭焦急，慌忙出去開門，只見外面有六七個漢子，氣勢汹汹的，她慌失失地問：「大爺什麼事？」

一個滿臉髭鬚漢子道：「什麼事？搜查凶手，大家進去搜索！」

婦人道：「咱們家裡只有兩個女人，怎會窩藏什麼凶手？」

那些漢子才不聽她的話，依舊到裡面搜索。

帶隊的那個正廖柱石，他一眼看見竹竿上掛着幾件男人的衣服，便問道：「家裡沒有男人，為何有男人的衣服！」

婦人結結巴巴地道：「那衣服是外子的……前幾天下雪，放在家裡沒洗，昨夜才洗的……不信大爺們可以問問鄰居！」

就在此刻，米盛來了，他走到竹竿前，忽然用力一嗅，臉色倏地一變，轉頭問道：「你丈夫病了？為何衣服上有藥味麼？」

婦人大吃一驚，囁嚅地道：「是的……外子在早幾天受了點風寒，後來服過幾帖藥也就好了。」

「只是受了風寒？」

婦人垂首道：「是的。只是風寒……」

米盛喝道：「抓起來！這婆娘說謊！」

大漢們一湧而上，婦人急道：「大爺，小婦人句句屬實，你為何要抓我！」

米盛冷笑一聲：「本座若不明言，諒你也不會心服！既然受的是風寒，為何用白礬和花蕊石兩味藥……」

婦人魂飛魄散，急辯道：「這是大夫開的方子……」

「眞是刁婦！白礬和花蕊石都是止血治金創之藥，跟風寒風馬牛不相及，是那個大夫開的處方？」米盛踏前一步，喝道：「快說！」

那老婦急由內走出來，喊道：「大爺，老身招了！」

粟裕雖然狂妄自信，但他到底聰明，潛到東城區，先到一區人家處偷了一套衣服，再潛進一棟大院裡藏起。

大戶之家，到底不同尋常，室內空房很多，粟裕很容易便找到安身之所，他躺在草堆上想着心事，這次失手回去，只怕要吃農老夫一頓臭罵！本來大師兄離開，他很有機會取其位而代之，這



粟裕與禾壯見勢不妙，立即搶先撲殺向何幫主。

次鎩羽，機會頓失！想至此，他忽生後悔之心，悔不該强出頭！

他越想越遠，又覺米盛的決定十分正確，若不離開農老夫，只有兩個下場：一是被人殺死，二是終生作奴隸，一生在惶恐中過日子！

他也想到反抗，可是一想起農老夫的手段，便不寒而慄，其實他們一共有十個師兄弟，其中四個不服而反抗，先後都遭農老夫之毒手！

農老夫在老巢裡安置了許多機關，這些機關的開啓法，只有他一個人知道，而且他武功强而博，把徒弟分成兩組，一組學劍，一組學刀，學劍的着重腿法脚步，學刀的着重拳掌，這樣一來，每個人都沒法學全農老夫的武功，亦就沒有人可與他匹敵！

唯一的辦法便是剩下來的四位師兄弟聯手合擊，方有一線機會！

有此可能麼？粟裕連三成的信心也沒有！農老夫自小便向他們灌輸你虞我詐的思想，即使四位師兄弟合作，亦不能擰成一股繩子！

「還是米老大厲害！」粟裕心中暗讚一聲：「他大概已過着安穩快樂的日子！」

忽然一個念頭閃過他的腦海：「米老大可以跑，我爲何不能跑？茫茫天下，何處不能藏身？農老夫到底是個凡人，他不是神仙！我躲到嶺南或關外去，就算他知道，也沒空去找我！」

想到此，粟裕精神稍振，再考慮了一陣，便決定溜掉。主意打定之後，有如放下一塊心頭大石般，沉沉地睡着了。

待他醒來時，已是滿窗紅日，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了，只覺肚子餓得咕咕亂叫，遂開了一縫門，由門隙中望出去，灶房外有許多人在洗菜淘米，看來已臨午了。

粟裕不敢冒險，縮了回去，準備在午後再出去覓食，又恐火工進來，便躲在一堆乾柴後面。果然過了不久，有個老火工推門進來，抱了兩把乾稻草和一把乾柴去，讓粟裕緊張了一回。

午後，外面的聲音靜了下來，粟裕便冒險出去，這時候，主人們在吃飯，但下人們尚未吃，有的已走進灶房旁邊一間專爲下人而設的小飯廳裡去。

粟裕竄進灶房，見鍋內有好多饅頭，忍不住偸了五六個放在懷內，又舀了一勺湯喝了，然後返回柴房。不久外面傳來一個叫聲：「咦，怎地好像少了幾個饅頭？」

另一個道：「他奶奶的，九成是你自己偸偸吃了却反咬一口！」

粟裕暗暗好笑，把饅頭塞進嘴巴裡，慢慢嘴爵。就在此刻，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又有人問道：「喂，咱們是湖海幫的，有沒有見到陌生人潛進來？」

剛才吵嘴那兩個漢子同時道：「大爺們昨天不是來查過了？」

「閉嘴！大爺們問的是現在！」

一個年紀較大的聲音道：「沒有呀，不見啊！大爺所要找的人，就是昨天問的那位麼？」

「正是，可有什麼奇怪的事兒？那廝如今穿的是一件藍色的布衢衣！」

柴房內的粟裕看了自己身上一眼，暗道：「他們怎會知道老子換了衫？一定是失主將情況告訴湖海幫！好厲害的何戴天！」他那裡知道，這全是米盛的「功勞」？

當下粟裕立即站了起來，隨時準備搏鬥，忽然有人道：「剛才咱們少了幾個饅頭！」

只聽一個漢子道：「老李，快去通知副幫主，也許點子就在這裡，你們快搜！」忽又道：「慢，守住幾個方位，等副幫主來了再說，以免打草驚蛇！你們吃飯去吧，不可露出聲息！」

粟裕由窗子望出去，外面的人都已散去，便推開窗子跳了出來，他一定要在「蘇立鼎」到達之前離開這座宅子！

粟裕知道這次不能不冒險，當下不敢停留，一路蛇行鼠伏，向圍牆前進。到了那裡，只見牆頭上站着一個漢子，當下拾起一塊小石頭，脫手向另一個方向拋去，待引開對方的視線之後，便拔身而起，腳尖在牆頭上一點，急射出去！

可惜外面比較開闊，當他臨竄進一條小巷時，已讓對方發現，登時聽到那人叫道：「在這裡，快追！」

粟裕在小巷中急竄，剛轉向另一條橫巷，忽然與一個人迎面撞了個滿懷！

一撞之下，粟裕覺得對方胸膛上有兩團軟肉，但却作男子打扮，這時候他那裡有心情查望，低聲道了句對不起，便急急而去。

忽然他覺得背後有人跟着，回頭一望，正是那個「漢子」，心中更驚，去勢更速。那「漢子」急道：「你是老三？」

「他」一開口，粟裕便聽出那是六妹苗青的聲音，當下住步道：「六妹，你怎會來此？」

苗青反問：「老三，背後有人跟着？」

「是湖海幫的人，此事說來話長，愚兄須躲避去！嗯，六妹你住在那裡？」

「剛進城，尚未有歇脚的地方。」

粟裕道：「你且悄悄跟着愚兄，有人追上來，設法拖延一陣！」言畢立即又向前奔去。

就在此刻，後面已傳來一陣急促沓雜的脚步聲，她吃了一驚，連忙也標前，却裝作不認得粟裕般！

眨眼之間，背後已來了一隊人，苗青故意錯步橫行一步，口呼「哎唷」，裝作失足，後面那人罵道：「小子再不讓路，老子便殺了你！」

背後有一個威嚴的聲音道：「張香主，你率人再追，此人交給本座！」

苗青被人推開，眼前已多了一個年約四十的中年漢，伸手向自己抓來，他那一爪來得慢，苗青雙脚一頓，拔身而起，踏瓦而去，誰知一回頭，那中年漢已不即不離地追來。她爲了引開對方以便讓粟裕容易離開，向西方馳去！

那中年漢幾個起落，已至其背後，忽然長劍出鞘，攔腰殺出，低聲道：「跳下去！」

這一劍十分霸道，此刻又剛巧來至屋緣，苗青果然依言跳下去，中年漢跟着躍下，苗青立即抽出刀來，正準備應戰，誰知中年漢突然轉身走向巷口，探頭向外望了幾眼，回頭道：「由此跑，不要再回來！」

苗青覺得對方眼神和話音十分熟悉，剛一怔，那中年漢身形已逝，她心頭一動，暗道：「莫非是大哥？」一顆心登時突突亂跳，又尋思道：「大哥混進湖海幫？三哥大概不會有危險了！」心念一轉，便走出小巷，剛巧斜對面便有一家小客棧，名望湖，乃進內開房。

苗青走進了客棧，客棧屋脊上又出現那中年漢的身形來，他正是米盛，米盛目光一閃，又向來路走去。

待他跑到原來的地方，已見手下們將一個男人圍住，那人臉上雖然戴着面具，但他只看了一眼，便認出他便是粟裕！

粟裕手上沒有兵刃，在幾個大漢的圍攻下，形勢甚是危殆。那姓張的香主十分聰明，站在屋頂上戒備。米盛躍上屋頂，替下張香主。

張香主一加入戰圈，便在粟裕後背上拖了一刀，而粟裕在激烈的戰鬥中，箭傷迸發，把後腰衣衫都染紅了。

米盛在屋頂上道：「活的捉不到，死的也要！」

誰知粟裕再中了一刀之後，忽然道：「停手，老子投降！你們押我去見何戴天！」

米盛目光一變，道：「將其縛緊，抬回去！張香主，此事由你負責，本座去召回本幫弟子！」

他料不到粟裕會投降，又不便下手，心中惦着小師妹，因此立即提氣射去，路上遇到周用，乃道：「兇手已找到了，正由張香主送回總舵，快下令收隊！」

周用臉色一變，他與白凌風搜了一天，毫無線索，他只花一天工夫，便將兇手逮了，說起來丟臉之至，是以連忙堆下笑容，獻上諂辭：「副幫主果然不同凡响，一出馬兇手便手到擒來！」

米盛冷冷地道：「這種話以後還是少說爲佳，否則總堂主那裡，易生誤會，還有一點，通知下面，弄毀人家東西的，必須賠償賠禮！」

周用臉有難色，米盛喝道：「這有何難？周堂主，咱們必須將目光放遠，今日看來似乎虧本，但以後益陽城居民便不會再窩藏敵人，這個道理你明不明白？」

周用當然明白道理，只是此事做起來，絕不簡單，但又不敢違令行事，只好喏喏而退。

米盛亦忙着趕去望湖客棧，他是湖海幫的副幫主，益陽人幾無人不識，掌櫃一見到他，便堆下笑容道：「副幫主，今日是吹什麼風，將你送來？」

米盛道：「剛才有個穿藍布勁裝，皮膚白晰的年輕伙子投店，如今住在幾號房？」

掌櫃翻了一下花名册，問道：「貴客身材高還是矮？」

「矮大。實不相瞞，她是易釵而弁

的！」

掌櫃堆下笑容，道：「那位客官自稱姓楊，住在東四號！副幫主，他是貴友？」

米盛的食指幾乎戳到他的鼻頭上，冷冷地道：「你別多問，就是發生了什麼事，也得當作沒見過！」掌櫃立即驚慌地表示明白。

米盛到東四房外，輕敲幾下，裡面傳出苗青的聲音：「沒事別來煩少爺！」

米盛笑道：「巧婦難為無米炊！」

房門忽然拉開，苗青如乳燕投林般，撲進米盛的懷內！米盛身子一震，這情景他在夢中已發生過幾次，但現實中卻未曾試過！他呆了一呆才瞿然一醒，連忙把苗青推進房。

苗青這才發覺自己失態，退後兩步，怯生生地道：「大哥，你……你怎會在湖海幫？」

米盛沉聲道：「你還不明白？湖海幫是一個最安全的地方！但如今好像不大安全，你所為何來湖海幫殺人？」

「農老夫要殺何戴天！當然是有人出高價，他說只要咱們每人再替他賺三十萬兩，便可以恢復咱們的自由，所以三哥便把這宗生意爭去了！」苗青這才醒起一件事，急問：「三哥呢？他安全了麼？」

米盛點點頭，道：「安全，他現在安全極了，再無人追殺他了！」

苗青喜道：「這就好了，雖然三哥一向狂妄自大，看不起同門，但到底是師兄妹一場！」

米盛眼角肌肉猛跳一下，道：「你們以為農老夫會讓咱們恢復自由？若有這麼一天，我又怎會冒險混進湖海幫！」

苗青吶吶地道：「大哥，你杞人憂天罷了！」

米盛哈哈一笑，道：「杞人憂天？我在信陽無意中得到牛强的一封遺書，他是被農老夫殺死的！」

苗青截口問道：「牛强是誰？」

「是咱們的師兄，是農老夫培養的第二代殺手，他是第二代弟子中，最出色的一個，為農老夫賺了數不盡的銀子，但到頭來，還是死在農老夫手中！」

苗青打了個冷顫，問道：「你怎會得到他的遺書？」

「遺書是寫在一本木版本的兵法內頁的！愚兄不知道他為何會這樣，但我認得他的字，我入師門時，他還未死！」

「所以你決定離開農老夫？」

米盛沉聲道：「我當然不想步其後塵！六妹，你也要小心，最好盡快離開！」

苗青眼神一陣慌亂，喃喃地道：「跑去那裡？」

米盛忽然激動地摟住苗青，道：「六妹，如果你不嫌棄愚兄的，便跟着我吧！這句話三年前我便想對你說！只是那時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還能活多久，所以不敢開口！」

苗青又羞又激動，她何嘗不是一直暗戀這位最有本事的大師兄？不過她到底是姑娘家，天生害羞，漲紅了臉，不敢看米盛。

米盛用力搖晃着她的嬌軀，彷彿要將她的腰折斷般：「六妹，你是不是嫌棄我？」

「不是……我……」

米盛急道：「既然不是，為何不答應愚兄？愚兄可以立即與你成親，咱們先在湖海幫潛伏幾年，我敢保証，三年後，湖海幫便是咱們的財產，咱們可以雄霸武林，再也不用怕農老夫！」

苗青芳心一陣凌亂，她心中還有一件事，怯生生地問道：「四哥臨死時，說你刺傷他……這可是真的？」

米盛目光一變，閃動兩下，又變得十分堅定，道：「原來他終於死了，……誰？」

房外傳來一個聲音：「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

苗青嬌軀一震，掙脫米盛的雙臂，低聲道：「二哥來了。」

米盛目光一變再變，終於轉身開門，門一開，麥浪便閃了進來，當胸便向米盛擊出一拳！米盛雙臂交於胸前，將拳頭架住，冷冷地道：「老二，你甘心長期當農老夫的狗？」

麥浪一拳不中，又連攻四拳，他拳法凌厲，但一一被米盛避開或擋開：「老二，你再不停手，我也不與你論手足情了！」

麥浪往地下吐一口，「呸，你這種涼血的畜牲，也配提手足情這三個字！」

苗青連忙橫在他倆之間，道：「二哥，有事慢慢商量，別驚動了外人！」

米盛往床上一坐，道：「老二，你給我說清楚一點！」

「你殺傷老四，剛才又斬了老三的首級，你還是人麼？」

苗青驚呼一聲：「大哥，你……」

「我沒殺老三，甚至我沒動過手！我去到時，他們已捉住了老三，我怕老三會說出你們藏身之處，所以叫他們押他回總舵，等我回來才審訊，便匆匆趕來了！」

麥浪道：「你敢發誓麼？」

「有何不敢？就算他是我殺的，我良心亦不會自責，因為老三出賣了老五，否則老五根本不會死！」

苗青又啊地輕叫一聲：「小妹不能相信……咱們根本是被拴在線上的蚱蜢，為何你要自相殘殺？太過份了！」

米盛長身而立，在房內踱步，喃喃地道：「小師妹，你太天真了，為了活下去，什麼事幹不出來？」他忽然省起一件事來，忙道：「不好，萬一老三供出你們來，此處便危險了，快離開盆陽城！我送你們出城！」

出了盆陽城，麥浪道：「你回去吧，今晚在十里亭外相見！」

「今晚不行，明天晚上吧！」

冰釋前嫌　合謀策略

米盛返回湖海幫總舵，在大門外見到栗裕的首級被掛在旗杆上，他怒聲問守門道：「是誰殺了他的？審問清楚了沒有？」

那漢子道：「是幫主親自下令，由周

堂主動手殺的……有沒有審問，屬下不大清楚！」

米盛心頭一沉，暗道：「何戴天為何這般魯莽，立即殺死栗裕，這與其幫主之身份，不大符合，葫蘆裡賣什麼藥？」

他想着心事，雙脚不由自主走到何戴天的房外，問道：「幫主精神好點麼？」

房內傳來何戴天的聲音：「副幫主找本座有事？」

「未知幫主審問過兇手沒有？」

「何須費唇舌，一刀解決了，豈不乾脆？」

「但幫主總該問他是誰派來的！」

何戴天反問：「副幫主知道他是受人指使？」

米盛暗吃一驚，道：「屬下估計耳，料他怎會與幫主有仇恨？九成是名殺手！」

何戴天道：「副幫主，咱們應該將精神放在大事上，這種鷄毛蒜皮的事也要勞心，本幫尚有何前途？難道你不懂得這個道理？」

米盛忙道：「經幫主提點，使屬下茅塞頓開！幫主，屬下進來見見你？」

何戴天道：「不必了，過幾天本座便會出去，目前正在策劃一件大事，待有了點眉目，再跟你商量！副幫主，幫內的事，請你多費心！」

「幫主言重，此乃屬下份內事！」米盛道：「如此屬下也不打擾幫主了，請幫主多點休息！」

米盛剛想離開，邢以正又出現了，道：「副幫主，屬下負責幫主之安全，請你放心！」

米盛尚未摸透何戴天與邢以正的關係，不敢多言：「請堂主費心！」言畢到總舵各處走了一遍，吩咐手下小心提防有刺客潛進來。

姚禮儀恰由外進來，米盛又問：「客人都走了沒有？」

姚禮儀道：「昨天已送走他們了，剛才有雙義寨的嘍囉來找他們的寨主……」

米盛揮揮手，道：「打發他們回去就是！」一頓又道：「本座昨日至今日目不交睫，我先去睡一會兒，有事立即稟告。」

次日，米盛在大廳內主持幫務會議，姚禮儀喝道：「各堂各舵代表有事立即稟告！」

米盛忙道：「不打緊，大家閒話家常，慢慢商量。」

鷹堂堂主莫維靖道：「副幫主，江北的『忠義會』最近兩番過江到咱們的地盤劫鏢！」

米盛道：「先將事實公告武林，再請姚堂主派位俐的人，下書與忠義會。」

莫維靖忿忿不平地道：「顧氏兄弟不知羞恥，做的是强盜的勾當，還敢自稱忠義！」

鷲堂堂主侯克林高聲道：「以屬下之見，咱們大可以派人將之敉平，順勢佔據其地盤！」

米盛微笑反問：「佔了忠義會的地盤又如何？」

鐵翊道：「副幫主，咱們若再容忍下

去，只怕有更多幫會出來欺侮咱們，而本巳臣服咱們的，也會看不起湖海幫！」

米盛哈哈笑道：「鋒芒太露，絕非好事，這幾年本幫發展神速，已甚惹人注目，這時候該進入鞏固和練兵的時期，還未到再度出擊之時，他們再敢過江來，也不可以過份抵擋，能忍就忍，本座與幫主正要他們如此！」

周用問道：「如此屬下便不明白了！」

米盛道：「此乃幫主之妙策，諸位兄弟暫時尚不用明白，只須加强練兵，加强紀律，希望湖海幫團結一致！以前的事不再提，但以後就不能再分彼此，不能分系分黨！」

米盛與諸頭目談了一個上午，至午飯時才散會，他剛想回房，半路上却碰到林仲康：「副幫主，屬下有事稟告。」

「好吧，請說！」

林仲康向他不斷打眼色，米盛改口道：「嗯，到本座書房去。」兩人進了書房，米盛道：「如今無他人在場，你可以說了。」

林仲康道：「舵主答話！請副幫主再核實，事非小可，絕不能含糊！」

米盛道：「這是什麼意思？」

林仲康道：「屬下也不知道，舵主說，只要這樣答，你便會明白，大概是與你上次托屬下捎給他的密函有關吧！」

米盛哦了一聲，道：「本座竟然把這事忘記了！你回去告訴他，本座絕不會含糊，還有什麼事麼？」

林仲康壓低聲音：「啓稟副幫主！分舵最近招收了不少人，其中不少武功與小弟相若！」

「幹得好！幹得好！須吩咐他們勤練武功！」

林仲康道：「屬下等下便回分舵，副幫主還有信要給分舵主麼？」

「沒有了，有指示自然會托你帶去！」

＊　＊　＊

夜已深，初春深夜，寒氣迫人，夜風吹過，十里亭外的竹林發出波濤似的响聲，更添兩分寒意。

米盛却在此時來到十里亭，只見亭內一條漢子，腰幹挺得畢直，雙眼閃着精光。

米盛緩緩走前，問道：「老二，六妹呢？」

麥浪自亭內一躍而出，「錚」的一聲，抽出寶劍，月光照在刀上，再反映在其臉上，麥浪臉上無一絲血色，他冷冷地道：「抽出你的劍來！」

殺氣驟生，米盛微退一步，道：「你要替老三報仇？那麼老五的仇又找誰報？」

「我且相信你，老五是被老三所殺，但老四呢？你爲何要殺他？」

「我早就想剜掉他的眼珠子，三年前，我便開始發現老四常偷窺六妹出浴！」米盛目光一變，亦湧出殺機：「剜掉他的雙眼，跟殺死他根本沒有分別！」

麥浪目光亦是一變，胸膛不斷地起伏着：「原來你一直暗戀小師妹，咱們沒有一個人看得出來，你城府極深啊，不愧是大師兄！」

米盛忽然桀桀地怪笑着，半晌方道：「五個師兄一個師妹，情況如何大家知道，你們也暗戀小師妹，但有誰敢公開追求她？」

「但唯獨你做得不露一絲痕跡！」

「你也不錯，那天在客棧內我才發現！」米盛聲音轉厲：「要說的話已說畢，老二，你將六妹怎樣了？你若敢損她一根頭髮，便絕不饒你！」

麥浪道：「她很好，不過我不想讓她見你！」

米盛喝道：「你這是什麼意思？」他手腕一翻，亦將劍抽出來。

麥浪道：「因爲我亦很喜歡六妹，除了她，其他姑娘全沒放在我心中，這幾年，大江南北走過不少地方，亦會過不少名花，但都找不到一個能代替她的！」

米盛道：「你還玩過不少女人，爲了六妹，我至今仍保持處子之身，你說誰愛六妹較深？」

麥浪臉色一變，道：「不管如何，咱們今晚須鬥一場，取勝的便可以得到六妹！」

米盛忽然狂笑起來，麥浪怒道：「你笑什麼？害怕輸給我？」

米盛歛容道：「六妹是人，不是物，是人就有感情，她喜歡誰，就讓她嫁給誰，如果你愛她的，便應該由她決定，你有什麼權替她選擇？」

麥浪羞怒交集，大喝一聲，揮刀向米盛斬去，道：「不管如何，今日這一仗都免不了的！」

米盛舉劍相迎，道：「你越是這樣，愚兄越有信心，六妹一定是在你面前表示喜歡我，所以你才會冒險出此下策，以求一逞！」

他說話時，麥浪一口氣劈出五五二十五刀，米盛退了七步，未曾回過一招。麥浪嘶聲道：「宋老大，你爲何不敢反擊？」

米盛冷笑道：「今日你心神已亂，不是我的對手！」

「放屁，別假惺惺！一個人有沒有眞實本領，是表現在手上，而不是嘴上！」

米盛目光一變，道：「你冥頑不靈，便莫怪我無情！」一句話說來，他已找到刀網中的空隙，立即展開反攻，劍光一起，便如長江水般，滾滾而來。

麥浪不甘受壓，極力反攻，米盛十分冷靜，出劍快而不急，急而不亂，一陣珠走玉盤的金鐵交鳴聲過後，突見劍光如流星曳空，自麥浪雙臂之間穿入，劍光已抵在其喉頭上！

麥浪目光大變，像一條離水的魚兒般，米盛道：「抛下刀，我早說你今日打不過我！」

麥浪道：「你殺了我吧！」

「抛掉刀！」米盛聲音透着威嚴：「你眞願意在這種情況下被殺？」

麥浪猶豫了一陣，終於抛掉手上的刀，麥浪垂頭喪氣地道：「你下手吧……不過希望你善待六妹！」

不料米盛竟然亦收了劍，伸手拍拍麥浪的肩頭，道：「你我到底是師兄弟，我又怎會殺你，衆多師兄弟中，愚兄只

看得起你一個人！至於六妹的事，由不得你我決定，隨她選擇！」

「我……大師兄，多謝你不殺之恩！」他右手亦伸過去拍米盛的肩膊：「說得好，如今只剩下你我兩人！」

米盛笑道：「只要咱們衷誠合作，尚有好日子過！」

話音未落，麥浪左手一翻，已多了一柄匕首，白光一閃，匕首已抵在米盛的喉頭！米盛慮不及此，又讓麥浪按住肩膊，那裡閃避得開？登時失聲道：「老二，你幹什麼？」

麥浪冷笑道：「你一向英明神武，今日怎地這般傻，連我想幹什麼也不知道？」

米盛見他目露兇光，心頭大驚，苦思無脫身之計，只好把眞力提注於雙臂上，嘴上罵道：「沒了良心的死囚，你好卑鄙！」

「昨天你才說過，爲了能活下去，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想不到你這般善忘！剛才你的威風去了何處？」

米盛道：「你以爲殺了我，六妹便肯嫁給你？告訴你，你若殺了我，也得不到她！」

「廢話！你們都已死絕，她不嫁給我，還能嫁給誰？就是她最愛的不是我，也沒有其他人可供選擇！」麥浪輕笑一聲：「不過我殺你不是爲了六妹，而是要替師弟們報仇！」

米盛怔道：「明明是婊子，還敢豎貞節牌坊？騙得了誰？」

麥浪大怒：「你想死，那還不容易，宋老大，你有什麼遺言？」

「有，我後悔剛才爲何不殺你，後悔以前看錯了人，動手吧，休想我有一聲求饒！」米盛提氣準備擊出最後一拳，即使死，也要對方躺三個月床！

就在此刻，忽然傳來一聲嬌叱：「放手！」

米盛脫口道：「六妹，你沒事？」

「小妹沒事！二哥，小妹雙手握着一管噴筒，每管噴筒，可發十枝毒針，你有把握逃得過便下手吧！」

麥浪目光一變再變，澀聲道：「六妹，你不是跟愚兄開玩笑吧？」

「你請小心一點，小妹怕時間一長，手臂酸軟，萬一按動了機簧，誤殺了你，屆時請二哥原諒！」

麥浪像一頭受傷的兔子般，鬆手向旁掠去，一俯身撿起地上的單刀，再一個風車大轉身，橫身而立，目光一及，臉色大變，只見米盛仍然站立在原地，劍亦未出鞘，而苗青手上根本沒有甚麼噴筒！

這一着他是徹底失敗了，既中了苗青之計，風度亦被朱盛比下去，他呻吟似的叫了一聲，「六妹，愚兄這樣做，都是爲了妳……」

苗青看也不看他一眼，道：「小妹已來了兩盞茶工夫！大哥，你沒事吧？」

「有勞六妹關心，愚兄沒事！你剛才去了那裡？」

「二哥封了小妹的穴道，幸好小妹發覺得早，運功移穴，沒被戳個正着，所以麻痺了一陣，穴道便解開了！」

米盛道：「咱們多時不見，今夜難得在此相會，不如入亭談談如何？」苗青一口答允，並率先進亭，朱盛回頭道：「老二，收起匕首進來吧！」

麥浪見他好像忘記了剛才的事，又羞又愧，嘴上仍不認輸，道：「十里亭又不是甚麼龍潭虎穴，我爲何不進去！」

三人分頭坐下，米盛轉頭道：「老二，剛才的事愚兄可以忘記，你還會放在心上麼？」

麥浪呆了一呆，訥訥地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六妹的事，仍由她決定，這個信念愚兄並無改變，我只想問你一句話，你有何打算？」

「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麥浪悻悻然地道：「難道你可幫我脫離農老夫的控制？」

「當然可以，隨我加入湖海幫！只要咱們三人衷誠合作，將來湖海幫必是咱們囊中物，即使不是，起碼也不用害怕農老夫。」

苗青喜道：「這倒是個妙策，但不怕何戴天懷疑咱們？」

「依愚兄看，何戴天並不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之有今日，主要是有蘇立鼎之助，以及形勢使然！只要咱們謹愼行事，應無問題！老二，你看如何？」

麥浪已冷靜下來，考慮了半晌才道：「最大的問題是咱們三人能否衷誠合作！」

米盛道：「那就得看彼此能否互相信任！」

麥浪抬頭問道：「你教小弟如何相信你？」

「你不必顧慮我，因爲我想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有意義！我不願寂寂而死！大家都吃過不少苦頭，才有今日的成就，必須幹一番大事，方不枉此生！」米盛侃侃而談：「要達到目的，一個人行事，即使能夠成功，也十分吃力，如果三個人一起行動，把握便大得多了！」

「成功之後又如何？」

米盛道：「我若是幫主，你便是副幫主，我是副幫主，終會讓你坐上總堂主之位，絕不食言！」

麥浪道：「你敢賭下毒咒？」

米盛道：「咱們三個人一齊跪下賭咒！違言者，死無葬身之地！」當下三人跪在地上咒下毒誓，事畢重回亭內坐下。

苗青問道：「大哥，你有何辦法讓咱們混進湖海幫？」

米盛考慮了一陣，把頭探前，低聲說出了計劃，只見苗青望了麥浪一眼，目光閃爍不定，麥浪忽然用力點點頭，道：「全由六妹決定，我沒有意見！」一頓又道：「我覺得老大說得有道理，咱們不但要活下去，而且還要幹一番大事，方不枉此生！」

苗青目光改望向米盛，亦用力點點頭，米盛道：「這是假的……不是眞的，屆時還可以另訂協議！」

麥浪道：「老大，你不必爲了我而諸多顧忌，小弟已想通了，這件事只關乎你倆，與小弟完全沒有關係！」

米盛愕然地望着麥浪，麥浪目光垂下，低聲道：「剛才小弟已問過六妹了……她表示比較喜歡你，所以小弟才會幹出那種傻事！」他忽又抬起頭來，道：「只要老大好好待六妹，小弟便心安了！」

米盛伸手在他肩上拍了幾下，苗青道：「二哥你是好人，以後一定會找到心愛的姑娘……啊，以後若有機會，小妹替你作媒！」

米盛道：「二弟是個有志氣的人，不必說這種安慰話，也用不着你替他做媒！」

麥浪也伸手在米盛肩上拍了一下，道：「到底是大師兄比較了解小弟！」

三人相識將近二十年，日夕相處亦十多年，但直至此刻方覺得接近，三顆心好像貼在一起，不知不覺間，三人六掌已緊緊地握在一起，就好像互相拴着對方！

他們的出身相同，但結果又是否會一樣？

* * *

米盛返回湖海幫，白凌風即道：「副幫主，你來得正好，川東的盤龍會，居然到雪峯山的青龍寨偷襲，還迫青龍寨龍寨主須將寨名另改，因爲既有盤龍會，便不能再有以龍爲名之組織！」

米盛澀聲道：「眞有此事？」

「青龍寨派人到安化分舵求救，剛才安化分舵有信鴿至，你說可惡不可惡？」

米盛道：「幫主有何指示？」

「幫主謂癬疥之患，不必緊張，說待你回來之後作主！副幫主，不救青龍寨，其他人必然心寒，則本幫基業將出現不穩！」

「這件事以忠義會越江劫鏢不同，這是公然挑戰，當然要給予反擊！」米盛傳令升堂，往當中的虎皮交椅坐下，道：「掌令使取令牌來！」

旁邊一個强壯的大漢，立即打開懷中的布包，自內取出一面鐵鑄的令牌來，這塊令牌圖案十分奇特，上面有一隻手掌，下面是一片波濤起伏的湖海，令牌甚大，手掌亦是原大，重四斤。

米盛接過令牌，道：「鷹堂堂主及鷲堂堂主上前聽令！」

莫維靖及侯克林忙上前抱拳道：「屬下聽令！」

「令你倆立即帶本部人員，趕赴青龍寨，本座隨後即到！」

莫維靖上前接過令牌，米盛再發第二面令牌。「鶴堂堂主聽令，令你帶本部人員到雪峯山之西埋伏，不許盤龍會的人由那裡經過，雁堂堂主聽令，即以飛鴿傳書通知衡陽分舵，派人包圍山南，提防對方繞路逃跑！其他人亦須隨時準備，小心戒備，本座不在時，由白總堂主暫掌幫務，散！」

米盛匆匆處理了這件事，便到何戴天房外請示：「幫主，屬下已派人去雪峯山馳援，未知幫主有何指示？」

「本座信得過你，料盤龍會成不了氣候！」

「幫主身體已復原否？屬下不在，請幫主出來主持幫務！」

何戴天道：「本座身體雖已痊癒，但正在精心策劃一個計劃，幫會暫交由白凌風主持大局吧！」

米盛忽覺何戴天話音仍然顯示出中氣不足，不由忖道：「何戴天之傷到底有多重？爲何半個月已過，尚未復原？這裡面可有甚麼玄妙？」他向何戴天告辭，即去找魯大夫。

魯大夫正在其藥室內秤藥，其藥童在門後搗藥，米盛去到魯大夫，他才發覺，回頭問道：「副幫主，您有何指教？」

米盛見桌上那些藥都是補氣血的，甚至有野山人參，便問道：「這是給幫主服用的？」

魯大夫訥訥地道：「是……」

米盛忽然一把扯住其上衣，喝道：「你到底如何醫治幫主的，小小的傷勢，到如今還不能主持幫務？」

魯大夫道：「副幫主，幫主身子已無碍，他只是在精心策劃一件事，不想分心而已！」

「幫主有事，向都與本座商量，爲何今次一反常態？分明是傷病未癒！」

魯大夫高聲道：「幫主不肯見你與我何干？當日他亦親口說過已痊癒的，不信你可以再去問他！總之我已盡了責任，亦治好了其傷！」

「不管如何，本座去雪峯山回來之後，一定要見到幫主，否則我另找大夫！」米盛放了手，悻悻然離開，他總覺得這裡面有些自己不知道的事，可惜盧桂元已經死了！他回房匆匆收拾了幾件衣服便離開。

米盛對手下道：「本座是次秘密去雪峯山青龍寨，相機擒拿盤龍會的邵昕，不可洩漏！」

白凌風假惺惺地道：「副幫主，要否派人暗中保護您？」

「不必了，幫內的事，一切靠你了！」米盛拱手飛身而去，到城南的一家小客棧，鑽進裡面頓飯工夫，便由後門溜了。

米盛一口氣趕到雪峯山青龍嶺下，見到莫維靖等人正由山上退下來，忙問：「莫堂主，情況如何？」

莫維靖道：「咱們來此時，已怕遲了一步，所以屬下與侯堂主分道揚鑣，他由後山上，但屬下等到山寨時，見青龍寨已被毁，丢下了許多屍體，連龍寨主也不見了……」

米盛截口問道：「侯堂主呢？」

「也不見，估計在後山與對方遭遇上，或者得訊追趕盤龍會的人去了！」

米盛怒道：「既然如此，你爲何不去後山？」

莫維靖忙道：「啓稟副幫主，後山太過險峻，所以屬下準備由青龍口穿山而過！」

米盛臉色稍緩，道：「如此還不快走！」

當下莫維靖立即下令由左首五里外之青龍口越山而過。所謂青龍口，乃由該處山勢較低較平坦，而兩旁的山峯高聳交錯，如同龍牙般，故有此名。

鷹堂上下人員均騎快馬，是以像一

陣龍捲風般，掠過青龍口，向山西捲去，出了雪峯山，眼界登時開闊起來，只見遠處馳來的兩騎人馬，原來是鶩堂的弟兄，前來報告盤龍會得手之後，正向西逃逸。

「快追！」米盛身先士卒，策馬狂馳，一口氣跑了十餘里，又有探子來報，鶴堂弟子已和對方遇上，正與對方廝殺，鶩堂弟子亦已趕去，米盛連忙着探子帶路。

當米盛等人趕至時，鶴、鶩兩堂正與對方殺得難分難解，看看地上之屍體，湖海幫的竟然較多，忙令莫維靖率部加入戰團。

米盛勒馬站在一旁壓陣，他在馬背上看得分明，麥浪和苗青亦已依計劃，協助湖海幫狙殺盤龍會的人。

盤龍會似乎有了助手，武功甚高，鐵翊居然抵擋不住，身上血跡斑斑，幸好麥浪接住了他，但邵昕却將侯克林斬於馬下。

米盛大怒，拍馬馳前，飛身躍下，立在邵昕身前，低聲道：「姓邵的，你爲何侵犯本幫地盤？」

邵昕桀桀笑道：「這是你們湖海幫的地盤，有誰承認？」他又上下看了米盛幾眼，道：「你便是何戴天的左右手蘇立鼎？嘿嘿，廢話少說，動手吧！」

米盛抽出劍來，道：「蘇某願意再費點唇舌，請考慮投降，否則你死無葬身之地！」

「放屁！就算何戴天當面，也不敢說這種話！」邵昕怒不可遏，立即揮刀狂斬，米盛恐在劍法中露出馬脚，暴露身份，因此採取守勢，但是他却有九成把握取勝。

邵昕嘿嘿地笑道：「副幫主眞是聞名不如見面啊！」

話音剛落，米盛已展開反攻，長劍刺進刀網之中，不向前刺，而是振腕一絞，把邵昕的刀擋開，米盛左臂一抬，但聞一片「嗤嗤」聲响，袖管內噴出一蓬梅花針來！

由於距離近，邵昕刀又在外，沒法遮擋，只好急退，但米盛早防他有此一着，梅花針一出，人亦隨之射前，長劍急刺！

邵昕只覺胸前一麻，中了兩針，又驚又怒：「蘇立鼎，你眞不要臉！」他說話間，米盛長劍已至，他一扭腰，右手寶刀同時迴削！

這一着變化不可謂不快，亦不可謂不絕，但米盛所學的武功都是專門爲了殺人的，而且殺人的反應比別人特別快，只見他手臂一縮一沉，但見血光四濺，邵昕的右臂連刀已跌落塵埃！

只聽邵昕怪叫一聲，忍痛而退，米盛豈容其走脫，正想追前，旁邊已來了兩個盤龍會的香主，將其攔住！

邵昕剛喘了一口氣，誰知苗青自後趕上來，一刀扎進其後背，隨即割下其首級，高聲呼道：「邵昕已授首，汝等速速投降！」

米盛奮力殺死一名高手，飛身向麥浪那邊射去，道：「壯士待蘇某來解決他！」與麥浪對壘的那個老頭，是川中著名的劇盜「勝猴王」華之樺，拳法十分嫻熟，靈活又多變，麥浪刀法走的是沉狠路子，兩人旗鼓相當，鬥了百多回合，仍不分勝負！

米盛一至，長劍一圈，便將華之樺制住，麥浪轉身另尋對手。「閣下協助邵昕，攻打本幫，得到甚麼好處？如今有兩條路由你選擇，一是被殺，一是投降！」

華之樺連發七八招，均沒法扳回劣勢，知道若撐下去亦沒有好下場，乃道：「老夫想走第三條路，立即帶人回川，永不踏進貴幫地盤一步，否則咱們頑抗下去，貴幫亦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米盛轉頭一望，湖海幫固然佔了上風，但仍未能控制局面，華之樺之話並不誇張，但放了這股力量回去，他日再來，可是個心腹之患，因此一時猶疑不決。

華之樺撮唇一嘯，道：「兒郎們，大伙兒跟他們拚了吧！」

米盛因身上之噴筒梅花針已用盡，沒法重施故技，又恐展盡功夫會露低，衡量輕重之後，便道：「蘇某如何信得過你，你今日退兵，明天再來，蘇某豈非自尋煩惱？」

華之樺道：「華某一向言出必行，川中英雄，誰人不知？何況咱們還可以結盟，共同對付來自江北之敵人！」

「你如今在盤龍會是甚麼職位？」

「副會長，那邵昕死後，當然是會長！」

「好，咱們英雄好漢說話一是一、二是二，一言爲定！」米盛尖嘯一聲，停聲道：「所有的人均停手！」華之樺亦忙下令停戰。

當下雙方停戰，米盛說有出華之樺的條件後，道：「本座認爲結盟之事可以考慮，但青龍寨的事，可不能就此罷休！」

華之樺道：「但邵會長也已被你殺死，就算扯平如何？」

「可是其錯在貴方，閣下根本是有心來挑戰，若就此罷休，本幫如何向兄弟幫會交代？」

華之樺低聲道：「龍寨主已死！」

米盛道：「若貴會肯賠償一筆錢，作爲撫卹金，則本幫也容易向人交代！」

華之樺沉吟道：「本會願賠償兩千両白銀！」

米盛見好即收，道：「此處的人都是見証人，希望貴會踐誓，否則本幫大軍必揮軍至川境！」當下華之樺發下重誓，便引軍而退。

米盛抱拳向麥浪道：「多謝壯士與女俠相助，本幫上下無不感激，尚未請教兩位高姓大名！」

麥浪道：「在下施浪，與舍妹施瀾乃是閩東人氏，向居於島上，近來雙親過世，所以上岸闖盪江湖，因聞貴幫招賢，有心來投，又因島上有一朋友認識青龍寨的一位香主，所以煩請他推荐，不料來此即遇到此事！」

鐵翊道：「啓稟副幫主，若非這位壯士，屬下早已被殺了，而且本帮損失將更不止此數！」

米盛道：「弟兄們還不快多謝施壯士及施女俠！」適才麥浪和苗青奮力殺敵的情況，湖海幫弟兄都看見，因此心悅誠服，上前致謝。

麥浪和苗青一一回禮，米盛又道：「兩位既然有心加入敝幫，如今又立了大功，本座代表本幫歡迎兩位！如今便請隨咱們回去！」四野响起一片歡呼聲，米盛又令鐵翊留下來，收集青龍寨的失散嘍囉。

大隊人馬緩緩向益陽進發，米盛借故讓麥浪和苗青與自己同行，表面上因感謝他們協助，實際是怕莫維靖有機會盤問他倆底細。

苗青低聲道：「老大，小妹與二哥來得眞合時，証明上天亦有心幫助咱們！老大，咱們的計劃一定會實現！」

麥浪一直憂心忡忡，此刻亦露出了笑容，低聲道：「希望一直順利！」

衆人在路上走了兩日便進入了益陽城，一至總舵門口，守衛即道：「恭喜副幫主，凱旋歸來，幫主得到消息，下令在大廳設宴爲諸位接風！」

「幫主痊癒了？」米盛不知爲何心內居然一陣緊張，問了一句無意識的話：「幫主要見本座麼？」

那守衛微微一怔，垂首道：「啓稟副幫主，幫主就在大廳內等你！」

米盛忽然回首低聲道：「你倆先回客棧等候消息！」他邊說邊打眼色。

麥浪雖然不知是何原因，但並無異議，拉着苗青道：「在下在客棧等候消息！」

莫維靖道：「兩位是敝幫的恩人，何須客氣，就隨咱們進去吧？」

米盛道：「幫主剛出關，也許有許多大事要商量，先讓他倆到客棧裡等，比較合適！」一沉聲，喝道：「速進內朝見幫主！」

同是幫主　性格迥然

米盛在院子裡便已見到何戴天坐在大廳內，但不知爲何他忽然覺得有點不對，不過到底有何不對又說不出來。

當他上石階至廳門外，何戴天長身鼓掌道：「歡迎本幫功臣凱旋歸來！」廳內的其他頭目，亦同時鼓起掌來。這時候，米盛才知道何戴天似乎換了另一個人，但仔細望之，又不覺有何不妥，憑他的經驗，以前的何戴天固然沒有戴面具，現在的也沒有！

那麼兩者之間，到底有甚麼不同？想不出來，何戴天望着他，半晌方問道：「副幫主受了傷？」

米盛這才霍然一醒，連忙道：「屬下無事，幫主可痊癒了？」

何戴天道：「本座已說過，早已痊癒，請坐請坐，稍候酒宴便擺上來！」當下衆人覓位坐定，何戴天頭也不回地道：「副幫主，請你將此行之經過告訴大家。」

米盛仔細將經過說了一遍，却將麥浪和苗青的事跡，輕輕帶過。誰知道莫維靖插腔道：「幫主，這次若非施浪兄妹恰好經過，拔刀相助，不但咱們未必能夠擱得住盤龍會，而且死傷必然更多！鐵堂主自承若非他們兄妹，他必死無疑！」

何戴天問道：「如今他們倆兄妹呢？」

莫維靖道：「副幫主請他倆先到客棧等候！」

何戴天側頭問道：「他倆既然有心加入本幫，又爲本幫立下殊功，副幫主爲何不直接帶他們來，却要人家在客棧等候，這件事若傳出去，對本幫聲譽影响頗大！」

米盛在他側頭說話時，才發覺如今的何戴天與以前之分別，以前的何戴天給人感覺平凡，但今日的何戴天却有股威嚴和震懾力，令人不敢輕視！

五官一模一樣，爲何有這種分別？米盛一時之間猜不透！嘴上答道：「因爲屬下早前聞幫主提及有件重要的計劃在策劃安排，而又不知幫主是否肯准許他倆加入，所以才要他們暫時在客棧裡等候！」

何戴天道：「即使不准他倆加入，但人家於我有恩，也該答謝！莫堂主，立刻代本座去請他倆來赴宴！」

米盛聞言心頭又一陣莫名其妙的緊張，忙道：「請莫堂主帶上拜帖，以示隆重！」

莫維靖去後，白凌風問道：「未知幫主有何計劃？」

何戴天不答反問：「副幫主答應了華之樺的要求，與盤龍會結盟，未知諸位意下若何？」

鴻堂堂主江向天道：「屬下認爲副幫主主意甚佳，因爲盤龍會與本幫接壤，理該和好，方可對付强敵！」

何戴天問道：「大家討論一下，可有相反之意見？」

廳內諸頭目交頭接耳，低聲商量了一下，只有周用道：「幫主，屬下認爲盤龍會欺人太甚，咱們雖然殺了邵昕，但僅能使附屬組織平憤，若再與之結盟，恐會引起閒言！」

米盛在此刻，腦海內居然一片茫然，好像有許多事需要思索探究，但偏又一片空白，只覺得一切都已改變。

何戴天再次側頭問道：「副幫主如今會改變早前之看法否？」

米盛神魂不附地搖搖頭，何戴天轉向白凌風。「總堂主看法如何？」

白凌風揣摸其意，估計他必是反對米盛之做法，因此道：「屬下認爲周堂主之理由十分充份！」

何戴天道：「這個道理只能構成一個原因，最主要的是犯了策略上的錯誤！」一頓又問：「諸位可曾讀過春秋，讀過東周列國志？當時有一條很著名的策略，便是遠交近攻！」

廳內响起「啊」地叫聲，米盛心頭登時抽緊，連忙集中精神聆聽。

何戴天續道：「就以本幫來說，若要擴張，該先向何方發展？」

白凌風道：「自然是東西兩方，再其次便是嶺南，最後才是江北！」

「不錯，咱們未橫掃長江以南的地盤，根本沒有能力去逐鹿中原！若與盤龍

會結盟，他日再攻之，必留人話柄，若此刻去攻，反而師出有名！」

何戴天說至此，廳內又响起一陣交頭接耳之聲，他輕咳一聲，續道：「咱們屢次容忍江北幫會過江試探，但絕不能容忍兩側敵人的挑衅！副幫主，你認為本座之看法如何？」

米盛心頭一沉，忙抱拳道：「幫主雄才偉略，見識又高人一等，非屬下等凡夫俗子可及！」

「換言之，副幫主如今亦已放棄結盟之議！」何戴天道：「咱們若去攻打盤龍會，有副幫主在場，甚難說話，所以副幫主最好避一避！」

米盛身子一震，萬料不到形勢之發展，與適才自己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一時間說不出話來，而廳內所有的目光亦都落在他身上，使他坐立不安！

何戴天清一清喉嚨，道：「姚堂主派人去忠義會請求結盟，他們已初步答應，明早便請副幫主去忠義會走一趟，務請令他們答應結盟，最好請人作証，儀式越隆重越好，事成之後，再到川北拉攏『五仙教』，就算不能結盟，也希望『五仙教』在咱們攻打盤龍會時，袖手旁觀！」

米盛心頭一涼，但亦稍為放鬆，遂道：「屬下遵命！」

何戴天再道：「請姚堂主立即安排隨從及禮品！」

白凌風問道：「幫主，咱們幾時攻打盤龍會？」

「由於事出突然，本座須將原先的計劃改變一下，所以須明天才宣佈！」

米盛忖道：「莫非他已懷疑我是西貝貨，要將我支開，然後再宣佈計劃？」回心一想又覺不然，若他懷疑自己，便不會派自己出使！那又是甚麼原因？他心情忐忑，沒法集中精神思索。

就在此刻，外面傳來莫維靖的聲音：「幫主，施浿壯士及施瀾女俠駕到！」

何戴天長身道：「速迎，梁堂主準備上菜！」他親自下階，一手攜着一個走進大廳內，莫維靖連忙讓座給他們坐下，下人們忙着張羅椅桌，準備上菜，廳內一片凌亂，米盛趁此機會向麥浿和苗青打眼色，提醒他倆小心謹慎，可是他倆被鷹堂、鷲堂的人圍住，根本看不到。

米盛發覺自己明顯地被何戴天有意地冷落，何戴天的態度為何變得這麼快，他全然摸不着，只隱隱覺得危機已悄悄降臨。

未幾，酒宴擺上來，何戴天攜麥浿和苗青之手，坐在首席，回頭道：「副幫主，請你代本座慰勞鷹堂、鷲堂立功的弟兄！」

米盛又覺得何戴天要支開自己，他一夜強顏歡笑，又找不到機會與麥浿打暗記，心頭焦急萬分，待酒席散去，丫頭們送上香茗，米盛才找到機會上前道：「施壯士，適才事務纏身不克向你敬酒，如今只好以茶代酒，敬賢兄妹一杯！」

麥浿和苗青連忙長身舉杯回禮。「適才忘了向副幫主敬酒，請恕罪！」

三人舉杯呷茶時，米盛聲如蚊蚋地道：「小心謹慎！」當下提高聲音道：「兩位請坐，料幫主不日便會安排兩位的職務！」

何戴天往中間一站道：「諸位，本座有事宣佈！」他待廳內的人都靜了下來才道：「鷲堂堂主侯克林不幸被盤龍會所殺，這個空缺便由施浿頂上，至於鶴堂副堂主尚空懸，便請施小姐屈就！希望施堂主能為侯堂主報仇，他日攻打盤龍會時，身先士卒！」

廳內响起一陣熱烈的掌聲，麥浿想不到居然無人反對，心中暗暗高興，連忙致謝。何戴天招手道：「請兩位過來一下，讓弟兄們看清楚。」

米盛一直找不到機會跟麥浿和苗青單獨相會。只好留待散會之後，誰知一直到天亮都找不到機會，而姚禮儀已將隨從和禮物送來，只好振作一下精神，起程過江。

＊　＊　＊

忠義會之行甚為順利，雙方結盟時，忠義會請了許多江北英雄觀禮，並設宴慶祝，米盛在忠義會呆了三四天，便取道川北，去「五仙教」。

「五仙教」有點邪門，散播的教義似是而非，但頗得當地人之信任，勢力甚大，那五兄弟見到米盛起初不放在心中，但米盛憑三寸不爛之舌，以及有意無意中露了一手武功，才使他們另眼相看。

米盛在五仙教逗留了七八天，才取得五仙教的信任，答應互不侵犯，並於稍後派人到湖海幫回拜。

米盛辦好了這兩件事，心情輕鬆，可是他心中始終想不通何戴天為何突然改變態度，也担心麥浿和苗青的安危！

那天何戴天有意借麥浿來壓低自己，看來自己日後在湖海幫的日子也不會好過，假如何戴天只是害怕自己「功高震主」，那麼暫時應該尚未有生命危險，所以米盛決定再回湖海幫，萬一環境繼續惡化，才尋機離開未遲。

當他帶人返回湖海幫時，天氣已熱得叫人頭頂冒烟，麥浿和苗青都不在總舵，米盛只好向何戴天報告此行之經過和收穫。

何戴天聽後，笑道：「本座對副幫主之能力知之甚詳，早料到副幫主能夠完成任務！他日本幫能夠進一步發展，副幫主之功勞不小哩！」

「多謝幫主讚賞，但其實與屬下全沒關係，皆因本幫聲譽好，以及幫主之洪福！」

何戴天哈哈笑道：「副幫主幾時跟本座也這般客氣？路上辛苦了，早點休息吧！」

米盛沉吟問道：「幫主決定幾時動手？」

「穩住忠義會和五仙教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咱們自己的實力，幾時動手，便得看練兵的進度！」

「對啦，為何不見了許多位堂主，莫非你已經將他們調去攻打盤龍會？」

何戴天不慌不忙地道：「你指的是施浿兄妹吧？他們去雪峯山那裡練兵！」

米盛一怔，忙不迭問道：「幫主，你為何叫他們去遠處練兵？」

「盤龍會的地盤在川東和黔北交界處，那裡山地多，故此本座讓弟兄們分批到高山練兵，期能使他們懂得高山作戰！」何戴天忽然露出一絲神秘的笑容，問道：「副幫主莫非看上了施小姐，心內惦着她？」

米盛忙道：「幫主誤會了，屬下隨便問一問而已！」

「何須害羞？所謂男大當婚，女人當嫁，如果你有興趣的，本座願作媒人！」

「這個……不能勉强！」

何戴天哈哈大笑，道：「本座包保一定成功，如今你先回去休息，改天再談！」當他大笑時，米盛又發覺他此時之中氣，比之前充沛許多，何戴天在極短的時間內，武功竟有長足之進步！

米盛躺在床上，回憶剛才的情景，心頭又是一動：「他爲何敢包保六妹一定肯嫁給我，難道他知道……不可能的！」

忽然他記起一件事來，決定找機會去衡陽分舵找卜星相了解一件事：蘇立鼎寫了封甚麼信給他！

* * *

第二天米盛去見何戴天，誰知道何戴天在房內道：「副幫主，本座要練武，這幾天你暫時代我主持幫務！」米盛的計劃沒法進行，心頭十分煩躁，鸝兒不敢作聲，站在一旁。

朱盛揮手道：「出去吧，沒喚你別進來！」

鸝兒怯生生地道：「副幫主，不如由奴婢撫琴給你解解悶如何！以前你一有心事，都要叫奴婢撫琴的！」

米盛心頭一動，揮手道：「好吧，你便彈幾曲給我聽聽！」鸝兒十分高興，立即取琴，在床前彈奏起來，想不到她的琴技十分嫻熟，一曲過後，竟有如聆聽仙樂之感，米盛喜道：「再來一闋！」

鸝兒比撿到一錠大元寶還高興，一聲遵命，又彈撥起來，米盛聽了兩闋之後，煩躁之情大減。鸝兒還待再彈，他招手要她過去，拍拍床緣，「鸝兒你坐下，我有話問妳。」

鸝兒雙頰忽地升上兩團紅暈，羞人答答地坐下，以背對着米盛，聲如蚊蚋地問道：「副幫主有甚麼……」

米盛道：「我出去時，幫主有甚麼與前不同的地方？」

鸝兒以爲他要與自己說些情話，誰知問這個問題，當下思索了一下才道：「沒有啊……奴婢很少見到幫主，所以不太清楚。」

「他可曾來找過你！問過你甚麼話？」

鸝兒腦袋不斷地搖着，米盛又道：「今日本座跟你說的話，不可告訴任何人，你可得發個毒咒！」

鸝兒毫不猶疑地發了毒咒，米盛伸手過去，輕輕攬住其腰，問道：「你今年多大啦？」

鸝兒幽怨地望了他一眼，道：「原來你連奴婢的年紀也忘記了，奴婢今年已經二十四歲啦，服伺你已五年了！」

「告訴你，上次去雪峯山，腦袋不愼被一個狗强盜的刀柄撞了一下，以前很多事都變得模糊起來……」

鸝兒急道：「副幫主爲何不請魯大夫診治一下？」

「我不相信那個老傢伙！還有，這件事不許告訴任何人！」米盛道：「四個分舵，本座是否與卜星相最合得來？原因何在你知道麼？」

鸝兒吃驚地道：「副幫主你眞的連這個也忘記了？卜舵主因受你大恩，所以一切以你馬首是瞻嘛！」

「對啦，跟本座印象中沒有出入！嗯，但有一件事本座却記不起來，我與他之間隱藏着一件秘密，却記不起來！」

「卜舵主或林香主每次來時，你都趕奴婢到外面去，這個奴婢又怎會知道？副幫主問問卜舵主，他一定還記得！副幫主，就算你不相信魯大夫，也得另找個大夫看看！」

「我覺得幫主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以前他對我言聽計從，但如今却冷落我，也不知是甚麼原因！」

鸝兒道：「也許幫主心情不好吧，他一向都很尊重你的！」

「對啦，還有一件事，幫主跟誰最要好？」

鸝兒再想了一下方道：「刑堂主、姚堂主還有鴻堂的江堂主，魯大夫也是他的心腹，是幫主親自邀他加入本幫的！」

米盛在她肩上拍了一下，道：「沒事啦，你得記住剛才賭的咒！」

* * *

米盛回幫三天，還不見麥浪回來，這天剛散了會，他信步出廳，準備到處逛逛，誰知見到雁堂的一名弟兄，手中拿着一根信管過來，米盛攔住他問道：「裡面是甚麼東西？」

那漢子道：「是雪峯山寄來的信！」

米盛接過信管，將信打開，乃低聲道：「你先去歇歇！」打發了此人，他才拆信閱讀，信居然是麥浪發出的，大致是表示平安順利，並即依期回總舵，下面署的日期，却是昨天早上寄出。

他要等的便是這個日子，不管如何，他一定要將自己的發覺告訴他和苗青，使他倆提防。

米盛計算日期，跑到城外等候，果然讓他見到由雪峯山回來的大軍，衆人見到他都勒馬停下來，米盛安慰了他們一番，打發他們進城，再截住麥浪。「施堂主，辛苦了，一切尚能習慣否？」

麥浪道：「多承副幫主關心，屬下能夠習慣！」

米盛低聲道：「有機會便到我房中來！」最後又通知苗青，然後才回總舵。

何戴天聞訊出迎，勉勵有加，並將米盛與忠義會結盟和拉攏五仙教的情況說了一遍，鐵翊問道：「幫主，咱們何時動手？」

何戴天道：「華之樺至今未有派人來，証明他有心毀約，只要『五仙教』有使者來，咱們便隨時準備動手！希望雁堂弟兄先派人去打探其動靜！」

當下吃飽飯之後，各人回房休息。米盛在房內虛席以待，過了半個時辰方見麥浪及苗青來訪，米盛遣走鸝兒，道：「快請坐下，咱們長話短說，對！爲何你們到如今才來？」

麥浪看了苗青一眼，道：「何戴天找咱們去，說要替六妹和你做媒！當然還說了好些鼓勵的話！」

米盛身子微微一震，問道：「六妹怎樣答他？」

苗青紅着臉道：「小妹說要考慮！」

麥浪道：「但他還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

米盛急問道：「甚麼話？」

「他說你倆一定會答應，他那杯媒人酒是喝定的了！」麥浪問道：「老大，你向他透露過口風？」

「沒有。」米盛臉色十分凝重地道：「愚兄今日請你倆來，便是有一件嚴重的事，要與你倆商量，我覺得何戴天與以前有很大的差別，以前看來甚是平常，但自雪峯山回來之後，便似變了一個人般，果敢決斷，威嚴又氣勢迫人！」

麥浪忙道：「但依小弟之見，他並沒有戴面具，難道以前那個才是假冒的？」

米盛搖頭道：「不是不是，以前那個也沒戴面具，這其中的關鍵，愚兄還想不通，不過曾經有一兩個眼神，令人有熟悉之感。」

苗青道：「如此咱們有否危險，要否改變計劃？」

米盛沉吟道：「暫時還不必，不過你倆必須小心提防，說不定他利用完咱們便會下毒手！」

苗青訝然道：「咱們的計劃如此周詳，他不能知道咱們是一伙的！」

「難說得很，愚兄忽然覺得他是個不可輕侮的人物！」米盛道：「你們回去吧，免得惹人生疑，而且我會想辦法去衡陽分舵走一趟！」當下三人互勉一番，麥浪和苗青便回房。

米盛送他倆出房，本擬喚鸝兒拿壺茶來，但因不見她踪影，便打消主意。

* * *

米盛終於找到一個巡視各分舵情況的機會，離開益陽，直奔衡陽。他快馬急馳，至第四天下午便到達。

守衛見到他都是一怔，米盛喝道：「還不帶本座去見卜舵主？」

卜星相正在練功房與林仲康討論武功，兩人聞報連忙出迎。「副幫主巡視分舵，爲何不先派人通通氣？」

米盛道：「小事情，何必勞師動衆，先到你房內說話去吧！」

卜星相引他到練功房，林仲康想跟着進去，却給米盛擋駕。房內只有兩個人，卜星相緊張地道：「副幫主，到底有甚麼事，這般緊張神秘的？」

米盛沉聲問道：「卜舵主，你我關係如何？我要你說眞心話！」

卜星相道：「屬下這條命，全靠你救回來的，至於舵主的職位，也是你提携的，副幫主就是要我死，屬下也毫不猶疑，你有甚麼要屬下效勞的，但請下令！」

「好，我問你一件事，上次我託林仲康帶來的那封信呢？」

卜星相微一怔，道：「副幫主不是在信中叮囑，看後即燒毀麼？屬下已照你的話辦了！」

「好，內容是甚麼，你重複一遍給我聽。」

卜星相更是詫異，不過他並沒有反對，沉吟道：「內容是說副幫主發現幫主行爲有點不一。」

米盛又驚又喜，忙問：「有何異同？」

「幫主的表現不同，有時非常英明神武，有時又十分平常，但偏偏又是同一個人！」

米盛由此知道了一件事，何戴天有兩種不同氣質的表現，由來已久，不是自今方始！他沉吟了一陣又問：「信中還說了些甚麼？」

卜星相一臉驚詫，看了他一眼，喃喃地道：「副幫主要屬下協助你調查這件事……」

「你查到了甚麼？」

「屬下無能，尚未調查到甚麼！但有一件奇怪的事傳來：有個手下去東邊銅鼓分舵傳達消息，回來時，在長沙附近見到一個人好像是幫主，他叫他一聲，但那人閃進一條小巷，後來他回來告訴屬下，屬下十分奇怪，暗中派人調查，但幫主明明是在益陽主持幫務！」

「那是甚麼時候？」

「就是咱們攔截盤龍會凱旋後的第三天！」

米盛目光一沉，道：「第三天本座已回益陽，幫主還親自迎接！」

「所以也許是他看錯了！」

米盛目光一凝，落在卜星相臉上，問道：「假如他沒有看錯呢？」

卜星相結結巴巴地道：「那……屬下不敢說。」

米盛道：「那就是說有兩個幫主！」

卜星相臉色一變，道：「怎會有兩個幫主……誰有這樣大的胆子假冒幫主？」

米盛道：「你想想，爲何幫主會有兩種不同的表現？我本來還以爲他有甚麼病，還是有雙重性格，但聽你的消息，便肯定有兩個幫主，而如今在總舵的那個才是眞的，在長沙出現的那個是假的！」

卜星相道：「屬下不明白，這人爲何會假冒幫主？他在位時，並沒有做出甚麼對湖海幫不利的事！」

米盛猛吸一口氣，道：「因爲這個假的，是得到眞的所承認！換言之，是眞的那位要他假扮的！」

卜星相苦笑道：「副幫主這樣說，屬下更加摸不着頭腦了！」

米盛在房內踱步，邊想邊道：「當眞的去辦事時，假的便代他主持幫務！」

「但幫主出去辦事，也可以請你主持幫務，何須找個假的！難道他不怕弄假成眞？」

這個問題米盛答不出來，他猛吸一口氣，道：「兄弟，今日咱們在此談的話……」

卜星相快口道：「屬下絕不會告訴任何人！」

米盛道：「如果能夠把它忘記就更加好！以後你不用調查，暗中留意則尚可，因爲這是絕密！凡是人家的秘密，都不宜打探，尤其他是幫主！小心腦袋搬家！」

卜星相身子一震，道：「是，屬下知道瞭底，也請副幫主小心！」

米盛微微一笑，道：「好，如今說說你們分舵的近況吧！」

* * *

米盛返回益陽總舵，已是半個月後的事，何戴天一見到他便道：「華之樺並沒有實踐其諾言，如今咱們又探聽到消息，他正在大事招兵買馬，看來還覬覦咱們的地盤……」

米盛道：「所以咱們如今師出有名，理該先下手爲强，幫主決定什麽時候動手？」

「三日之後出發，請副幫主率領鷹、鷲、鴻、鵬和鵰五堂人馬進攻盤龍會，此行目的不在乎搶奪地盤，而是消滅對方的頭目，不管你用甚麽手段，至於如何行軍遣將，都交由你策劃，總舵的安全有鶴堂及內三堂負責，你不用担心！」

大廳之內响起熱烈的掌聲，鵬堂堂主郝大鵬道：「幫主，咱們等這一天已等得太久了！」

米盛道：「幫主，屬下有個請求，此戰必然激烈，傷亡難免，因此屬下要求魯大夫隨行！」

何戴天道：「有何不可！將魯大夫放在總舵，反而浪費！」

米盛續道：「如此明早再商量行軍之事，待屬下今晚先策劃一番！請雁堂兄弟給一張盤龍會地盤的地圖交與本座！」

何戴天似甚滿意，又交代了庶務堂的人準備遠征所需要的物品，最後道：「行軍路線，必須精心策劃計算，不可貪快，明天不行，後天也可以。」

米盛仔細看了他幾眼，認定此時的何戴天是眞的，當下立即回房更衣洗澡，誰知丫環已換了一個人，他微微一怔，問道：「鸝兒呢？」

「啓稟副幫主，鸝兒回鄉省親，幫主派奴婢鶯兒暫代其職，服伺您！」

米盛心頭一沉，忖道：「莫非思疑我……」

鶯兒道：「副幫主，待奴婢服伺你洗澡吧！」

米盛道：「不必啦，本座不興這一套！」他攆走了鶯兒，躺在澡盆裡，一邊洗澡，一邊想着心事，始終覺得自己的底細已被何戴天識破，但爲何何戴天仍能容忍自己？「對啦，他要利用我替他『打江山』！這人好深沉的城府啊！」

忽然他沒由來地打了個冷噤，心頭突然生出離開湖海幫的念頭，但湖海幫副幫主的地位又着實吸引人，始終難以下決心脫離！

他洗好了澡，又令鶯兒送一盅香茗進來，問道：「鸝兒甚麽時候回梓的，甚麽時候回來？」

「她賣身契上寫七年，大前天離開時，說過一兩個月後也許會再回來，梁堂主說隨時歡迎！」

米盛一瞪眼，道：「你說謊，鸝兒若要回梓爲何不先向本座申請，何況半個月前她才對我說過想回鄉過年，怎會突然離開？」他忽然伸出五指，把鶯兒扯了過去，冷冷地道：「你老實招來，是不是有人欺侮她？」

鶯兒急得淚花亂轉，委屈地道：「奴婢本來是在後堂服伺小姐的，甚麽事都不知道……這是梁堂主告訴奴婢的！」

米盛心頭一動，忖道：「我怎地忘記了這件事，是否有兩個何戴天，他老婆子女必然知道！」當下道：「你給我請梁堂主來一下！」

鶯兒去後，米盛心念電閃，他一直希望能解開這個謎團——若不弄清楚何戴天的事，他怎能在湖海幫安心躭下去？

房外傳來一陣脚步聲，來的是梁獨鳴。「副幫主召屬下有何指教？」

「遠征需要的兵刃、暗器、食囊、水壺諸物都準備齊全麽？不夠的，三日之內能否補齊？」

梁獨鳴道：「如今尚欠一些水囊和馬匹，其他的都沒問題！」

「這個且不談，鸝兒的事怎樣？本座不信她回梓，假如她要回梓，必然會先告訴本座，半個月前她才向本座申請準備回鄉過年！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梁獨鳴臉色一變，道：「說眞的，這只是哄鶯兒而已，因爲她不想來中院做丫環，其實鸝兒是得罪了夫人，被夫人趕走的！」

米盛搖搖頭，道：「她怎會得罪夫人，本座不信！」

「總之她無意中侮辱了夫人……若非無意，她還能回梓？您知道夫人平時似乎很和藹又不理事，但發起脾氣來，連幫主都害怕她幾分！」

米盛還是半信半疑，却不便再問，道：「沒事了，水囊和馬匹的問題須盡早解決！」

梁獨鳴去後不久，雁堂堂主莊清雁接踵而來，把一份地形圖呈上，米盛看了幾眼，問了幾處地方，然後下令，「屆時請堂主挑幾個伶俐仔細的弟兄帶路！」

米盛打發了莊清雁後，已着鶯兒去請鵬堂堂主來，他決定派郝大鵬作先行官，因爲此人夠沉穩，而且心思縝密。

郝大鵬在兩盞茶後至，米盛先讓他看過地形圖，然後要他率本部人員，由武陵山穿過，偸偸埋伏在梵淨山。「郝堂主，明早便出發，到武陵山後，便將馬匹丟棄，以免露出形跡。」

郝大鵬問道：「屬下有一事不明，副幫主認爲盤龍會會退到梵淨山固守？」

「非也，因爲有消息顯示，他們在梵淨山築有秘密巢穴，所以堂主必須小心謹愼！」

當下又訂下了聯絡暗號，然後郝大鵬才領命而去，米盛再着鶯兒去請麥浪。麥浪十分仔細，在沒有其他人在場時，仍然喚副幫主。

「施堂主，本座去過衡陽分舵調查過，證實有兩位何戴天！」米盛將聲音降低至僅可聽到。「而愚兄估計，如今這一個才是眞的！」

麥浪大吃一驚，急問：「他爲何要找人假冒？」

「假貨與眞貨極其相似，分明是兄弟！至於原因當然不外方便於行事！說得清楚一點，眞貨到外面辦事時，便以假的替他主持幫務！」

「他要去辦事，大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幫務亦可以由副幫主代主持，根本不必用這一着！大哥對他了解有多深？」麥浪問道：「你召來我，有何指示？」

米盛道：「愚兄忽然覺得在此呆下去有危機，所以想與你作個決定！不是愚兄危言聳聽，若我被思疑，你倆的情況亦不妙，單看他要愚兄跟六妹作媒便可窺一斑！」

麥浪道：「就此放棄，未免可惜，再說他未必會思疑我和六妹！」

米盛反問道：「鶴堂地位向在鴻堂之上，此次全力出擊，理該派出鶴堂，因何將其任務互易？此乃他要扣住六妹，並以此使咱們投鼠忌器！」

麥浪不作聲，半晌方問道：「你已決定離開？」

「除非咱們能弄清楚其陰謀！」米盛目光一凝，道：「所以這次我帶魯大夫上路，此人對何戴天極為熟悉，而且上次假何戴天受傷，是由他治理的，如果能迫問他供出一切，咱們就可以從中作出決定！」

麥浪道：「就這樣辦！不過咱們身上可得多藏些暗器，以防萬一！」

「還有一點，你須將計劃告訴六妹，使她有所準備，萬一咱們失手，她也可以溜掉，另尋生路！」

麥浪道：「這件事便交由小弟辦，大哥放心！」

米盛花了許多心血策劃，他首先跟何戴天商量，何戴天坐在床上，他則坐在牆邊的椅上，何戴天聽了其計劃之後，基本上滿意，只修改一兩項，然後又道：「把出發日期押後一天，明早宣佈，後天才出發！」

米盛道：「屬下這個計劃有漏洞？」

何戴天哈哈笑道：「沒有漏洞，不過這兩天你太辛苦了，瞧你連雙眼都陷了下去，又何能指揮作戰？出征之後，就更加辛苦了，所以這兩天你得好好地休息一下！」

「多謝幫主！」

何戴天問道：「要找個女人麼？女人雖然有很多缺點，但也有一個很好的優點，她可以令精神緊張的男人，迅速鬆弛下來！」

米盛忙道：「屬下無此興趣！」

「你無此興趣，本座也要說！鄉愚都認為在此情況交合有損身子，其實你現在體力仍充沛，只是精神困頓緊張而已！本座且問你，此刻讓你睡覺，你要多久才能入眠，又是否能熟睡？」

米盛答不出來，何戴天微微一笑，續道：「但跟女人交合之後，你便能夠立即進入夢鄉，而且熟睡如死，鶯兒與鸝兒不同，她已破瓜，是一個適合的人選！」

「屬下若對女色有興趣，鸝兒亦早已破瓜！」

何戴天揮手。「正常的男人，在正常的情況之下，長期對女人無興趣，那麼一定有毛病，啊對啦，待你凱旋歸來，便替你與施副堂主成親吧！這個你有興趣麼？」

米盛裝出忸怩之態，道：「家兄已歿，他又沒有兒子，屬下對成家立室，繼承香燈之事，甚有興趣！就怕她嫌屬下年紀太大。」

何戴天大笑：「包你滿意！亦包她滿意！」

米盛告辭回房，想起何戴天剛才說的話，越發覺得此人可疑，為何他認為苗青必肯嫁給自己！可惜他實在太倦了，未待他找到答案便昏昏沉沉睡着了。

＊　＊　＊

次日米盛宣佈行軍路線以及計劃。

「鵬堂弟兄已出發，鷹堂主左翼，鵰堂主右翼，鶯堂主隨本座為中軍，鴻堂殿後。到達川東，分頭埋伏，本座想派人深入盤龍會，若果能成功刺殺了華之樺，則盤龍會羣龍無首，自可掩軍殺之，強攻乃不得已之策，所以大家行動既要快，又得小心，最好經過喬裝方上路，到武陵山前十里，便得棄騎步行，誰還有問題？」

江向天問道：「副幫主，咱們沒有坐騎，到川東如何追擊？」

「請記住，咱們勞師動衆去到人家地盤攻擊，上策是智取，力敵不可取！咱們的目的是殺盤龍會的頭目，若能將其嘍囉收歸己有，則更是上上之策！」

何戴天道：「本座贊成副幫主的計劃，要佔據川東地盤，尚須借用其力量！」

米盛道：「如今大家訂聯絡暗號，以及互相配合之策！天亮之前出發，馬匹全部置於城外，出城才上馬！」

＊　＊　＊

由益陽到武陵山亦有六百里路，大軍浩浩蕩蕩急馳，米盛在中軍下令，到山上之後休息半天再分頭下山進入川東埋伏。

三日來，麥浪和魯大夫都與米盛在一起，米盛不動聲息，只吩咐魯大夫多準備些藥物，他也發現魯大夫有意無意地避開自己。

到武陵山前十里，米盛把馬匹交由各堂抽調出來的人保管，然後摸黑上山。武陵山路甚是崎嶇，有幾段路而且十分陡直，但米盛發現魯大夫走來竟然不大費勁，反而許多弟兄看來比他吃力得多，米盛心頭一動，向麥浪打了個眼色。

麥浪會意，輕輕點頭，再走了一陣，麥浪忽然由後趕前，道：「魯大夫，有個弟兄被毒蛇咬了一口，請你過來看看！」

魯大夫揹着藥箱便跟着他跑，麥浪轉進一條小路，魯大夫訝然問道：「施堂主，為何走這條路？」

「那兄弟跑去無人處解手，所以才遇到蛇！」麥浪看看已遠離大隊人馬，便往山壁處一個小洞道：「吶，就在裡面！」

魯大夫循聲望去，麥浪左臂兜過去，食中兩指向其麻穴戳去！

魯大夫一看那洞口甚小，根本不能出入，訝然轉身，麥浪那一指便戳不到其穴道，吃驚地道：「堂主你……」他邊說邊退，麥浪豈容他逃脫，急飛起一腿，將其踢翻！

魯大夫在地上滾動，高聲呼叫，麥浪動作極快，一俯身，鋼刀已架在其脖

子上，喝道：「你胆敢再呼一聲，便切下你的腦袋！」

魯大夫吶吶地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何騙我來此？」

麥浪俯下身封住其麻穴，冷冷地道：「你乖乖回答我幾個問題，便放你回去，否則休怪我無情！」

魯大夫道：「好，你問吧！」

「你認識何戴天有多久？」

魯大夫臉色一變，吶吶地道：「認識已經有許多年……」

麥浪沉聲道：「到底有多少年？必須確確實實答覆！你們認識有多久，進幫有多久，在什麼情況下認識的？」

魯大夫道：「六歲便相識，咱們是隣村的，他做了幫主不久，在長沙遇到我，便邀我加入本幫！」

「你是長沙人氏？」

「嗯，你問這個作甚？」

忽然後面傳來一個聲音：「你不必多問，只須答覆！」麥浪一回頭便見到米盛走了過來。

魯大夫臉色再一變，問道：「他是……接受你的命令我盤問我？」

「不錯！因爲我懷疑你在藥內做了手脚，否則幫主上次不可能要半個月才能復原！」

「我早說過，那是幫主在房內計劃一件大事，與傷病完全無關！」

米盛哈哈一笑：「本座在雪峯山之前，幫主尚要服食大補氣血的藥，爲何幾天之後，便完全沒事般？」

「這証明我的藥有效！」

米盛一俯身，將他扯了起來：「姓魯的，你別再做戲了，大家打開天窗說亮話吧！那天被人撞折肋骨的，根本不是幫主！」

魯大夫臉色大變：「你……副幫主你冤枉人，當日衆目睽睽……你說他不是幫主，又是誰？」

「我只知道他是幫主的替身！」米盛一步一頓地道：「他是誰？本座正想問你！」

「他就是幫主！」

米盛陰森森地道：「你莫以爲我不敢侵犯你！將你活活打死，再丟下山溝，只當你自己失足跌下去的，有誰會懷疑？」

魯大夫面白如雪，半晌也不作聲，米盛語氣轉軟，道：「其實那假冒的根本是得到眞的同意，你又何不說出眞相？」

麥浪在旁道：「不錯，只要咱們守秘密，根本無人知道，你越拖延，越惹人思疑！」

「好，我說，但你們必須嚴守秘密，否則將會害死我！而我根本是個無辜者！」魯大夫吸了一口氣，道：「那天受傷的確是假的，若換作是眞的，最多斷一根肋骨，但他的內功火候不足，內臟亦被震傷，爲求早日痊癒，所以須以大補氣血的藥扶助！」

麥浪急問：「假的與眞的是什麼關係？」

「是兄弟，雙胞胎的！自小便長得一模一樣，只是兄長在耳下有一顆痣，後來叫江湖術士把痣脫去，只剩下淡淡的痕跡！」

麥浪問道：「眞的是兄長還是弟弟？」

「是兄長，假的是弟弟，叫戴地！弟弟自小怯懦，只喜讀書，丟廢武功，所以兩兄弟武功造詣相差甚遠！」

米盛道：「現在尚有一個問題，幫主既是眞的，又得下屬擁戴，他爲何要找個假的頂替？」

「這個我便不知道了！」

麥浪續問：「此事除你之外，尚有誰知道？」

「刑堂的邢堂主後來亦知道，是幫主告訴他的！當然他不會告訴任何人！」

米盛冷冷地笑道：「再秘密的事，亦會被人發覺！」

「幫主書房下面有一條秘道，秘道很長，有兩個出口，一個在城內，一個是城外，幫主由秘道出入，無人知道！而這條秘道也只有戴地、邢以正和我知道，至於開啓機關和出入的詳細地點，也只有他兄弟倆知道！」

米盛道：「這些都是枝節，本座不想聽廢話，何戴天出外，爲何要用其弟頂替？若要人主持幫務，難道本座無此能力，還是他不相信我？」

「這個……副幫主你不直接問幫主？」

米盛冷冷地道：「莫放刁，你根本是知道的！何戴天到外面是以另一個臉目出現，他以戴地假冒，只是爲了掩人耳目而已！我想知道的是他用什麼面目出現！」

魯大夫結結巴巴地道：「我，眞的不知道……」

米盛忽然動手在其身上戳了幾下，魯大夫額上立即迸出黃豆般大小的汗珠來，顯然十分痛苦。米盛冷冷地道：「大夫，這種手法叫做『萬蟻噬心大法』，現在才是開始，等下你便會覺得五臟又癢又痛，雖然摸不着，搔不到，但你還是會用力去抓，結果會把全身抓穿撕破，最後血滴盡而氣絕……」

魯大夫身子不斷發抖。只見他牙齒把嘴唇都咬破了，只一盞茶工夫，便忍不住道：「快收……收回……我說……快……」

米盛解了禁制，喝道：「快說！」魯大夫像快死的魚兒一般，在地上用力地喘息着。

就在此刻，忽然有人跑了過來，嚷道：「師父，原來你跟副幫主走在一起！」

麥浪見魯大夫的藥童跑過來，連忙迎上去，米盛看了魯大夫一眼，見他臉色現出驚恐之色，心頭一動，轉頭望去，見藥童來勢甚快，他猛吃一驚，急道：「施堂主快回來！」

麥浪雖覺詫異，但他一向聽慣米盛發號司令，因此立即站定，喝道：「你未得同意爲何來這裡？」

藥童結結巴巴地道：「我……我是來找師父的。」

米盛又在魯大夫身上戳了兩記，然後轉身道：「見到本座爲何不行禮？」

藥童目光一變，似有怒意，但隨即

斂容道：「參見副幫主！」

米盛突然出劍，直指其腦袋！藥童反應極快，一聞風聲，立即一個移形換位，米盛那一劍，登時刺在空處！他急喝道：「施堂主，截住他！」

藥童哈哈一笑：「施堂主，這戲演得眞像啊！」

米盛吃了一驚，脫口呼道：「何戴天！」手腕一翻，長劍再向藥童腰間削去！

藥童袖管一拂，將其劍掃開，冷笑道：「老夫本來有心暫且放過你們，既然你倆想尋死路，便怪不得我了！」忽然一掌擊出，將米盛迫退一步！

麥湨剛好抽出刀來，聞言失聲道：「是農老夫！」

藥童哈哈大笑：「不錯，總算沒有白養你們，到底還認得老夫的聲音！」

米盛目光一凝，道：「剛才你跑來時，我已估計你是了，因爲面目雖可以改變，但身法難以掩飾！不過却料不到何戴天是你的化身！」

「錯了！該說農老夫是何戴天的化身才對！」何戴天稍頓又道：「你們不是不斷迫魯大夫說出眞相麼？如今老夫可以告訴你們倆！不過，當你們聽了這個秘密之後，這山壁上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你一出現，什麼秘密便已經解開了，你當殺手之父，到底聲名不好，沒法完成雄霸江湖的大業，所以只好頂替！」

何戴天哈哈一笑，道：「到底是老大比較聰明，可惜還是翻不出老夫的掌心！」

米盛忽然問一句奇怪的話：「你說等下山壁只剩下你一個人？」

何戴天沉聲道：「不錯，在老夫未曾統一武林之前，這件事還是絕頂的秘密，誰知道誰便得死，什麼人也不能例外！米老大，你怕死？」

米盛亦哈哈笑了起來，反問：「你說呢？」

「你怕死，否則不會殺死蘇立鼎而假冒他，混進湖海幫，以爲可以藉此保得住性命！」

「不怕死！」米盛道：「你若不怕死，爲何要假手他人去殺戮！」

「這不是怕不怕死的問題！役人者人上人，役於人者人下人，老夫是人上人！」

麥湨忽問：「農老夫，你是一幫之主，且湖海幫勢力已不小，也該心滿意足了，還去幹什麼殺手之父！」

「這你就不懂了，若無你們，湖海幫豈會有今日，你以爲眞的有人出錢僱你們殺人，其中只有一半，另一半是老夫僱你們殺的！老夫要將一些障碍物除掉！」何戴天躊躇滿志地道：「若非如此，湖海幫又怎會發展這般迅速！你如今明白了沒有？」

米盛輕嘆一聲：「想不到你城府如此深沉，計劃如此週詳，我到底還是輕估了你！」

何戴天大笑：「當然，你們自小便是由老夫調教成人的，難道鬥得過老夫？」

麥湨道：「咱們替你賣命多年，你也該心滿意足了，爲何不肯放咱們一條生路？」

「放屁！你們自小就是孤兒，你們早就餓死了！老夫在你們身上花了無數心血和金錢，你們替我幹到死也應該！其實便宜的還是你們，因爲老夫讓你們多活了二三十年！」何戴天目光越來越猙獰：「本來你們若乖乖聽話，替老夫打江山，老夫還會放你們一馬，但如今……」

麥湨道：「如今還可以另訂新約！」

何戴天陰惻惻地笑了一陣，「新約？哼，你們已存反叛之心，你道老夫還會相信你倆！」

米盛道：「不必再替自己塗脂抹粉了，你會放過咱們？最危險的事你便會派咱們去替你賣命！」

何戴天哈哈笑道：「那也可以多活幾年！」

「爲何你一眼便看穿我？」

「沒有！老夫只看出你是假冒的，因爲臉上的面具，所以才要鴛兒侍枕，屆時她便有機會揭下你的面具，不過，老夫也有辦法試出你的底細，但是老夫却一早便看出老六來，既知老六，便自然猜到你倆是誰！」

米盛道：「動手吧，咱們不甘心被殺，不再會有師徒之情，請你小心，而且咱們還會一齊上！」

「此正合老夫心意！」一句話未說畢，何戴天已首先發掌攻向米盛，米盛長劍一橫，在胸前佈下一道劍網，誰知道何戴天掌力一吐，湧出一股罡風，將其劍震歪，左袖一拂，直擊其胸！

他袖管注滿眞力，堅硬如鐵，讓他拂中，不死也得重傷，米盛不肯與他硬拚，立即後退！何戴天正想迫前，麥湨的刀已砍至！

這一刀蘊力千鈞，激得空氣嘶嘶作响，何戴天不敢托大，連忙偏身讓開，米盛立即回身再上，與麥湨前後將何戴天圍住，刀劍齊飛，展開攻擊！

何戴天是殺手之父，武功果然高人一等，米盛和麥湨雖然聯手，但三十招後，仍被其搶佔上風。

三人越鬥越快，不吭一聲，都希望盡快將對方解決。黑暗之中，更見凶險！眨眼間已鬥了六七十招，何戴天越來越勁，雙掌如山，每出一招，都帶起一片罡風，刮得米盛和麥湨的衣袂獵獵作响！

激戰間，何戴天一袖拂開米盛的劍，一俯身又讓過麥湨的刀，米盛見有機可乘，長劍掄圓，直劈下去！他以劍作刀，看來甚是突兀，但威力奇大，由於何戴天俯身，避閃較難，這時候米盛心頭之喜悅，實非筆墨能以形喻。

說時遲，那時快！俯身的何戴天上身突然仰起，左脚乘勢踹出！這一招比米盛那一劍更加怪，可是收效更大，米盛的劍未至，他已將米盛踢飛八尺！

米盛凌空落地，一口氣幾乎喘不過來，幸好何戴天被麥湨纏住，否則更加危險！他喘息了一下，突然解開魯大夫的麻穴，再將一管噴筒塞在他手中！

魯大夫四肢氣血似乎未舒，仍然躺在地上不能動彈，但米盛見麥湨勢危，不能等候，立即長身揮劍再上！

就這麼一躭擱，麥浪已被何戴天一掌擊中，一口鮮血噴出，人亦不斷後退，直至崖邊方拿定樁！

何戴天嘿嘿冷笑，道：「你倆不如自殺吧！困獸搏鬥，徒費氣力！」

話音未落，米盛左臂一抬，一陣「嗤嗤」聲響，已噴出十餘根梅花針！何戴天喝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華！」袖管一捲一揮，一股罡風由天而降，把梅花針捲得無影無踪！

米盛的梅花針雖然未能湊效，但他却乘何戴天震飛梅花針時，長劍在其脅下劃了一道血槽！

何戴天怒不可遏，獰笑道：「米盛，老夫今夜要你十倍來償還！」他加緊進攻，米盛立即轉危！

麥浪見狀，奮不顧身撲上去，揮刀亂砍，叫道：「老大，你快跑，只要你好好待六妹，小弟雖死無憾！」

何戴天獰笑一聲：「兩個都逃不了！」他身子半轉，一提膝，撞在麥浪的小腹上！麥浪怪叫一聲，應聲倒下，何戴天左掌挾風擊下！

米盛看得睚眥欲裂，長劍急扎，同時左掌斜拍！

麥浪自忖必死，不顧自身安全，張開雙臂，緊緊摟住何戴天的右腿，嘶聲叫道：「快！」

「噗！」何戴天一掌擊在其後腦上，腦袋迸裂，登時氣絕，可是他雙臂仍然緊緊纏住何戴天的右腿！

電光石火之間，米盛長劍已至，何戴天右掌一拍，將劍震開，可是米盛的左掌他却閃避不開，後背着了一記，打得他上身亂搖！

米盛長劍迴削，誰知何戴天的確厲害，忍住體內翻騰的氣血，左袖將長劍捲住，同時飛起左脚蹴出！

米盛百忙中只好棄劍後退，何戴天急吸一口氣，雙脚猛頓，拖着麥浪的屍體跳前，右掌發出一記劈空掌！

米盛雙掌齊出，但聞「蓬」的一聲，掌風相遇之後，米盛身子倒飛落地，何戴天因為腿上多了一個人，只踏進一步便站住，怪笑道：「老大，老二在黃泉路上已候着你啦！」他雙脚不斷地跳着，就像是一具活殭屍！

米盛受不住對方的內力，已跌倒地上，只覺五內似要反轉過來，那裡還能應戰？

當何戴天至魯大夫身旁時，忽見他弓一弓腰，右手噴筒噴出十來根梅花針來！

這一記變生肘腋，何戴天虞不及此，同時腿上多了一個人，閃避不便，連中七八根！只見他身子一震，澀聲問道：「小魯，你為何對老夫下此毒手？」

魯大夫道：「你剛才說知道秘密的都要死，又說山壁上只能有一個人活着……我，我不殺你，自己便須死！」

何戴天胸膛起伏，魯大夫見他臉目獰猙，心頭吃驚，長身而起，轉身向小路走去，只見何戴天左袖一拂，被其袖管纏住的長劍，如流星般射出，直打進其後背，劍尖透胸而出，魯大夫悶哼一聲，撲倒地上！

米盛慢慢坐起來，見何戴天臉色逐漸轉黑，稍為放心，但仍不敢大意！果然何戴天臨死掙扎，雙掌齊出，兩股掌風，擊向米盛！

米盛不能抵擋，和衣滾開，地上沙石捲起天高！何戴天冷笑道：「老夫就算死，也要你陪葬！」他猛吸一口氣，再度提起雙掌來！

此刻已滾至山壁前，避無可避，心頭甚是緊張！忽聞何戴天喉頭咯地一聲响，突然倒地不起！原來他中了毒針，再度猛提眞氣，毒性攻心更速，自促其死！

米盛等了好一陣才慢慢站起來，此時正應了何戴天那句話！只能有一個人活着離開！

＊　＊　＊

米盛慢慢走至山上，莫維靖見狀連忙將他扶住，問道：「副幫主，發生了什麼事？」

「魯大夫和藥童造反，殺死了施堂主，你們立即將施堂主葬了，將那藥童屍體拋下山去！」米盛喘着氣道：「還有，下令收兵，再派人通知郝堂主撤退，過兩三個月再去攻打盤龍會！」

＊　＊　＊

米盛經過三四天的休養，精神稍復，便率衆返回益陽總舵。「何戴天」仍然出來迎接，米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他制服！

衆人愕然，米盛道：「此人不是何戴天幫主，他是假冒的！是何戴天的弟弟！何戴天是殺手之父，當他去行兇時，便以他頂替，武陵山上那個藥童，才是何戴天！」

米盛行險着，萬一下面的人不服，他將死無葬身之地，但何戴地怕死，在其威迫下中，供出何戴天的罪狀。

苗青又驚又喜，連忙呼道：「咱們擁護副幫主，成為新幫主！」當下一呼百諾，米盛因禍得福，反而當上湖海幫幫主之位！

＊　＊　＊

夜，米盛在房內將經過告訴苗青，苗青想起麥浪死得悽慘，不由淌下兩行清淚。米盛吸了一口氣，道：「若非二弟，愚兄也已葬身武陵山了，說起來，老二實是愚兄之大恩人！」

苗青自懷內摸出一疊銀票來，道：「這是二哥交給我的，其中一半是四哥的，說是給小妹買……嫁粧的……」說至最後，她已低垂着頭，羞不可仰。

米盛心頭一盪，忍不住伸出手去，緊緊握住苗青的手，直至如今，他一顆心才安定下來。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二十

曾頭市 (一)

高石・編繪



1 梁山軍隊打破大名府以後，消息傳到東京。蔡京大驚，連忙報告徽宗，再派軍馬去攻打梁山。



2 這次派的是凌州兩個團練使。一個名叫單廷珪。這人善用決水浸兵之法，人都稱他爲"聖水將軍"。



3 一個名叫魏定國。這人精熟火攻法，上陣專用火器取人，人都稱他爲"神火將軍"。



4 梁山探事人在東京探明了這個消息，趕忙上山回報。宋江得報，就和衆人商議迎敵之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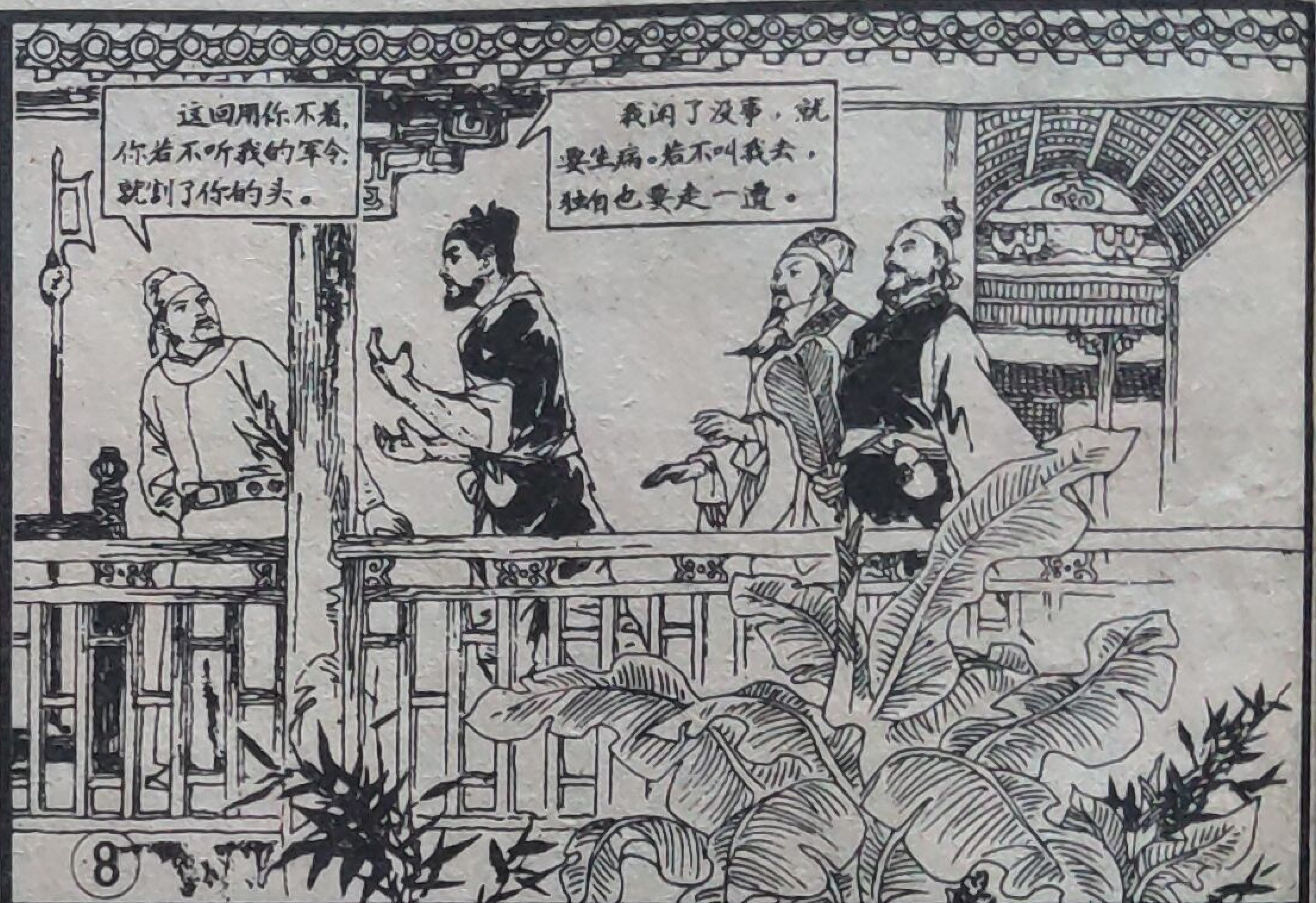
5 關勝向宋江請求，交給他五千軍馬，前去攻打凌州，不讓單廷珪、魏定國走近梁山。



6 宋江大喜，就叫宣贊、郝思文二將，跟隨關勝，領軍去打凌州。



7　關勝領軍出發以後，吳用有些放心不下，就再派林冲、楊志領兵，孫立、黃信爲副將，也領五千軍馬，跟隨下山，前往接應。



8　李逵也要求隨軍前去，宋江不允，把他喝退。



9　李逵憋着一口氣，當夜二更時候，拿起兩把板斧，獨自偷偷地下了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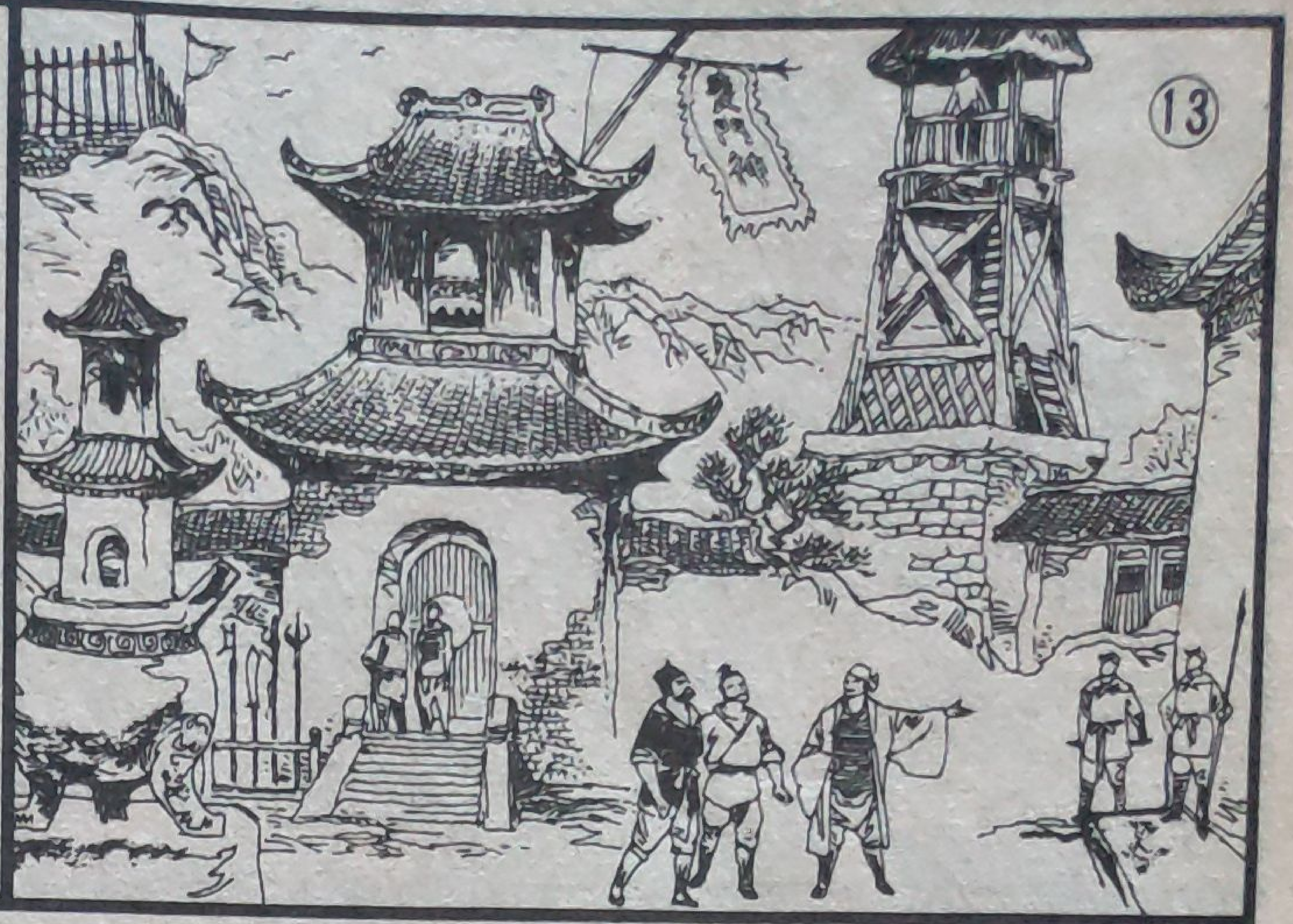
10　李逵在路上碰見一個大漢。這大漢因見李逵長得相貌出奇，就上上下下地打量他。李逵被看得火起，和那大漢打了起來。那大漢拳脚熟練，李逵連被摔了兩跤。



11　李逵爬起來要走，却被那大漢叫住。二人互通了姓名，就結成了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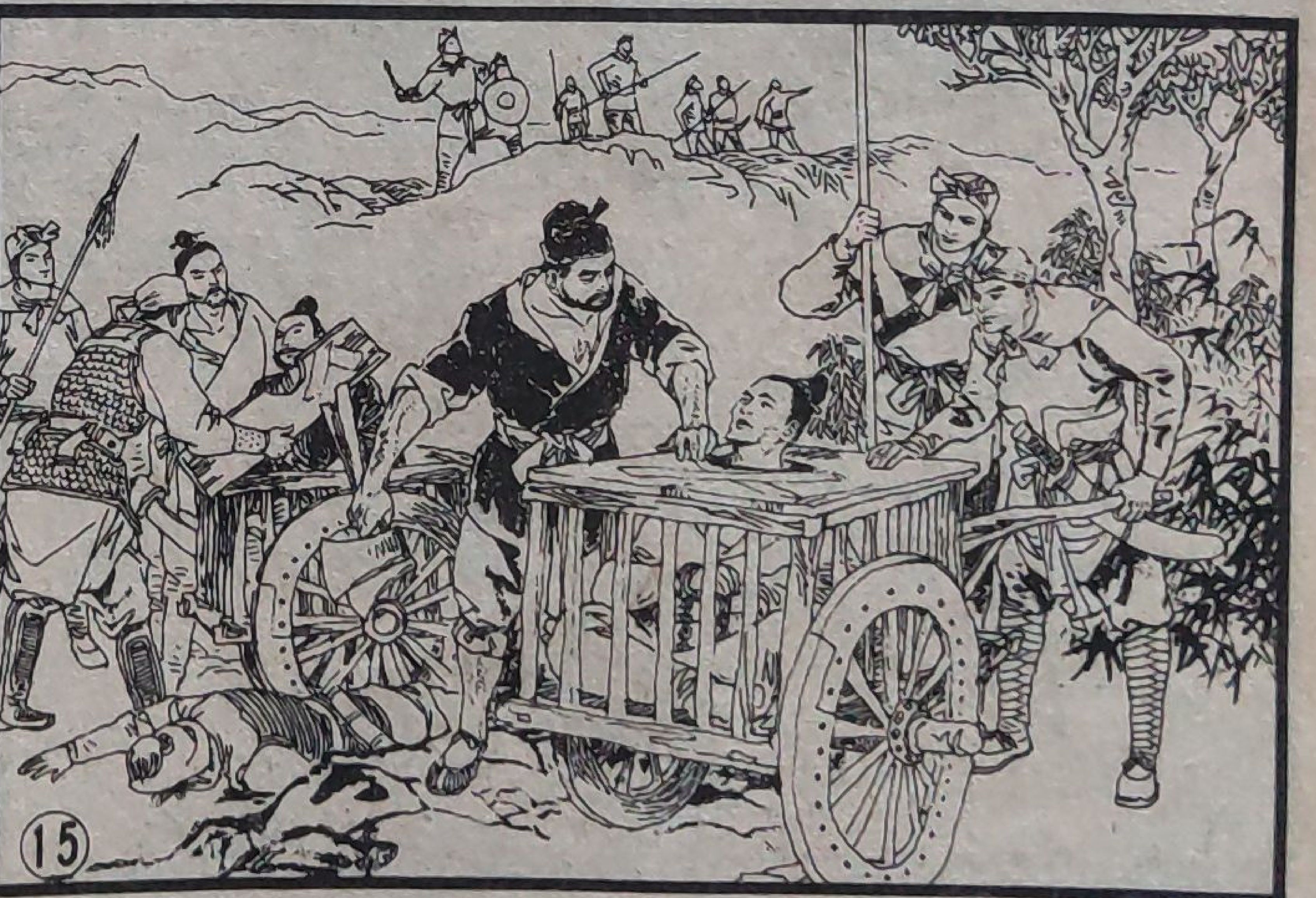
12　焦挺原來打算投奔枯樹山喪門神鮑旭那裡去入伙，如今遇到李逵，就決定投奔梁山；並且約李逵聯合鮑旭，攻打凌州，然後帶領枯樹山人馬，一同上梁山。



13　李逵久聞喪門神鮑旭也是一位英雄，便和焦挺來到枯樹山。鮑旭見了他們十分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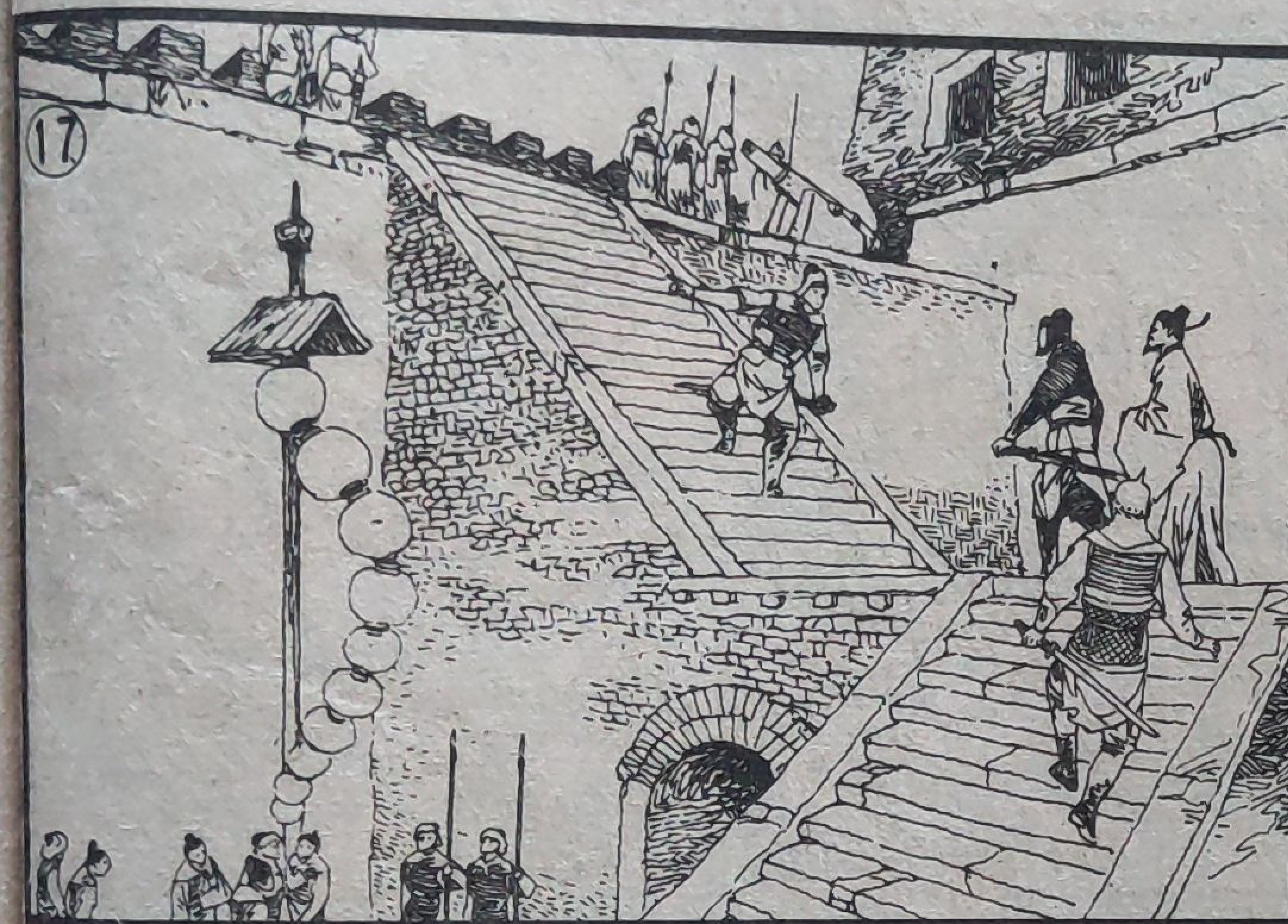
14　李逵、焦挺、鮑旭正在商議如何進兵攻打凌州，忽接哨兵報告，有三百多個官兵，押着兩個犯人，從山下經過。



15　三人趕下山去，殺散官兵，打開囚車，發現裡面押着的是宣贊和郝思文。原來他二人在和單廷珪、魏定國交戰時，誤中誘敵之計，因而被擒。凌州太守把二人解到東京去請功，路過此處。



16　鮑旭邀宣贊和郝思文到寨內，殺牛置酒款待。幾個人商量，等凌州軍馬出南門和梁山軍馬交戰時，從北門殺入凌州相助。



17　却說逃回的官兵，將宣、郝二人被劫之事，報告凌州太守。單廷珪、魏定國聽了大怒。正在這時，又聽見關勝在城外挑戰。



18　單廷珪出馬，和關勝對仗。兩人鬥了不到五十回合，關勝勒轉馬頭，慌忙便走。



19　單廷珪追趕關勝。關勝把單廷珪引到離城十餘里的荒山上，單廷珪挺槍，直取關勝後心。說時遲，那時快，關勝拖起刀背，使勁一拍，大喝一聲，單廷珪立刻落下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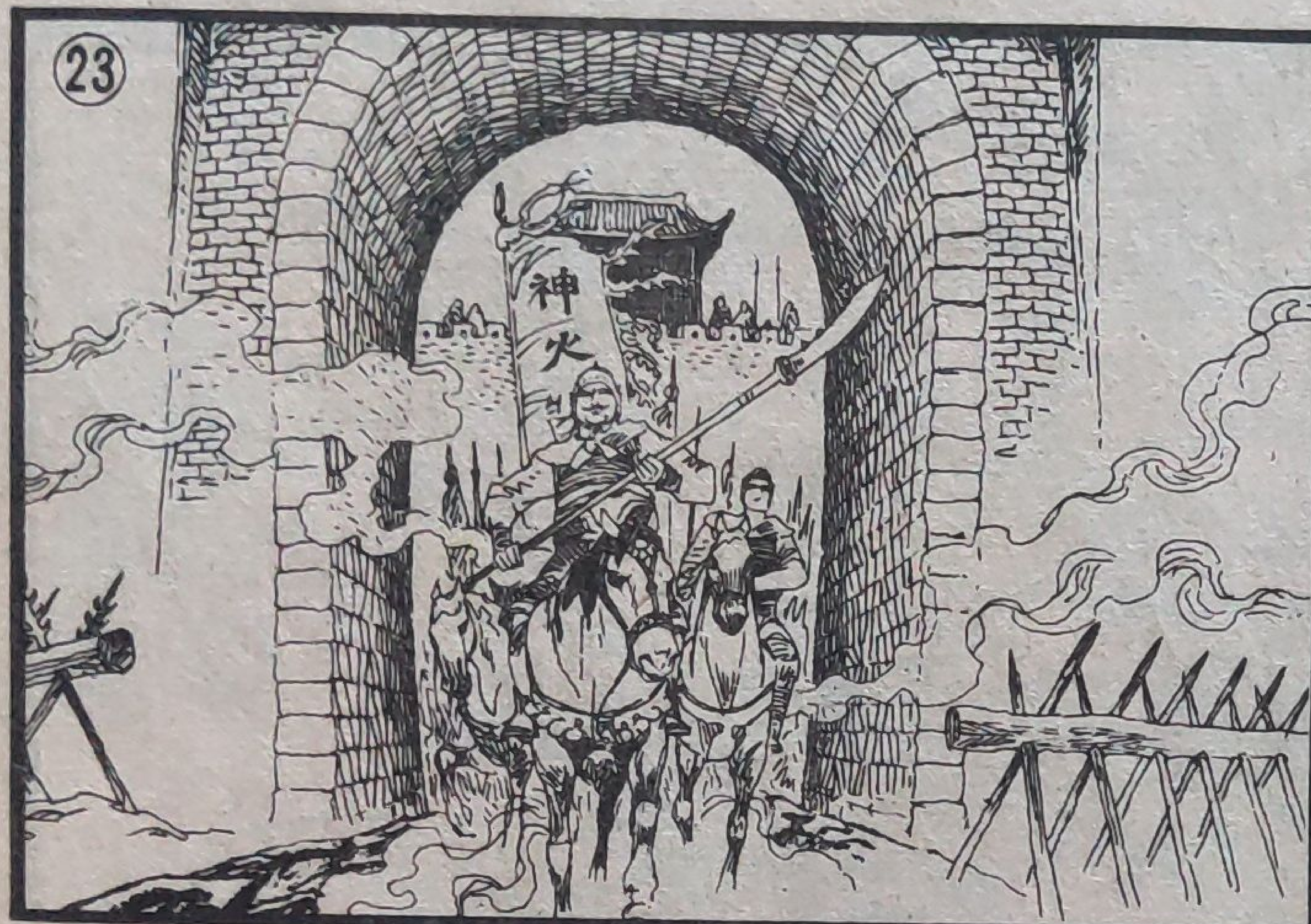
20　關勝下馬把單廷珪扶起，說聲：“將軍恕罪。”單廷珪惶恐施禮。關勝便對他講述梁山泊“替天行道”的道理。



21　單廷珪被關勝說服了，願意投降。



22　關勝和單廷珪兩騎馬，並頭來到陣前。林冲見了，便問其故。關勝不說輸贏，只說彼此在山僻之處，談起舊日交情，招請單廷珪歸降。林冲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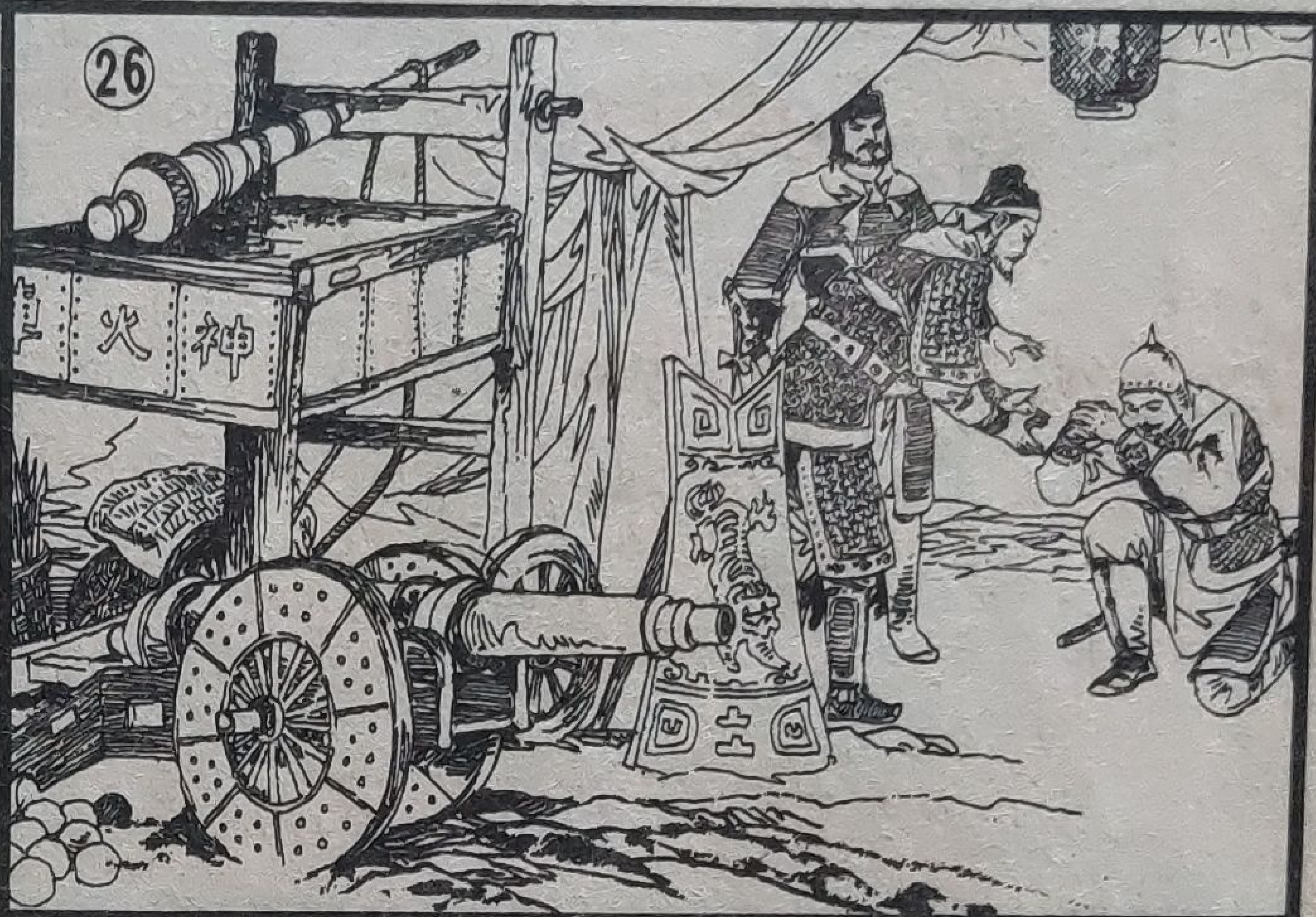
23　魏定國聽說單廷珪投降了梁山，頓時大怒，次日領起兵馬，出城交戰。



24　單廷珪和關勝、林冲出馬迎敵。雙方正打得激烈，忽然淩州城裡，起了大火。魏定國的人馬頓時大亂。



25　原來是李逵和焦挺、鮑旭帶領枯樹山人馬，從北門殺入城中，放起火來。魏定國敗下陣去，不敢進城，只好逃到附近中陵縣暫時駐紮。



26　關勝和林冲引軍追至中陵縣，把城圍住，魏定國閉門不出。單廷珪進城到魏定國營裡，勸說他投降。隨後關勝也親自去相勸。魏定國此時沒有退路，只好答應歸降。



27　關勝、林冲和李逵等收兵回梁山。單廷珪、魏定國的軍馬一千多人，枯樹山鮑旭部下五七百人，都隨隊上山。



28　半路上遇着戴宗。他是宋江派來探聽消息、並且尋覓李逵的。



29　關勝率領軍馬，回到金沙灘邊，正在渡河上山，忽見金毛犬段景住氣急敗壞地從遠處跑來。林冲迎住，就問何事。



30　原來段景住和楊林、石勇在北邊地方買了二百多匹好馬。回來時經過青州，被曾頭市一伙強人——爲首的喚做險道神郁保四，將馬奪去，趕到曾頭市去了。



31　却說宋江見進攻凌州獲勝，山寨添了許多人馬，正在歡喜，忽然聽到曾頭市郁保四奪馬的事，想起晁蓋被箭射的前仇未報，又添新仇，不禁怒氣填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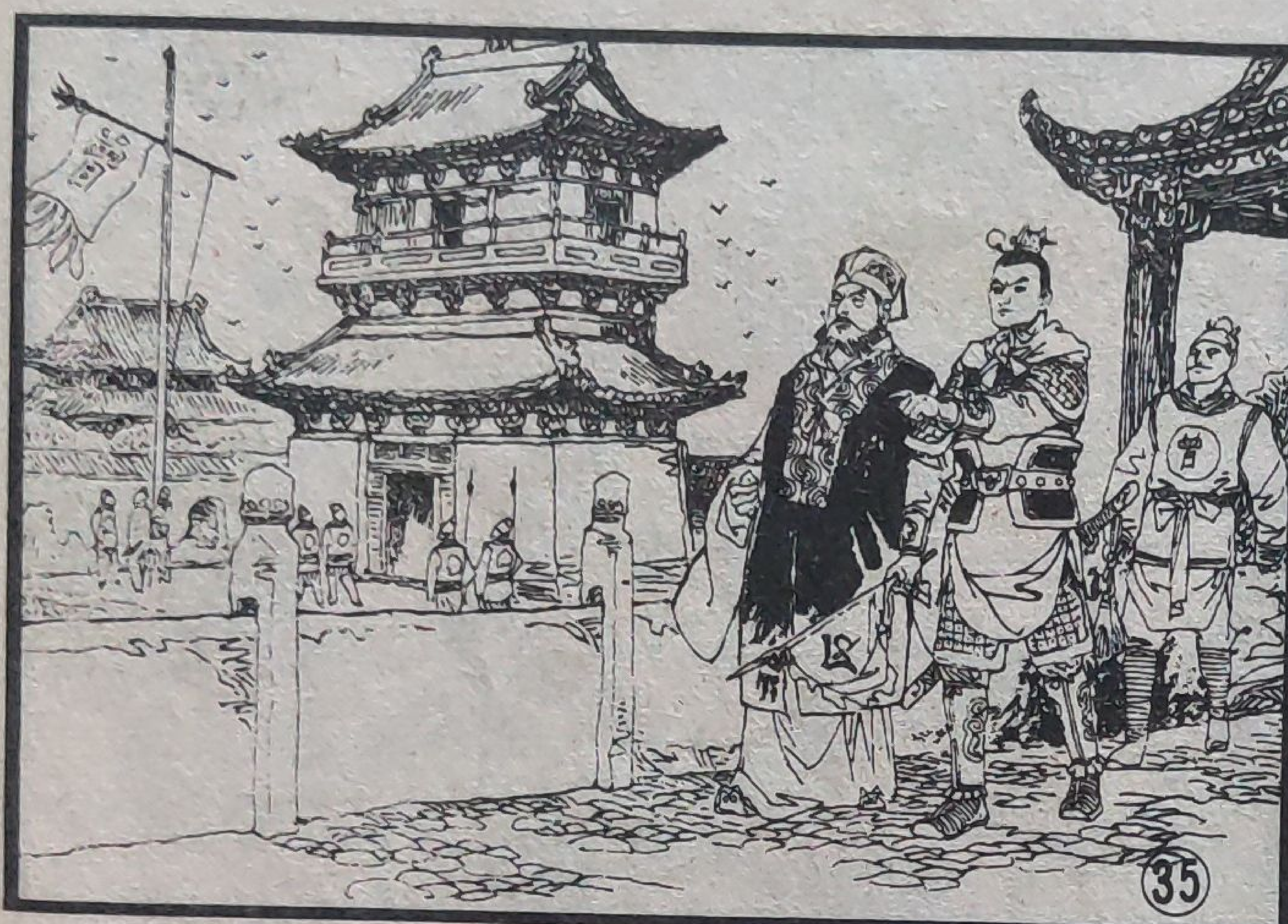
32　宋江決定：進攻曾頭市，爲晁蓋報仇，並奪回被搶去的馬匹。當時先派時遷、戴宗，秘密去到曾頭市探明情況。



33　不到幾天，戴宗和時遷回到梁山。他們把曾頭市的情況，完全打聽清楚了。



34　曾頭市村口，紮下大寨，有二千多人把守，由教師史文恭主持。



35　又在法華寺做中軍帳，由曾長官曾弄和他第五個兒子曾升，率領軍隊，駐在那裡。



36　郁保四搶去的那些馬匹，也都餵養在法華寺裡。



37　另外，還紮了北、南、西、東四座寨，分別由曾長官的長子曾涂、二子曾密、三子曾索、四子曾魁率部駐紮。副教師蘇定，駐在北寨，因爲那裡是曾頭市的後門。



38　聽了戴宗、時遷的報告，吳用就和宋江商議，將人馬分做五隊，去打曾頭市那五個寨子。盧俊義當即請求領兵前往。



39　宋江想趁此機會讓盧俊義建功，如能捉住史文恭，就按晁蓋遺言，教他做梁山寨主。吳用不同意，只命盧俊義率領五百步軍，在平川小路埋伏，聽候中軍炮响，前來接應。



40　宋江、吳用、公孫勝率領五千人馬攻打總寨；秦明、花榮、魯智深、武松、楊志、史進、朱同、雷橫，各領三千人馬，攻打南、東、北、西四個寨子。李逵、樊瑞率領五千人馬爲合後。



41　梁山軍隊來攻的消息傳到曾頭市，曾長官約史文恭、蘇定到中軍帳裡，商議如何迎敵。



42　史文恭獻計：在村裡各處，挖掘陷坑，到時候引誘梁山人馬，前來打寨，然後四面包抄，把梁山人馬趕進陷坑內。



43　陷坑挖掘好後，史文恭調派一些人馬，埋伏在陷坑附近。



44　爲了引誘梁山人馬，史文恭派一軍士，白衣青帽，騎着一匹馬，故意在村口轉來轉去。那匹馬經過一番打扮：頸下掛着一串銅鈴，尾上拴着一根野鷄毛。



45　梁山前隊人馬，看見這個騎馬的人，就要上前去捉，却被吳用止住。原來吳用早派時遷探聽到曾頭市挖掘陷坑的事。



46　梁山人馬，包圍了曾頭市。一連三天，曾頭市却不出兵交戰。吳用又派時遷再次溜進曾頭市，把那些有陷坑的地方，都做了記號。



47　吳用得到時遷回報，教前隊步軍，分做兩隊，每人各帶一把鋤頭。同時傳令各寨將領，準備進攻。



48　又準備了一百多輛糧車，裝上蘆葦乾柴，暗暗藏在中軍。

（待續）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藏龍臥虎

燒蛇窩遺害子孫　尋怪獸得遇龍穴

「賴先生！等一等！」發聲之人，竟是南雄鎮中曾爲改建南雄格局出力的少年李二牛，他跑得滿頭大汗，身上背了個包袱，一面放聲大喊。

賴布衣暗奇，這憨小子跑來作甚？便停下脚步。李二牛氣呼呼的跑到身前，一頭撲在地上，叩着頭說：「賴先生！小子願跟你跑遍天下，請先生答允！」賴布衣大奇，忙問：「你隨我並無好處，跑來作甚？」

李二牛也是福至心靈，這時朗朗答道：「小子并無他念，但願終身侍候大師！」

賴布衣見二牛意懇，便道：「你隨我去，餐風露宿，可吃得起苦麼？」

李二牛道：「小子自幼父母雙亡，孑然一身，再無牽掛，但得跟隨賴先生，便遂平生之願，此去再苦，我亦不懼！」說罷連連叩頭。

賴布衣感動，忙雙手扶起道：「起來！起來！我帶你去便是。」

李二牛一聽，翻身跳起，高高興興的接過賴布衣的隨身包袱，一老一少而去。

賴布衣二人離開南雄鎮，往南再走二三十里，只見滿目黃土，山林聳疊，其中一座，東西綿延數百里，氣勢雄峻。向山下人家一打聽，原來這正是粵川著名山脈大庾嶺。

賴布衣曾聽先祖秘述：楚粵之地，龍氣郁郁，以五嶺爲最盛，其時雖郁結而不舒，但日後潛龍入海，氣勢之旺，實非其他支脈可比擬。賴布衣乍聽面前山脈即是大庾嶺，心頭不禁狂喜，其喜悅猶如嗜畫之人，久未動筆，如今乍見奇景一般的狂熱。因賴布衣胸中所學淵博，一聽大庾嶺，便知是五嶺自北南來，乍沉再一聳而起的山脈，因此有「欲識粵川風水眞面目，非上梅關大庾嶺不可」之謂。

當晚，賴布衣取出一兩散銀，解下腰繫的玉葫蘆，着李二牛向村民買備乾糧酒水等食物。李二牛手脚勤快，不一會，便左一包右一壺的買齊備回來。這一晚，賴布衣與二牛就在大庾嶺下露宿。賴布衣思想着大庾嶺隱潛的山水龍脈，粵川的氣勢大運，不覺想得痴了，直到四更時份，方才矇朧入睡。

第二天一早，賴布衣便催李二牛上路。一老一少沿着崎嶇山路攀登而上，起初李二牛憑着年輕力壯，興緻勃勃的走在前頭，但走得半日，李二牛便氣喘吁吁，賴布衣却依然健步而上，半點不露疲態。

這下子李二牛可更爲歎服，心道，賴先生以風水名聞天下，確非倖至，單看他爲窮究風水命理之學，風餐露宿，不辭千辛萬苦之勁頭，就斷非常人能及，自己有幸跟隨這位尋龍大俠，但能學得一鱗半爪，亦足可受用終身。想念及此，便顧不得腰酸脚疼，咬咬牙，加快脚步。

大庾嶺高達三百多丈，賴布衣二人從早上直挨到中午，才上得山頂。李二牛暗鬆口氣，這一鬆氣，整副骨頭便幾乎散了，一屁股摔在山頂綿軟的草地上

，一個勁的喘粗氣。賴布衣亦氣喘吁吁，他見二牛這副模樣，却笑笑道：「二牛，你眼下方知跟我的苦處吧？」

李二牛一聽，連忙一骨碌爬起，道：「不累！不累……」嘴裏這麼說，起得太急，却又一跤摔在草地上。賴布衣見二牛這副憨樣，心頭又歎又喜，歎者二牛骨格平平，富貴無望；喜的却是他生性憨直，爲人專一忠厚，可望有小成，但僅此而已。日後，李二牛得了賴布衣風水學眞傳，但他終生坎坷，果然未有一日安樂茶飯，富貴更是無望，正應了賴布衣當日的揭示。

歇息片刻，賴布衣慢慢踱上大庾嶺頂峯，放眼凝望，一時間粵川山水氣運盡收眼底。粵川山脈起自東崑崙，亦即堪輿家所稱之南幹。自勒科爾烏蘭達希遜山東南透迤，山脈由貴州烏江、北盤江二水際間流經，向東伸展爲雲霧山、苗嶺，苗嶺東入廣西桂林北境，爲越城嶺，再向東伸展，行經廣西、廣東、湖南三省交界之處，在湖南起爲衡山，舊稱南嶽，南嶽沉而復起爲大庾嶺，故大庾嶺實爲粵川山脈主幹，亦是中華民族龍氣三大主幹之一南幹的潛龍聳立之處，此後，大庾嶺南走起爲之筆山，再起爲羅浮山，香港的大帽山等，均爲羅浮渡海再起的潛龍地脈。

賴布衣逐一細察，但覺山脈連綿不絕而來，既沉再起，沉而穩，起而昂，仿若一尾眞龍，搖首擺尾，穿山越水而來，當眞是龍氣郁郁，氣脈萬千。賴布衣不禁撫掌歎道：「好地！好地！他日這粵川一域，必富甲九州矣！」

李二牛在一旁奇道：「小子曾聽人道，中華龍脈三大幹，以中幹最尊。先生爲何却道粵川他日必富甲九州呢？」李二牛跟隨賴布衣這段時日，耳濡目染，亦懂得一些風水堪輿的皮毛了。

賴布衣見二牛能融滙貫通，不恥下問，心下甚喜，便詳細解說道：「你有所不知，綜觀三大幹，雖前人斷定中幹最尊，但依吾之見，三幹之中，以南幹最長，行經水際亦最豐，所謂山體爲氣，水源爲財，如今南幹水龍交滙，因此粵川一帶，他日必是最富庶之區，所謂氣運財運皆盛也。」說罷，口中吟道：「南下庾嶺試一觀，山水交滙似龍盤；他日粵川百萬地，只求富庶不求官。」賴布衣在大庾嶺感吟這首粵川風水鈐記時，這一區域依然被世人視爲蠻荒之地，但數百年後粵川沿海各地，却一舉而爲最富最旺之地，風水堪輿玄妙之處，由此亦可見一斑。這首風水鈐記，後來由李二牛傳於世上，時至今日，在南雄、韶關、新會一帶，依然爲人傳頌。

賴布衣爲細察粵川風水龍脈，在大庾嶺逗留了七日七夜，直至所携乾糧食水將盡，無可奈何，才與李二牛下山。這一次上大庾嶺，賴布衣得以遍察粵川山水龍脈主幹，此後，他爲更往深一步遍察各處大小龍脈，更心萌南下清遠、四會、花縣、廣州、東莞、增城、寶安、大帽山等地之念。但這是賴布衣此時心下的盤算，他也沒對李二牛細說。

二人跌跌撞撞的下得山來，所謂上山容易下山難，上山之時，雖然辛苦，但其意一心向上，義無反顧，倒也沒甚其他雜念；但下山之時，心急下去，偶一大意，便向下滑跌，很是危險。賴布衣久經風霜，自然深明其中道理，倒也不覺什麼，但李二牛可就慘矣，雖賴布衣數次提點，但偶一大意，便是一跌，到下得山脚，李二牛少說也跌了十跤八次，氣得李二牛直嚷道：「這怪山眞是老的不吃，專揀少的欺負！」

賴布衣笑道：「你這是跌九不跌八，因九九才能歸眞哩！」

這時天已轉黑，山脚之地，說黑便黑，太陽剛沉下山背，眨眼之間，便已伸手不見五指。却幸好前面幾十丈遠處有螢火般燈光閃動，於是兩人朝那燈火處走去。

* * *

賴布衣、李二牛二人又餓又渴，挨到有燈光之處，見是一間一偏一正的草房。李二牛伸手敲了敲屋門，隔了半晌無人答應，又敲了三下。

忽聽裏面有人發聲道：「是人是鬼？是鬼就別來作祟！」語音打顫，顯是心中驚恐。

賴布衣暗笑道：「這屋裏人古怪，怎的剛聽敲門聲便人呀鬼的，驚恐如此？」心中暗奇，便高聲道：「老丈請了！在下因貪趕路，誤了宿處，可否借宿一夜，當奉薄酬。」

一會，只聽格格聲響，木門徐徐打開，後面現出一個人影，其時月夜漆黑，這人身子背着光，瞧不清他的面容，但見他青衣素帽，似是農夫打扮。

賴布衣拱手道：「老丈，請行個方便。」說罷遞過二錢散銀，老丈不接，却愁眉苦臉的道：「好說！好說！老朽心神欠佳，怠慢休怪，這便請進，請……」

賴布衣、李二牛隨他入屋，只見廳中擺了一副棺木，棺木之上點了一盞油燈，忽閃閃的，滿室瀰漫陰森恐怖。再一細看開門的老者，只見他披麻掛孝，并非戴了帽，方才倒是瞧差了，賴布衣一驚，忙問道：「尊翁莫非仙逝了麼？」

這人五十上下年紀，愁眉苦臉的答道：「正是先父，死去已有三日矣。」說罷叫出老伴，說替客人預備晚飯床鋪等物。老伴面有難色，這人便道：「你我出廳，把裏邊房讓給客人便了。」賴布衣忙搖手道：「不必！不必！但能在廳間安坐一夜，便感盛情矣，豈敢勞動尊夫人讓出房間？」

婦人捧出一盤白飯，兩碟小菜，是辣椒炒肉絲。李二牛一見，忙接了過來，先給賴布衣滿滿的盛了一碗，自己便大嚼起來，他着實也餓得慌了。

賴布衣感主人相待之意，便有相幫之念，他問道：「老丈高姓大名？先翁可選擇了墓穴下葬麼？」

老丈却答道：「老朽賤姓方，與先父及內子三十年前便居於此，先父三日前患重病而亡，在下已自選了墓穴，待七日停柩期滿便下葬矣！」

李二牛一聽，忍不住嚷道：「方老丈，錯了！錯了！你何必自擇墓穴？眼前便有賴……」

賴布衣不敢輕露行藏，聞聲連忙截斷二牛的話，道：「有賴方兄盛意款待，小弟這裏謝過了！但不知方兄自選之墓地座落何處，明日領小弟試一觀之如何？」

方老丈道：「山野之人，也不懂什麼風水，反正人已死，入土爲安便是，生死有命，窮富在天，在下亦不敢去强求。先生如有此雅興，明日領你前去便了。」

三人談談說說，不覺已是五更時份。賴布衣坐在椅上，閤眼假憩片刻，天便放亮。方老丈着老伴煮了幾碗稀粥，權充早點。賴布衣生性恬淡，對飲食素不多求，也就罷了；李二牛可苦了，只喝這碗稀粥，如何塡得飽肚皮？嘴裏不說，心裏可咕咕嚕嚕的不是味道。賴布衣明白二牛心意，但只作不知，須知山野村民，早飯能有碗粥吃，已是上好日子，那能再多强求？

方老丈把賴布衣等二人帶出草屋，直向他爲父自選的墓穴走去。

方老丈爲其父選之墓穴，位於草屋後三里處，這兒四面有土堆聳起，中陷而成一穴，方老丈順其勢在穴中加深，便自成墓穴，却也省了許多工夫。「喲！此處便是墓穴矣！」方老丈指着低陷之處道。

賴布衣剛走近這處穴地，便猛然打了個寒顫，心頭惴惴不安，再細察週遭地勢，眉頭擰得更緊，心道：「此處陰濕低陷，山川毒氣所聚，在此地葬之，必招百毒之禍。這老丈愚昧，竟選正這敗絕之地爲穴！」

「先生，且看這墓穴如何？」方老丈略帶得意的說道：「此地天然低陷，在下只須在低陷之處加多幾鋤，便成一穴，下葬先父，可省却許多工夫！」言下甚爲自得。

賴布衣沉吟不語，半晌方道：「此穴是方兄自選的麼？」

方老兒道：「亦不全是，在下有一遠房叔父，乃此處專門替鄉人擇墓相宅的先生，他亦察查過此穴，謂前有大庾嶺龍氣庇蔭，此穴可得龍脈之佑。」

「原來如此！此該死先生害人不淺矣！」賴布衣心內驚叫，也着實不忍坐見方家因此慘遭橫禍，便婉轉啓導說：「察墳相宅者，最忌一知半解，一旦導人輕信，輕則誤人子弟，重者可招大禍，方兄尚請愼爲處之才是。」

方老丈原料賴布衣必有幾句讚語，豈料却說出這話，言下竟有輕視之意，心中不禁惱怒，暗咬牙道：「你這小子懂個屁！我叔父相穴之術遠近聞名，你竟說招奇禍之言，當眞該死之極！」心裏罵着，却沒道出，只一言不發怒容滿面的轉身就走。

賴布衣欲再相勸，這老丈却氣衝衝的走得遠了。賴布衣心性仁厚，雖遭此冷落委曲，却沒發作，而且他也着實不忍眼見方家日後慘遭奇禍，便與二牛跟隨方老丈返草屋，打算伺機再勸他幾句，也盡了自己的一番心意。方老丈見賴布衣話不投機，便很少與他答話，賴布衣說話稍多，他便不耐，恨恨的咬牙嚷道：「生死由我，關你何事？」賴布衣再好性子，亦被他氣得語塞。

這一晚，大約是三更時份，方老丈熟睡中，忽聽屋外一陣怪風響，隨即聞到一陣腥臭之味，隨而忽見一身穿朱衣的漢子，在門縫中飄然而進。

朱衣人輕飄飄行近方老丈床前，向他俯身一揖，隨後跪在床前，突然發聲道：「聞尊翁欲藏之穴，吾九族居此，至今數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望公稍緩七日，吾當遷而避之，願公以仁恕爲懷，允吾所請。」說罷連連叩頭。

方老丈恨其不請自進，便發惡聲道：「先父停柩七日，便要下葬，現今已是第五天，如何再等得七天之久？這穴地乃我先得，關你何事？竟說世代九族居此，好不荒謬！斷無此理！」

朱衣人再拜道：「世事變幻莫測，天生萬物者萬物自相繁衍，又豈限公之一人哉？但求公俯允所請，在下必有圖報！」

方老丈見朱衣人三番數次相求，心道：「自己所選墓穴果然大有來頭！不然，爲何此人如此相求？」他這一動念，便更增加速下葬之意，於是斷言拒絕道：「我意已決，決無展期下葬之理！你快走！不然我將以鋤頭相向矣！」

朱衣人見苦求不果，遂慘然道：「吾亦自知劫數難逃，不避艱險前來相求，實一盡人事而已。但先生竟連數日之期亦拒人於千里，亦太狠心矣！累吾九族滅於一旦，他日必有所報，汝滅人九族，人亦必滅你九族，因果循環，只怕你也劫數難逃……」說罷忽化一陣腥風而去。

方老丈嚇得大叫一聲，醒來原來是南柯一夢。但夢中朱衣人所言，竟是歷歷在耳。

方老丈這一聲驚呼，把賴布衣亦驚動了。他走近來，問道：「方兄，何事如此驚恐？」方老丈驚魂未定，顫聲把夢中所見一一向賴布衣說了，賴布衣聽罷，低首默算一回，突然大聲叫道：「此事不好！」

方老丈更驚，忙問：「何事不好？」

賴布衣道：「方兄適才所說朱衣人托夢之事，恐非吉兆。朱者，赤也，日後當血光之災；況日間所見先生自選之穴，陰煞重重，淋頭割脚，運勢無情，百毒相侵，若下葬此穴，恐日後遺禍無窮。」

方老丈沉吟不語，心內嘀咕。他因驚朱衣人來得奇特恐怖，尙自心驚，故對賴布衣所言朱者當有血光之災，尙有幾分相信，但賴布衣說起墳穴之事，便犯了方老丈的疑忌，心道：「爲何自己選了此穴，夢中朱衣人要來相爭，這偶然邂逅的外鄉人亦三番數次欲加阻攔？所謂物以稀爲貴，如是尋常之穴，想必沒這諸多事故，此穴定是百年難求之寶穴，方有如此之爭，正所謂龍穴惹人神之忌，正是這因由也！」想念及此，這方老丈「哼！」了一聲，再也不答理賴布衣，只是在心裏盤算，如何盡速下葬亡父，佔得此穴。

各位，這方老丈大概也是鬼迷心竅

，偏把面前咫尺間的這位堪輿學不世奇材尋龍大俠賴布衣視同草芥，甚至連賴布衣不計怠慢，數次三番好言相勸的厚意亦視作忌恨，死心塌地堅信自家所選乃天下奇穴，因此，便給自己的子孫招來瀰天大禍。

＊　＊　＊

第二天一早，這方老丈便起個絕早，一個人扛了鋤頭悄悄的出門而去。李二牛碰巧起床小解，見狀心奇，便暗在其後跟踪尾隨。

不消一會工夫，方老丈便已來到他選的那塊穴地，把鋤頭一掄，便飛快的朝穴地深挖猛鋤。二牛尾隨至此，暗暗藏身在一棵巨樹後面，暗道：「賴先生說這墓穴是大凶之穴，這老兒偏不信，看他這副鬥氣模樣，只想冉勸也是徒然。但不知日後可有甚大禍……」李二牛性情憨直、執着，不瞧個究竟，便十條牛也休想他半途而返。

方老丈掘了一會，看地裏已被他挖開三尺有餘，但竟然毫無動靜，李二牛正感奇怪，就在此時，在地穴中忽爾冒出一團黑氣，其味撲鼻腥臭，越來越濃，一瞬間，竟把方圓三四尺地方遮得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

方老丈嚇了一跳，揹着鋤頭跳了起來，指着冒出黑氣的孔隙惡狠狠的戟指咒罵道：「來啦！來啦！我不怕你，要我讓出此穴，萬萬不能！」說罷，猛一掄鋤，向冒着黑氣之處狠狠的砸了下去。

另一邊，隱在樹後的李二牛眼見地穴之中驟然冒出黑氣，其味腥臭聞之欲嘔，亦自嚇了一跳，心道：「這穴果眞有點邪門！這老兒如此固執，恐怕凶多吉少！」

豈料二牛這般思想之際，這方老丈那一猛鋤却就砸了下去。說也奇怪，經這猛地一鋤，那黑氣却就越冒越細，越來越淡，後來竟豁然而散！

方老丈得意的朝地上吐一口唾沫，罵道：「來啦！來啦！看你硬，還是我狠！」一面吐口水，一面又猛掘一鋤。這一鋤猛掘下去，突然，穴中泥土緩緩散開，現出下面一穴，闊有丈餘，裏面竟有不知其數的赤色紅蛇，在小紅蛇中間，盤了一條長約丈許的巨赤蛇，昂起赤紅色碗口大小的蛇頭，伸出信舌，一翻一捲的伸縮不定，慘綠色的眼珠直直的瞪着方老丈……這不見猶自可，一見之下，方老丈竟嚇得慘叫一聲，抛下鋤頭，轉身就跑！

李二牛見了方老丈失魂落魄的跑走，心知有異，便大着胆子在樹後悄悄的摸了出來，瞧穴中望了一眼。這一望之下，李二牛亦嚇得手軟脚軟，連滾帶爬的退出十幾丈外，喘息一會，李二牛驚魂稍定，才急忙逃走了。

李二牛返到方老丈草屋，把此事向賴布衣細細的說了。

賴布衣聽罷，略一沉吟，便連連歎氣，道：「吾早知赤者禍也，這方老哥不聽吾勸，頑固而行，果招奇禍！」說罷嗟歎不已。

李二牛奇道：「賴先生！這方老兒既掘穴發現此等凶怪之兆，自會心生警覺，不會一意孤行，先生爲何却說他招奇禍？」

賴布衣苦笑道：「是福躲不過，是禍亦難逃，此是天數使然，亦是自身一念之差所招致。吾觀方老哥戾氣正盛，必不肯就此罷手！你再去看看，便知端詳矣！」李二牛半信半疑，便重跑回去，心道：「賴先生這回或許看差了眼也！」他一路急跑，離那怪穴尚有二三十丈遠，便見那兒火光熊熊，燒得正旺！李二牛心道：「這是怎的了？」連忙加快脚步。

李二牛一溜煙跑近前，一望之下，登時驚得目瞪口呆！但見地穴之中，火光熊熊，濃煙滾滾，浸了火油的松木乾柴，扔得滿穴皆是，一經火頭觸及，便「劈劈啪啪」的狂燒起來；在穴中的成千上萬條赤蛇，均被熊熊烈火包圍，奇怪的是，這些大大小小的赤蛇，在烈火中全部縮作一團，一任烈火焚軀，竟無一條走避！

原來這方老丈自發現穴中藏滿赤蛇，初是嚇得轉身就逃，但跑得一段路，心念忽轉，暗道：「眼看此穴將成，偏有這許多怪異之事，好不令人氣惱！」想及此，咬牙發狠，恨恨的嚷道：「赤蛇在穴，就怕了你麼！我要你斷孫絕根！」說着，他折轉了方向，不回家了，却跑入松林，砍了一大捆乾松枝，隨後又匆匆返家，取了一罐火油，澆在松枝上，跑回穴地，把澆了火油的乾松枝紛紛抛在穴中，在上面劃了火，咬着牙扔了下去！然後轉身而去。

乾松枝本就是易燃物，再加上火油澆燃，一經火種觸及，便熊熊燃燒起來。這時，在熊熊烈火中，那條近丈長的巨赤蛇并不走避，忽昂起碗口大小的赤頭，仰天吱吱的慘叫三聲，隨後即捲縮成團了，穴中近千條赤蛇，亦紛紛隨着縮捲成團，一任烈火焚軀，竟無一條走避！但見火光熊熊，濃煙滾滾，一時腥臭之味撲鼻，令人爲之側目！

李二牛在一旁嗟歎，暗道：「這方老兒果不出賴先生所料，戾氣正盛，竟幹出這等殘虐之事！」

這方老丈當日發狠燒了萬千條赤蛇，第二天一早，果然不顧一切的把亡父下葬此穴。

說也奇怪，自下葬之後，墳前石碑忽然閃閃發亮。方老丈遂狂喜，暗道：「看此佳兆，此穴果然非同小可！那混帳外鄉風水先生竟勸我勿用此穴，當眞混蛋，這不塞啞他的嘴巴麼！」

李二牛把此事暗告賴先生，道：「那墓碑發亮之兆，當眞怪極，莫非那方老兒誤走誤着，他這步棋子竟是對了麼？」

賴布衣笑笑，道：「千蛇陪葬，墓碑那得不亮？但此是螢磷之光，豈能長久？況鬼磷之火，一旦而起，必招邪毒，日後慘禍無窮了。這方老哥不聽吾勸，一意孤行，雖是冥冥之中定數，亦是咎由自取的因果！」說罷，吩咐李二牛執拾行李，離方家而去。

話說賴布衣點出方家之穴日後必招奇禍之日，正是歷史上南宋中葉時期。歲月如流水，匆匆而過。時間一長，大庾嶺下方家火燒赤蛇穴下葬之事，便漸

漸為人淡忘。這方老兒在幾年後，也年老患病去世。臨死時，他把兒子方克勤招到床前，豎起一指，伸向右面，遙指那塊祖宗墓穴，喘着氣說：「孩兒！汝祖下葬之穴，想日後必有點好處，汝但凡有後，須悉心栽培，方不負吾望！切記！切記！」言畢而逝，右手指依然高高舉起，遙指那處墓穴。

方克勤把其父與祖合葬於那座墓穴。說也奇怪，這方老兒下葬之日，諸事方迄，忽墓中有煙一道，直指方家，當晚，方克勤的老婆就懷了孩子。

十個月後，生下一兒，取名方孝孺。方孝孺長相奇特，舌頭很長，能自口中伸入鼻中，且記性奇佳，三歲便能博記千字。

方孝孺僅四歲，其母一病不起。方克勤以秀才考取功名，在濟寧當知府，墾田興學，頗得民心。後來被屬下官吏誣控貪贓受賄，被貶到江浦作苦役，不久被殺，時年方孝孺年僅十九歲。

方孝孺葬了父親後，到浦江找老師宋濂，在宋濂指導下重新苦讀四年，文才橫溢，其名噪於一時，後來，他被蜀王朱椿請去成都，當世子朱棣的老師。世子即位，召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不久昇他為文學博士，專門負責起草詔書、誥文、檄文。

後來，朱棣起兵造反入京，逼方孝孺起草登皇帝位的詔書。當時方孝孺正猶豫間，舌頭忽不受控制，捲上鼻間，如蛇信舌似的捲了幾捲。朱棣大怒，認為方孝孺當眾侮辱他，怒極喝罵道：「我要滅你九族！」

其時方孝孺大驚，正想出言伸辯，舌頭却又失制，伸上鼻間，如蛇信般的捲了數捲。朱棣更怒，戟指痛罵，恨道：「滅你九族不足洩朕之氣，朕要滅你十族！」

三天後，方孝孺九族加學生一族共十族被斬，數百人暴屍三日三夜無人收殮，朱棣令人架起柴薪，盡數火焚。一時間火光熊熊，濃煙滾滾，腥臭之味十里之外可聞，三日三夜而不散！其狀比當日方老兒焚燒赤蛇更為慘酷。

當時，賴布衣已仙遊。李二牛之子亦已年過七十，此事情聽其父二牛提及，因承受了賴布衣堪輿學眞傳，故亦為當時堪輿大家，聞方孝孺被滅十族再加焚屍之事，恍然大悟，歎道：「是禍是福，咎由自取，冤冤相報，報應不爽。雖其害物之報，實亦山川毒氣所種，故孕育多蛇，如此凶穴，從而葬之，安得不召奇禍？賴祖師所預卜因果，可謂應驗無誤，果是神機能測也！」說罷長歎不息。

方孝孺十族被誅，皆因方老兒錯選陰煞之穴，又不顧警兆，火燒赤蛇，遂給子孫召來彌天慘禍，十族連誅。當日朱衣人所稱「今日滅吾九族，他日定當相報」之言果然應驗，因此，有當地人說起這宗慘劇，說方孝孺乃巨赤蛇所化，故其舌能捲伸鼻中，被朱棣視為大辱，引致十族被誅，比當日方家滅蛇九族，方家被滅時還多了一族！

* * *

當日賴布衣與李二牛二人，離了大庾嶺下方家草屋，步行至馬市，在馬市乘船，沿湞水南下。

湞水乃粵川有名北江源頭，湞水則起自大庾嶺油山，中穿南雄嶺，經馬市、始興等宋時大鎮，再過瑤嶺，入韶關，以下一長段水程即為北江。

賴布衣、李二牛二人，在馬市用五兩銀子僱了一葉輕舟，沿湞水南下北江。當時五兩銀已是普通人家一月工資，賴布衣拿出五兩銀，船家甚喜，答應供兩餐伙食。這船老大複姓司馬，單名一個福字，李二牛便稱他為福伯，賴布衣則稱他一聲司馬兄。這司馬福却只知僱船者姓賴，不知其名，便也稱一句賴先生。

司馬福是當地有名的老船工，行走湞水、北江一線已數十年之久，對沿途一切景物雜事，瞭如指掌，又健談，性情爽快，賴布衣有這船老大作伴，一路乘舟南下，指點山河名勝，倒也甚有情趣。

匆匆數日水路，小舟過了始興，前面便是瑤嶺地面，湞水中穿而過，兩岸崇山峻嶺，高達百十丈，湞水如線，蜿蜒穿行其中，其勢甚為險峻。

一晚，已是三更時份。賴布衣躺在船艙，正合眼養神，船老大福伯在後艙穩把船舵，輕舟飛行如箭，水聲淙淙不絕於耳。李二牛熬不得夜，早已在賴布衣身側入睡。兩岸漆黑，船篷之上，夜空寒星數點，隨船移動。

忽然，在岸邊一棵巨松之上，傳出一聲轟然的尖吼，其聲「啾啾呀呀」，尖而銳，乍然入耳，說不出的迷離恍惚。

李二牛一驚跳起，忙向後艙的福伯發聲問道：「福伯！此聲眞怪，不知是何物所發？」

司馬福側耳凝神聽了一會，才道：「此是黑豹所發吼聲，此豹六尺，周身全黑，僅在湞水沿岸方可見到。」

李二牛奇道：「為何沿途不見，偏在今晚出現？」

司馬福道：「此豹在晚間出現，原不足怪，因豹子性懶，日間貪睡，晚上才出來捕食獵物，且其性陰而沉，在密林中行走，亦會發出怪叫。但沿途船隻亦是甚少聽過此豹怪吼，每經此地我總聽聞牠發生怪吼，此事老夫亦甚感奇怪。」

賴布衣這時忽然問道：「司馬兄此事當眞？你沒聽錯麼？」

「確有其事！」司馬福答道：「老夫前後十次每經此地，均聽聞此種怪吼。」

「這就怪矣！」賴布衣奇道：「曾聽人道，山水相交，龍虎交滙之處，必有奇穴，如若奇穴有豹守護而鳴，則奇貴無比，乃千年難求之金龍窩穴，日後定必發出一代帝皇！此穴奪天地之造化，一般人神之忌恨，等閒人物亦無福消受。今日既有此等奇遇，倒要細看個究竟。」

司馬福奇道：「先生是風水先生麼？老夫聽說當今天下有一位不世堪輿奇才，姓賴名布衣，老夫每仰其人，只可惜緣慳一面，無福遇此奇人，先生既精於此術，想必見過此人矣？」說罷滿面希冀之色。

賴布衣不願洩露行藏，遂支吾以對道：「我亦未見過此人。不過，一人說形，萬人說影，司馬兄恐怕對此人是言過其實了！」

司馬福怒道：「賴先生名聞天下，豈有虛假？只那數月之前，他在南雄重佈鎮局，改建飛虹鳳凰橋一事，便已傳遍粵北山川，先生此說，未免有托大目空無物之嫌矣！」

賴布衣笑笑，含含糊糊的道：「賴某人平生有志於青烏堪輿之術，南雄鎮之事，不過適逢其會，有何值得捧場之處？在下恐怕盛名之下，難符其實！」

船老大司馬福更難明白賴布衣之意？他素仰賴布衣，便誤以為眼前這人托大輕視賴布衣，心下大怒，聞言之下，猛地把舵一扳，小船直朝岸邊衝去。

賴布衣慌道：「司馬兄這是怎的了？」

司馬福恨恨道：「老夫此船素有規矩，但言而投契者，船資不計，不合老夫脾胃，百金也難使動老夫！實對你說，有人曾出五百兩銀，要老夫陪其南遊北江，但言語不合，老夫便一口拒絕！你雖只出五兩資費，但你既報稱姓賴，老夫素仰賴先生其人，你既與他同姓，老夫這才答允，想來你也沾了賴先生之光，如今你這小子竟不識好歹，托大輕視賴先生，老夫其氣逆頂，原先好感一筆勾消，便不載客，這船一靠岸，你等便請上去，另請他人！」

這下子突生變化，把賴布衣弄得哭笑不得，一旁，却笑跌了個李二牛，他笑船老大司馬福，道：「不羞！不羞！還說仰慕先生，把賴先生得罪了，竟還呆子般發狠！」

司馬福更怒，恨道：「臭小子再敢胡說八道，看老夫把船弄翻，把你這臭小子淹個半死！」

這下子却輪到李二牛心中發毛，心道，如果真把船弄翻，我這隻旱鴨子豈非變了死鴨？於是便不敢再笑。賴布衣意料不着這船夫一把年紀竟還火性十足，眼下事情可有點僵了，便凝神瞧一眼司馬福，但覺此人顴骨高聳，方臉大耳，滿面正氣，斷定是位江湖義氣中人，便沉吟說道：「司馬兄為何如此維護賴某其人？」

司馬福氣稍舒，道：「老夫有一弟，家住南雄，年已半百，但膝下猶虛，老夫亦是孑然一身，光棍一條，眼看司馬家便再無子孫承宗，斷絕香燈，幸得賴先生在南雄大施神技，巧佈龍局，月前忽接吾弟報喜，說道弟婦已身懷六甲，看來承宗有望，你說老夫高不高興？該不該維護賴先生？」司馬福說罷，又狠狠的瞪了賴布衣之一眼。

賴布衣恍然大悟，當下便不再相瞞，正容說道：「司馬兄休怪，在下便是賴布衣，只因犯忌於朝中權貴，不敢洩露行藏，得罪之處，尚請原宥。」

司馬福一怔，半信半疑道：「先生此言當眞？」

賴布衣一掏衣袋，取出一件玉印，遞給司馬福，道：「此物乃皇上御賜，司馬兄一看便知矣。」

司馬福接過一看，只見玉印上面印了一行小字，曰：「欽賜風水大師賴太素公納。」司馬福知賴布衣原字太素，如今既見皇上欽賜玉章，那敢不信？馬上朝賴布衣一交拜倒在地道：「先生莫怪！老夫不識好歹！適才言語冒犯，該死！該死！先生澤及我家子孫承宗之德，小子代舍弟謝過！」

賴布衣連忙扶起，道：「司馬兄切勿行此大禮，在下受之有愧，倒是在下方才隱瞞之罪，尚請司馬兄勿怪！」

這下子又笑跌了個二牛，道：「你怪我，我怪你，不如彼此不怪，各打五十大板，扯平也吧！」

賴布衣、司馬福聞言相視一笑，心下釋然。這司馬福亦是一位民間奇人，他自幼飽讀書典，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諸子百家，飛禽走獸，皆精其秘，他尚有一種異能，能於山野之處，聽懂獸類語義，窺透花草樹木的靈異隱秘。賴布衣得遇此人，同遊粵川山水，亦可謂一大奇緣。

賴布衣與司馬福一番言語間，船兒却已靠岸。司馬福好生過意不去，道：「賴先生見諒，誤了行程，在下稍時定穩操船舵，盡快趕路便是。」說着，欲扳船舵，駛回江心。賴布衣忙搖手止住，道：「方才聽司馬兄說及，此山每有怪豹吼鳴，小弟知此山必有奇穴，不如便把船停靠此地，上山一探如何？」

司馬福一聽甚喜，道：「好極！好極！在下亦早有此念，只可惜不懂青烏之術，便碰面也不相識，今有賴兄至此，當令在下大開眼界矣！」說罷拋下鐵錨，把船定住，再架起橋板，一行三人便離船登上岸邊。

＊　＊　＊

說是岸邊，其實只是山邊，三人站於突出江邊的一塊巨石上，仰首上望，但見層岩如削，壁立千仞，其勢甚為險峻。待三人上得瑤嶺之時，已是五更時分。但見山影朦朧，殘月已隱，僅留些許餘光。這時，李二牛在前面忽失聲大叫道：「賴先生快來！眼前便有天大怪事也！」

賴布衣與司馬福聽見二牛大叫，連忙加快脚步飛奔而上。

到得二牛身邊，只見距他五丈之外，立着一隻怪獸，其形如猪，身高四尺，長約六尺，渾身青灰，拖着兩隻長長大耳，口中却伸出四支長牙，猶如象牙一般，拖在外面。

賴布衣大奇，悄聲道：「請教司馬兄，這怪獸滿嘴長牙，似猪非猪，似象非象，却喚什名？」

司馬福凝神想了一會，方答道：「小弟曾在一本古籍上見過記述，說國難將臨，生靈塗炭之時，便每有猪身青色怪物現世，其名曰『青殺』，不知是否此物？」話音剛落，此獸果然呼叫「青殺！青殺！」，鳴了幾聲，跳舞而去。

三人目睹此狀，均面面相覷，均信司馬福所言不虛。李二牛大怒道：「此怪物既然如此不祥，不如待我追上前去，打殺算啦……」說罷捧起石頭，便要拋擲。賴布衣忙搖手制止道：「二牛切勿妄

動！此物依吾所見，乃集天地戾氣而幻形，現身警世，其意良善，打之無益反害……」

賴布衣正說之時，突然半空掉下一小石塊，正正的打在頭上，雖不重亦隱隱作疼，不禁「哎喲！」的哼了一聲。李二牛一見，忙道：「賴先生你看，那邊有一羣黑鳥，都在山坡之上啄取石塊，方才落石打你的，就是此鳥，但不知是什鳥作弄人？」

賴布衣走前細看，只見其形似烏鴉，週身羽毛黑如墨，嘴却晶白如玉，兩足赤紅，頭上斑斑點點，有許多花紋，在那兒啄石，來往飛騰。李二牛奇道：「賴先生可知這鳥搬石塊有何用處？」

賴布衣道：「吾曾聽先祖提及，人生際遇，雖有定數，但亦看自己如何施爲，所謂立志堅，金石可穿，假若如精衛般堅貞不移，何愁命運之不達？不想今日果然得見此鳥！此是精衛鳥也，它搬動石塊，是欲塡平江海呢！」

李二牛傻笑道：「小小鳥兒，搬這些小石塊，却說要塡平江海，豈非痴人說夢？我看此鳥該叫瘋鳥！」

司馬福道：「二牛莫亂說！此鳥立志之堅，你我雖爲萬物之靈，亦難企及呢！」

賴布衣知李二牛骨格清奇，性子憨直，日後當可承己衣鉢，但立身處世，尙嫌粗淺，便乘機開導說：「當日炎帝有個女兒，名叫精衛，偶遊東海，落水而死，其精魄不散，化爲此鳥，因前生落水淹死之恨，經久不息。此鳥年深日久，尋得配偶，滋生繁殖，如今成了一類，稱之爲精衛鳥。此鳥秉性雖痴，但如此難爲之事，却偏爲之，不畏艱難，其志可嘉。世人枉爲萬物之尊，每每放着易爲之事，却畏難偸安，一味蹉跎歲月，及至老大，一事無成，追悔莫及。設若均像精衛這般立志，何患無成？三分天命，七分人爲，此是立身處世做人之道也。」

李二牛知賴布衣這番言語，隱含做人處世玄機，便連連點頭，細細體味，不發一言。賴布衣見二牛默默無言，知其靈性一經點化，便豁然而通，不必多言，轉身問司馬福道：「請問司馬兄，小弟聞得此鳥出於發鳩山，爲何此處也有呢？」

司馬福笑道：「此鳥雖有銜石塡海之異，亦無非禽鳥一類，近海之地，何處不可生？何必一定在發鳩山？四海之內，任吾居之，世人每不明此理，斤斤計較於一屋一瓦，這又比精衛鳥更痴了！」

賴布衣與司馬福相視一笑，甚覺投契。此時天已放亮，東面山後，斜斜昇起一道五彩金輝，天際間亦忽現魚肚白色，雲層下抹上一層淡紅色彩，逐漸與天空分清界線，忽而淡紅雲朶漫天飛舞，時而向東，時而向西，再過片刻，猩紅雲層與昏暗蒼穹混成一片，猛然間，雲際間又射出道道耀目的金光，宛若金龍起舞，一會兒又吐出另一條，又吐出一條，兩條，三條……一瞬間幻成金龍滿天，絢麗奪目，這時，天際間恍惚飄下一陣清雅神樂，一團火紅盤球猛躍而出，迎着朝霞，迎着天風，滿面含笑，頓使人間大放光明……此等奇景，不禁令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中三人瞧得痴了！賴布衣歎道：「吾曾登泰山觀日出東海，不想在這粵川之地，瑤嶺之上，亦有此種奇景！可知粵川之地，當眞是藏龍伏虎，他日前程定然無可限量……」

賴布衣話音未落，「吱吱呀呀……」一聲恍惚迷離的尖叫就在此時響起，司馬福一聽，驚喜叫道：「此聲音又是那怪豹所發！」賴布衣一聽，連忙循聲飛尋而去。賴布衣一路飛奔，離那發出怪吼之處尙有半里之地，突然跳出一隻豹形怪獸，迎面向賴布衣衝來！賴布衣知其性已通靈，斷不會妄然傷人，便凝神駐足細看。這隻豹形怪獸，在衝近賴布衣二丈遠近時，賴布衣的四週忽昇起一團青氣，罩向豹形怪獸，怪獸似乎吃了一驚，驀地停下，仰起豹形怪頭，定定的直瞧着賴布衣！賴布衣定睛見這怪獸渾身漆黑，黑中又透出閃光斑點，頭赤紅，雙目如電，似豹非豹，身長六尺，高約四尺，尾甚長，勁而有力。這怪獸凝神望了賴布衣片刻，長尾忽爾翹起，通靈似的朝後擺了幾擺，意似向賴布衣表示服貼，然後忽仰頭嘯叫三聲，仿若人哭，又歡跳三下，隨即轉身隱入密林之中。

（未完・一一）



千門奇術之三／江隱·文

可飛·圖

梭哈

好賭之人多衝動　梭哈要訣穩準狠

不知道那一年，西洋的撲克牌（POCKER）傳入了中國，也沒有記載說明是天津還是在上海開始，用撲克牌去賭的「梭哈」。

在香港和新加坡賭的「梭哈」，是由全付五十二張牌去賭。

但在台灣却流行半付牌的賭法，把撲克中的2—7拏掉，由8開始賭起，用二十八張牌賭。

A可以代表7再加8 9 10 J成爲小順子，A也可代表14，配上10 J Q K成爲大順子，在「梭哈」賭局中，順子是可以贏三條（即三同tierce）的成牌，是相當大牌，半付牌的「梭哈」使順子成牌的機率大爲增加，幾乎使每一牌都有着可賭的機會，也使得賭戰的激烈急速的升高，造成了更多的火併機會。

全付牌的「梭哈」因爲牌數多，順子的機率減少，但同花的機率則大爲增加，一張A或一張K，都有贏牌的可能，出千手法不夠高明，就很難控制牌局的發展。

但半付牌的「梭哈」，因牌數少，容易計算，每個賭友，都有一套組合成牌的算法，當然，老千出起術來，也容易多了，爲了使讀者先有成牌的概念，再談到老千出術的手法，你就會感覺到老千的可怕了，你也許有着一種賭運不佳，「非戰之罪也」的想法。就是這個想法，會害得你傾家蕩產。

現在，請先瞭解一下，「梭哈」成牌的排行。

同花大順，爲「梭哈」中的最大成牌，就是以黑桃（SPADE）紅心（HEART）鑽石（DIAMOND）台灣稱爲方塊或梅花（CLUB），組成的順子，必須是A K Q J 10，這種同花大順的機會非常少，因爲同枱的賭友們不會給你買到同花大順的機會，而且組織同花大順的機率，也非常之小，除非用出千的手法，或是你有太多的錢，肯冒九死一生的機會去買牌，那必須要付出昂貴的代賣。

同花大順之後依序排名是：

同花順（FLUSH STRAIGHT）

四同（QUART）台灣流行的俗稱四條。

同花（FLUSH）

富爾豪斯（FULL HOUSE）

順子（STRAIGHT）

三同（TIERCE）

兩對（TWO PAIRS）

一對（ONE PAIR）

沒有對，賭的人都是烏龍牌（亂牌），比最大的一張牌決定輸贏。

現在流行的賭法是，順子只比大小，相同的順子，雙方平分海底的賭資，不再比花。

你對「梭哈」勝負的計算方法，已經有了概念，我們再談談「梭哈」的賭法和千術。

（一）：「梭哈」賭法的基本認識。

一般賭具包括麻將、牌九、骰子，都是硬賭，麻將必需和出，牌九、骰子要比點子大小，決定輸贏，但「梭哈」却是充滿着機詐和欺騙，技術好的人，可以用一對小8贏別人的一對A或老K，也

可以用烏龍牌贏別人的小順子。

「梭哈」的技巧在先發的一張暗牌上，盡量發揮你的智慧，給別人一種莫測高深的壓力，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基本上說「梭哈」的打法，是鼓勵投機的。

會打「梭哈」的人，都知道記憶力和判斷力是兩個基本條件，你必須記清楚桌面已經出現的明牌，依據賭友出錢的氣勢，判斷賭友的底牌，再計算他要買的牌，出現了幾張，他有多少買到的機會，一共只有二十八張牌，只要記憶清楚，判斷的準確性應該在三成以上，當然，如果你打「梭哈」的技術很差。不會保護底牌，那等於提供給同桌賭友一個瞭解你底牌的機會，所以，對梭哈打得太壞的人，都稱之爲玻璃牌，意思是你出錢跟張的技巧太差，出錢就等於是告訴別人，你的底牌是什麼。

如果是沒有老千在賭枱上，梭哈技巧可以主裁勝負，牌運不是不重要，而是技術的比重增加，它不像麻將，自摸胡了，你非給錢不可，它可以去牌，放棄賭這一局的機會。

我看過一個賭梭哈的沙場老將，那份老僧入定般的修養，叫你看得想罵出三字經來，但心中又不能不佩服，他在兩個小時中沒有跟過張，連丟了二十六牌，抽了半包香煙，喝了三大杯濃茶，碰上了這樣的賭友，你怎麼和他賭呢？

這種人在梭哈的賭桌上，都稱之爲鐵板，就算老千和他賭，也很難贏他的錢。

不過，有這種修養的人，畢竟不多，大部份好賭的人，都具有衝動的特性，忍不住誘惑，抑不住衝動。

（二）：「梭哈」的三字訣。

會玩「梭哈」的人，大概都知道賭「梭哈」的三字訣「穩」「準」「狠」，但知道歸知道，能夠運用的却是不多，那是因爲對這三字訣的含義，還沒有絕對瞭解。

前文提過，「梭哈」是鼓勵投機的一種賭法，你如能保護到不讓人猜到你的底牌，你就具備了投機的條件，舉例說，你明牌是張A，暗牌却是小八，抬面上能看到的牌，不見一張A，你可出一個相當數字的賭注，使別人無法判斷你的底牌，就算同桌的賭友中，有一對頂頭老K，枱面也不見第二張老K，照一般來說有兩種賭法，一種是跟進，另一種是全部梭哈。

如果頂頭K全部梭哈，再無其他的人跟進，你的牌是活牌，可以賭，因爲你只要買到一張A，就有很高贏錢的機率，如果你的牌風很壞，當然也可以棄權，通常來說，頂頭K只會跟進，不會梭哈。

如果你棄權了，你就佔到一個「穩」字。

「穩」的意思就是不打無把握的仗，不浪費賭資，準備勝的機率最大時，投入決戰。

「準」是三字訣中最難把握的一訣，因爲賭友，都在用盡心機，保護底牌，所以猜底牌比較困難，但亦非無跡可尋，例如他是一對J的牌面，你是陰陽Q，就是你的底牌是Q，第二張牌發個10，第三張發來的牌，也是Q，一對明面J的賭友，出了重注或是全部梭哈，他可能已經有三條J，也可能只有一對，這時候，就是「準」字訣的運用了，你要如何去判斷，他是不是三條J呢？

第一個反應你要仔細看枱面上的明牌中是否有J，如果有一張，他三條J的成份就非常大了，第二個要注意的看明牌是否有Q，你有沒有買到三張Q的機率。再要注意的是，有A面或K面的賭友，是否跟進，如果有人跟進，你就棄權，那表示A或K也有對了，你除非能買到三條Q，如果A或K面的賭友，也是活牌，他也可能買到三條A或三條K，如果AK明牌全部丟了牌，而你又有買到三條Q的機會，這牌就可以賭了，如果對方出了重注，你可反梭哈過去，氣勢上先佔上風，如果他是梭哈的，三條J的機會就更小了，你的贏面很大，重要的是要記着「梭哈」是六七個人在賭，不能只考慮一家的牌。

「狠」是賭「梭哈」最重要的一環，當你的牌面吃定對方時，就不給他買牌的機會，一下子梭哈，例如你有一對A，對方在買兩頭順，你不梭哈，他買到了，梭哈過來，你要不要看呢？就算沒有買到，只是一個順子面，梭哈過來，你也要大傷腦筋了，所以吃定的牌，一定要「狠」。

基本上「穩」「準」「狠」是相互爲用的，機率太小的牌，早些丟掉，保存實力，機率對等的牌，不宜硬拚，吃定的牌，掌握主動，絕對勝算的牌，要誘敵跟進，以獲取最大的戰果。

事實上，「穩」「準」「狠」三字訣的相互爲用，才是最具收獲打法。

下面我舉出幾個「梭哈」中常見的牌局作例子，以作說明。

設定這場「梭哈」是七個人在玩，分別是趙、錢、孫、李、張、王、周、七位先生，第一次發出的牌，就需要十四張，你可以看到七張明牌，加上你自己的底牌，有八張明牌，「穩」字訣的運用，此刻最爲重要，迅速看清楚八張明牌之後，確定自己是否要跟進，一般來說，都是明面最大的一張牌先出賭注，你要依據他們出錢的神情，判斷他們的底牌，如果你很細心，至少可以作出30%的判斷結論，如認定你的牌，仍有跟進價值時，就投入賭注。

除了是買順子，同花之外，第三張牌，是關鍵的一張，牌局的形勢，已經相當明朗了。

第一次的賭注投入之後，如有兩家棄權，第二次發出明牌是五張，八五一十三，你現在可以看到十三張明牌了，枱面上的牌勢更清楚了，如果你的第三張牌，正如你所期望的，再分析另外四家是否也發到了需要好牌。

現在明牌分配是趙先生第一張明牌是A，出了二百元，錢、孫兩位打烊丟牌，他們牌面是一個8，一個9，李先生的明牌是一張K，跟進了二百元，張先生也是一張A面，跟了，王先生是9的明面也跟了，你是周先生，牌面是J，底牌是Q，你推算趙先生不是頂頭A，可能10底，李先生可能是頂頭K，張先生是A面K底

，王先生肯定是一對頂頭9，你的牌雖沒有頂頭對，但J和四不見面，兩百元可以跟一張，第三牌發出來趙先生一張10，李先生是一張K，張先生也發一張K，王先生是一個J，你發了一張Q，你的牌陰陽Q。

現在牌面是：

趙先生A和10。

李先生是一對K。

張先生是A和K兩張。

王先生是9、J兩張。

你是J、Q的牌面。

李先生牌面最大，一對K，如果底牌也是K的話，一條龍三張K，那就是吃定的牌了。

李先生想了一下，突然出了重注，三千元，打是的五千底的「梭哈」，李先生面前有一萬二千元，他沒有「梭哈」，只出了三千元。

張先生沒有考慮，跟進了三千元。

王先生丟牌，現在該你了，你的判斷是，張先生可能真的一對頂頭A，也可能是一對陰陽K，你看Q很好，也跟進三千元，趙先生竟然也跟進三千元。

牌局進行得很溫和，竟然發出第四張牌。

現在的牌面是。

趙先生A、10、Q。

李先生K、K、8。

張先生是A、K、K。

你發了一張J，牌面是J、Q、J，加上底牌Q，是兩對。

張先生突然把面前所有的錢，六千元推出「梭哈」了。

一共二十八張牌，現在發出了二十三張，還有五張牌，不論你是否參加，都不用洗牌共牌，現在你的考慮，張先生已經非常明顯的是A、K兩對，但K已成死牌，四張出現在牌面上，如果趙先生也是頂頭A，張先生已無牌可買。

你的牌還有J和Q兩張可買，你判斷早有一對K的李先生可能Q底，而趙先生是一對10，10還有兩張不見。

兩張牌就打烊的錢先生是8、9的牌，底牌可能有一張J或10。

餘下的五張牌中，如果有一張Q，一張J，你有五份之二的機會買到富爾豪斯，如果只有一張J或Q，你有五分之一的機會。

因為，你的計算是兩對輸定了，張先生已經是AK兩對。

但你已經在這次賭局中投資三千二百元，計算的結果，你決定賭了。

趙先生考慮很久之後，也跟了，但先出錢的李先生，却棄權丟了牌。

牌局還未結束，但這些過程中我們已說明了兩件事，你違背了「穩」和「準」兩個原則。

你判斷李先生是一對頂頭K時，就該棄權，跟了兩百元，碰碰運氣，買了一張Q，形成了欲罷不能的局面。

張先生毫不猶疑的跟進，說明他是真正的頂頭A，你的判斷力，只猜對了趙先生的牌，A面10底。

沒有老千在場的牌局，猜底牌本是一件很難的事，你必須以他們出錢的神情來補助你的判斷力。

你最大的錯誤是，你的牌一直在下風跟進，你沒有大過別人的牌面，三千元買了一張J，形成兩對，你這一牌的輸贏機率，最好的算法，是五份之一的勝算，是否還要跟下去？就變成了一個很痛苦的決定了，何況，你買到一張J或Q來，張先生也還有一張A好買。他的優勢是，底牌不會有A，五張未發的牌中，十之七八會有一張A，任何人買到A，都沒有用，他買到了，就成天王富爾豪斯，是這一局中最大的牌。

你現在會丟牌嗎？

這種局面下，除非你是真正「梭哈」高手，否則不會丟牌，但就你跟牌的情形看來，你不是，所以，你考慮了一下，跟進了。

你今天的牌運不錯，你雖已拏出四個底，即兩萬元台幣，但你面前本還有一萬六千元，你跟進了六千元，加上先跟進的三千兩百元，還餘下柒千元，但你竟沒有再「梭哈」下去，給了趙先生一個買牌的機會。

「狠」的原則你也忘了。

因為，你現在贏趙先生的機率，是百分之六十以上，照你的判斷，他只有一對十，你是J、Q兩對，他在買三條10或是A10兩對，他和你一樣，已是欲罷不能，你「梭哈」下去，他如跟進，你的勝面很大，也增長了自己的氣勢，但你却沒有。

你的想法是，等他買不到A10時，再和他賭下去，需知，他如買不到牌，連你的一對J就吃定了他，他還會再賭嗎？「穩」和「準」你都沒有把握到，這個狠字一定要派上用場。

但你的打法，却是等着挨揍的打法，三字訣，你一個也沒有用上。

繼續牌局的發展，你的運氣太好了，又發了一個J，明面上三張J，趙先生也發到一條10，加上底牌是三條10。

很不幸的張先生發到了一張8，本來是最大的牌，變成了最小的天地對。

當然，趙、張，都丟牌棄權，這一牌你贏了，你本來應該多贏一點的，但你不夠「狠」。

你贏得很僥倖。

「穩」「準」「狠」三字訣，你全沒有用上，但却贏了這一牌。

張先生打的估得一個「穩」字，他頂頭A對，沒有採取主動，缺乏一個「狠」字，但原則上，他沒有打錯。

李先生的底牌是張10，他的錯誤是，發到一對K時，打得不輕不重，如果一條龍三條K，出三千元，就合乎了誘敵深入的原則，讓別人很難判斷他的底牌。

張先生拏到一對K時，再「梭哈」，穩則穩矣，却少了準、狠兩字訣。

這付牌，張先生有80%的贏牌機會，却被你買到富爾豪斯贏了，因為他缺了「準」「狠」兩字。

你雖贏了這一牌，但這場牌局的預料結果，已經很明顯，等你這一陣奇佳的手風過後，很可能你是今天牌局的大輸家。

以上，是正常的牌局的情勢說明，

如果牌桌上面沒有老千，能夠把握三字訣中的兩個原則，就有十之七八的贏錢機會，因爲「梭哈」是技術較高的賭博。

很不幸的是「梭哈」牌局中的老千太多了，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十場「梭哈」牌局中，至少有七場有老千在場。

所以，最好的防千辦法，就是不賭。

現在，我們來談談「梭哈」的千術。

（三）：「梭哈」出千術。

出千術破壞了賭博的機率，也影响到輪轉的牌風手氣，不論你的判斷力如何正確，你對「穩」「準」「狠」的三字訣的運用，如何精熟，也一樣會被殺得片甲不留。

一般老千都會施展一些誘賭的手法，開始時使你贏一點錢，但不會讓你贏得太多，因爲，贏多了，你可能在打完第一個清枱的段落時(GAME)時，借故離去，或是不願再把贏到手的錢輸出去，改打鐵板法，應付牌局，老千讓你先有小贏的目的，是讓你在牌局的後段，大輸之後，不起疑心，輸的沒有話說。

「梭哈」的千術分類，一是技術上洗牌手法，二是牌上先作好暗記，二十八牌，他張張都認得出來，你的底牌他知道，要發的牌，他也認得，這種「梭哈」，就算你有非常高明的賭博心得，也無法抗拒輸錢。

現在先說明做暗記的「梭哈」吧。

（四）：刀片牌。

明白點說，就是用刀片在「撲克牌」上作好了暗記，A、K、Q、J、10、9、8，都有一定的位置，用鋒利的刀片，在牌上刮了一些記號。

這不是什麼高明的技術，不過要事先動手脚，把買來的「撲克」牌，取出來刮好記號之後，再放回去，再加上原形的玻璃封紙，看上去是新的牌，原封拆開，事實上，牌上巳作好暗記。

也許你的想法是，在紙牌的背面上，用刀片刮好的暗記，應該是很容易看得出來，這個想法就錯了。

那是一種很精細的手術，配合紙牌背面的花紋，你如果不知道，很難看得出來，但如你事先瞭解，却又看得十分清楚。

當然，你的眼光必須很銳利，眼力不好的人，根本沒有資格作老千。

筆者收藏過一付刀片牌，常常告訴朋友說，一付被老千動過手脚的牌，却找不到毛病出在那裏。

然後，把牌拏出來，讓朋友找出可疑的地方。

朋友們拏到牌後，左看右看，正面找，背面找，竟然看不出毛病在那裏。

我坐一側，却看得十分清楚。

因爲，我早巳知道，他們把記號刮在什麼地方。

一般的刀片牌刮製法是，在撲克牌背面，花紋上，用刀片刮掉中間一條連接的細紋，大都分別在兩面的邊緣刮製。

例如左邊是由第二格算起，刮去二、四之間的花紋。

右邊可能第三格算起，刮去三、五之間的花紋。

雙格間的是A、K、Q，單格間是J、10、9、8。

當然，這不是統一的規定，你想作什麼規定的記號，你只要認得出來就行了。

想一想看，實在是件很滑稽的事情，這麼簡單的事，沒有人指點你之前，你就是想不明。

一位在大學裏作副教授的朋友，找不出毛病，心中不服氣，在實驗室中，搬出一付顯微鏡，果然是一下子就找到關鍵來，發覺有些牌背面的花紋之間不相聯。

但他不能肯定那就是老千動的手脚，也許是製造撲克牌的機器壞了，還是根本設計如此。

他是大學的副教授，書讀的相當豐富，你能說他的智慧不夠水準嗎？能說他智慧很差嗎？眞是君子可欺之以方了。

等我告訴他，那一張是老K，那一張是大10，他才相信那是老千的記號。

朋友瞭解了之後，竟然問我是不是老千？眞是問得人啼笑皆非。

我沒有回答他，但他立刻改了口說，你被老千騙了。

因爲，他忽然想起，三個月前，我借了他全部積蓄還債，現在，還欠一半還沒有還清楚。

說起這付刀片牌，是一位高級治安單位的首長，聽到我打「梭哈」輸得鼻青臉腫，特地運用他的私人關係，找出一個老千，逼他做了這麼一付刀片牌送給我，並且，請我吃飯，飯後，拏出一付牌，讓我找出牌上的毛病，不瞞諸位說，以我打梭哈多年的經驗，竟找不出毛病來。

那首長朋友親自指出來牌的毛病，我立刻恍然大悟，二十八張牌，張張都有記號。

我要說明的是，那位治安首長朋友，決非老千，他連牌都不會打，是那作刀片的老千告訴他的，他本來是要那位老千親自和我見面，但被那位老千堅決的拒絕，我想，那位老千，一定贏過我不少錢，見了面，十分尷尬。

這巳經是廿年前的往事了，說起來，眞是感慨萬千，受到這麼大的教訓，賭的習慣仍然改不了，你說，這是不是自作孽，不可活呢？

我要奉勸好賭的朋友一句，實在戒不了賭，那就量力而爲，不要讓賭把你拖垮。

（五）：藥水牌。

藥水牌，用不着事先動什麼手脚，很抱歉的是，我現在還是不瞭解，老千用什麼東西配成的藥水，我只知道，他們把那些藥水，放在風油精的瓶子裏，或是和在萬金油的盒子裏，打牌的時候，拏出來搽搽鬢額，但藥水巳沾在指甲上了，請注意，打藥水牌的老千，一定留有指甲，在食、中、小三個指頭上，任何一個都可以，也不是太長，你如仔細看，一定看得出來，他選擇一些牌，把藥水擦在牌的背面上，譬如說A的角上

，K的中間，Q的兩邊，他作的記號，心中眞是記得很淸楚，這樣打了半個小時下來，重要的牌，都已作了記號，他取好角度，借燈光的反射，看得淸淸楚楚，你發的什麼底牌，當然他也看到將要發出的一張牌，賭「梭哈」最重要的一張底牌，完全曝光，你就喪失了賭的條件，可悲的是你並不知道底牌已被老千看得明白，他要怎麼贏你，你完全無還手之力。

當然，你可以發到好牌，但老千會棄權丟牌，總之，你無法贏到他的錢，你是聽憑宰割的羔羊，這種牌局，如何能玩得下去呢？

有時，他也會故意讓你贏一次，使你恢復信心，繼續打下去，輸更多的錢。愈輸愈多，愈輸愈火，一場牌打下去，可能輸掉了你的汽車洋房，那是你幾十年的積蓄，一夜間，變了一無所有。

「梭哈」比麻將更可怕的是，你可以無限制的加注，只要你有錢，會越賭越大，五千底的「梭哈」我看過有人一次加注五十萬，因爲，他已經輸了兩百底，就是一百萬元。

老千心裏高興，但表面還會勸你，不要賭得太大。

但那時候，你已經失去了理性，越勸你，你會越火。

有一位台灣的名歌星，一度紅得發紫，當然，也積蓄了相當多的鈔票，平常也很精明，在一場「梭哈」牌局中，輸上了火，如果沒有人勸他，他會自已想：鈔票輸得太多，自己也會心疼，就是賭枱上的牌友，你一句，我一句，使他失去了理智，覺得自己有的是錢，輸多少都不在乎，爲了一點自尊、面子，結果，一夜之間，輸了一千多萬，合美金也要三十多萬，爲了這場豪賭，住了半個月的醫院，因爲想不開吞服安眠藥自殺，幸而被一位去探望他的朋友發覺，如果，那位朋友晚去二個小時，即時送往醫院，也無法挽回性命，他眞的要自殺，一次服藥很重。

事實上，一個人，一天一夜間，輸去多年辛苦的積蓄，那種痛苦，實在很難承受。

人雖被救活了，但却消沉頹喪，有半年的時間無法作事，演唱，又是一筆大損失。

再提醒讀者一件事，郞中用的藥水，兩個小時之後，就會消失無踪，事後找把柄，非常困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儀器，或是化學藥品，可檢查出來，但用放大鏡，是無法找到跡象的。

因爲，那位歌星輸了一大筆錢後，同賭枱的一兩位輸家，覺得奇怪，牌上可能有鬼，他們收集打過的四付撲克牌中仔細查看，竟無法找出毛病。

就筆者所知，那塲豪賭，打的是一萬底的「梭哈」，一共八個人參加，其中有三個老千，三個老千，對付五個人，你殺來，我殺去，殺得過癮之至，每個人贏了四百多萬，召賭的頭家，還抽了近三百萬的頭錢。

六：揑角法。

刀片牌、藥水牌，都是借助工具的出千手法，現在我談談純技術性出千手法。

筆者現在告訴你揑牌的方法，你立刻就可以學會。

那就是你拏到一張A或K時，大指和食指微微用力，原本很平整的牌，揑出一些輕微的弧度，注意的是，不能用力太多，使牌面有明顯的折紋，或是弧度過大，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種方法是技術性出千中，最笨的手法，一般常打「梭哈」的人，很容易看出牌被人揑了，但它最是易學，對付初打「梭哈」的人，非常有效，二十八張牌中，你揑了八張，你就等於知道了八張明牌，你的勝算機會高出十倍以上。

但眞正的揑牌高手，揑出的弧度非常微少，不是特別精明的人，也很難發覺。

七：原子彈。

「原子彈」是一種非常高明的洗牌技術，一般的賭法，必須要兩個老千合作，他在收牌時，已經把牌檢好，洗出了一套一套頂頭對，配合牽牌的老千，準確的照着洗牌人留出的空隙牽牌，牌雖經牽過，但牌勢不亂，發出的牌，七個賭友中可能有四個都是頂頭對。

擧例說明第一位是一對頂頭A，第二位是一對頂頭10，第三位底牌是A，明牌是10，第四位是一對K，第五位的底牌是K，明牌是A，第六位底牌是10，明牌是K，第七位作好的原子彈，是一對頂頭9。

你現在請看吧，凡是比9大的牌，全都死對，就是永遠不可能買到第三條。

第一位頂頭A，一定出了相當的賭注，頂頭10會跟進，頂頭K一定會跟，第三位、第五位、第六位三家明牌、底牌，都見了兩張，90%會棄權丟牌，成爲四家頂頭對在賭。

頂頭對跟進一張，又發了一個9來，成爲一條龍三個9。

其他A對K對10對，不管發什麼牌，全是用不上的牌，三條9已是吃定的局面，如果A對發了一條Q，K對發了一個J，10發了一個8，全都是不見面的牌，再發一張的機會，自然很大，一對明9出錢，出的不多不少，三家都可以跟進，第四張牌發出去，三家中至少有一家會成兩對的局面，也許會兩家成爲兩對。

如果頂頭10丟牌打烊，三條9會發一張8，頂頭10跟進，三條9會發一張Q。

這時，用不着三條9打，成爲兩對的賭友，會很衝動的「梭哈」或打出重注。

有人「梭哈」了，三條九的老千自然會跟進，別人打出重注，他也不會「梭哈」，因爲他要等待最大的戰果。

第五張牌發出來，會有一張9發給頂頭A或頂頭K，9已出現了，大家對三條9的顧慮，自然大爲減低，如果頂頭A，發了一張Q，是A和Q兩對，環顧全場，自覺成牌最大，自然一下子「梭哈」，頂頭K有KJ兩對，心中不會服氣，80%會跟進，如果他的錢多枱面大，可能會反「梭

哈」。

三條J坐享其成，別人肥豬攻門，全自動送到嘴裏來，這一牌，可以贏了兩家或三家的枱面，你辛苦了一個小時贏的錢，可能一把送光，只好再加底了。

「原子彈」的賭法，不會常用，一定是枱面集中到兩家或三家時，老千一把贏過來，不但贏了你的錢，也激起了你的怒火，以後就越輸越多了。

八、四對一的挾殺。

這是「梭哈」最新的賭法，四個人或是三個人合作，對付一個對象，你是一對頂頭K，但上家一個A面，卻出了很重的注，你不見面的K，你不會丟牌吧！當然跟進。

四個人和你一個人賭，第三張你發了個A面，上家卻發了一張8，但他硬充一對A來打，全部「梭哈」，你一定會心頭火起，「梭哈」就「梭哈」吧！全部跟進。

牌發後，上家一看牌，嘆了一口氣，丟了牌，因爲，你可能連續兩張9，成爲K9兩對，但第四家卻買到了一個小順子，第三家可能輸的得你更冤，他是A、J兩對。

你輸了，倒也心平氣和，反正沒有小順子，A、J兩對也會贏你。

就機率上算，他們四對一，已多了四分之三的機會，用不着動手脚，出千術，就贏定了你，但你也可能會贏，因爲，你還有四分之一機會，譬如你發三個K，兩個9的富爾豪斯。

但不是只賭這一牌，你如果是他們選定的對象，你只要一跟進，他們四個人中，就有一個全部「梭哈」，四個人和你對賭。

筆者吃過這樣苦頭，他們不會動手脚，只博機率，就使你輸得掏光了口袋。

當然，你如果牌風太好，連贏了他們幾把之後，他們仍會動用千術。

但一般來說，是用不着再出千術的。挾殺就是千術的一種。

你要明白，他們之間的錢是互通有無的，贏了大家分，輸了大家平均負担，甚至和頭家合作，平均分賬。

台灣新竹縣有名的鐵三角，就是專打挾殺牌的高手，雖然，他們只有三個人，但他們有一種聯絡的手勢，可以報出底牌，三個人中牌勢最好的領先下注，另外兩個跟進陪賭。

如果三個人的牌勢都不好，他們一起丟牌。

所以，他們挾殺戰術，十次有八次是成功的。

「梭哈」機率的變化，是受到人爲的影响，絕不應該跟牌的人，勉强跟了一張，會使興牌變成背牌，背牌轉興。

挾殺戰術的運用，目的就在影响機率的變化。

九、幾場「梭哈」賭局的記實。

1、北投飯店裏一場豪賭。

二十年前，台灣北投，是有名的風化區，但愛賭的人，都知道那裏除了女人之外，還有「梭哈」賭局。

醇酒美人，花費究竟有限，豪賭才會使人傾家蕩產。

筆者參加過北投幾場「梭哈」會戰，看到了一付觸目驚心的牌局。

一位很有錢的朋友張先生，帶了二百萬現金去打「梭哈」。那時候的兩百萬，購買力可以買十層三十五坪大小的樓房。

他的技術很好，錢又多，打起牌來氣勢凌人，我們打的三千元底的「梭哈」，他在一個鐘頭之內，輸了十萬元，但卻面不改色，談笑如常。

但第一個段落(Game)打完，(約四個小時)清理枱面，他反而倒贏了廿幾萬元，大部份人帶的現金，都輸光了，於是，支票出籠。

張先生不賭支票，賭枱上一定要現金才行，但他可以借錢給你，支票限期，不得超過一個月，要先扣利息，利息是大一分，就是10%，十萬元，只給你九萬現金，你算算這個賬吧，他如果借出一百萬，就淨賺十萬元，而且，每張支票限額是五萬元，輸完了，可以再開一張調他的現金。

開始，我想不通，爲什麼每次只肯借五萬元，一定要你輸完了再借給你。

以後，我想明白了，他不讓你枱面上有太多的賭注，因爲，打過第二個段落之後，已經沒有限制，你有多少錢，都可以放在枱面上賭，你借五萬支票，他扣除五千利息，只有四萬五千元，他的枱面上，卻堆了二十幾萬現金，有時明明是有六成勝算的牌，但他一「梭哈」下來，就有着很大的顧慮，因爲賭了這一注，又要向他借錢，捨不得付息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借錢給你時，他的嘴臉十分難看，使你有着付了高利，又受窩囊氣的感覺，能忍就忍下來，除非是吃定他的牌，就不跟他賭。

但他又賭得很精，輸面太大的牌，他丟了牌棄權，勝面大的牌勢，誘你跟進之後，否則就「梭哈」你。

他的錢越贏越多，早晨八點鐘時，他已收了一百五十萬支票，現金還有兩百一十五萬。

七個人打「梭哈」，六個人都輸，張先生軋進一百六十五萬，當然，包括他賺進的利息十五萬在內。

大部份人意興蕭索，不想再打下去，決定散局，張先生卻大笑說：「各位的『梭哈』都打得不錯，只是賭本太少了，所以，非輸不可……」

幾句話激怒了所有人，一位王先生笑了笑，說：「張先生還想再打下去，就給我們一點時間，讓我們打個電話，叫人送錢來。

張先生還沒有忘記賺利息，高聲說，諸位請開支票，我借給你們現金。

王先生笑道：「我輸了五十萬元，錢來錢去，算了算，付了五萬的利息，諸位如果願意玩下去，我要朋友送錢來，而且不要利息的借給各位。」

大家都對張先生有些反感，我雖是張先生的朋友，也有些不滿意他，王先生是初次見面，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何許人物，口氣如此托大，邀賭頭家年紀大，早已另開房間，睡覺去了，牌局也是該散時候，但王先生一番話，又提起再

賭興緻，商量決定，再打兩個段落，每一個段落四小時。

賭徒的可怕，也在此處，賭起來能幾天幾夜不休息。

但銀行尚未開門，取錢時間未到，但王先生看看錶說，九點半鐘，錢一定可以送到。

王先生打過電話，大家都靜坐着閉目休息，打了很多年的「梭哈」，從未遇上這種事情，到現在爲止，也未遇過第二次。

九時三十一分，一位中年人，提了一個皮箱進來，我不知道箱子裏有多少錢，王先生每人借給我們十萬元。

中年人姓柯，也參加了賭局，我拏出二萬底，王先生却拏出二十萬底，

張先生本來拏出二十萬底，看王先生擺了二十萬，一火之下，又加了三十萬。

柯先生是五萬，坐在我的上手，賭局一開始，我發了一對頂頭J，張先生是A的面子，一下子就出了兩萬元，完全是「梭哈」我，因爲我拏兩萬元是最少的底。

王先生跟進，柯先生打烊，我有點光火，自然跟進，另外四家打烊，一家跟進。

第一張牌我又發了一張J，張先生也發一張A，張先生出了二十萬，王先生也打烊，我的下家也丢了牌，我已沒有枱面，只好賭下去。

五張發完，張先生就伸手去收海底的錢，原來他是一條龍三個A。

但我却發了一付四同，四條了。

張先生翻開牌，是三條A，兩隻K的富爾豪斯。

這時，已變成完全的友誼賽，不再抽頭。

牌局進行了半個多鐘頭，王先生賭光二十萬，忽然拏出皮箱，放在枱面上，說，全上枱面。

張又是大贏家，半個鐘頭之內，他又贏了三十多萬，冷笑說：「那是多少錢？」

王先生笑笑說：「不會比你少？」

張先生財大氣粗，連支票代現金一齊拏上抬面。說：「好吧！咱們賭過輸贏，也好早些休息！」

又是柯先生發牌，張先生是A面，王先生是10面，張先生一下子就出了十萬。

王先生打開皮箱蓋子，拏出十萬跟進。

他的手擋住視線，我們都看不到他皮箱裏有多少錢。

第三張牌，張先生又發了一張K，王先生發了一張8，張先生冷笑一聲，說：「你還有多少錢？」

王先生說：「這箱子裏有多少就算多少，你只管出價，我拏不出現金來，就不算數。」

張先生冷笑一聲，出了五十萬，王先生從箱子裏，拏出五十萬跟進。

第四張牌，張先生又發一張A，王先生又發了一張10。

張先生的牌勢，可能是三個A，王先生最大是三個10。

張先生笑一笑，道：「我調錢的支票，算不算抬面。」

王先生說：「我不像你那麼苛刻，你拏出來都算，不過，你要出支票，我如現金不夠，支票也要頂上。」

張先生當然同意，一股腦兒把現金支票，全部「梭哈」上。

不過，那些支票，都是我們調現的支票，張先生本身，並沒有開出支票。

但數字相當可觀了，大約是一百五拾萬的支票，近兩百萬的現金。

王先生攷慮了一下，打開皮箱，皮箱裏大約還有十萬現金，但却拏出五張面額一百萬的銀行本票，算起來是五百一拾萬元。

這是我參加賭「梭哈」來，看到最大的一注，前後加起來，這一注每個人有四百萬的賭金。

王先生放了四張本票，取回了五十萬的支票。

一般人都會找回現金的，他却選了支票，當然支票算起來比較淸楚，快速。

第五張牌，張先生發了一張K，王先生又發了張10。

這一張牌變化很大，王先生可能是四條10，張先生最大是三個A兩個K的天王富爾豪斯。

不過，就牌理上說，王先生四條10的機會很小。

王先生拏起手中一張一百萬本票，和五十萬找回來的支票，放入海底，笑道：「張先生，這個算不算？」

張先生楞了一下，道：「當然算。」拏出支票簿，開了一百伍十萬即期支票，放入海底，道：「我不相信，你會有四條10，我是三個A的富爾豪斯。」

張先生站起來，自己動手翻開了王先生的底牌，很不幸的就是一條10的四同。

半個小時，連出了兩個四條，而且，都是柯先生發的牌，這分明是高級千術，完全不着痕跡。

細心的讀者，都應該看出來，張先生實在是高級「梭哈」，他兩次輸錢，都是天王富爾豪斯，而先有勝算，三個A吃死三條10，但王先生偏偏就在最後買到第四條10。

我不認識柯先生，我不相信，他眞的是在幫我，四個J只讓我贏進六萬元，但王先生的四條10，却贏進五百萬。

先發給我四條J的目的，只是杖人口實。

王先生是現在台灣的大企業家，相信不是老千，問題是柯先生，一個默默無聞的高級老千，過去沒有見過他，也沒有聽人提過他，到現在二十年了，也未再碰到過他，北投一賭之後，這位柯先生就未再出現過，也許連姓都是假的。我們都感覺到柯先生出千了，但也沒有同情張先生，他有點錢，但却太狂苛了，那一賭，也把我和張先生的友誼賭去了，二十年未再來往。

你想想看，梭哈老千，是多麼的可怕？

(二)



上文提要：

白馬鎮上人來人往，都是武林中人，是來參觀槍神董舒舞和一個年輕槍手夏侯長纓比武，夏侯長纓曾戰勝過槍王林尚斌、槍霸楚江天、一槍擊天海浪濤，因此有資格向槍神挑戰，結果戰勝了董舒舞，聲名大噪，引起江湖邪派第一號人物顧盼之想利用色誘收爲己用，遭到拒絕，既然成名，自有武林人和他交往……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金槍無敵

香池幽會情侶　莽惡意挑戰

店伙滿臉堆笑地朝他哈腰道：「少俠請到那邊坐，那付座頭是敝店最好的……」他本來還有話說的，卻忽然咽住了。

夏侯長纓聽到那伙計的話，頓時又感到受用起來，因而沒有察覺到那伙計忽然咽住不說下去，頭微昂，自得地往那付座頭走去了。

那付座頭果然最好的——是用紫檀木做，雲石嵌面的八仙桌，那幾張椅子也是紫檀木做的，其它的枱子卻是雜木做的，看來，這付座頭是用來招待那些有頭臉的人物的。

夏侯長纓感到很滿意，同時，也感到自己比那些坐在別的座頭上的客人高一等。

那張桌面本來已晶光雪亮的，那個店伙卻還是用手上的抹布用力抹了一遍，然後才問道：「少俠，要吃些什麼，請吩咐。」

夏侯長纓身子往椅子背上一靠，目光一掃之下，瞥到不少客人對他投以敬羨的目光，那刹那，他感到有如身在雲端的感覺，陶醉了一陣。

那店伙見他不說話，只好陪着小心，道：「少俠……」

夏侯長纓這才自陶醉中回過神來：「什麼事？」

那店伙只好再說一次：「少俠，要吃些什麼，請吩咐。」

夏侯長纓眨眨眼，一時間也不知吃些什麼好，只好對那伙計道：「貴店有什麼好菜，只管拿三幾樣上來。」

「是少俠，小的這就去吩咐廚下大師傅。」那店伙連聲應道。

「還有，拿一壺上好的狀元紅來。」那小二連聲應着，再問了一句：「少俠還有什麼吩咐？」看到夏侯長纓朝他搖搖頭，這才退開去。

未幾，那店伙便拿了杯筷及一壺酒來到夏侯長纓的座頭前，放下來。殷勤地替他倒了一杯酒，道了一聲：「少俠請喝。」然後退開去。

夏侯長纓志得意滿地端起那杯酒香鑽鼻的狀元紅，淺淺地喝了一口，不禁低讚一聲：「好酒。」

接一口將那杯酒喝乾。

放下酒杯的同時，目光掃瞥之下，發覺仍有不少人向他投以敬羨的目光，他又飄飄然起來。

他幾乎壓抑不住心中那股欣悅，想放聲歡笑起來。

——他有一種一登龍門，聲價百倍的感覺。

——以前，他曾先後擊敗過不少武林人物，但在他的感覺中，以這一次擊敗董舒舞最風光露面，只有這一次，他才有一種眞正成名的感覺，畢竟，敗在他槍下的槍神董舒舞，無論聲名及地位，都是以前那些敗在他槍下的高手無法及得上的，那自然不及這一次那麼風光露面了。

頓時間，他感到一陣意氣風發。

舒口氣，他拿起酒壺來，慢慢地往杯中斟酒。

驀地，他聽到有人以驚喜的語氣大

聲說道：「唏！方兄，你瞧，那不就是以一桿鐵槍，擊敗了槍神董舒舞的夏侯大俠麼！」

緊接另一個人亦以驚喜的語氣道：「果然是夏侯大俠！還不快過去打個招呼？」

夏侯長纓聞言抬頭往店門口那邊望過去，只見有兩個年約三十許的武林人，往他這邊走過來，臉上盡是欣羨的神色。

夏侯長纓卻不認識那兩個漢子，但對那兩個漢子所說的話受用得很，比喝了那杯香醇的狀元紅還要舒暢。

那兩個漢子來到夏侯長纓面前，齊齊抱拳朝他施了一禮，欽敬地道：「夏侯大俠，方某，丁某能夠得睹大俠風彩，眞是榮幸之至。」

夏侯長纓只好站起來，抱拳朝方、丁兩人道：「兩位太看得起在下了，在下愧不敢當大俠之稱。」心裏卻一陣飄飄然的。

方、丁兩人卻連聲說道：「夏侯兄實在當得上大俠之稱，兄台昨天打敗了槍神董舒舞，放眼武林，只怕沒有那一個的槍法比兄台還高明的了，不是我們奉承你，你稱得上是槍中之尊！」

頓一下，姓丁的又道：「可惜丁某兩人來遲了，看不到夏侯大俠與董舒舞的那一場精彩之戰，實在是一種損失！」

夏侯長纓被兩人捧得有如身在雲端般，好不受用，對兩人不由大生好感，口裏卻謙道：「兩位兄台太過獎了，昨天那一戰，在下不過僥倖而已。」

一頓，伸手做了個請的姿勢，說道：「相請不如偶遇，兩位請賞面坐下喝杯酒。」

丁、方兩人聞言大喜過望，迭聲道：「能夠與夏侯大俠你共桌喝酒，是丁某、方某的榮幸，簡直是求之不得。」

姓方的更接着說道：「這一頓，說什麼也要由方某與丁兄做東，以表方某兩人對夏侯大俠你的一點敬意。」

姓丁的也接口說道：「夏侯大俠，請賞個面，否則你就是看不起……」

夏侯長纓聽兩人那麼說，只好說道：「兩位盛意拳拳，在下卻之不恭。」

「夏侯大俠好爽快！」方、丁兩人高興不已，姓丁的隨即拿起酒壺。先替夏侯長纓的杯子斟滿酒，才替自己與姓方的斟酒，然後擧杯道：「夏侯大俠，丁某借花敬佛，先敬你一杯。」

原來這時候那個店伙計見丁、方兩人坐下來，忙拿了杯筷，趨前去擺放在兩人的面前，知道三人必然有什麼吩咐，因此只是退開一步站着。

三人乾了一杯之後，姓方的馬上吩咐那個伙計，送兩壺酒上來，並再要多幾個菜。

接下來，三人互相敬了一趟酒，夏侯長纓才抱拳朝丁、方兩人道：「丁兄，方兄，還未請教兩位大名怎樣稱呼？」

姓丁的欠欠身，自我介紹道：「丁某賤名一得勇字。」

姓方的接口道：「方某賤名光廷。」

夏侯長纓聽了兩人的大名後，飛快地在心裏想了一遍，卻想不出曾聽聞過兩人的姓名，心知兩人乃是江湖上名不見經傳的小角色，頓生輕視之意，但口裏卻連聲說道：「兩位，夏侯某久仰大名了。」

兩人大概有自知之明，丁勇忙說道：「夏侯大俠別抬擧我們了，丁某與方兄在江湖上藉藉無名，夏侯大俠又怎會聽聞我們的『大名』呢！」

夏侯長纓被丁勇說得臉上一熱，有點訕訕的。

方光廷忙打圓場道：「夏侯大俠請不要見怪，丁兄一向心直口快，想到就說……」

夏侯長纓强笑道：「那是夏侯某人的不是，夏侯某人又怎會見怪呢。」口裏這麼說，心裏對兩人已生出不豫之意，但碍於面子，才沒有離坐而去了。

丁勇卻似乎看出一點端倪，忽然起座道：「夏侯大俠，丁某不自量，與大俠攀交，實在高攀了，告辭。」說完一把扯着方光廷便離座而去。

夏侯長纓料不到丁勇如此耿直，不由怔了一下，及至兩人離座而去，他才脫口欲叫，但話到口邊，又咽住了。眼睜睜地看着兩人走出店外，心裏雖有一絲不安之意，但卻只是一刹那便消散了，代之的是一股傲然之意。

＊　＊　＊

酒菜陸續送上來，夏侯長纓實在肚餓了，便不再去想丁勇、方光廷兩人的事，專心吃喝起來。

這時候，店內的客人越來越多。夏侯長纓看一眼，發覺已上了九成座，再過一會，果然滿座了。

夏侯長纓這時已吃得七七八八，也有了幾份酒意，便放下筷子，掃一眼黑壓壓的店堂，發覺每一付座頭皆坐滿了人，就只有他這付座頭坐了他一個人，這些無形中就顯出了他的身份之突出，令到他有一種鶴立鷄羣的感覺，不禁挺了挺腰。

事實上，也難怪他有這種感覺的，因爲不少客人皆羨慕地向他瞥一眼，那眼神與神情，都令到他有一種與衆不同的感覺。

這令他深深地感覺到，一個人成了名，露了臉，原來是這麼風光與特別的。

——我一定要令到我的名聲，在江湖武林中更响亮，成爲受武林中人景仰的人物，永遠不倒！

他禁不住在心裏暗自發誓。

他覺得這種受人敬重的感受是前所未有地受用，這種感受是奇特及教人自豪的，他很喜歡這種感受。

他志得意滿地慢慢喝了口酒，微仰起頭，刹那生出一種目空一切的感覺。

驀地，他瞥到有幾個人走入店內，看清楚，原來那幾個人都是在武林中大有名頭的人物。

當先走進店內的一個，年約四十上下，頷下留着三四寸長的疏鬚，腰懸長劍，氣度從容中透着一股英氣，不是別人，正是武林中人稱一劍決勝的公孫無求。

走在公孫無求左邊的那一個年紀與

公孫無求相仿，但卻身形雄壯，濃眉環眼，繞腮亂鬚，形貌甚是威武，夏侯長纓認得此人就是武林中人稱雄獅的胡烈虎。

另外兩個一個身材頎長，臉白無鬚，年約三十五六的，乃是武林中人稱削金斷玉手的施全柳，最後那一個年紀最大，大約五十多六十不到，鬢髮略花，背上負着一柄大刀，單看那刀柄，便知道那柄大刀份量不輕，這人就是武林中人稱開山刀的霍重天。

這四個人，都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名聲雖然不及槍神董舒舞，但武林中卻沒有多少人未聽聞過他們的名頭的。

夏侯長纓認出四人在昨天他與董舒舞決一高下時，亦有在場觀看，但卻沒有與其他的武林人到這裏與他喝酒，慶賀他打敗了董舒舞。

他沒有因此而對四人生出不滿之心，畢竟，四人比他成名早，而且，在江湖上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他欲想在江湖上奠定他的地位，必須要武林中有頭臉地位的人物認可才成，而四人在江湖上是有頭臉地位的人物，因此，他極需要結識四人。

公孫無求四人一眼看到店堂內座無虛席的情形，都不禁皺了皺眉頭，欲退出店外。

夏侯長纓就在這時站起身來，朝四人招手呼叫道：「公孫前輩，在下這裏有空位，四位若不嫌擠逼，請過來坐。」

公孫無求四人驟聞有人向他們呼叫，循聲望過去，認出招呼他們的人赫然就是昨天打敗槍神董舒舞的那個年輕人——夏侯長纓，禁不住都神色一動，基於識英雄重英雄的心理，四人都想乘這個機會，結識其人。

四人互相看了一眼，便已知道彼此的意思，於是，公孫無求邊答話，邊當先走過去。「夏侯少俠，咱們怎麼好意思打擾？」

夏侯長纓見四人走過來。心中大喜，忙不迭抱拳道：「能得四位前輩賞面，與在下共桌喝酒，那是在下的榮幸。」

天下間，相信沒有多少人不喜歡聽奉承話的，公孫無求四人也不例外，四人本就對夏侯長纓有意結識，如今聽他這麼說，更是對他大生好感。

——要知道，槍神董舒舞的名譽地位，都比公孫無求四人要高，而夏侯長纓却打敗了董舒舞，那無異取代了董舒舞在武林中的地位，換言之，夏侯長纓的地位及名譽比他們要高，但却奉承他們，那怎不叫他們有如喝了醇醪一樣，渾身舒暢。

四人忙還禮不迭，公孫無求道：「夏侯少俠太謙了，公孫某四人能夠與你共桌喝酒，眞是求之不得。」

「四位請坐。」夏侯長纓將自己的座位讓出來，請四人坐下，跟着招手叫那個店伙拿一張櫈子來。並將桌上的殘菜剩酒撤下去，重新擺上杯筷。

四人看他將自己的座位讓出來給他們坐，就算地位再高，也有點不好意思，因此不肯坐，但却拘不過他，最後只好坐下來，而夏侯長纓就坐在那張加添的櫈子上。

也因此，四人對他更增好感。

胡烈虎是個豪爽的人，衷心對夏侯長纓抱拳道：「夏侯少俠，以你這麼年輕的，却有這麼高明的身手造詣，實在令胡某敬佩，說得上是罕見的奇才。難得的是，以你今日的名譽地位，却不驕不躁，胡某第一個交上你這個朋友！」

夏侯長纓本就想結交四人，如今聽聞胡烈虎那麼說，正中下懷，忙不迭抱拳對胡烈虎道：「能夠結交到胡大俠這樣的朋友，固所願也，在下實在有點受寵若驚。」

「老弟，以你今日的名聲地位，是胡某高攀了。」胡烈虎喜不自勝，並改口稱夏侯長纓爲「老弟」。

「胡大哥千萬不要那麼說。」夏侯長纓急急道，他也改了口稱胡烈虎爲「大哥」。「比起四位，在下不過是末學後進吧了，其實是在下高攀才是。」

開山刀霍重天開口道：「依霍某看，大家都不要自謙客套了，咱們與夏侯老弟就來個平輩論交吧。」

施全柳與公孫無求撫掌說好。

胡烈虎也迭聲贊成。

夏侯長纓自然亦附和道：「霍大俠所說極是，不過，平輩論交在下却不敢苟同，畢竟，在下的輩份與四位前輩差了一截，在下怎敢妄自尊大。」

「難得，難得！」公孫無求讚道：「勝不驕，更不自以爲是，單是這一點，便值得交你這個朋友！」

正說到這裏，店伙送上酒菜來，替各人斟滿酒，便退下去。

夏侯長纓手上捧起酒杯，朗聲道：「四位前輩，在下敬四位一杯。」

公孫無求四人忙各自捧起酒杯，齊說一聲：「乾。」各自仰脖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接下來，四人輪流敬了夏侯長纓一杯酒。

互相敬過酒後，氣氛變得熱鬧融洽起來。

「夏侯老弟，還未請教令師是那一位高人，教導出老弟你這麼出色的奇材。」胡烈虎吞下一口酒，心直口快地說道。

夏侯長纓道：「奇材不敢當，家師也不是什麼有名人物，只怕說出來，四位未必聽聞過。」

四人聽他那麼說，不由詫異地互相看了一眼，然後一齊目注着夏侯長纓，等他說下去。

夏侯長纓說道：「家師羅天聖，未知四位可曾聽聞過？」

四人在心裏想了一遍，目中卻露出惑然之色。

夏侯長纓從四人的眼色中，已看出他們確是未曾聽聞過師傅的大名。

果然，胡烈虎首先開口道：「夏侯老弟，令師一定是位隱世高人，要不，咱們不會沒有聽聞過令師的大名的。」

公孫無求與施、霍兩人連連頷首，表示贊同胡烈虎的話。

夏侯長纓道：「家師是個生性淡泊的人，據他老人家說，他很少在江湖上走

動的，難怪四位會沒有聽聞過家師這個人。」

頓一下，又道：「不過，家師雖然不喜歡在江湖上走動，卻很想在下到江湖上闖出一番名堂，在下總算沒有辜負他老人家對我的一番教誨與期望。」

「令師既然是一位隱世高人，你是他的高足，當然不會差到那裏去。」施全柳道。

「施大俠又過獎了。」夏侯長纓謙道，心裏卻甜滋滋的。

「一點也不過獎。」霍重天認眞地道：「憑你在槍法上的修爲，當得上是一代槍法宗師。」

乍聽起來，霍重天這番話似乎是奉承話，但想一下，夏侯長纓既然能夠打敗開宗立派的槍神董舒舞，那他在槍法上的修爲當然比董舒舞還要高明精湛了，自然亦能夠開宗立派，因此，霍重天說的乃是實在話。

「夏侯少俠，以你這麼年輕，槍法造詣卻比董舒舞還要高明，不是我奉承你，你實是罕見的武林奇材！」公孫無求由衷地道。

「夏侯少俠，終有一日，你會在武林中大放異彩的！」施全柳豎起大拇指。

「將來，只怕老弟你的名聲，就在五派一幫掌門人之上。」胡烈虎接口道。

夏侯長纓被四人說得心中飄飄然，受用無比，口裏卻連聲謙道：「四位太看得起在下了。在下愧不敢當，以後，還望四位多多指教在下。」

「夏侯老弟你太謙了。以你的一身修爲，咱們四人雖然在江湖上薄有聲名，卻猶有不及，要你指教的，應該是我們。」霍重天雖然年紀最大，但性子也最率直，有什麼便說什麼。

「霍前輩這麼說，教在下汗顏不已。」夏侯長纓道。

「好了，我們不要盡說誇讚夏侯老弟的話了，免得他不好意思。」胡烈虎拿起酒杯道：「來，爲能夠結識夏侯老弟，乾了這一杯。」

公孫，施、霍三人呼應一聲，拿起酒杯，一飲而盡。

夏侯長纓忙又敬了四人一杯。

結果，這一頓酒，五人都喝得痛快淋漓，盡歡而散。

* * *

香液池畔，柳綠花艷。

一個比花還要嬌美的少女，站在池邊的一棵垂柳下，手上拿着一朵山茶花，美眸不時往對岸瞥望一眼，秀眉微蹙，似乎在等待什麼。

對岸那邊原來有一條小路，但却人影寂寂。

那少女顯得有點焦灼不安，將手上那朵小茶花的花瓣一瓣瓣地摘下來，扔在水池上。

那片片花瓣落在池水上，漾起朵朵漣漪，彷似一隻隻小花船般，飄散開去，煞是好看。

那少女的雙眼却沒有瞥望池水一眼，直勾勾地往對岸那條小路瞧望着。

這少女一定在等待着什麼人，不然，不會如此焦盼，以致心神不屬的。

能夠令到這個比花還要嬌美的少女焦盼等待的人，到底是什麼人？

莫非是她的心上人？

驀地，對岸那條小路上，終於出現了一條身影。

那少女美眸那利那倏地一睜，隨即一臉驚喜歡悅之色，咀一張，但馬上又合上了，嬌軀一擰，閃沒在那棵柳樹後面。

對岸小路上的那條身影快速地走到池岸邊，翹首往少女隱匿的這邊張望着。

這忽然出現的人，是一個年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看清楚，原來就是在數日前，於白馬鎮外擊敗了槍神董舒舞，因而名噪江湖武林的夏侯長纓。

莫非他就是那少女等待的人？

夏侯長纓張望了一會，顯得頗爲焦急與失望，口裏嘟喃一句：「怎麼不見她的影子，莫非她沒有來？」

跟着移動脚步，順着池邊往前走去，雙眼仍然不停地掃視着。

躲在柳樹後的少女一直偷瞥着夏侯長纓的舉動，臉上孕育着難以掩飾的笑意，眼中眸光流溢。

從這少女臉上的表情，只要不是白痴，也看得出，她對夏侯長纓的愛意。

夏侯長纓忽然輕聲叫喚起來：「雅韻，雅韻！」順着池邊，往那少女躲匿的地方走去。

那少女看到夏侯長纓那種情急的樣子，幾乎忍不住失笑出聲，忙抬手掩住小咀，嬌軀隨着夏侯長纓逐漸繞過來的身形，轉移着，以免被夏侯長纓發覺。

從眼前這情形看來，那少女等待的人正是夏侯長纓，大約兩人相約了在這風景幽美的香液池邊相會。

驀地，那少女發出一聲驚呼。

夏侯長纓聞聲，一聲驚呼：「雅韻！」目光及處，只見那少女失足掉下池中，而他的身形則隨着那一聲驚呼，有如離弦激矢般，縱射前去，身形在一棵柳樹旁掠過，反手一掌拍在樹身上，同時脚一蹬，縱射的身形陡地加快，其勢有如電閃星飛那樣，利那激射到那棵柳樹前，接凌空一翻，探手疾抓向堪堪墜落池中的那少女，而另一隻手往上一抄，抓住一根彎垂下來的柳枝。

那少女在驚慌中，一眼瞥到夏侯長纓及時掠到，一把抓住她一隻手，禁不住發出一聲歡叫：「長纓！」

就在她那一聲歡叫出口的利那，夏侯長纓已抓住她的手腕，往上一提一放，放落在岸邊地上。

但那少女的一隻綉鞋及一角衣服已被池水浸濕了。

夏侯長纓身形隨即一個擺盪，落在那少女身邊的地上，急急說道：「雅韻，妳沒有什麼事吧？」

雅韻瞧到他那種緊張的樣子，不禁「嗤」地嬌笑出聲：「我好好的，有什麼事？」眼中滿是愛悅眸光。

「妳怎會掉落池中的？」夏侯長纓仍然傻氣地問道，並伸手輕握着雅韻的一隻春葱般的玉手。

「我才不告訴你！」雅韻嬌羞不勝地

輕嗔道。

夏侯長纓掩不住心中的歡欣，笑說道：「妳不說，我也猜到，妳是想捉弄我，躲起來，却不小心失足掉下去。」

「誰叫你要人家等這麼久才來？」雅韻嬌嗔道。

「別生氣，是我不是，算了吧！」夏侯長纓求饒地道。

「我要罰你！」雅韻抿咀道。

「我已向你賠了不是，還要罰？」夏侯長纓苦着臉道。

「不罰你也成！」

「眞的？」夏侯長纓喜道：「雅韻，你眞好。」

「你別喜歡，我還未說完的啊！」雅韻忍住笑，板起臉孔。「你若不想受罰，以後別再找我！」

夏侯長纓嚇了一跳，急忙說道：「那我甘願受罰了。」

「眞的？」雅韻極力忍住笑。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夏侯長纓一本正經地道。

看着夏侯長纓那種誠惶誠恐的樣子，雅韻再也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

夏侯長纓立時心頭一鬆，喜得叫起來：「雅韻，妳又作弄我，今次我不會饒過妳！」

「誰叫你像大蠢豬一樣！」雅韻咭咭地嬌笑着，嬌軀一閃，繞到柳樹的後面。

夏侯長纓笑說道：「妳跑不了。」伸手去抓雅韻。

雅韻有如一隻彩蝶般，輕捷地「飛」到另一棵柳樹後。

夏侯長纓繞過那棵柳樹，追着雅韻。

雅韻嬌笑着，靈巧地逃避。

兩條人影在池邊的花樹間一追一逐，有如兩隻穿花蝴蝶般，歡快的笑聲在池邊的上空响着。

忽然間，夏侯長纓「呀」地痛叫一聲，跌倒落地上。

雅韻一聽，芳心急跳了一下，匆忙停下來，扭頭往後望去。

但却看不到夏侯長纓的人影。

她不由着急起來，但隨即便泛起一抹慧黠的笑意，嗤笑道：「長纓，你別裝了，我不會像你這麼笨，受你騙！」

在一叢花樹後，馬上响起夏侯長纓哼哼唧唧的呻吟聲。

「長纓，別裝神扮鬼了，快起來吧！」雅韻口裏這麼說，神色却猶豫起來。

「哎喲——」花樹後的夏侯長纓又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接着，便聲息全無。

雅韻又猶豫了一下，仍然不大相信。「長纓，你再裝下去，我要走了。」

但夏侯長纓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雅韻開始有點相信了，遲疑着往那些花樹走去了。

「長纓，你怎麼了？」雅韻躭心地呼叫，探頭往花樹後張望。

只見夏侯長纓側臥在地上，一動不動，似乎昏了過去。

雅韻輕舒了一口氣，眼中又閃現出一抹慧黠眸光，忽然掩咀驚呼道：「蛇，有蛇！」

側臥在地上的夏侯長纓那刹那有如跳蚤般彈跳起來，緊張萬分地急叫道：「雅韻，不用驚，蛇在那裏？」

雅韻噗嗤一聲笑出聲來。「長纓，你騙不倒我的！」

夏侯長纓聽聞之下，頓時鬆了口氣，知道被雅韻騙了，不禁怪叫一聲：「好啊，妳又作弄我，看我饒過妳不！」身形一縱，撲向雅韻。

雅韻驚叫一聲，嬌軀一晃，往前急掠，臉上滿是得意的笑容。「是你先作弄我的，我……」

下面的話變成了一陣嬌嗔聲。

原來，夏侯長纓身形凌空一個翻掠，落在她的身前，雅韻收勢不及，一頭撞入他的懷中，被他緊緊地摟住，在她光潔的額上親了一下。

「你……」雅韻一個字才出口，便被夏侯長纓兩片火熱的咀唇印落在她那兩片紅唇上，將她下面的話堵住了。

＊　＊　＊

「夏侯長纓，好艷福啊！」人隨聲現，對岸池邊，現出一個年約三十上下的漢子來。

這漢子的出現，眞是大煞風景，簡直是棒打鴛鴦。

夏侯長纓與雅韻在語聲响起的刹那，有如受驚的鴛鴦般，慌不迭分開來。

雅韻更是羞臊難禁，嬌軀一閃，躲到那些花樹後。

夏侯長纓又羞又惱，心中大爲生氣，却不敢馬上抬起頭看一下那個捉狹的傢伙是什麼人。

——因爲他的一張臉有如火燒般通紅。

——被人撞破了自己與女孩子在親熱，就算臉皮再厚，也會不好意思的。

「夏侯長纓，原來你也是個風流種子。」對岸那人邪笑起來。

吸口氣，壓下心頭狂跳，夏侯長纓鼓起勇氣，抬頭往對岸望過去。

那人也在望着他，神色曖昧。

那人身材健碩，相貌不俗，再看之下，頗有一股威勢，但看清楚，却透出一股邪氣。

夏侯長纓却不認識那人。

那人的腰畔斜插着一把刀。一把尺長刀。

「閣下是誰？」夏侯長纓壓着心中那股氣惱，冷然問道。

「何大春。」那人傲然答道。

「一刀斬九寇何大春？」夏侯長纓目光一凝。

「正是！」

夏侯長纓不禁吸了口氣，重新打量一刀斬九寇何大春一遍。

夏侯長纓一出道便聽聞此人的大名。

何大春之所以名動江湖，乃是在四年前，單人匹馬直闖鐵斧堡，將盤據在堡中的九大寇一刀斬殺。

當然，在斬殺九大寇之前，何大春與九大寇劇戰了大半個時辰，才一刀將

九大寇斬殺的。

九大寇雖非一等一的高手，但也算得上是一流高手，何大春却能夠一刀將九人斬殺，其刀法的狠辣霸道，可想而知。

也因此，他的名頭在江湖上轟傳一時，而他的外號亦是由此而來的。

「你找我？」夏侯長纓的語氣毫不客氣，舉刀直入。

「當然是來找你。」何大春奸笑一聲：「你以為我來找那美人兒？」

「有何貴幹？」夏侯長纓語帶怒意。

「聽說你在十日之前，擊敗了槍神董舒舞……」

「是又如何？」

「我此來是要與你一決高下，看看傳聞是否屬實。」

「今日我沒有心情與你動手！」

「是否因為那個美人兒？」

「住口！」夏侯長纓怒喝一聲。「你再沒正經地提及……她，我對你不客氣！」

「哈哈，居然在那妞兒面前，裝出大情人的樣子，難怪那妞兒對你……哈哈哈……」何大春放肆地大笑起來。

「你——」夏侯長纓氣得直發抖，臉色也變了。

「怎麼樣，現在該應與我一決高下了吧？」何大春奸笑道。

「好——」夏侯長纓吸口氣，才說出那個「好」字，便被花樹後的雅韻一聲輕喚打斷了。「長纓，不要理會他，我不想看到你與人動手的兇險場面。」

夏侯長纓馬上怒氣全消，和聲對雅韻道：「雅韻，我差點忘了對妳的承諾，好吧，我不與他動手。」

「夏侯長纓，你不是又改變主意吧？」何大春雖然聽不到夏侯長纓與雅韻的說話，但却看到兩人說話時的神態，才會這麼猜想。

「何大春，你說對了。」夏侯長纓按捺着。「無論你怎麼說，我也不會與你決鬥。」

「你今日非要與我決鬥不可！」何大春一付無賴的樣子。「要不，你親口對我說，你是縮頭烏龜，王八蛋，兔崽子，銀樣蠟槍頭，技不如我！」

「你！」夏侯長纓被他說得氣往上衝，連聲音也有點發顫。

「我要是你，馬上動手一決高下！」何大春冷笑道。

吸口氣，夏侯長纓正想說話，却被雅韻的語聲截住了。「長纓，別受他激！」

夏侯長纓被雅韻這一說，登時像兜頭被淋了一盆冷水那樣，頓時冷靜下來。「何大春，無論你怎麼說，我也不會與你一決高下，別白費心機了，你走吧！」

「你今日若不與我一決高下，我決不離開！」何大春無賴地道。

「你這算什麼？」夏侯長纓生氣地道。

「隨便你怎麼說。」何大春叫道：「總之，你今日非要與我一決高下不可！」

「無賴！」夏侯長纓怒叫。

何大春居然笑道：「是無賴也好，惡棍也好，有種的，你便馬上與我一決高下。」

夏侯長纓拿他沒辦法，不由氣往上衝，怒叫道：「好，今日我便與你一決高下！」跟着便往對岸走去。

躲在花樹後的雅韻急叫道：「長纓……」

夏侯長纓腳步一停，扭頭道：「雅韻，妳別阻止我，我要教訓一下那個無賴，不然，他是不會罷休的！」

雅韻看到夏侯長纓一臉怒氣，本來想說的話便硬生生咽住了，臉上露出委屈的神色。

站在對岸的何大春看到自己的「激將法」奏效，高興得直笑。

＊　＊　＊

「何大春，你雖然可惡，但我與你却一點仇怨也沒有，這次比武，點到即止好麼？」夏侯長纓挺槍卓立，注視着站在對面的何大春。

何大春亦已亮出他的長刀，乃是一柄魚鱗刀，刀身泛起一層魚鱗紋，就連夏侯長纓在目睹之下，亦禁不住在心裏讚一聲：「好刀！」

「夏侯長纓，點到即止恐怕難辦到，我的刀一出必見血，而且，那樣也令到你我不能放手施為，因此，這一次決鬥，應該各自放手施為，分出高下生死！」何大春頓一下，又道：「你若怕死的，可以馬上認輸，怎麼樣？」

夏侯長纓被他這番話氣往上衝，決定要好好地教訓他一下，當下決然道：「既然你這麼說，那我遵命便是！」

「哈，這一次最爽快了！」何大春似笑非笑地道。

「姓何的，費話少說！」夏侯長纓吸口氣，讓自己冷靜下來，「請！」

何大春馬上亦深吸一口氣，神態一下子變得沉穩起來，隱隱然透出一股逼人的氣勢，刀鋒乍揚，口裏疾說一聲：「有僭了！」腳下一滑，刀光如虹，斬向夏侯長纓。

夏侯長纓輕喝一聲，槍勢急展，迎向何大春斬來的刀鋒。

刀槍交擊，發出連串「叮叮」的激響。

何大春那一刀居然化作五刀，幸好夏侯長纓目光銳利，看出他一刀藏着五個變化，不然，只怕會接不下他那一刀，會傷在他的刀下。

「果然有兩下子！」何大春疾喝一聲，刀隨身變，身形乍矮的刹那，刀鋒斜翻，削斬向夏侯長纓的手肘！

夏侯長纓急忙收肘退步，一招鳳點頭，槍尖戳向何大春的左膝頭。

何大春急忙斜跳開一步，接身形一旋，刀光如輪，旋風般捲向夏侯長纓。

夏侯長纓身形閃跳中，槍尖如雨打芭蕉，只聽「叮叮叮」一連串激响起，何大春的刀勢一散，悉被其一輪快槍化解了。

何大春怪叫一聲，刀勢再展，攻向夏侯長纓。

這一次，何大春的刀勢有如雷勢暴雨般，聲勢駭人，看樣子，他終於施展出其看家本領——惡鬼斬刀法了。

夏侯長纓不敢輕敵，亦施展出他的獨門槍法，與何大春激鬥起來。

雅韻這時候已站在距兩人激鬥的地方約三丈外的一棵柳樹下，神色緊張地看着激鬥中的兩人。

在她眼中看來，那情形驚險得令到她根本分不出那一個是夏侯長纓，誰是何大春，她只看到兩條人影閃挪騰躍於一片刀光槍影幻織起來的網子中，令到她眼花撩亂。

原來，她對於武功一道，只是略懂一二，甚至連輕功也只會皮毛，要不，她也不會失足掉下池去。

驀地，兩人乍然一分，各自跳開一步，互相凝視着，氣息有點急促，彷似兩頭相搏的野獸那樣。

雅韻張口欲叫，却又咽住了，並且用手擋住咀巴。

因為就在這刹那，夏侯長纓與何大春幾乎是同時發出一聲大喝，撲向對方。

兩人交手一招後，各自縱跳起來，閃電般在空中交手了幾招，那一份快捷，在旁觀看的雅韻只是看到一片刀光槍影，根本看不清楚兩人施展的招式，她只聽到兩人先後悶哼了一聲，隨即各自翻掠落地上。

夏侯長纓比何大春先落地那麼一刹那，微踣一步，才站穩脚步。

雅韻一眼看到夏侯長纓的右胸上有道約半尺長的血漬，禁不住驚叫一聲：「長纓！」慌不迭撲奔過去。

何大春落地後一連踣跌了三四步，才能站穩身形，霍地半轉身子，雙眼怒突地厲視夏侯長纓，那神態彷如一頭垂死的猛獸那樣。

猛地吼喝一聲，何大春兇猛地擧刀撲向夏侯長纓。

夏侯長纓却兀立不動。

雅韻却被何大春那兇猛如煞神般的擧動嚇得窒住了，臉色煞白了。

眼看着何大春便要撲到夏侯長纓的面前，他却連眼也不眨一下，只是注視着神態兇猛的何大春。

就在那刹那，何大春忽然像一棵被人攔腰砍倒的小樹般，陡地撲跌落地上。

他的背上，噴射出一道血箭來。

他背上的衣服，已染紅了一大片。

雅韻發出一聲驚叫。

——何大春死得實在太嚇人了。

夏侯長纓聽到雅韻的驚叫聲，忙扭頭叫一聲：「雅韻，不用怕。」急走過去。

就在那刹那，撲跌在地上的何大春陡地挺起身來，拚盡全身之力，將手上的長刀擲向夏侯長纓。

何大春臉上的神色獰惡有如厲鬼，挺着身，看着那柄長刀飛擲向夏侯長纓。

大概他在咽氣之前，也要看到夏侯長纓死在他的刀下才甘心。

雅韻一眼瞥及之下，又發出一聲驚叫。

夏侯長纓就在那刹那倏地身形半轉，手中槍反臂一挑，「錚」地一聲，將那柄長刀挑得斜飛去。「奪」地一聲，射在一棵柳樹的枝幹上。

何大春也在那刹那，無力地仆跌在地上，沒有再動一下。

冷哼一聲，夏侯長纓狠狠地盯了何大春一眼，然後繼續走向受驚的雅韻。

雅韻呻吟一聲，撲入夏侯長纓的懷中。

夏侯長纓張臂將她緊摟着，柔聲道：「雅韻，不要驚怕，沒事了。」

雅韻在他懷中點點頭，忽然抬起頭驚叫道：「長纓，你受了傷，血仍在流啊，待我替你包紮一下。」

夏侯長纓低頭一看，發覺右胸上的傷口果然仍在流血，不由痛哼了一聲。

「很痛麼？」雅韻緊張又心痛地輕聲問。

「很痛。」夏侯長纓裝出痛苦的樣子，眼中却有笑意。

「沒有傷到骨頭吧？」雅韻邊說邊從身上取出一條香羅帕，動手替夏侯長纓包紮，「你身上有金創藥麼？」

夏侯長纓很受用地點點頭，接從身上取出金創藥來，讓雅韻替他敷藥包紮。

＊　＊　＊

能夠得一個美人——特別是心愛的美人親手替自己的傷口敷藥包紮，雖然身體痛苦，但却是一種美妙的享受。

——最難消受美人恩。

夏侯長纓陶醉在那種不可言傳的美愛享受中，以至雅韻替他包紮好傷口，他仍未「清醒」過來。

直到雅韻輕喚他一聲，才從陶醉中「醒轉」過來。

雅韻瞧到他那種陶醉的樣子，不禁嬌嗔一聲，捏拳輕擂向他的臂膀。

夏侯長纓愛憐地一把捉住她的手腕，接舒臂將她輕擁在懷中。

＊　＊　＊

「長纓你為什麼要殺死他？」雅韻瞧了伏在地上的何大春的屍體一眼，臉露驚怕不忍之色。

「雅韻，我根本就不想殺他。」夏侯長纓輕撫着雅韻如絲的髮絲。「是他迫我殺他的，因為我若不殺他，他便會殺我，你明白麼？」

雅韻點點頭。「長纓，我不想看到你手上沾上血腥，我受不了那猩紅驚心的鮮血流濺。」

「雅韻——」

雅韻却打斷了夏侯長纓的話頭，仰起臉說道：「長纓，你答應我，以後不要殺人……也不要再去找人比武爭高下了，好麼？」

看到雅韻那張清麗脫俗的俏臉，那教人心動的神態，夏侯長纓實在不忍拒絕她，便隨口說道：「雅韻，我答應你。」

「眞的？」雅韻一臉欣喜。

夏侯長纓不得不硬着頭皮道：「我什麼時候騙過妳，說話不算數？」

「長纓，你眞好。」雅韻情不自禁地在夏侯長纓的唇上輕吻一下。

夏侯長纓乘機摟着她，深長地吻着。

＊　＊　＊

由於沒有人看到夏侯長纓與何大春在香液池畔的決鬥，加上夏侯長纓又沒有向外宣揚，因此，江湖上沒有人知道一刀斬九寇何大春死在他的槍下。

但他在白馬鎮外擊敗了槍神董舒舞的消息，卻在江湖上傳揚開去，成爲江湖武林中談論的熱門話題。

也因此，夏侯長纓的大名傳遍了江湖武林，幾乎沒有什麼人不曾聽聞過他的大名。

不過，仍有不少人不大相信夏侯長纓擊敗了槍神董舒舞。

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相信。

那些人認爲，江湖上傳揚的消息，不過是以訛傳訛，以夏侯長纓的年紀，就算一出娘胎便練武，也不可能在槍法修爲上，勝過有槍神之稱，武林中公認爲槍法宗師的董舒舞，更別說能夠擊敗他了。

那些人是以常理來猜度的。

也因此，有些人爲了這個傳聞而爭吵得臉紅耳赤，甚至還動起手來。

那些不大相信夏侯長纓打敗董舒舞的人之中，要算玉石堡堡主秦白玉爲代表人物。

無論別人怎麼說，他都不相信夏侯長纓打敗了董舒舞。

爲了這一點，他不惜動手打傷了死口咬定董舒舞敗在夏侯長纓槍下的林烈火。

其實，他之這麼執拗，其中是關乎到他的名聲顏面的。

因爲在武林江湖上，秦白玉與董舒舞的身份名聲是不相伯仲的，換言之，若他承認董舒舞敗在夏侯長纓的槍下，也就是等於他自認身手不如夏侯長纓。

武林中人最注重的是名聲。

就爲了這一點，他才抵死不肯承認董舒舞會敗在夏侯長纓的槍下。

他並且還揚言要與夏侯長纓一決高下，若夏侯長纓不敢應戰，那消息便是假的，而夏侯長纓便是個大騙子，烏龜王八蛋。

他還發出武林帖，廣邀武林人士在他與夏侯長纓決戰的那一日，前來觀看。

決戰的日子就定在二十日後的午時三刻。

那一日是九月初十。

但他却沒有派人將挑戰書送給夏侯長纓。

他所持的理由是：根本不知道夏侯長纓在什麼地方，因而無從派人將信送給他，而他挑戰夏侯長纓的消息相信會在武林江湖上不脛而走，只要夏侯長纓不是退出江湖武林，那一定會聽到這個消息的，若他不是浪得虛名，那一定會趕到玉石堡應戰的。

其實，說穿了，他是不想有失身份，向一個武林後進下挑戰書。

他猜得沒有錯，消息傳出去後，不數日，便傳遍了江湖武林，也哄動了江湖武林。

＊　＊　＊

夏侯長纓亦聽到玉石堡堡主秦白玉向他挑戰的消息。

那是在秦白玉發出武林帖的第七日。

這時候，他已身在一座小鎮上。

他是在兩日前，與蕭雅韻分手的。

原來，蕭雅韻乃是武林怪醫蕭一針的掌上明珠。

蕭一針本來名蕭洛川，一針這個大名，是那些被他醫好的武林朋友贈送給他的。

原來，他醫病只憑一銀針。

無論是大病小病，輕傷重傷，他都是以一根銀針，便能夠一一治好那些人的傷病。

當然，他仍會輔以草藥來治病療傷的，只不過用得最多的是那根銀針。

因此，武林中人都稱他爲蕭一針。

他的醫術雖然高明，但却不大懂武功，只懂得五禽戲之類的健身拳術，也因此，他的掌上明珠蕭雅韻也不大懂武功。

夏侯長纓之所以認識蕭雅韻並互相相愛，說起來，那是全拜江北五義將他打傷，他才會因爲機緣巧合，爲蕭一針所救，因而認識了蕭雅韻，進而兩情相悅，成了愛侶。

說起來，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三年前，他在黃山脚下，遇上江北五義，起先，江北五義對他頗爲客氣，但當他報上姓名後，江北五義頓時翻臉，一定要與他較量高下，好讓他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他起初不答應的，但江北五義不由分說，一擁而上強行與他動手，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只好與江北五義動上手。

若論單打獨鬥，江北五義那一個也不是夏侯長纓的敵手，但五人聯手之下，夏侯長纓雖然槍法神奇精妙，但雙拳難敵四手，在劇鬥近二百招後，他雖然傷了江北五義中的三義，他自己也負傷多處，傷得頗重，直到這時，他才從江北五義的口中，知道對方之所以忽然翻臉與他動手，乃是要替一個敗在他槍下的好朋友——江上舟報一敗之仇，出一口氣。

他在負傷之下，奮起神威，殺出重圍，落荒而逃，終於不支昏倒過去。

待到他醒來的時候，才發覺被人救了。

救他的人就是蕭一針。

蕭一針在黃山採了草藥後，在返回臨時居所時，那麼巧發現了他倒在一條荒徑的旁邊，因而將他背回居所，救了他一命的。

說來也巧，蕭雅韻這一次跟了父親到黃山採藥，才會得遇夏侯長纓，在幫忙父親照料夏侯長纓的那些日子中，對他暗生情愫，待到夏侯長纓傷愈之後，兩人已兩情相悅，就連蕭一針也看出來。

蕭一針並沒有反對女兒與夏侯長纓相愛，原來，他很欣賞夏侯長纓這個年輕人。

事實上，夏侯長纓與蕭雅韻也可說得上是郎才女貌，很合配。

＊　＊　＊

夏侯長纓之所以這麼快便離開蕭雅韻，那是因爲他忽然接到一封信。

那封信是顧盼之寫給他的。

信上只有寥寥幾行字。

那是要夏侯長纓在接信後，立刻趕去黑風口與之相晤，若夏侯長纓爽約，他便會將夏侯長纓那一日與他愛妾所幹的風流事，向蕭雅韻和盤托出。

夏侯長纓對於顧盼之的要脅，恨得牙癢癢的，但却奈何他不得，爲了與蕭雅韻的這一段情，他只好硬着頭皮去赴約。

——他明知道顧盼之這一次約晤他，必有所求，而所求必然不會是什麼好事，所以雖然一萬個不願意，也只好去赴約。

他後悔那一日與顧盼之的愛妾幹下那種糊塗事。

要不，就不用受顧盼之的威脅了。

但後悔又於事何補？

他也是一個很少會後悔的人。

一定要想一個辦法解除這種威脅，否則只怕這一生一世，都會受顧盼之的控制。

他曾想過將顧盼之一槍刺死，但想到顧盼之既然敢以之要脅自己，必然已想到這種可能，而有了應付之法，因此，他打消了這個念頭。

一時之間，他想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應付顧盼之的要脅，只好走着瞧。

他在小鎮上聽到秦白玉挑戰他的消息後，計算一下，距決鬥之日還有十多日，決定暫時置之不理，先去赴顧盼之的約。

說眞的，他在聽到秦白玉挑戰他的消息後，心裏很矛盾，因爲他已答應過蕭雅韻，不再與人動手較量，但他心底裏却忘不了那一次擊敗了董舒舞的榮耀與風光，他實在捨不得就這樣放開那份榮耀，他忘不了受到那些武林人簇擁歡呼，將他高高捧起來的那份美妙的感受，因此，他拿不定主意是否應戰，所以暫時不去理會。

在那小鎮上住宿了一夜，翌日他便趕往黑風口。

他曾向住宿的那家客棧的伙計打聽過往黑風口的路程，知道還要走七八十里路，才能趕到黑風口，換言之，最快也要明天才能趕到去。

而明天正是顧盼之約晤他的期限，因此，他必須急忙趕去黑風口。

* * *

黑風口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鎮集。

至於爲何叫黑風口，就是鎮上的父老，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黑風口這個鎮集，少說點，也有上千戶人家，鎮上一片繁盛熱鬧。

夏侯長纓是在傍黑的時候，來到黑風口的。

他不明白顧盼之爲何會選擇這裏與他相見。

其實，在這裏相見，很易會暴露行踪的。

而顧盼之是一個一直不敢公開露面的人，這對他是很危險的。

而這裏離白馬鎮足有二百里遠。

他實在猜不透，顧盼之因何要在這裏與他見面。

鎮上燈光閃亮，大街上的店舖仍然在做生意，夏侯長纓才走入鎮口大街上，精神頓時一振。

他聞到一陣誘人的菜香。

循着那陣菜香味望過去，原來那是一家酒樓，金漆招牌上寫着「香滿樓」三個大字。

他不由自主地走向那邊。

原來，他已肚餓了。

才進入店堂內，便聽聞有人驚異地叫道：「咦，那不是傳聞在白馬鎮外打敗了槍神董舒舞的夏侯長纓麼？」

夏侯長纓循聲望過去，看到店堂內其中一張枱子的幾個武林人，正在指指點點地看着他，但他却並不認識那幾個人。

不過，聽到有人那麼說他，他感到心頭一陣舒暢，仿似喝了一杯醇醪那樣。

他正想走向一張空着的枱子那邊，那三個漢子中的一個忽然站起身來，幾步來到他的面前，抱拳道：「夏侯兄，某家等人久聞兄台大名，今日有幸得遇上兄台，請賞個臉，讓某家等人做個東，痛快地喝一頓。

夏侯長纓聽那人那麼說，不覺傲然自得，但他不敢擺架子，換句話說，他是還不懂得擺架子，忙抱拳還禮道：「這位兄台，你我素不相識，怎好叨擾？」

那人豪爽地道：「夏侯兄不用客氣，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能得兄台賞面，乃是某家等人的榮幸也。」

夏侯長纓聽他那麼說，不好意思推却。爽快地道：「如此，叨擾了。」

「夏侯兄，請。」那人一側身，作了個請的手勢。

夏侯長纓也說一聲：「請。」向那張桌子走去。

那兩個原本坐着的漢子看到夏侯長纓走過來，忙站起身相迎。

夏侯長纓走到枱子前，抱拳朝那兩個漢子一禮，說道：「兩位兄台，夏侯某叨擾了。」

那兩個漢子忙抱拳還禮。「能得夏侯兄賞面，那是某家等的榮幸。」

「夏侯兄請坐。」邀請夏侯長纓的那個漢子道。

夏侯長纓轉對那漢子道：「還未請教三位兄台怎樣稱呼。」

「某家林德祿。」那漢子道。

接一指面對夏侯長纓的那個漢子，說道：「他叫劉毅剛。」

第三個搶着自報姓名：「某家周先亨。」

夏侯長纓朝三人各道一聲：「久仰。」其實，他根本沒有聽聞過三人的「大名」。

換句說話，三人不可能是江湖武林中有名頭的人物。

不過，被人奉承尊敬，無論對方是什麼人，總是很受用的。

因此，夏侯長纓並沒有因爲對方三人不是什麼人物而不願與他們應酬。

——與名頭身份比自己低的人交往

，自然有一種自豪及高人一等的感覺，相信世上沒有多少人不喜歡這種感覺。

坐下之後，林德祿三人先後向夏侯長纓敬酒，語氣間對他極爲奉承推許。

夏侯長纓口裏謙虛，心中却很受用，也回敬了三人一杯。

「夏侯兄，你連名震武林的槍神董舒舞也輕易打敗了，不是林某奉承你，兄台簡直是罕見的武林奇材，不出幾年，兄台一定會成爲武林第一人的！」林德祿道。

「那還用說！」周先亨馬上接道：「今日能夠與夏侯兄把酒暢飲，咱們實在與有榮焉！」

「將來，還望夏侯兄指點提攜一二，咱們可就受益不淺。」劉毅剛道：「未知夏侯兄可肯慨允咱們追附驥尾？」

「三位太看得起我了，實在不敢當三位的謬讚。」夏侯長纓聽得心花怒放，口裏却謙聲道：「至於追附之說……我更加不敢當，三位也不免太菲薄自己了。」

「夏侯兄，我們說的都是眞心話！」林、劉、周三人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說道：「以兄台的年紀，已擊敗成名多年的武林名宿，試問，放眼武林，有那一個能夠做到？假以時日，武林第一人捨你其誰？」

夏侯長纓雖然對三人的說話大爲欣悅，但却恐怕被什麼人聽到後傳到江湖武林中，被武林中人說他妄自尊大，那就不大妙了，那會惹來很多麻煩的，因此，他忙說道：「三位千萬不要再說武林第一人那句話……其實，我之能夠打敗董舒舞，只是一時僥倖……武林第一人麼，我想也沒有想過，那是一種奢望。」

「說得好！」驀地有人大聲說道：「難得你勝而不驕，不然，俺可要忍不住出手與你較量一番了！」

四人聞言都吃了一驚，急忙循聲望去，原來發話的人乃是一個坐在靠牆那邊一付座頭上，年約四十上下的壯碩漢子，桌面上放了一把看上去足有三十斤重過外的長刀，最特別的是：刀柄比普通的刀要長。

林德祿三人一看到那把刀，臉色都微微一變。

因爲他們已想到，那個神志凜然的漢子是誰。

＊　＊　＊

江湖上，武林中，只有一個人擅使一把那麼重，刀柄特長的長刀。

那人就是開天劈地熊天開。

提起開天劈地熊天開的大名，江湖上相信沒有多少個人未嘗聽聞過他的大名的。

據說，他那把長刀重三十九斤。

那把刀的刀柄特長，那是因爲他是以雙手執刀的。

他那套威震武林的刀法，就叫開天劈地十九斬。

千萬別小看了他那十九斬刀法，據曾與他交過手的武林人說，他每一斬之中，包含了九個變化，換言之，十九斬刀法可以演變出一百七十一式刀招。

而他的刀法招式施展出來，皆有如雷劈斧砍的威勢，很難招架，據說，至今爲止，還沒有一個人能夠接下他那十九斬的。

就連當今五派一幫的掌門人，也沒有把握可以接得下他那雷霆萬鈞般的開天劈地十九斬。

據說，他曾一刀將地面劈出一道裂縫來，當時看到的人無不爲之動容咋舌。

這也是他「開天劈地」這個外號的由來。

＊　＊　＊

夏侯長纓也從那把刀柄特長的長刀，認出他是熊天開。

對於熊天開的大名，他是久聞了。

他雖然能夠打敗槍神董舒舞，但對於這個與董舒舞齊名的刀手，他却沒有把握可以打敗他，因此，他不敢有一點輕視之意。

「這位敢情就是人稱開天劈地的熊天開大俠吧？」他起身轉對熊天開抱拳道。

熊天開上下打量了夏侯長纓一眼，起身還禮道：「正是熊某。」

一頓，又道：「聽聞閣下於旬日之前，打敗了董槍神，可是眞的？」

夏侯長纓正想答話，周先亨搶着道：「當然是眞的，那一日，周某的把兄一鎚定江山樊大成曾在場觀看，親眼看到董槍神敗在夏侯兄的槍下，之後，親口對我說出當日夏侯兄與董槍神動手較量的情形的！」

「嗯。」熊天開點一下頭。「果然英雄出少年，以你這年紀，居然能夠打敗董槍神，武林中出了你這個奇材，但願是武林之幸……」

（未完·二）

上文提要：

凌水雲眼看萬象與帥英傑對抗，擔心不已；余青玉為了其父余修竹要投靠蓋天幫而弄至脫離父子關係的地步……空明大師引領衆人到桐城啓光寺暫避，萬象亦開始傳授擒龍手與余青玉，未幾，萬象重返吐蕃，余青玉亦心念母親，返家一行，詎料風雷鎮已為蓋天幫所佔據，其父與其師兄殷志雄也已投敵去了，余青玉不由大駭……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余青玉感懷不已　偷馬賊遭遇坎坷

正吃得痛快，忽然後頭傳來一陣馬嘶及人聲，余青玉聞得是自己坐騎的嘶聲，忙放下杯箸，快步衝向後院，叫道：「什麼事？」

只聽有人喊道：「快捉拿偷馬賊！」

余青玉大急，提氣射前，幾個起落，至後院見一個小二倒在地上，一位穿寬袍戴冠的人，拉着自己的馬兒，那馬雙腳用力抵地，仍吃不住那人的大力，不斷被拉前。

余青玉大怒，喝道：「放下馬來！」他抽出長劍，向偷馬賊後背刺去！不料那人背後似乎長了眼睛，突然鬆了馬韁，身子標前丈餘，倏然一個風車大轉身，面對而立！

只見那人一張圓臉，像燒餅一般，咧着大嘴笑嘻嘻的，皮光肉滑，令人看不透他的年紀。「你便是這馬的主人？」

「當然！閣下身手不凡，為何幹起偷馬賊勾當來？不說個清楚，教你濺血當場！」

那人居然叫起撞天屈來。「放屁！誰說我是偷馬賊？誰不知我是最愛馬之人，是當今之伯樂，怎會偷你的馬！」

余青玉怒道：「休得再狡辯，在下親眼所見，難道還會有錯！」

「不但錯了，而且大錯特錯！」偷馬賊指着那匹劣馬，道：「你身為其主人，竟將此馬養得這副模樣，虧你還敢大呼小嚷！再讓你養牠幾個月，這良駒豈不要鬱鬱而終！」

余青玉微微一呆，道：「牠是良駒？胡說，這馬除了念主之外，餘無一好處！」誰知話音一落，那馬兒竟然悲嘶了一聲。

偷馬賊道：「你聽見沒有？連牠都不服氣！與其讓牠在你胯下受辱，不如讓牠隨我而去，好早日顯露其本色！」

余青玉沉住氣問道：「你說牠是好馬，那牠有什麼名堂？」

「牠乃驒騱良馬，你可曾聞過？」

余青玉搖搖頭，半信半疑。偷馬賊續道：「你連匈奴良駿亦未所聞，當眞是……枉為人也！史記匈奴列傳亦有記載……」

余青玉接道：「我亦記起了，史記確有記載，但據他書所載謂驒騱似馬而小，此馬比之一般所見還高大，怎會是驒騱，分明是你胡謅！」

偷馬賊一張臉突然漲紅，怒道：「眞孺子不可教也！《爾雅・釋畜》云：青驪騱、驎。郭璞註：色有深淺，斑駁隱鱗，今之連錢驄！我且問你，此馬是否有鱗狀黑斑，而毛色作青？史記說牠似馬，才是胡謅。牠本就是馬，而且是良馬，還什麼似不似的！不錯，正常之驒騱比較小，但牠高大，正表示牠是驒騱中之良駒！」

余青玉被他搶白了一番，呆了一陣再問道：「既是良馬，因何我騎牠走了幾天，並不覺其駿？」

「古時匈奴以牠作戰馬，其性之佳由此可知之，只是此馬須常策騎，方能顯出其能，正如良禽若久囚室內，一旦放牠出去，也飛不高跑不遠！人亦同此理，不加琢磨，豈能成材？況此馬常吃不飽，氣力養不成，自然讓無知者當作劣馬！假如在

我手中，不出兩個月，必將牠訓練成一千里馬！」

奇怪，那馬兒竟似有人性，聞其言竟頻頻點頭，似因至此方有人賞識，而感恩不盡。余青玉見狀不由又信了幾分。

偷馬賊續道：「只是令人奇怪的是，此馬既產於匈奴，怎會流落此處？又會在你胯下，當眞可惜！」

余青玉抱拳問道：「在下適才出言無狀，請高人原諒，並請指點訓練之法！」

偷馬賊哈哈大笑。「好好，算你知錯能改，又念在良駒難遇之份上，某便教你一二。你每天須為牠上好料，約莫十天八天之後，讓牠氣力漸長，又須每日讓牠馳一段路，一月之後，必能發現其優良之處！」

「多謝高人指點，尚未請教大名！」話說出口之後，余青玉方猛覺得不妙：萬一對方反問自己姓名，際此時局，又該不該坦誠相告？

幸而那偷馬賊又笑道：「萍水相逢，何須問姓名？況姓名乃人之記號而已，某尚未吃飯，正如馬未上料一般……」

余青玉快口道：「老兄台不嫌棄者，便由在下作個小東如何？」

偷馬賊大笑答應，回頭又對店小二道：「記住，不許用這等料餵良馬！」余青玉拋了一塊碎銀與小二，着他去買上好的飼料餵馬。

兩人回到前堂，余青玉吩咐小二重整杯碟，又再點了幾個小菜。偷馬賊也不客氣，先倒了一大盅酒，仰脖一口喝乾，讚嘆道：「痛快痛快，許久未喝過陳年狀元紅了！」

余青玉見他爽快直率，頗喜之，一邊替他斟酒，一邊又喚小二再來一壺，偷馬賊嘻嘻笑道：「某雖偷不到馬，却騙了一頓酒喝，也不錯！」

余青玉忙道：「可惜在下須趕路，否則再請你多喝幾頓，又有何妨？」

偷馬賊隨問道：「你小子要趕去何處？」

「合肥！」

「妙極，某亦要去那裡！這一路上，倒得請你多多照顧照顧了，來，某借你的酒，敬你一杯！」

余青玉見他言語風趣，只是太過老實不客氣，又有點不快，舉杯與他虛碰一下，問道：「兄台去合肥，有何貴幹？」

偷馬賊搖頭道：「我既不問你，你又何必問我？」余青玉又碰了個軟釘子，又因自己「心虛」，不便反斥。俄頃，小二捧菜而出，偷馬賊又道：「來來，趁熱吃！」

余青玉忍不住道：「兄台似乎欲與在下爭做東道！」

偷馬賊忙道：「不不，某家窮得很，這個可得敬謝不敏！嗯，你那驊騮是從何處購來的？他日待我去那裡相一相，看看還有否良馬！」

余青玉將買馬的地點和經過說了一遍，偷馬賊又嘆道：「這麼好的馬，他才賣你五兩銀子？可惜某如今身無分文，否則必五十倍向你買！」

余青玉聽他這樣說，心中亦暗暗高興，遂問道：「兄台這相馬功夫，是如何學來的？」

偷馬賊「哈」地一聲，又喝了一杯酒方道：「你可知道某家自小便與馬兒廝磨麼？你知道某見過的馬兒超過萬匹？嘿嘿，有一個時候，某管理過三千多匹的馬……」話至一半忽然住口，又倒了一杯，道：「喝酒喝酒，其他的莫談！」

「哦，原來兄台出身牧場……」

偷馬賊瞪了他一眼，怒道：「叫你別提，你為何偏要提？」話剛說畢，又莞爾一笑。「別生氣，日後少不免教你一點相馬養馬之術！還有騎馬之術也是門功夫，騎技高者，雖長途跋涉，馬兒不覺疲累，騎技劣者，即使只跑半圈，也須用盡馬匹氣力，即使是千里良駒，亦不堪長期受此折磨！」

「那日後倒要好好討教一番了！」余青玉舉杯道：「在下再敬兄台一杯！」偷馬賊酒來杯乾，不料他酒量並不豪，七八杯狀元紅下肚，已酡然欲醉，上身一歪，帽冠滾了下來，赫然露出一顆禿禿的腦袋來！

余青玉不由一愕，再仔細觀之，頂上尚有受戒的九個疤點，分明是個出家人，出家人飲酒吃肉，出口粗魯，全無一絲佛門弟子之風，余青玉楸然不樂！

偷馬賊酒醉三分醒，撿起帽子重新戴上，笑嘻嘻地道：「你莫瞪眼，豈不聞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此一禪偈？某且問你，不吃肉的和尚若殺人，會不會比不殺人的吃肉和尚慈悲？」

余青玉想了一想道：「那也得看他殺的是什麼人！」

「殺的是壞人，也比吃壞肉的和尚壞！」

「這些肉都是壞的？」

「這雞這豬全是死了的，也就是屍體！某吃的是已死的家畜的肉，他殺的是沒有靈魂的人，也是行屍走肉……嘿嘿，這道理這般顯淺，你居然也不懂得？」

余青玉讓他的歪理說得啞口無言，忽然旁邊有人道：「還找不到你這酒肉和尚！」

偷馬賊回頭一看，大驚失色，自櫈子上跳了起來，翻身往後堂跑去。余青玉轉頭一望，只見兩個中年漢，腰上都懸着兵刄，太陽穴高高鼓起，自店門口跑進去，見偷馬賊逃跑，也追向後堂！

余青玉呆了一呆，不知為何竟然替偷馬賊担憂起來，霍地拋下一大錠銀子，也轉身奔向後堂，方至走廊上已聽到一道馬匹的輕嘶聲，余青玉不由大聲叫道：「等等我！」

他快步跑到後院，只見那小二哭喪着臉道：「客官，您那匹馬被偷馬賊偷去了！」

余青玉道：「知道了，與你無關！」他自後門衝出去，但見驊騮寶馬向東馳去，後面那兩位中年漢追了一程，知道追不到，住脚破口大罵，猛見余青玉走近，倏地橫在他臉前，道：「小子，你跟他是什麼關係？」

余青玉道：「在下並不認識他！」

一個耳下有道刀疤的中年漢道：「你莫把咱倆當作三歲小孩，不認識他，又怎會與他杯酒言歡？」

余青玉萬料不到會惹來麻煩，只好沉住氣道：「那人說要教在下養馬，要在下

請他喝酒，誰知道他連我的馬也偷了！兩位與他有何仇恨？」

另一位蓄短髯的中年漢道：「咱倆與他無仇，不過他在青松山村偷人家的雞吃，讓咱們撞到……」

余青玉心頭微鬆，道：「一隻雞值不了多少錢，也用不得如此緊張，兩位若眞要追討者，在下願意代賠！」

刀疤漢冷哼一聲：「臭小子，瞧你這副模樣，却不將錢看在眼中，九成亦不是好人！」

余青玉不由有怒，道：「閣下不問青紅皂白，便出口傷人，難道這便是好人？」

短髯中年漢道：「一隻雞在你眼中當然是小事，可是却累那位女僕被東家打得皮開肉裂，最後還被逐出門！那女人無依無靠，那酒肉和尚該不該負責她的湯藥費和生活費？」

余青玉實在想不到偷一隻雞，會引起這般嚴重的後果，一時間無話可答，半晌方道：「在下跟那偷馬賊的確不認識，兩位若是不相信，亦無可奈何！」

刀疤漢道：「不管你認不認識，你說過要代賠，便得負責！」

短髯漢道：「表弟算了吧，瞧他也是受害人，莫與他計較！」

余青玉見他倆人相貌堂堂，劍胆俠心，忍不住問道：「兩位英雄相貌不凡，未知如何稱呼？」

刀疤漢道：「某關學祖，此乃某表哥林楓紅，人稱羅漢雙義，你叫什麼名？」

短髯中年漢林楓紅忙道：「雙義兩字不敢，此乃道上朋友往咱哥兒臉上貼金而已，不過咱們倒是出自羅漢門，少俠貴姓大名？」

余青玉略一沉吟，見他倆是熱血漢子，決定不隱瞞身份，遂道：「在下乃余青玉也！」

林楓紅眉頭一皺，問道：「可是人稱流星門之余三公子？」

「正是不才！」

林楓紅上下看了他幾眼，道：「貴門已爲蓋天幫所滅，難怪閣下弄成這副模樣！」

余青玉臉上發熱，抱拳道：「兩位大俠他日有緣再行請教，今日因爲在下尚有要事待辦，先走一步了！」他不待林楓紅兩人回話，便快步向前奔去。

跑了四五里，忽見前面樹下站着一人一馬，可不正是那偷馬賊？不由氣往上衝，加速奔去。

不料偷馬賊見到他，還是那副嘻皮笑臉。「嘻嘻，某答應不偷你的馬就只借不偷！呶，你瞧瞧，這驊騄寶馬可沒損一根毫毛！」

余青玉寒着臉道：「料不到你不但是偷馬賊，還是位偷雞賊！那雞已被你吃進肚子裡去，可不能說是錯吧？」

偷馬賊臉上現出赧然之色，低聲道：「你聽那兩廝說了？嘿嘿，一隻老母雞，值得多少銀子？」

余青玉將林、關兩人的話複述了一遍，道：「莫以爲你只偷了一隻雞，却幾乎害死了一條人命，要不人家還會苦苦追你？你根本一早已知道結果，否則怎會一見到他倆，便撒腿逃跑？」

偷馬賊被余青玉說得滿臉通紅，又低聲道：「某知道你心腸好，不如請你施一錠銀子，替某賠給那女人如何？日後某有錢了，自然會還給你！」

「人家林關雙義已替你解決了！」余青玉怒氣沖沖地接過馬韁，回首道：「以後你走你的獨木橋，我走我的陽關大道，兩不相干！」

偷馬賊一把拉住馬韁，大聲道：「你曾答應一路負責某的吃喝，如今食言，算是那門子好漢？」

余青玉喝道：「此一時，彼一時也！讓開！」他雙脚在馬腹上一挾，那馬洒開四蹄前進。

不料偷馬賊仍不放手，又手拉住轠繩，一邊奔跑，口中嘮哨不已，那馬兒知性放慢了脚步，余青玉舉起馬鞭道：「你再不放手，在下可就不客氣了！」

偷馬賊大聲道：「某如今身上分文不剩，你忍心迫我再去偷雞不成！」

余青玉拋了一錠銀子在地上，道：「在下送你一錠銀子，你該放手了吧？」

偷馬賊怒道：「你將某當作什麼人？」他鬆了手，站在路中，奇怪那匹驊騄寶馬四脚立定，也停了下來，余青玉連連揮鞭，那馬只嘶不走，偷馬賊大聲道：「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正如你這小子，臉上故意糊了許多泥巴，料亦有隱衷，你爲何不聽聽某家一言？」

這幾句話說中余青玉心事，只好道：「好，你隨後慢慢走來，邊說你的隱衷！」

偷馬賊上前拍拍馬頸，驊騄寶馬緩緩前進。

「呶，你瞧某這手本領如何？你若能學到一半，教你終生受用不盡！」

余青玉見他還是那副嘻皮笑臉，又好氣又好笑，大聲道：「你再胡鬧，在下可不要聽了！」

偷馬賊只好道：「慢！某原名卓成雙，因父母一口氣生了五胎都是女的，到某才生第一個男孩，希望我再替他們帶來一個兒子，所以叫成雙……」

余青玉笑罵道：「誰管你父母的事，快說正題！」

「某本是山海關外人氏，家裡窮，自小便送某到牧場去幹活，你聽過千里牧場麼？哈，千里雖然有點誇大，但佔地之大……」卓成雙見余青玉臉有不豫之色，忙接道：「不料千里牧場竟有藏龍伏虎之士，某一身本領便在那裡學的，大約七年前，千里牧場發生內鬨，不知怎的有人在某酒中及場主馬千里如夫人飯中下春藥，結果……咳咳……」

「結果你倆必是做出了狗男女的事來！」余青玉本還想再諷刺他一下，但却想起自己的遭遇來，登時收口道：「後來又怎會變成酒肉和尚？」

「事後某知道闖下了大禍，料有人要奪馬場主如夫人之權，某成爲犧牲者，此種情況又不便解釋，只好漏夜溜進關內，只因某除了養馬相馬之外，別無所長，又自在慣了，在飢寒交迫，又走投無路之下，只好跑到一座小廟內落髮棲身。」

卓成雙說至此，喘了一口氣，續道：「如此過了幾年，實在熬不住那枯燥的生

活，你不知道做和尚多淒慘，連粗話也不能說，某以前大肉大魚慣了，又不是真心皈依如來，最後借機下山化緣便溜了，一路南下，終於到了這裡！某可不是天生白吃白喝的，只是受人陷害，無處可投，方會出此下策！想某以前在千里牧場，也風光過，幾曾想到如今要淪為偷鷄賊！」言畢唏噓不已。

余青玉聽後大為同情，因為其遭遇與自己有相似之處，當下問道：「你說的可是真的？」

卓成雙一反平常神態，一本正經地道：「若有半句虛言，叫某死無葬身之所！」

「好吧，在下便原諒你！你說要去合肥，料是假的吧？」

卓成雙有點靦覥地點點頭，余青玉道：「不是在下絕情，只是我如今乃泥菩薩過江，自顧不暇，怎還能照顧你？」

卓成雙睜大了一對眼睛道：「此話差矣，卓某可不是百無一用之人，論武功論輕功，都還有可取之處，替公子跑跑腿，必能勝任！先此聲明，某家可不要你施捨！」一頓又問：「適才公子說是泥菩薩過江，未知某可否助你解決？」

余青玉怪笑道：「我如今已為蓋天幫通緝，人人均欲得到我，好獻與帥英傑，以取其歡心，你能助我解決帥英傑麼？」

卓成雙微微一怔，訕訕地道：「某雖不能助你解決帥英傑，却可助你抵禦來捉拿你的人！嗯，你到底是那一位高人？」

「流星門之余青玉！」

「怪不得你臉上要塗泥巴！」卓成雙仍不心息，道：「余三公子，咱們到了合肥再說吧！」余青玉考慮了一陣，終於答應其所請，讓他隨同去合肥。

一路平安無事，眼看合肥城已在望，余青玉一顆心忽然怦怦而跳，希望能在外祖父家見到母親，可是內心深處，又恐會失望，一路上，兩人談談說說，余青玉對卓成雙印象漸改，覺得此人並非天生賊骨頭，且十分守諾，又恢復先前對他的態度，每頓好肉好酒款待。

待入了城之後，余青玉便道：「卓兄，在下尚有許多事要辦，他日有機會再相見，目前且分手！吸，這裡有一錠銀子，你且收下，以後再慢慢還我！」

卓成雙考慮了一下，終於伸手接受，雙眼微濕，問道：「三公子，日後卓某若要見你，該去何處？」

余青玉抬頭望着天，喃喃地道：「我也不知會去何處，不過你若要找我，可去桐城外之啓光寺，問問空靈大師便知道！」

卓成雙咬一咬牙，道：「好，三公子盛情，卓某受了，日後必當回報！」說時將銀子納進懷內，大步走了。余青玉也有點依依不捨，却不願連累他，當下尋路去外祖母家。他小時候來過幾趟，依稀認得門徑。到了一小院外，但見大門緊閉，甚是冷清，與以前不大一般，心頭不由一沉。

由於崔集康授徒嚴格負責，徒弟頗多，以前余青玉來時，每至巷口便聽到院內學生練拳開聲運氣的吆喝，但今番却連一點丁聲音也聽不到，不由余青玉不緊張，他遲疑了一下，見旁邊有兩個孩子在玩耍，開口詢問，得知沒有找錯，然後方敢上前拍門。

過了好一會，裡面方傳來一個婦人的聲音：「找誰呀？」

余青玉心頭又是一沉，道：「請問外祖父崔公公在家麼？」

「外祖父？」那女人嘟囔了一下，將門拉開，却是位少婦，還背負着一個小孩。那婦人看了余青玉幾眼，問道：「你到底是誰？」

余青玉道：「我是崔公公的外孫，從風雷鎮來的！嗯，你是表嫂？表哥在家麼？」

少婦又看了他幾眼，才擠出點笑意，道：「你是三表弟，許久不見了，一向可好？姑姑怎地沒同來？」

余青玉大叫一聲：「我娘沒來過麼？」

少婦見他臉色蒼白，吃了一驚，道：「去年老爺子去世時她是來過，但早已回去啦！嗯，三表弟且進來再說！」余青玉拉着馬隨她進去。

崔集康只生一子一女，兒子已死了，幸好還留下一根苗，以接香燈。余青玉這剎那，只覺神魂在九天之外飄盪，坐在廳內還無所覺，直至其表嫂端茶與他才魂魄歸體。「三表弟，姑姑離家未回麼？」看來她什麼也不知道。

余青玉嘆了一口氣，道：「此事說來話長，表哥呢？」

「大哥在老爺子去世不久後，便在威遠鏢局當鏢師了，家裡只剩愚嫂及這孩子！」

余青玉心中暗叫：「也許娘因外祖父已沒，故此不來。」當下强振精神，將家裡發生的事簡要地說了一遍，那女人聽了臉色大變。余青玉乾咳一聲，無心逗留，塞了一塊銀子在孩子懷內，道：「表嫂，小弟來得匆忙，忘記買禮物，一點小意思，給孩子買糖果吃！小弟告辭了，日後有機會再來！」

那女人趕緊問道：「三表弟準備去何處？」

余青玉苦笑道：「到處找尋家母下落！」言畢匆匆拉馬出去，一到外面，但覺雙脚發抖，幾乎暈厥，好不容易才爬上馬背。

驊騣寶馬似乎知道主人心情，慢慢走出小巷，余青玉滿懷希望而來，結果失望而歸，天下茫茫，何處找娘親？若娘親能逃出火窟，尚堪安慰，否則……余青玉實在不敢再想下去。

正在混沌間，忽聞一聲暴喝：「小子，你騎馬不看路，敢情想討打！」

余青玉這才瞿然一醒，忙不迭拉住馬韁，只見一條漢子拉住一個滿臉驚恐的孩子，忙抱拳施禮。余青玉不敢耽誤，策馬出城。馳了一程，腹中咕咕作响，這才省起尚未吃飯，但又不想走回去，便任由馬匹奔馳。

如此神不守舍地走了許多路，日已向西，他腦海裡才泛起一個問題：何處找尋母親？余家自修竹創下了流星門之後，便幾與六親斷絕，他反覆思索，都想不出母親會去那裡投靠。

天色已黑，余青玉飢渴交迫，見路旁有道小溪，便跳下馬來，掬水喝了幾口，

那驊騄寶馬亦在旁喝水吃草，迷糊中余青玉倚石矇矓而睡。夢中忽見母親尋來，他大叫一聲，醒來却是南柯一夢。郊野寂寥，除星月之外，只餘驊騄寶馬在旁。

夜風清涼，余青玉用溪水洗了個臉，腦袋清醒了不少，不由暗問自己日後如何打算，此念一起，他心底便响起一聲怒吼，當然是與帥英傑周旋到底！

帥英傑武功天下無雙，蓋天幫勢力之強盛，一時無兩，余青玉若要與帥英傑周旋，其他條件且不論，首先便得有與帥英傑放手一鬥之武功！

余青玉一躍而起，就在月下練起武來，演習的正是「千樹落英掌」，使至急處，只見一道淡淡的人影，忽然有人喝起采來：「三公子好妙的掌法！」

余青玉倏地收掌，轉頭望去，月光下只見兩條漢子站在樹下含笑打招呼！正是「羅漢雙義」林楓紅及關學祖！余青玉有點窘，拱手問道：「兩位大俠怎地在此？」

林楓紅走前道：「咱倆要去揚州探親，因錯過了宿頭，趁月色趕路，不想在此遇到三公子！」

關學祖道：「三公子，昨日黃昏，咱們見到蓋天幫的鐵冠道人率人在合肥城外經過，未知是否與三公子有關，尚請小心！」

余青玉微微一驚，抱拳道：「多謝關二俠關懷，在下十分感激，但不知此處離合肥城多遠？」

林關二人聞言均是一呆，頗覺奇怪，林楓紅道：「此處在合肥之東北，約莫四十餘里，三公子欲往何處？」

余青玉道：「在下也不知該去何處！」

林楓紅知其心情，安慰他道：「三公子無須担憂，料蓋天幫勢力雖強，也不可能雄霸天下，河北一帶仍甚安穩，三公子可到河北，則不虞被他們抓住。」

余青玉冷哼一聲，道：「在下如今孑然一身，個人生死不放在心上，只是懸念娘親之下落而已！」

關學祖雖然比較粗暴急躁，但為人却十分熱心，聞言即問道：「令堂未落在蓋天幫手中乎？咱倆若見到她即告訴她，說你到處找她，只不知該通知她去何處與三公子相會？」

余青玉又謝了一番，然後將聽來的消息說了一下。「在下極望家母及家姐當夜能趁亂逃出魔掌！至於在下之去向，桐城外之啓光寺空靈大師必然知道！兩位大俠若見到家母順請代在下通知她。」

「一定一定！」林楓紅抱拳道：「如此咱們暫別！」

余青玉想起一事，又道：「兩位大俠未知可否再聽在下一言？在下已找到那偷馬賊，他本名卓成雙，因被人冤枉到處匿藏，身上分文不剩，只好潛進大戶人家內偷吃，不知會招致那女僕受辱，在下見他並非天生賊骨，且……」

林楓紅哈哈笑道：「既然三公子替他說情，咱倆便不與他計較！」

林楓紅與關學祖去後，余青玉亦拉馬上途，林關二人雖然沒有帶來什麼好消息，但却使他覺得「吾道不孤」，雖如今孑然一身，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並不孤寂，他心情大為好轉，當下觀星月辨別一下方向，便折向南行。

天地茫茫，要想找一個人，無異大海撈針，能否找得到娘親，頗須機緣，既然如此，又記起與師父之約定，因此余青玉便決定繞過巢湖，先到啓光寺見了師父，再作打算。

半夜急馳，已至界墩集，此處在巢湖東北方，余青玉人疲馬乏，便入集歇息，他先飽餐一番，又找了一家小客棧住下，準備睡半天，下午再趕路。

不料一覺醒來，日已過午，余青玉在床上練了一陣內功，再吩咐小二送水梳洗一番，然後出店吃飯，又買了一些乾糧，再繼續上路。

＊　＊　＊

一路上不斷注視周圍的人，希望能見到娘親，因此行速較慢，余青玉因備了乾糧，也不着急，如此走了半天，又至晚上，他才催馬前進。

兩年前，余青玉曾隨大哥余青山到過巢湖平南寨作過客，故對這一帶頗為熟悉，準備到巢縣縣城歇息一下，然後去平南寨作訪。

平南寨雖不是一幫二教三門四寨五莊之列，但因巢湖漁產豐富，是故亦頗強盛，寨主賀同安夫婦乃江湖兒女出身，甚有義氣，亦有骨氣，與流星門的關係向來不錯，說不定雲開會攜母親及姐姐去那裡投靠，余青玉想至此，精神登時一振，急急催馬，未幾巢縣已遠遠在望。

可是未入城，余青玉便隱隱覺得不妙，蓋此刻已是半夜，城內居然人聲吵雜，燈火通明，余青玉不敢造次，拉慢馬匹，小心翼翼前進。

一入城，看見街上有不少人奔走相告，余青玉跳下馬攔住一位青年問道：「這位大哥請了，未知貴城今夜發生了什麼事？」

那青年喘着氣道：「發生事故的不是本城，而是平南寨，呶呶，你看西南方燒得連天也烘紅了！」

余青玉適才由東北角入城，此刻聽他所言，轉頭望天，果見遠處火光照天，把西北方的夜空也映紅了。當下大驚問道：「未知平南寨因何失火？」

那青年道：「你敢情是剛從外地來的！有一個叫什麼蓋天幫的，要賀寨主投降，賀寨主不允，蓋天幫便派人來攻打，看來如今平南寨是失守了！」

話未說畢，余青玉已撥轉馬首，向西南方馳去，誰知尚未出城，只見一大羣居民如潮水湧退，有人高聲叫道：「城外四周已被蓋天幫封鎖，說要捉拿平南寨的漏網之魚！」

余青玉吃了一驚，只得隨人潮退回去，到一間小客棧，拍門進內投宿，費了許多唇舌，才讓掌櫃相信自己只是過路客，與平南寨無關。余青玉剛進房寬衣，已聞外面人聲沸騰，客棧大門被拍得震天價响，料是蓋天幫來搜查了。

余青玉心頭一陣緊張，對方人多，實不宜暴露身份，他抬頭一望，將劍置於樑上，俄頃客棧內亦响起人聲：「快開門！點燈！」

余青玉人急智生，故意放了一錠銀子在桌上，然後點燈開門，進來的是兩個手

執明亮鋼刀的大漢，余青玉見他們面生，心頭稍安，一個大漢喝道：「小子叫什麼名，往那裡來的，與賀同安有何關係？」

余青玉裝出一副害怕相，結結巴巴道：「小的叫黃求金，是桐城人氏，因母病重，所以去親戚家借錢……誰是賀同安小的可不認識！」

那大漢倏地向余青玉擊出一拳，憑余青玉如今之造詣，自無被打中之理，但他卻故作不見，被打個正着，一跤摔坐在床上，嚷道：「官府捉賊，怎地打起無辜百姓來……官爺們，小的可是冤枉的呀！」

那兩個大漢見他一副窩囊相，都大笑起來，其中一個眼尖，拾起桌上的銀子，余青玉叫道：「你們這是幹什麼的？那可是我娘治病的藥錢哪！拿不得拿不得！」

那大漢回頭沉聲道：「小子，識相一點，再嚷便抓你去吃官司！一錠銀子有什麼了不起？不見了可以再去借，要是關到大牢裡，就連你娘親最後一面也見不着了，豈不是大不孝？」言畢大笑而去，在外面又大聲道：「這房內住的是個膿包鄉巴小子，到別處查去！」

余青玉這才鬆了一口氣，揉揉肚子站了起來，猛然聽見客棧內有女人的哭聲：「大爺，銀子你拿去，但……」

只聽一個粗躁的聲音道：「大爺摸你那是看得起你，要不是無暇，大爺還要與你成其好事哩！嘻嘻，美人兒，大爺改天來看你！咦，這大肚子的女人也不錯嘛！」

那女人又道：「大爺，她身懷了孕，請你高抬貴手……」她聲音忽然哽咽起來：「你要摸，奴情願取代她……」

「滾開，老子就是未摸過懷了孕的女人！」那大漢大聲叫道：「喂，你們都來樂一樂吧！」

余青玉只覺怒火燃胸，幾乎要衝出去，可是回心一想，自己泥菩薩過江，又踟躕起來，猛又聽另一個女人道：「姐姐，我忍受得住……嗚嗚……」

余青玉忽覺那兩個女人的聲音十分耳熟，心頭一動，躍起取下長劍，再用汗巾裹住臉，推窗縱出。

余青玉躍上屋頂，踏瓦而進，聽得下面有聲音，使了個「倒掛珠簾」，雙脚勾住屋簷，上身垂了下去，以食指點涎沫刺破紙窗，湊首望內。只見房內有幾個大漢，正圍住兩個女人，仔細一瞧，可不正是麗萍和小紅？

余青玉又驚又喜，喜的是在此處遇到她們兩人，驚的是恐怕沒法救她倆。他輕吸一口氣，直起腰來，心念電閃，突然輕輕揭下一塊瓦片，用力向外摔下去。

「巴」地一聲響，屋瓦摔得破碎，房內的蓋天帮帮徒驚醒，有人道：「快出去看看！」接着是房門開啓聲。余青玉輕輕躍下院子，一掌拍開窗子，縱身跳了進去。

房內尚有一個漢子，聞聲一驚，轉頭過去，余青玉長劍早已候着他，劍尖洞穿其喉頭，那漢子連驚呼聲也來不及喊，已倒地身亡！

麗萍胆子較大，道：「多謝壯士相救！」余青玉也不答她，拉着那漢子的屍體，跳了出去，再將他拋上屋頂，然後重新進房，首先抱起小紅，低聲道：「不用怕，我救你們出去！」

余青玉躍出小院，盡力一蹬，再度跳上屋頂，踏瓦而去。抬眼望去，街上的秩序已比剛才安靜。余青玉躍落街上，穿進一條小巷，然後又再躍起，將小紅置於屋脊後，道：「你且在這裡等等，我回去救你同伴！」

余青玉飛回客棧，又聞麗萍房內有男人的粗暴喝聲：「快說，你同伴去了那裡？」

麗萍道：「誰知道你們同伴將她帶去那裡？」

一個男人笑罵道：「老許眞不是人，趁咱們走開，便先下手爲强，今只剩下一個如何分配？」

另一個道：「俺是老大，當然由俺先來！」

余青玉瞧一瞧地形，恰見有個蓋天帮嘍囉走過來，他忙閃在柱後，待他經過後，一劍刺去！那嘍囉慘叫一聲，余青玉抽劍躍上屋頂，輕輕向院子那方跑去。房內的人聽見叫聲，紛紛出來探看，余青玉仍由後窗進去，抱起麗萍躍出去，他幾經艱辛，方將麗萍帶到小巷處，與小紅會合。

麗萍忽道：「你是三公子？」

余青玉一怔，故意道：「什麼三公子四公子的？」誰知麗萍突然伸手將他臉上的汗巾扯了下來！

麗萍一見到果然是余青玉，一對粉拳如雨點一般落在他身上。「我打你這個薄倖郎！」

「眞是一言難盡！」余青玉苦笑道：「你怎會認出我來？」（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玄門正派高手將羣妖殺退，由極樂眞人、果然和尚、百禽大師圍截應天青，不讓他到非人間的洞穴，再由陷空老祖對付陰魔柔柔，半邊神尼從旁協助，隨陷空老祖到洞穴，柔柔功力雖未恢復，仍可逃走，但心懸應天青的安危，出洞協助，反被衆高手圍攻，只有挨打的份兒，應天青和柔柔無法聯手，羣妖只好捨命相救……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陰魔

柔柔大發雌威　老祖幡然醒悟

柔柔看在眼內，很難過，所以才叫應天青將他們帶走，她清楚以目前的情形她亦是只有等死的份兒，以應天青的本領根本不能夠將她救出去，最後亦只有傷亡。

她實在不想應天青再受到任何的傷害，她希望應天青能夠好好的活下去，而她既不屬於這個世界，也就離開這個世間好了。

她討厭那些玄門正派的行事作風，可是到現在她仍然不想傷害他們，她不想傷害任何人，也不想任何人受到傷害。她這份心情應天青完全感覺到，也所以特別感慨，好像她這樣心地良善的人，竟然受到這種待遇，他實在難以置信，難以想像。

他想想，終於有了主意，霹靂也似大喝：「住手——」

所有人齊皆怔住，目光都落在應天青面上。

「大家再這樣下去，我只好這樣做了。」應天青目光一掃。「希望大家不要迫我，就此罷手。」

「廢話——」半邊神尼冷笑。「你以爲我們是小孩子，這便會給你騙倒——」語聲一落，她的金梭便向柔柔射去，出其不意，正中柔柔身上。

柔柔尖叫一聲，面色又白了一分，陷空老祖等人緊接出手，漫天法寶盡落在柔柔身上。

柔柔沒有理會，突然叫起來：「應大哥，不要這樣做——」

她與應天青靈犀一點，心意互通，那刹那已知道應天青打的是什麼主意。

陷空老祖也算是反應最敏捷的一個，發覺柔柔不是作假，連忙向應天青那邊望去。

應天青即時長嘯一聲，將體內的眞氣迫出來，那也就是柔柔注進他體內，令他恢復功力的陰氣精華。

他是考慮到柔柔所以變得這樣衰弱，完全是因爲將陰氣的精華注進自己的體內，只要他將這陰氣的精華迫出來，柔柔再將這陰氣的精華吸回，道理上便可以完全恢復失去的功力，回復過來。

只要柔柔回復本來，一切便迎刃而解，以柔柔的生性良善，必定會迫令玄門正派和解，不會傷害玄門正派的人，而只要能夠回復太平，他就是完全失去功力變成廢人，甚至死亡也沒有關係。

他一生出這個念頭柔柔便察覺，只是要阻止也沒有阻止的力量。

她只有高呼阻止。

那刹那只見應天青的身子平空飛起來，一身衣衫同時收起，毫光飛閃中，穿破無數小洞，一身陰氣也就在這些小洞中射出來。

陰氣噴射不絕，應天青一個身子亦被帶動，半空中旋轉起來，那噴射出來的陰氣亦繞着他的身子旋轉，將他旋得高升起來。

那股陰氣旋轉着企圖轉回他體內，可是他已將身上的所有氣門完全封閉，甚至將身上僅存的一點陰氣也迫出來。

陰氣盡出，他便變得空殼也似。

之前他是純陽之體，因爲將所有陽



氣迫出來救陰魔，體內絲毫人氣也沒有，只剩下與生俱來以及與柔柔接觸下吸入的少少陰氣。

若是連那少許陰氣也沒有，他便是一個死人。

柔柔以至純的陰氣將他救活，他體內原有的陰氣，與柔柔給他的陰氣匯合在一起壯大，使他有如脫胎換骨的，變成了另一種高手。

現在他將所有的陰氣也放出來，體內便一無所有，就像一個空殼。

他的生命完全不受影响，仍然能夠活着，只是很空，一無所有的空。

那種空實在不是筆墨能夠形容，勉强說來，就像蟬蛻的空殼。

那股陰氣一再不能夠回去，便沖天而起，很自然的聚成一團，向需要陰氣補充的所在飛去。

那也就是柔柔的所在，那股陰氣也原就是柔柔所有，來到柔柔附近，自然而然急湧向柔柔。

陰氣飛離，應天青便凌空掉下來，一片棉絮，一根羽毛也似的落在地上。

那甚至可以說比羽毛棉絮還要輕，在地面上飄飛着，輕得根本沾不到地上。

再舉一個比喻，他就像一個鬼魂，已沒有重量，只是沒有鬼魂那種倏忽出現的本領。

他的感情却仍然實在，傷感的看着柔柔與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

柔柔看着眼淚不由自主淌下來，那利那她完全忘記了抵抗，也忘記了身在何方，身上連挨了陷空老祖等連串重擊。

她的身子被擊得凌空翻來滾去。秀髮一再變白，臉也更有如白紙也似。

那股陰氣也就在這時候回到她體內。

陷空老祖看得清楚，想阻截那股陰氣，可是他的劍氣尚未射出，陰氣已千絲萬縷的進入柔柔的體內。

眼看着柔柔半空中翻滾，一把秀髮由白轉黑，烏亮的較之前更甚，臉色也逐漸變得有如羊脂白玉一樣。

她越變越美麗，較之前更美麗，陷空老祖看着却魄動驚心。

其餘玄門正派的高手一樣瞠目結舌，呼叫聲中，所有法寶完全向柔柔進攻。

柔柔的身子却逐漸停下來，一股光包圍着她的身子，那些法寶對她根本一些作用也沒有。

甚至陷空老祖的劍氣也起不了作用。

她療傷的時候已不停吸收天地間的陰氣，現在再加上應天青放出的所有，魔力自然遠在這之前之上。

她沒有理會陷空老祖等人，悠然飄向應天青，任那些法寶打在身上。

與她移動同時，天地間所有的陰氣，亦被應天青放出的那股帶動，盡飄進柔柔的體內。

太陽彷彿同時逐漸亮起來。

陷空老祖面上却絲毫笑容也沒有，他明白柔柔根本已無須陰氣，天地間那

些陰氣所以向她體內湧進，只因爲已完全被她控制，已成爲她體內的一份子，就像是她的呼吸，被她吸進去，又呼出來。

由她體內再散發出來只有更陰寒。

不過片刻，天地間逐漸陰暗下去，那邊的太陽逐漸消失，連一點光影也沒有了。

雪突然飄下，越來越多，天地間逐漸一片雪白，森寒徹骨。

柔柔沒有在意，繼續前行，可是她始終不能夠接觸應天青。

她雖然放鬆了脚步，可是以她目前的狀態，就是隨便站在那裏也威力迫人。

應天青是那麼的虛無，輕輕的力量也足以將他帶動，何況柔柔的威勢。

柔柔每向他移動一步，他的身子便被柔柔帶動的氣流撞擊出丈外。

他明白是什麼回事，知道已不可能與柔柔在一起，休說肩並肩，手携手的了。

柔柔也明白，她的脚步已盡可能放慢，看見還是那樣，心裏那一份悲痛實在令人難以言喻。

她已將陰氣散開，阻住了陷空老祖等一衆玄門正派的高手的法寶，唯恐他們那些法寶的威力將應天青帶動，與她相離更遠。

她的功力已足以做到這個地步，她也只想接觸應天青，抓着應天青的手，將她體內的陰氣繼續輸進去，令應天青回復健康，她甚至寧願從此灰飛湮滅。

應天青深深感覺到柔柔這一份悲痛傷感，也想抓着柔柔的手，再與柔柔相擁一會，可是他實在做不到，有心無力。

柔柔當然感受到應天青的感覺，她哀傷至極，不由叫出來。「應大哥——」

「柔柔——」應天青的應聲是那麼虛渺。

「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柔柔，算了，不要傷害他們，不要讓天地再森寒下去。」應天青只是這樣希望，他已看出柔柔實在身不由己，一切都是虛言。

「應大哥，我不想傷害任何人。」柔柔淌着淚。「可是他們爲什麼這樣不講理。」

「妖女，我們不講理，看你將天地弄成怎樣了！」半邊神尼那邊叫出來。

柔柔緩緩回過頭。「是誰令我這樣的？」

「妖女還在狡辯！」半邊神尼冷笑。「非殺不可——」金梭又向柔柔射出。

柔柔剛回頭，金梭一射而至，却傷不了她，彷彿被一股無形的力量帶動，從她的身旁射過，變了射在應天青身上。

柔柔就是回她那句話，與她之間出現了空位，她也就正好抓着這個空位。

金梭未到，那股力已將應天青撞飛數十丈外，柔柔看着心頭冒火，脫口一聲：「你這個賊尼！」身子一轉，千萬縷陰氣聚成一股龍捲，衝向半邊神尼。

半邊神尼七枚金梭射出，那七枚金梭遇上龍捲立時滾轉起來，反撞向半邊神尼，七枚金梭將半邊神尼切成了百數十截。

血雨飛洒，隨即凝結成血塊，散發地上，陷空老祖與一衆玄門正派的高手齊皆失色。

柔柔的威力實在令他們不寒而慄。

龍捲一起，應天青便被旋飛出去，無形無踪，柔柔發覺已不知所踪。

她沒有追，她知道一追帶動的氣流只有將應天青送得更遠。

一股莫名的悲憤在她內心冒起來。她悲呼：「我要殺光你們——」

她本來就有些魔性，現在發覺與應天青不可能在一起，悲憤之下，實在沒有什麼做不出來的了。

陷空老祖那剎那不禁自生悔意，他發覺這一次是判斷錯誤了，若是他肯給應天青機會，說不定應天青能夠說服柔柔離開人間。

到現在他才發覺柔柔對應天青的感情有多深厚，絕不是之前所認爲的迷惑。

但事情已經到這個地步，如何補救？陷空老祖實在想不到。

「我看我們是有點誤會了。」他終於說出這句話。

柔柔的反應只是笑，這種笑却是令人不寒而慄，她的身子跟着飛舞起來，撲向百禽大師。

這個人她也是很討厭，她還未撲到，百禽大師身上棲息的雀鳥已僵斃，從他頭頂的鳥巢掉下來。

那簡直就是百禽大師的子女，一股悲憤冒起來，大喝聲中，劍氣射向柔柔。

與之同時柔柔强勁的陰氣亦湧過去，綿綿不絕的將百禽大師裹在一起，那股劍氣很自然的在氣團內奔流，反將百禽大師砍成了千百塊，到陰氣散盡，所見一片血肉模糊，不忍卒睹。

極樂眞人看着搖頭歎息。「完了——」

陷空老祖接上口，「只怕天地之間從此生機盡絕，變成死城。」

極樂眞人歎息，「看來我們眞的是錯了，那最後即使會變成現在這樣，最低限度也有一段時間。」

「最低限度。」陷空老祖盤膝坐下來，只準備拚盡所能與柔柔一拚高下。

其餘玄門正派的高手面面相覷，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極樂眞人看着，無可奈何的一聲：「我們現在只有全力一拚了。」

他說着將劍光祭起來，其餘玄門正派的高手亦法寶齊出，匯合在一起。

柔柔一個身子即時移動起來，開始緩緩的轉動，越轉越快，一股奇大無比的龍捲相繼出現。

剩餘的羣妖，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齊皆被牽動，旋轉起來，只有陷空老祖例外。

剎那間所有人都飛舞在半空中，只有陷空老祖仍然盤膝坐在地上。

極樂眞人旋轉着劍光飛射而出，在

他左右的羣妖劍光中一一倒下，怪叫連聲。

柔柔沒有理會，繼續旋轉，她只是要將所有的玄門正派高手殺盡。

她一面旋轉，一面控制那股陰氣聚成劍也似的，一個接一個將羣俠砍倒。

沒有人能夠抵擋她的魔力，羣俠的法寶反變成誅殺自己的武器。

極樂眞人看着他們一個個倒下，急也急不來，一股劍氣祭至最高，終於射出去，轟轟發的，當然是他有生以來的最强勁的一次。

柔柔的陰氣立時都轉到這股劍氣之上，兩下相撞在一起，立時分出高下。

極樂眞人的劍氣一碎再碎，終於化爲烏有，在化爲烏有之前，已將他的身割成千百片。

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看着已不知恐懼也何物，一個接一個撲向柔柔，他們知道已沒有生存的機會，只好從容殉死。

柔柔一些憐惜之心也沒有，在她的心目中這裏所有人全都該死，無一値得同情。

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拚命撲擊，悉力以赴，威力當然也强，那麼多人的力量集中在一起，在陷空老祖的引領下當然已足以一戰。

他們很想將柔柔包圍在當中，可是柔柔的功力已不是之前可比，他們又怎能夠再將柔柔包圍起來？

柔柔飛舞在半空中，一股龍捲飛捲在她身外，保護着她的身子，那些法寶來到她身附近都被她身外那股龍捲震開去。

她看準機會，手動處，龍捲一股接一股射前，小小的一股，就像是錐子也似的，射在那些玄門正派的俠士身上，當眞是擋者披靡。

陷空老祖沒有出手救他們，他只是在等機會出手襲擊，可是他雖然抓着機會，劍氣來到柔柔身外還是被柔柔及時擋開。

他也算老謀深算，轉向那些妖人襲擊，希望引開柔柔的注意，然後出其不意，突施襲擊。

柔柔根本不理會，她一心報復，只管殺盡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

血雨漫空飛洒，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與邪門妖人一個接一個倒下。

陷空老祖發覺柔柔不理會，也知道只憑自己的本領，絕對阻止不了柔柔誅殺羣俠，把心一橫，暫時不理會柔柔，全力誅殺羣妖。

那些妖人原是乘玄門正派那些高手攻擊柔柔的時候襲擊他們。

之前羣妖看見柔柔的行事作風，心灰意冷，的確是準備找一個地方躲起來，省得被玄門正派的人誅殺，跟着被玄門正派的人追殺圍捕，多少已有些氣，現在看見柔柔魔性大發，誅殺玄門正派的羣俠，當然妖性亦發作出來，存心報復，對羣俠當然亦全力撲擊。

殺機一動，連玄門正派的高手也只知道殺，何況那些本身已有邪性的妖人，非人間外立時變了一個修羅地獄也似，屍橫撲地，殺聲震天。

陷空老祖雖然道行高深，在這種環境下，原始的天性亦激發出來，終於大開殺戒。

柔柔亦變本加厲。就是她與陷空老祖，全力出擊，已足以令到風雲變色，血雨腥風。

應天青看不見，也聽不到，這時候他已飄到幻波池附近。

他當然走不動，一個只剩空殼的身子，隨着氣流的移動，緩緩飛向幻波池的方向。

柔柔那邊旋轉得越急，氣流波動得便越嚴重，應天青也被推送得更遠。

她當然明白應天青現在的情形，也已知道根本不能夠再與應天青接觸，以她的功力，即使不動，身外也有一股氣流在移動，這根本不是她所能夠控制，也因此，那種身不由己的感覺更加明顯了。

應天青也想與柔柔擁抱在一起，希望能夠說服柔柔，不再與玄門正派作對，也不再管天下間的事，帶着他遠飛天外，他寧願死在柔柔的懷內，只要天下太平，不再有殺戮。

這當然是一廂情願，知道根本近不了柔柔的身，他已經想像到柔柔一定會很生氣，他知道柔柔對自己的感情，一氣之下，當然什麼事也做得出，不堪設想。

可是在這種情形下，他實在身不由己，要想停下來也不成，他也不知道將會飄到什麼地方去。

他感到生離死別，也感到絕對的空虛，到他飛到幻波池上，非獨人，思想也變得空洞，彷彿什麼也沒有，只是空。

他也就在幻波池的小島上降下來，這種降的感覺很特別，好像有什麼在牽引着。

應天青開始的時候還沒有感覺，只以爲那股力已盡，所以他空殼也似的身子能夠降下來，不知道地面上也有地氣，他根本不能夠落到地上。

到他發覺眞的有一股力牽引着，人已經在地上貼着地面移動。

那股力量顯然是從霹靂子炸開的那個大洞透出來，也就牽引着他向那個大洞移去。

與之同時他感覺到一陣說不出的舒服，一個身子暖洋洋的，好像有什麼走進去。

然後他想到了那些陽氣，連他也不知道怎會突然想到。

他要體內也彷彿有了力量，卻是不足以支持他站起來，更不足以阻止身子的移動。

他已沒有空的感覺，相反逐漸已有些實的感覺，只是並不多。

他的身子繼續移動，卻不是拖着地面，也沒有被地面沙石擦破，是那麼的柔順自然、平滑，終於進入了那個大洞。

那股力量繼續把他拉下去，經過洞壁，悠然投向地肺的深處。

陷空老祖當日越接近地肺便越覺灼

熱，到地肺的開口，根本不能夠再忍受，而事實他繼續下去，不難被地肺的火焰燒毀。

現在的應天青卻是完全沒有常人那種感覺，他只是一個空殼，極需要別的東西來充實，來補充，唯一能夠進去也就是氣流。

他能夠吸收柔柔那麼多的陰氣，當然也可以吸收陽氣。

投進地心那股陽氣也就是發現一個更適宜儲藏的地方而開始移動，那種移動牽引空氣，亦因此而將應天青牽引過來。

浮游在幻波池大洞外那少許的陽氣就像是無主遊魂突然找到了可以棲止的地方，自然而然遊竄進應天青體內。

這也就是藥引子，也因而將其他的陽氣牽引過來，以應天青目前的形態，當然是只有他被那股陽氣牽引過去的份兒。

他繼續接近地肺，陽氣也補充得更多，因為他的空，不感覺灼熱，自然更可以接近地肺，一直到地肺的深處，陽氣蘊藏的地方。

那團陽氣凝聚在地肺深處，也只有拳大的一團，光華流轉，非常光亮。

地肺的火焰由岩漿散發出來，當然凌厲，那股熱力更就足以將任何東西化為灰燼。

那團陽氣在那麼灼熱耀目的火焰當中仍然能夠顯現出來，那種輝煌已是與旭日無異。

應天青就是那種空，甚麼也可以接受，既不覺得地肺火焰的耀目，也不覺得那些火焰的灼熱，甚至連那團陽氣也一樣不覺得目眩。

他完全虛無所有，也因而任何也可以接受得來，那團陽氣原就是無處棲身才躲到這幻波池的地肺內。

這地肺的熱力無疑已足以抵受天地間的陰氣，所以躲在地肺內絕對安全。

可是那團陽氣遊竄自由已慣，要拘束在地肺的烈焰岩漿內當然不舒服，隨時都準備找另一處更安全更自由的地方。

當然，能夠脫出地肺，回到天空上是最理想，能夠向上升亦自然更好，因為往上升也就是有生氣，升得越高便越好。

也就因為有這種傾向，那團陽氣一直在等機會，製造機會，所以陷空老祖以霹靂子炸開地洞，立即有一股陽氣送上地面，希望能夠遊竄上地面，再出生天。

這所以陷空老祖雖然未能夠接近地肺，也可以取得一股陽氣到手。

那股陽氣並沒有繼續輸出去，兩下接觸，已發覺陷空老祖不是適當的人選，環境也不適合，地面隨時有消散的可能。

事實證明的確是這樣。

當然，另一方面是因為陷空老祖的功力不足，陽氣再加重一定負擔不來，最終只怕未到地面已然將陷空老祖震碎。

陷空老祖也有這種感覺，所以到了雙手不能夠承受的階段只好離開。

那股陽氣也就再次靜止下來，到外面回復平靜，又輸出千絲萬縷，就像是觸鬚也似的，希望接觸到適當的機會，再離開地肺。

這千絲萬縷與應天青接觸，立即有反應，一面進入應天青體內，一面將訊息傳送回地肺深處。

地面一片森寒，那股藏在地肺的陽氣當然不會冒出來，只好抓住這一線生機，將應天青這個媒介牽進安全的地方。

應天青也就是這樣進入地肺，也就因為他體內已有了陽氣，令得他的體質有異於其他人，那些陽氣已足以保護他不被地肺的火焰燒毀。

一直到他進入最安全的地方，那團陽氣的精華才開始進入他體內。

開始的時候仍然是千絲萬縷，就像是水銀瀉地的無孔不入，到後來，還是千絲萬縷，只是速度已不是一般，越來越快，最後已接近光的速度。

應天青由空無一有而充實，一個身子在地肺當中飛舞，終於吸盡了陽氣的精華。

他的身子逐漸亮起來，到最後就像是一個光人似的，緩緩往上升，終於出了地洞。

天地間這時候更森寒，風吹冰冷，雪花紛飛，一片銀白。

應天青飛舞在漫天風雪間，體內的陽氣與天地間的陰氣相抗，由發亮而變回正常。

這也才是正常，天地間本來就沒有什麼特別的，除非陰陽不調。

沒有了陽氣，天地間才會變成一片冰天雪地，漫空風雪飛舞。

陽氣現在雖然在應天青體內，但千絲萬縷的已開始透出來，於是風雪也逐漸停下來了。

應天青也一些寒冷的感覺也沒有。

他一片空的時候也沒有感覺，什麼感覺也沒有，思想甚接近空頓。

現在他卻是前所未有的充實，思想也充實起來，開始想，甚至想很多。

他終於想清楚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也想到只有他那麼空才可以承受那許多陽氣。

一個人要空到他那樣子實在不可能，而他在空之前是吸收了天地間至純的陰氣，那團陰氣雖然去盡，但經過陰氣清洗的軀體到底不是一般所能夠比較。

他知道自己將天地間所有的陽氣收集在體內，那只要再散發出來，天地間便回復本來。

回復本來也就是陰氣也平衡，那賴陰氣存在的柔柔又將會怎樣？

一想到柔柔應天青便一陣心酸，他知道除非他回到地肺，將陽氣在地肺消除，令陽氣回到地肺，否則只要那股陽氣存在他體內，那種情形便會發生。

所以他實在不想往見柔柔，可是他又實在想知道柔柔那邊現在變成怎樣子。

然後他發覺無論他想與不想，都非要去不可，他的身子已不由自主的往那

邊移動，那也就絕無疑問是柔柔那非人間的所在。

他知道這完全是陰陽相吸的影響。

那股陽氣在地肺中經過地火溶岩的再煉，吸收了地火溶岩的另一股剛陽，在應天青體內合而為一，已足以與柔柔體內的陰氣抗衡，不分高下。

這也是天意，也大概是天意認為陰陽必須要調和，才將被迫流竄的陽氣引進幻波池內，使陽氣再得以壯大，與在天地間無敵的陰氣抗衡。

這也就像是玩笑，天地大變，生出了那樣的一股陰氣，然後陰氣縱橫無敵，到相當的時候又湧現陽氣來將陰氣抵消。

天意莫測，這若說不是遊戲又像是遊戲，若說是遊戲，對應天青和柔柔來說，未免太殘忍了。

應天青無可奈何的隨着氣流移動，大抵已知道會有什麼結果，那種無奈的悲哀也就更深濃了。

他不願意去，卻又不能夠不去，無助的飄浮在天空中，除了歎息之外，也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

天空中一路雪花飛舞，可是到他接近雪花便停下來，那看來也實在是奇景。

陷空老祖終於發現那種奇景，他感到了暖和，那雖然不太强烈，已令他感到有了生機。

他不知道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也看不見飛來的應天青，那距離實在還遠。

柔柔當然也立時覺察，她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只是多少已有些危險的感覺。

她沒有想到離開，繼續下手誅殺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毫不留情。

陷空老祖也繼續誅殺那些妖人，到他將那些妖人殺光的時候，柔柔亦已將玄門正派的高手誅殺得七七八八。

陷空老祖終於轉身，劍光飛射向柔柔，全力以赴，劍光閃電般輝煌。

柔柔雙手轉動，兩股龍捲回射向陷空老祖，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一齊動手，劍光大盛，攻向柔柔，沒有了那些妖人在旁邊騷擾，他們更放手進攻。

柔柔龍捲飛施得更急，與那些劍光絞在一起，一時間電光石火迸射。

所有人都為之目眩，陷空老祖多少也有這種感覺，體內的眞氣拚命透出。

柔柔那兩股龍捲也更强勁，呼嘯着與那些劍光糾纏得更凌厲。

霹靂一聲，劍光龍捲終於齊碎，陷空老祖與玄門正宗殘餘的羣俠一齊倒飛開去。

柔柔的一張臉亦蒼白起來，她將陷空老祖等人的劍氣完全絞碎，實在花了一番氣力。

她這邊的陰氣透出，那邊便補充回來，天地間仍然有陰氣存在，這些陰氣便迅速補充她所耗支所需。

到所有的陰氣回復到一定水平，她的面色又是方才那樣的美麗。

陷空老祖看着不由得心驚魄動，他們厲害的法寶已毀去，所餘的根本不能夠與柔柔對抗。

柔柔現在顯然又回復方才的功力，也就是說要殺他們已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

柔柔顯然也有意要殺光他們，面色才回復平常，一股股龍捲便從身上散發出來，相互糾纏，變成一條奇大的龍捲，轟轟發發地向陷空老祖等人捲去。

沒有人有信心對付這條龍捲，連陷空老祖也不能。

他們仍然將身上所餘的法寶發出來，卻已有心理準備，快要與法寶一同被毀滅。

這條龍捲將會殺掉他們多少人，他們不知道，只知道每一個都有死亡的可能。

他們也沒有退縮，準備迎接這生命中最後的一劫，也就因為這種心態，他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靜，那祭起來的法寶倏然散發出一陣祥和的光華。

陷空老祖看在眼內，不由一聲長歎，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生死關頭，終於悟出眞理，靈光一點，更上層樓，可是便要就此消逝，當然是很可惜的一回事。

柔柔並沒有理會他們的反應，龍捲加重功力，雖然移動緩慢，那種威勢卻是難以想像。

眼看着玄門正派高手的法寶在龍捲當中磨滅，一一消散，然後就到他們的眞身。

第一個……第二個……血雨激飛，一個一個的玄門正派高手相繼在龍捲中磨滅。

陷空老祖看着心都要裂了，長身而前，迎向龍捲，他想到自己身為玄門正派的頭兒，在想不到可以應付的辦法下，唯有率先犧牲。

柔柔對他尤其痛恨，龍捲不停，加快前移，陷空老祖所有的眞氣立時凝聚在雙臂之上，仍然抱着萬一的希望，企圖將龍捲撕開，好讓剩餘的玄門正派高手有逃生的機會。

與龍捲接觸他便知道這是奢望，他感覺到那股龍捲的凌厲，然後感覺到凝聚在雙臂上的眞氣迅速被磨滅，最後到他的一雙手。

他感到劇痛，在他來說這種感覺已不知多少年沒有過的了。

眼看着，他的雙臂在龍捲中逐漸磨滅，皮肉就像是粉末般飛散，血珠飛灑。

不過片刻，已到了手肘，那些玄門正派的高手一齊上前，可是有那一個再有這種功力將陷空老祖救出來。

應天青也就在這時候到了，在他面前的冰雪已完全消去。

他本來可以快一些到來，只是他一直都想停下，想避免與柔柔相撞在一起。

一路移動，他都有這種感覺，移動的最終必定與柔柔相撞，而相撞的結果，柔柔必定會趁此消失，至於他將會變成怎樣他卻是不在乎。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丁少秋跟踪着劉源長來到柯家莊，窺見柯大發兄弟竟要逼走艾氏母女，而艾氏母女也因身份已暴露，乾脆找上柯大發算舊賬，柯大發揮劍急攻艾大娘，艾大娘不敵，丁少秋暗中傳音叫艾大娘母女立刻離開，另一方面，丁少秋揪着柯金芝，一手摔向柯大發，柯大發誤以爲有人暗擊而錯手殺了自己的兒子……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少男女兩情相悅　尼庵中傳授絕學

「老哥哥聽她們娘兒倆的口氣，好像再也不回來了，急忙進來一瞧，嘩，廚下還有幾罈好酒，連滷菜也有一大鉢頭，此地主人既然走了，老哥哥就是主人了，這豈不是撿了天大的便宜？」

丁少秋失笑道：「老哥哥想開酒店了？」

老哥哥聳聳肩道：「至少也夠老哥哥喝上幾天，這些酒沒喝光，老哥哥是不會走的。」

說到這裏，轉身往裏就走，口中說道：「小兄弟，你等一等，老哥哥去拿酒菜。」

丁少秋笑道：「原來你老這樣就算是請小弟的客了？」

老哥哥敢情在裡面忙着燙酒，切滷菜，是以好久沒有作聲，過了一回，只見他一手提着酒壺，一手端着一盤滷菜走出，笑道：「老哥哥當酒店老闆，自然要好好的請你了。」

他把酒壺、滷菜一起放到桌上，自己就對面坐下，伸手取過兩隻酒杯，倒滿了酒，說道：「來，咱們先喝一杯潤潤喉嚨，吃些菜，再慢慢的聊。」

說完，咕的一聲把一杯酒喝乾，舔舔舌頭，又道：「這酒眞不錯！」

右手斟滿一杯，又咕的一口喝乾了，才抬頭問道：「小兄弟，你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丁少秋就把自己此行經過，粗枝大葉的說了一遍，一直說到自己把柯金芝擲向柯大發，退出柯家莊爲止。

老哥哥耳朶聽着他說話，右手斟酒，左手擧杯，一杯又一杯的喝着，可沒停過。

他們兩人邊說邊喝，蘆棚下一片漆黑，也沒點燈。

直等丁少秋話聲一落，老哥哥才一拍巴掌，嘻的笑道：「好兄弟，你們兩個都不錯，短短幾個月不見，一個當了花字門門主，一個成了護花門和華山派的繼承人，老哥哥應該爲你慶祝慶祝，來，乾杯。」

兩人乾了一杯。老哥哥看着他，嘻的笑道：「小兄弟，你再喝三杯，老哥哥有話和你說。」

丁少秋道：「老哥哥有什麼話，就快說出來，爲什麼要小弟喝三杯呢？」

「嘻嘻！」老哥哥神秘一笑道：「這你就不懂了，你喝上三杯，老哥哥就說，反正不會叫你白喝的。」

丁少秋道：「到底是什麼事呢？」

老哥哥道：「你喝了再說。」

丁少秋道：「好，小弟喝就是了。」果然一口氣連喝了三杯。

老哥哥得意笑道：「看來你酒量也比從前好多了，喏，我告訴你，你就在這裡陪老哥哥住幾天，暫時不用到大名去了。」

丁少秋道：「爲什麼？」

老哥哥聳着肩道：「你要問爲什麼，就得再喝三杯。」

丁少秋心想：「老哥哥是酒鬼，這樣下去，自己非被他灌醉不可！」一時不覺有了主意，笑道：「小弟不會喝酒……」

老哥哥嚷道：「那不成，你要聽下文

，就得再喝三杯。」

丁少秋朝他笑了笑道：「老哥哥，你說裡面還有幾罈好酒，對不！」

老哥哥道：「不錯。」

丁少秋又道：「這樣的好酒，一般酒店裡很難喝到對不對？」

老哥哥點頭道：「不錯。」

丁少秋又道：「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好酒自然要給會喝酒的人喝，才算得人，像小弟這樣不會喝酒的人喝了，不是白糟蹋了？何況幾罈酒，爲數已是不多，老哥哥喜愛喝酒，留着慢慢的喝，豈不是好？」

老哥哥聽得一呆，接着點點頭，拍着巴掌，笑道：「沒錯，給你喝這樣的好酒，當眞是浪費，好，老哥哥就和你說吧，你在這裡等着就好，李幫主他們不出三天，都會到這裡來了。」

丁少秋聽得不信的道：「老哥哥，你沒騙我吧？」

老哥哥臉色一正，說道：「老哥哥是你老哥哥，你是老哥哥的小兄弟，我怎麼會騙你？這是昨天我在這裡喝酒的時候聽到的……

「一個說：『這地方果然最好也沒有了，不但地點適中，附近也沒有居民，最是隱蔽不過。』

「另一個道：『只要老哥把一行人帶到這裡，咱們長老自會請幫主父女一起來的。』

「第一個說話的又道：『一定、一定，只不知李幫主幾時可到？』

另一個道：『三天後傍晚。』

「那時喝酒的人很多，老哥哥也只是隨便聽了幾句，方才經你一說，就想起這兩個人的對話，只怕大有蹊蹺呢！」

丁少秋道：「有什麼蹊蹺呢？」

「咄，這就是你小小年紀，經驗不足之處了！」

老哥哥喝了口酒，續道：「柯大成要把艾氏母女趕跑，就是爲了丐幫要在這裡辦事，這兩人互相保証，一個負責把一行人帶到這裡來，一個也負責由丐幫中一名長老把幫主父女請來，這其中，不是另有陰謀還會有什麼好事？」

丁少秋忽然想起自己曾在方城麵館中聽到古靈子和矮財神拜天賜兩人的談話，古靈子曾說：「那就正好，你只要把東西往易婆子身上一放，一切事兒都由她承担，你老哥和柯長老就名正言順的接管了一門、一幫，大夥誰不心服口服？」

矮財神連連點頭道：『門主此計大妙，兄弟就遵照你老指示行事。』

想到這裡，不覺抬頭望着老哥哥道：「小弟在方城麵館曾聽到古靈子和矮財神兩人密談，很可能和此事有關。」

老哥哥道：「你說出來聽聽？」

丁少秋就把兩人說的話說了出來，還把自己出了麵館古靈子還一路跟了下來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老哥哥口中唔了一聲，手掌在桌上一拍，說道：「那就不錯了，他們果然是想在這裡做一件大事，這一來，老哥哥想在這裏住上幾天，只怕也不行了，哦，還有你的馬匹也是累贅……」

他忽然好似想出了主意，手指在空中劃了個圈，接着道：「這樣吧，咱們明天就離開這裡，你那牲口，正好派上用場，替老哥哥運兩罈酒沒問題吧？」

丁少秋問道：「老哥哥，你不是說李幫主兩天後會來嗎，怎麼我們要走了呢？」

老哥哥道：「丐幫的人要在這裡有事，咱們怎麼能住在這裡？咱們明天如果不走遠一點，豈不引人注意，只要在正日趕來就是了。」

丁少秋不解的道：「正日？」

老哥哥笑道：「就是兩天後的黃昏之後咯！」

丁少秋道：「那麼我們要到那裡去呢？」

老哥哥道：「你不用多問，跟着老哥哥走就好。」

說話之時，右手拿起酒壺，斟了斟，一壺酒已經喝完，這就站起身道：「時間不早，進去休息吧！」

第二天一早，老哥哥早就把兩個酒罈綑在馬上，一路北行。丁少秋問道：「老哥哥，我們究竟要去那裡？」

老哥哥傻笑道：「你不用多問，很快就會到了，這兩天，咱們最好不能讓柯家莊的人看到，也不能和丐幫的人照面，所以要找個沒人去的地方落脚，對不？老哥哥就是要帶你到那裡去。」

丁少秋道：「好，好，我不問就是了。」

老哥哥又道：「憑咱們老兄弟兩個，其實就是住到柯家莊去，也保証沒人會發現，但你這匹牲口，沒地方放，所以只好多走幾里路了。」

他口中雖說幾里路，事實上却足足走了六十幾里，才算到了地頭，但這區區六十幾里路程，在他們兩人來說，也不過是一頓多飯的時光而已！

古城，只是一個小鎮，鎮上，只有一條里許長的大街。白雲庵，還在鎮西一座小山脚下，古木陰深，小徑苔重！

這是一座私人的庵堂，平日沒有香客，庵中只有一個老尼和一個佛婆。

現在老哥哥領着丁少秋就是往白雲庵來的。他們到得門口，丁少秋不由一怔道：「老哥哥，這是尼庵！」

老哥哥攏住馬頭，說道：「白雲庵本來就是尼庵，這有什麼值得稀奇的？」

丁少秋道：「我們來向尼庵借宿，會不會不妥當？」

老哥哥嘻的笑道：「妥當得很，這裡並沒有花不溜丢的小尼姑，你怕什麼？快過去敲門，就說老哥哥來了。」

丁少秋只得說道：「好吧！」舉步走上石階，在中間兩扇山門上敲了幾下。

只聽裡面響起一個又嬌又脆的女子聲音應道：「來了。」

老哥哥聳聳肩，輕咦道：「老尼姑幾時收了徒弟？怎麼會有小尼姑了？」

這時最左邊的一扇黑漆長門呀然開啟，只見一個身穿青布衣衫，胸前垂着兩條烏油油長辮，肌膚如雪的絕色少女迎了出來。

丁少秋目光和她一對，心頭不由微微一怔，這一對清靈如水、流動欲語的明眸

，自己好像在那裡見過，現在又看到了！

青衣少女被他目光灼灼的盯着直瞧，不禁粉腮一紅，微有怒意，問道：「你找誰？」

丁少秋直到此時才如夢初醒，口中噢了一聲，歉然道：「對不起，請姑娘進去跟庵主通報一聲，就說老哥哥來了。」

青衣少女冷聲道：「你等一等。」

丁少秋忙道：「多謝姑娘。」

青衣少女沒有說話，砰的一聲關上山門，往裡行去。

老哥哥叫道：「小兄弟，怎麼吃了閉門羹？」

丁少秋道：「小弟也不知道。」

老哥哥嘻的笑道：「老哥哥知道，一定是這個小尼姑長得很標緻，你盯着人家直瞧，把小尼姑瞧得害怕起來，才會給你吃閉門羹的。」

過了一回，左首邊門再次開啟，青衣少女道：「庵主請你們進去。」

丁少秋說了聲：「多謝。」跨進山門，又去打開中間兩扇長門。老哥哥攏着馬頭，把裝着兩罈酒的馬匹從大門中牽入。

只見一個身穿緇衣的老尼急步迎了出來，雙手合十，連連躬身道：「阿彌陀佛，晚輩沒想到孫老人家俠駕會光臨小庵，晚輩迎接來遲，諸多失禮，還望你老恕罪。」

「唉，妳這是做什麼，眞跟妳師父越來越像了！」

老哥哥一手攏着馬頭，續道：「這些話，老哥哥不知聽妳師父說過多少次，我叫她叫我老哥哥，她死都不肯，現在妳又是這樣，妳們眞要把我老哥哥兒詛死了才甘心，這次我和小兄弟是想在這裡住上兩天，所以自己帶了兩罈酒來，妳不會嫌我酒氣衝壞了我佛如來佛門清淨吧？」

緇衣老尼連連合十道：「你老人家平時請都請不到，光臨小庵，晚輩歡迎還來不及。」

「那就好！」

老哥哥聳聳肩，朝丁少秋含笑道：「現在老哥哥這兩罈酒可以堂而皇之的拿進去了，哦，來，來，小兄弟，老哥哥給你引見，這位就是這裡的庵主無塵師太，唔，你是我小兄弟，叫她一聲老大姐好了，如果照你師父排來，叫她一聲師叔也夠了，反正你喜歡怎麼叫，就怎麼叫好了。」

接着頭朝無塵師太笑道：「我這個小兄弟來頭可大呢，他是武功門丁南屏的孫兒，白鶴門松陽子的徒弟，崆峒乙清子老哥哥的記名弟子，護花門的繼承人，華山派第二十五代掌門人，丁少秋。」

一面又道：「小兄弟到了這裡，還不把你勞什子的面具拿下來？」

丁少秋依言揭下面具，朝無塵師太躬身一禮道：「晚輩丁少秋拜見師叔。」

他這一取下面具，登時從一個平庸得貌不驚人的中年漢子，一變而為唇紅齒白，劍眉星目的英俊少年！

「不，不！」無塵師太慌忙雙手合十，說道：「這稱呼貧尼萬萬不敢，你是孫老人家的小兄弟，又是乙清老前輩的記名弟子，叫貧尼一聲師姐，已經是貧尼沾了光，如何能叫師叔呢？豈不折殺貧尼了？」

老哥哥道：「那麼叫她師姐吧，反正叫什麼都是一樣。」

丁少秋不知道各大門派遇到同輩的人，都以師兄弟相稱，只得改口朝無塵師太叫了聲「師姐。」

那青衣少女聽老哥哥說：這人（丁少秋）是武功門丁南屏的孫子、白鶴門松陽子的門人，又是崆峒乙清子的記名弟子，護花門的繼承人、華山派第二十五代掌門人，這許多銜頭，但看他却貌不驚人，並不見得有什麼特出之處？

就在此時，老哥哥要丁少秋取下面具來，這時呈現在眼前的他，竟是如此英俊，如此年少，一時之間，但覺心頭有如鹿撞，臉上乍然熱烘烘的飛起兩朵紅雲，連耳根也燙得像是火烤一般！

無塵師太合十道：「這裡不是談話之所，孫老人家請到裡面奉茶。」

老哥哥從馬背上取下兩罈酒，雙手一左一右抱着要走。

丁少秋道：「老哥哥，還是我來拿吧！」

「啊，不，不！」老哥哥把酒罈抱得緊緊的，一面說道：「這是我的糧食，我自己拿着比較放心。」

丁少秋知道他的脾氣，只得由他。

無塵師太走在前面領路，繞過大殿，從左側一條長廊，通過月洞門，來至一個小院落，這裡有一排三間精舍，中間是間客堂。

無塵師太合什道：「你老請看，這裡是客堂，左右各有一間房間，二位就住在這裡可好？」

「好極！」老哥哥放下酒罈，探頭探腦看了兩眼，聳聳肩笑道：「這裡離正殿較遠，喝酒也不會得罪菩薩，眞是太好了。」

無塵師太合什道：「你老那就請坐。」

老哥哥依言坐下，用手捶着後腰，說道：「人老了，多走幾步，就會腰骨痠痛，眞是比年輕時候差多了。」

丁少秋道：「老哥該吃藥了！」

無塵師太吃驚道：「你老那裡不舒服？」

「沒……沒什麼。」

老哥哥嚥了口口水道：「我老人家吃藥的時間是差不多了，但待會再吃不遲。」

無塵師太道：「青兒，妳先去倒一盅開水來。」

青衣少女正待退出。

老哥哥連忙搖手道：「不用、不用。」

丁少秋笑道：「老哥哥的萬靈丹，就在罈裡，只用杯子就好，用不着開水的。」

這話聽得青衣少女抿抿咀，想笑！

無塵師太也聽出來了，合十笑道：「難怪你老幾十年來，一點也看不出老來，就是你老笑口常開的好處。」

正說之間，只見一個四十開外的青衣婦人，端着兩盞茶走入。

無塵師太忙道：「師妹怎麼由妳端茶出來？李佛婆呢？」

青衣婦人道：「她正忙着做飯，我端出來也是一樣。」

青衣少女忙道：「娘，還是讓我來端

吧！」

青衣婦人道：「別換手了，茶水剛開，還燙得很。」

一面走前幾步，把兩盞茶放到中間方桌上，說道：「孫老人家，這位少俠請用茶。」

無塵師太道：「老人家，她是貧尼的小師妹艾氏。」

一面又指指青衣少女道：「她是我師妹的女兒柳青青。」

艾大娘趕忙朝老哥哥福了下去說道：「晚輩見過孫老人家。」接着朝柳青青道：「青兒，還不快來叩見孫老人家。」

柳青青依言走上幾步，行禮道：「晚輩叩見孫老人家。」

老哥哥口中咄了一聲，聳着肩道：「糟糕透頂，原來這母女兩就是艾氏酒店的老闆娘，小兄弟，這回咱們當眞人贓俱獲，我老人家這兩罎酒，還有一大包滷菜，就是從艾氏酒店偷出來的！」

艾大娘一時間竟怔得一怔，接不上口去。

無塵師太忙道：「你老眞愛說笑話，師妹昨晚夤夜離開酒店，店裡的東西已是無主之物了，你老愛喝，帶了兩罎來，正好與貧尼解決難題，不然，你老來了，要貧尼到那裡去買酒來孝敬你老呢？」

老哥哥嘻嘻的笑道：「嘻嘻，說得好，說得好，看來妳比妳師父還會說話呢！」

丁少秋聽說青衣婦人母女，就是艾氏酒店老闆娘奇醜無比的艾大娘和柳青青，不禁暗哦了一聲：「原來她們母女都戴了面具！」

心中想着，忍不住朝柳青青偷偷的看去！

有誰想得到眼前的絕色少女，竟會是厚咀塌鼻的醜姑娘？

柳青青站在一旁，發現丁少秋偷偷的看着她，姑娘家臉上又飛起兩片紅暈，漸漸低下頭去，手指只是繞着胸前的髮辮。

無塵師太笑道：「師妹，看來昨晚兩次出手在暗中援救妳們的就是孫老人家了，試想除了孫老人家，還會有誰有這麼大的神通？」

艾大娘連忙朝老哥哥襝衽道：「昨晚多蒙你老兩次暗中賜助，不然，晚輩母女只怕出不了柯家莊呢！」

「嘻嘻！」老哥哥嘻開大口，笑道：「這叫做紅蘿蔔上了蠟燭帳，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兩次出手救妳們的根本另有其人，老哥哥可不敢掠人之美。」

無塵師太訝異的道：「除了你老人家之外，還有誰有如此大的能耐？」

「嘻嘻！」老哥哥聳聳肩，傻呼呼的笑道：「妳們怎麼忘了還有一個人？」

無塵師太道：「孫老人家說的又是那一位前輩高人？」

老哥哥大笑道：「有一句話，妳總聽說過，叫做遠在天邊，下一句呢？」

無塵師太驚詫的道：「近在眼前，你老是說丁師弟了？」

「嘻嘻！」老哥哥笑道：「不是他，還會是誰？乙清道長的記名弟子，會比老哥哥差嗎？」

這話聽得艾大娘母女給怔住了，細看丁少秋不過弱冠年紀，自已以為他機緣巧合，能得到幾位前輩高人的垂青，却沒想到他小小年紀，居然練成高深武學，能夠在毫不露面，就輕易制敵，這份身手，別說年輕的一輩中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就是老一輩的人中，也很少有這樣造詣的人了。

艾大娘心中想着，連忙朝丁少秋襝衽道：「原來昨晚兩次援手的竟是丁少俠，我母女眞是感激不盡。」

一面又朝柳青青道：「青青，還不快向丁少俠謝過救命之恩？」

柳青青粉臉泛紅，低着頭，福了福道：「謝謝丁少俠相救……」

丁少秋俊臉一紅，連忙朝兩人還禮道：「在下只是湊巧碰上，舉手之勞，艾大娘千萬不可如此說法，柳姑娘……」

無塵師太含笑道：「各大門派誼如一家，你們不用客氣，「青青，妳就叫他丁師叔好了。」

柳青青飛紅着臉，應了聲「是」，凝眸望望丁少秋，又很快垂下頭去，口中低低的叫着：「丁……」

「慢點、慢點！」老哥哥搖着雙手，大聲道：「小姑娘，妳師伯、妳娘都不肯叫我老哥哥，我老人家一生，不論輩份，不論年紀，最喜歡人家叫我老哥哥，妳就叫我老哥哥好了，好，現在就叫吧！」

柳青青眨動一雙黑白分明的美眸，喜孜孜的叫道：「老哥哥。」

艾大娘咄了一聲：「青青，妳怎麼可以沒大沒小？」

柳青青咭的笑道：「娘沒聽見，這是老哥哥叫女兒叫的咯！」

「嘻嘻，只要叫得我老人家高興就好了。」老哥哥聳着肩道：「我老人家看不入眼的人，就是叫我老祖宗、萬歲爺我都不會理他們，小妹子，別管妳娘怎麼說，叫我老哥哥就沒有錯，還有這小伙子是老哥哥的小兄弟，現在妳叫了我老哥哥，就不能再叫他什麼師叔的，乾脆，就叫他一聲小哥哥好了，年紀老的叫老哥哥，年紀小的叫小哥哥，這樣最好，嘻嘻，小妹子，快叫呀！」

艾大娘心裡巴不得女兒叫丁少秋「小哥哥」。因為叫「丁師叔」，丁少秋就比女兒長了一輩，師叔就不好跟姪女談戀愛了。自已女兒長得美如天仙，千載難逢遇上丁少秋，年紀又輕，武功又如此高強，年甫弱冠，就當上了九大門派的華山派掌門人，這樣的人，天下雖大，那裡去找第二個？

她早就存了心，所以不叫女兒叫他師叔，要女兒叫他「丁少俠」，就是為了這一點。

如今老哥哥要女兒叫丁少秋「小哥哥」，可說正中下懷，她雖沒有說話，但臉上隱泛笑意，看着女兒，暗暗點了下頭。

知娘莫若女，柳青青自然省得娘的心意，一時不禁羞紅了臉，那裡還叫得出口來，但她心裡却有一千個願意，一萬個願意，早就暗暗的叫着「小哥哥」了。

老哥哥一對豆眼朝她一溜，嘻道：「小妹子，妳怎麼了？叫他一聲小哥哥，又害那門子的臊？快叫一聲，以後就會習慣成自然了。」

柳青青一想老哥哥這話說得對，現在

當着大家叫出口來，以後就不會再碍口了，心念一轉，果然低着頭叫了聲：「小哥哥。」

她叫得聲音雖細，丁少秋却聽得清清楚楚，一張俊臉也被她叫得通紅，囁嚅的道：「不敢當……」

老哥哥咄了一聲道：「什麼敢當不敢當？小妹子叫你小哥哥，你也該叫人家小妹子才行，老哥哥認她作妹子了，你想不認也不行，快些叫吧！」

丁少秋只得朝柳青青叫了聲：「妹子。」

柳青青聽得芳心好甜，口中輕「嗯」一聲，趕緊靠近娘的身邊，挽着娘手臂，藉以躲避嬌羞。

這時從門外走進一個六十出頭身穿藍布衫的老婆子來，朝無塵師太躬躬身，問道：「當家師太，素齋都做好了，不知要開在那裡？」

無塵師太道：「就開到這裡來好了。」李佛婆答應一聲回身退出。

柳青青忙道：「娘，女兒幫李佛婆去。」翩然朝外走去。

無塵師太問道：「孫老人家這次來，不知有什麼事？」

老哥哥笑道：「我老人家原是受人之託，找李老兒來的，沒想到昨晚遇上小兄弟，也是找他來的，咱們一老一小兄弟兩個這一見面，就發現有一件極大陰謀，將在艾氏酒店裡進行，所以咱們兩個要躲到這裡來，才不會被對方發現。」

艾大娘憬然道：「丐幫長老柯大成一再嘗逼晚輩母女離去，曾說丐幫要在那裡辦事，那麼這一陰謀一定和柯大成有關的了？」

老哥哥點着頭道：「差不多！」

說話之時，李佛婆、柳青青已端着素齋走入，一盤盤放到桌上，排好碗筷，柳青青替大家裝好了飯。

無塵師太連忙合十道：「孫老人家，丁師弟二位請入席了，粗蔬淡飯，招待不週，還請多原諒。」

老哥哥也不客氣，踞坐上首，說道：「大家不用客氣，來、來，快坐下來，粗蔬淡飯沒關係，只要塡得飽肚子就好。」

大家因為老哥哥說話滑稽，也就沒有拘束，各自落座，吃喝起來。

李佛婆做素齋的手藝着實不錯，雖是青菜豆腐、竹筍、野蔬之類，却做得盤盤鮮美無比，丁少秋一連吃了三碗飯，才算吃飽。

柳青青坐在他邊上，嬌聲問道：「小哥哥，你素齋吃得慣嗎？」

丁少秋道：「在下從來也沒有吃過這樣鮮美的素齋。」

柳青青道：「你在白鶴觀待過三年，吃的是不是素齋？」

丁少秋點頭道：「當然是素齋，但白鶴觀素齋，青菜就是青菜，蘿蔔就是蘿蔔，那有這樣精美可口？」

無塵師太道：「丁師弟吃得慣，不妨在這裡多住些日子。」

艾大娘忙道：「是呀，丁師弟如果肯多住幾天，青兒也好跟你學上幾招，那就比跟我練上十年都强。」

柳青青眉毛一挑，喜孜孜的道：「對了，娘不說，女兒還忘了哩，小哥哥武功這麼高强，教我幾招好嗎？」

她現在叫熟了，叫起「小哥哥」來，粉臉已經不會飛紅了。

丁少秋道：「妹子一手劍法也不錯呀，很少找得出破綻來。」

柳青青不依道：「小哥哥，你是不是不肯教我？」

丁少秋道：「我們可以互相切磋……」

柳青青輕輕擺動了腰肢，撒嬌的道：「我不管，反正你一定要教我幾手才成。」

老哥哥打了個呵欠，說道：「小兄弟，小妹子是你的妹子咯，大哥不教妹子，還教誰去？你隨便拿出一兩招來，不就成了？老哥哥和周公約好了，要去赴約呢！」

說着就朝右首一間房中走去。

丁少秋心裡暗暗好笑，老哥哥明明是大半天沒喝酒了，想到房裡去喝酒的，怎會去午睡呢？

無塵師太、艾大娘自然也知道。無塵師太合十道：「孫老人家要休息了，咱們別留在這裡打擾他老人家了。」

艾大娘道：「青兒，妳陪小哥哥到處去走走，娘也要休息一回了。」

說完，和無塵師太一起走了。

柳青青心裡明白，娘這是給自己機會，粉臉不禁微微一紅，斜睨着丁少秋，低低的道：「我們出去走走吧！」

丁少秋點點頭，和她一起走出精舍，循着白石小徑，向左繞到舍後，這裏已是一片山坡，利用山坡，作為花圃，四周圍以短垣，種着許多花卉，幽徑曲折，兩旁用青竹編為欄杆，中間是小石鋪的小徑，十分清幽。

兩人並肩走在小徑上，都不知道和對方說些什麼才好，是以只是默默的走着。

丁少秋首先打破沉寂，說道：「這裡收拾得十分雅緻，大概是庵主一手栽植的了。」

柳青青偏頭道：「大概是吧！」接着道：「小哥哥，你年紀不大，怎麼會有這麼多機遇的呢？」

丁少秋笑道：「我也不知道，都是湊巧碰上的。」

柳青青一指前面一方大石，說道：「小哥哥，我們坐下來，你慢慢的說給我聽，好嗎？」

丁少秋道：「你要聽，我就說。」

兩人走近大石，柳青青彎着腰，鼓氣用口吹着石屑泥沙。

丁少秋笑道：「小妹子，妳別用力氣了，讓我來吧！」

說着，左手衣袖輕輕朝大石上一揮，立時拂起一陣勁風，把石上泥沙吹刮得乾乾淨淨。

柳青青看得睜大一雙美目，驚喜的道：「嘩，小哥哥，你內力竟有這般强勁，把石上泥沙都吹乾淨了。」

她先行坐下，又拍拍身邊大石，說道：「你也坐下來呀！」

丁少秋只好挨着她身邊坐下。

柳青青回過臉來，說道：「我叫你小哥哥，你可不能叫我小妹子。」

丁少秋道：「為什麼呢？」

柳青青道：「小哥哥，就是比我大得

並不很多，但你若叫我小妹子，就會有我比你小得多的意思在內，所以老哥哥可以叫我小妹子，你不能叫我小妹子。」

丁少秋笑道：「妳說的好像很有道理。」

柳青青道：「不但很有道理，而且我也很認眞的。」

丁少秋忙道：「好，好，我以後不加小字就是了。」

「好了。」柳青青道：「現在你可以說了。」

丁少秋就把自己幼年拜在白鶴觀松陽道長門下學藝，有一天晚上在山頂練劍時，遇到一位老道長，傳給自己一掌一劍……

柳青青挨近他身邊，偏頭問道：「這位老道長就是你的記名師父乙老前輩了？」

她這一靠近，又偏過頭來說話，幽香隱約可聞，丁少秋心頭不禁一蕩，忙道：「是的，後來……我又跟他老人家到一處山上，練了三年內功……」

柳青青羨慕的道：「難怪你內功有這樣精深了，後來呢？」

丁少秋又把端午大會之後，自己和義弟李飛虹奉派去夜探嶽麓分院，路上遇見一個青衣人，把自己引去護花門，要自己練習「護華劍法」……

柳青青又偏着臉道：「小哥哥，你運氣眞好，怎麼無緣無故的會有人要你去練劍法的？」

丁少秋一直說到自己練成劍法之後，才知道護花門主原來就是自己的母親……

柳青青咭的輕笑道：「這就是了，伯母是護花門主，你自然是護花門的繼承人了，那麼怎麼又會當上華山派掌門人的呢？」

丁少秋又把自己如何遇上華山派的聞九皐如何脅逼齊逸雲交出掌門符令，並在茶水中暗下劇毒，自己救了齊逸雲等三人，齊逸雲知道自己練成「護華劍法」，華山派祖師曾有遺訓，凡能找回劍譜的人，就是華山派的繼承人……

柳青青道：「上天眞是不公平，所有的好處，都給你一個人佔盡了。」

接着眨動眼睛，偏頭問道：「小哥哥，你學會這許多武功，教我什麼呢？」

丁少秋沉吟道：「這個……讓我想想看……」

柳青青披披咀道：「你不肯教我就算了！」倏地站起身來要走！

丁少秋心頭一急，叫道：「妹子……」這一急，不覺伸手拉住了她的纖纖玉手。

柳青青還是第一次被男人拉住手，心頭小鹿登時狂跳起來，想掙脫他的手，又不忍掙脫，只得由他拉着，飛紅了臉，別過身來，幽幽的道：「你拉我則甚？」

丁少秋柔聲道：「妹子，妳坐下來，我又沒有說不肯教妳，幹嗎生這麼大的氣？」

輕輕拉着她坐下。

柳青青經他這一拉，早就沒氣了，只是有些意亂情迷，羞答答的雖已坐下，還是側着身子沒有說話。

丁少秋又道：「我說讓我想想看，是說要挑適合妳的招式才行，譬如『護華劍法』，沒有內功基礎，是練不來的，何況這是華山派的劍法，我也不能私相傳授，所以我想只有乙老道長傳我的一招劍法，招式簡單，但却有意想不到的功效，我使用這一招，從來也沒有落敗過……」

柳青青心頭一喜，回過頭來問道：「這一招是什麼招式呢？」

丁少秋含笑問道：「妳現在不生氣了？」

柳青青紅着臉幽幽的道：「我幾時生你的氣了？」

丁少秋捉住她的手，合在自己掌心，欣然道：「妳不生氣就好，這一招劍法，沒有名稱，姑稱之爲『畫龍點睛』，可以夾雜在妳使的劍法中使出，也可以指代劍使用，極爲方便，保証你一學就會！」

柳青青手掌被他雙手緊緊合在掌心，心頭甜甜的，嬌聲道：「小哥哥，你眞好。」

她脈脈含情的望着他，也帶着些嬌羞！丁少秋也有些情不自禁，只是默默的凝視着她，雙手掌心合着她纖手，好像快要化成一體了！

柳青青並沒有縮回手去，只是紅着粉臉，漸漸低下頭去。

這樣過了一陣，柳青青纖手輕輕掙動了一下，叫道：「小哥哥，你不是說要教我那招劍法嗎？」

「哦，是，是！」

丁少秋恍如睡夢初覺，俊臉一紅，忙道：「對不起，我……我這就教妳……」

柳青青看他魂不守舍的模樣，輕輕抽回手去，抿抿咀，輕笑道：「瞧你，好像作賊心虛似的！」

丁少秋道：「我那裡心虛了？」

柳青青道：「好了，你快教吧！」

丁少秋站起身從身邊取出青霓劍，朝她點點頭道：「妳過來。」

柳青青依言走到他身邊。

丁少秋道：「妳看清楚了。」

左手捏了個劍訣，斜指左眉尖，右手握劍，劍尖微昂，朝前點去。口中說道：「如果不用劍，右手就以劍訣代劍，也是一樣。」

柳青青不信的道：「就這麼簡單？」

丁少秋笑道：「看起來簡單，練起來可不簡單呢！」

柳青青道：「我不信。」

丁少秋道：「招式妳已經看清楚了，現在我傳妳口訣和練劍的訣要，妳就不會說它簡單了。」

接着就把四句口訣和劍勢如何出手，詳細的解說了一遍，又道：「我說的只是這一招的基本動作而已，將來等妳練熟了，要如何變化，就可以隨心所欲。」

柳青青用心諦聽，一一記在心裏，一面問道：「小哥哥，你是不是可以隨心變化呢？」

丁少秋吐吐舌道：「這個談何容易，我這話，是老道長說的，我練了不過幾年工夫，那有這麼快法，要達到隨心所欲，練劍不到上乘化境，如何辦得到？」

接着把手中青霓劍遞了過去，說道：「現在妳可以練了。」

柳青青接過青霓劍，說道：「這柄劍

怎麼這樣短，和人家動手，可以用嗎？」

丁少秋道：「這柄劍叫做青霓劍，是用萬年寒鐵鑄的，削鐵如泥，劍身雖短，但你在使用之時，只要貫注內力，眞氣透劍而出，劍芒就會增長，和長劍並無不同。」

柳青青道：「小哥哥，你從那裏得來的呢？」

丁少秋道：「是老道長送給我的。」

柳青青道：「所以我說咯，天下的好處，都給你一個人佔盡了。」

丁少秋笑道：「那我還有一柄長劍，叫做倚天，也是一柄古代寶劍，足有四尺多長，一樣可以削鐵如泥。」

柳青青道：「你有一個青布囊，那就是倚天劍？」

「是的。」丁少秋道：「因爲倚天劍特別長，很容易被江湖上人認出來，所以要用青布囊把它收起來，唔，別說話了，快練吧！」

柳青青手持青霓劍，左足跨前一步，左手劍訣指眉，右手短劍微昂，朝前點出。

要知這一招劍法，動作十分簡單，但全劍的精微之處，就在舉劍之際的劍尖微昂，全身功力，也在這一微昂中突發，所以這一劍尖微昂，變化就隨之而生。

柳青青從小練劍，峨嵋派的「亂披風劍法」也是江湖一絕，劍勢繁複，不容易練得好，她已練得得心應手，純熟無比，但這回練起這招簡單的劍法，却怎麼也練不好，問題就出在劍尖微昂這一點上。

丁少秋站在她身邊，隨時加以指撥，糾正，她明明記得清楚，但發劍之際，就走了樣。

這樣反覆練了頓飯光景，柳青青還是格格不入，無法做好，不禁泫然道：「小哥哥，你不用教了，我笨死啦，這麼簡單的招式，還練不會，我不練了。」

丁少秋笑道：「傻瓜，妳還說它簡單，這一劍尖微昂，可以千變萬化，妳知不知道，比妳練的一套『亂披風』還要複雜得多，這一招，我整整練了三天三晚才練會的，妳只練了頓飯時光，就不耐了，這能練什麼功夫？好了，休息一回，再練好了。」

「好嘛！」柳青青持着劍回到大石上坐着。

丁少秋跟着在她身邊坐下，柔聲道：「妹子，這招其實並不難，只是昂劍之際要使得自然，妳如果刻意求工，使到這裏，就會停滯下來，這一停頓再發，就失去一氣貫通了，這點，只可意會，無法說得清楚，多練幾回，就可熟能生巧，以妳的冰雪聰明，不會很難的。」

柳青青經他一說，不覺欣然道：「那我再試試。」

說着就站了起來。

丁少秋道：「妳不休息了嗎？」

柳青青朝他嫣然一笑道：「至少我要在晚餐前，把它練得差不多像樣才行，不然，我怎麼向這樣鼓勵我的老師交代呢？」

說話之時，舉劍擺了個姿勢，陡然一劍朝前刺出，一面回頭問道：「小哥哥，這一劍怎樣？」

丁少秋道：「比以前好多了，不過不要使得太猛，出劍之時，愈輕愈好。」

柳青青應了聲：「好」，又舉劍一昂點出，問道：「這一劍呢？」

丁少秋道：「差不多了，妳眞聰明！」

柳青青聽得他誇獎自己，心頭一甜，接連又刺兩劍，都已漸漸中式。

丁少秋道：「對了，妳很快就已領悟訣要了。」

柳青青越聽他誇自己，心裏越高興，使出來的劍招也越輕靈自然，她一招又一招的練着。

丁少秋站在邊上，看她使劍，但覺她一舉手，一擺腰，無不婀娜多姿，美不勝收，漸漸看出了神！

夕陽漸漸西沉，柳青青早已練出一身香汗，用手背拭了下鬢邊的汗水，回頭看去，只見小哥哥只是怔怔的望着自己，不覺粉臉一紅，嬌聲叫道：「小哥哥，你怎麼啦？」

丁少秋哦了一聲，英俊的臉上不禁微微一紅，訕訕的道：「沒什麼……我只是在想……妳和人動手之際，把這一招隱藏在那裏較爲恰當？」

柳青青眨了下美眸，喜道：「你想出來了沒有？」

丁少秋道：「我看到妳使的劍法，並不完整，明天妳從頭到尾練一遍給我瞧瞧，也許可以想得出來。」

「啊！」柳青青抬頭望望天色，口中「啊」了一聲道：「時間不早啦，該開飯了，我們快回去了。」

她把青霓劍還給了丁少秋。兩人匆匆回轉精舍，李佛婆已在中間客堂上擺好了碗筷。

柳青青忙道：「李婆婆，我去幫妳端飯菜。」隨着李佛婆身後走去。

不多一回，柳青青和李佛婆端着飯菜走出，一盤盤放到桌上。

無塵師太和艾大娘也一起走了進來。

柳青青喜上眉梢，跳躍着迎着艾大娘道：「娘，告訴妳一個好消息，小哥哥剛才教了我一招劍法，就是乙老前輩教他的一招，小哥哥說，他十五歲那年，就是用這一招劍法，打敗過南天一鵰和劈天劍逢天游……」

艾大娘看她一眼，心頭也暗暗高興，青年男女只要有親近的機會，很快就會發生情愫，她看自己女兒，和丁師弟不過半天時間，一口一聲「小哥哥」就叫得這麼親暱了，丁師弟居然把乙老道長教他的一招劍法也傳給了青青，兩人發展得這般快法，當眞還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呢！

她望着女兒，藹然笑道：「娘叫妳領丁大哥四處去走走，是這裏的景色還不錯，妳却纏着丁大哥教妳劍法。」

柳青青道：「女兒領小哥哥到花圃去了，教我劍法，是小哥哥自己願意的，女兒可沒有纏着他非教不可！」

艾大娘笑道：「知女莫若母，妳有些什麼心思，娘還不知道嗎？」

柳青青不依的叫道：「小哥哥，你看，娘說我纏着你教我劍法的，你說呢，我幾時纏着你教了……」

艾大娘含笑道：「青青，別孩子氣了，丁師弟，你去請孫老人家起來用素齋

了。」

丁少秋答應一聲，走近右首房門，推門而入，只覺滿屋瀰漫着一股濃重的酒氣，老哥哥和衣躺在床上，敢情喝醉了酒，呼呼大睡，正想走近過去，把他推醒！

只聽耳邊响起老哥哥極細的聲音說道：「小兄弟，你快出去，只說老哥哥喝醉了叫不醒就好了，老哥哥對素齋一點胃口也沒有，待回天黑了，我會溜出去，到鎮上買些燒雞鹵牛肉回來，才能下酒，你們只管去吃飯，不用管我。」

丁少秋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好吧！」

老哥哥又道：「待回你別忘了進來喝一盅。」

丁少秋退出房去，朝無塵師太、艾大娘二人說道：「老哥哥喝醉了，呼呼大睡，叫也叫不醒，我看不用等他了。」

無塵師太道：「既然叫不醒，我們就入席吧，留些素齋待他老人家醒來時食用……」

「這個不用了。」丁少秋連忙搖手道：「老哥哥平常很少吃飯，只要有酒喝就好。」

只聽耳邊响起老哥哥細聲笑道：「這兩句話，才不愧是老哥哥的小兄弟！」

用過素齋，無塵師太和艾大娘起身辭出。

柳青青跟着娘身後走出，回頭道：「小哥哥，我去取劍來，晚上還可以練一回劍呢！」

艾大娘不好也不願出聲阻止。

一回工夫，柳青青與匆匆的取了雙劍回來，叫道：「小哥哥，我來啦！」

丁少秋心裏也歡迎她來，迎着問道：「妳眞的還要練劍嗎？」

柳青青道：「今晚我一定要把這一招練熟了，明天你就可以教我以指代劍了。」

兩人走出客堂，柳青青脚下一停，說道：「小哥哥，你就在石階上坐着，看我練好了。」

丁少秋就在石階上坐了下來。

柳青青獨自走到小天井中，抽出一支短劍，練了起來。她緊記着小哥哥說過的話，這一招要使得自然，不可刻意求工，一連練了幾次，昂劍之際，果然漸次靈活，心頭也若有所悟，正在發劍之際！

只聽丁少秋含笑道：「對了，妳這兩次發劍，比前幾次自然得多了！」

柳青青劍勢一停，嬌聲道：「小哥哥，天這麼黑，你看得清楚嗎？」

丁少秋道：「自然看清楚了，妳以爲我隨口說的？」

柳青青想了想道：「你說過，要我練一趟『亂披風劍法』給你瞧瞧，我這時候練給你看好嗎？」

她是故意要試試丁少秋的眼力。

丁少秋道：「好吧，我看妳練一遍，也好研究一下把這招劍法，放在那裏比較妥當些！」

柳青青嬌聲道：「那我練啦！」

她話聲出口，左手一翻，抽出另一柄短劍，雙劍絞動，登時展開劍法，她存心要試試小哥哥的眼力，自然劍發如風，越使越快！

這是她從小練熟了的，不用思索，加緊演練，但見兩道劍光，忽左忽右，化作一團，柔若風吹柳條，絲絲如浪，眼力稍差，根本就分不出雙劍使的招數來！

不過盞茶工夫，柳青青已把綿密無間的劍法練完，雙劍一收，忍不住胸頭起伏，嬌喘不已，一面問道：「小哥哥，你看清了嗎？」

丁少秋緩緩站起身來，含笑道：「練劍要以使氣爲主，雖然峨嵋劍法以快捷著稱，才把這套劍法，稱之爲亂披風，但仍須於輕靈中講求一氣貫通，妳這趟劍法練得心浮氣粗，以致不時流露出破綻來，是不是妳練得太快了，才會如此？如果和人動手，那就會吃了大虧，遇上高手，只怕走不出十招呢。」

柳青青原以爲小哥哥會誇獎自己幾句的，聽了這番話，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幾乎說不出話來，望着他，幽幽的道：「這麼說，我練的一無是處了？」

丁少秋含笑道：「那也不然，這套劍法，綿密無間，有攻有守，本來是毫無破綻的，妳只要不急功躁進，使得自然輕靈，就不會心浮氣粗了。」

柳青青問道：「你看那一招可以接得上你教我的一招呢？」

丁少秋想了想道：「第十三招，妳雙劍隨身左轉，從右向左，只要左手迴劍護目，右手就可以沉腕昂起劍尖點出，接得很自然，還有三十五招，七十二招，一百另七招，都可以把這一劍接上去。」

柳青青聽得一呆，仔細思索，他說的四招，再用手一比劃，果然都可以銜接得很自然，心中驚奇不止，暗想：「自己把劍使得這樣快法，小哥哥當眞能夠看得如此清楚，還把這招劍法如何接着使出，都想好了。」一面問道：「那麼使出這一招之後呢？可以再接那一招呢？」

丁少秋望着她笑了笑道：「不用再接了。」

柳青青眨着眼問道：「爲什麼不用再接了？」

丁少秋笑道：「妳使出這一招來，已經沒有人接得住了，還用再使下去了嗎？」

柳青青不信的道：「眞的？」

「自然是眞的了！」丁少秋道：「只有遇上姬七姑那樣的人，這一招也不管用了，但連這一招都已經不管用，其他的劍招就更不管用了。」

柳青青睜大雙目問道：「姬七姑，她是女的？這人是誰呢？」

丁少秋道：「她就是盛錦花公公的姑媽，盛錦花就是南天一鵰盛世民的妹子。」

柳青青問道：「姬七姑本領有這麼大嗎？」

丁少秋道：「我連使護華劍法連環九招，都擋不住，最後只好使出這一招來，還是被她掌風震傷，如果不是乙老道長及時趕到救援，只怕早就死在她掌下了。」

柳青青吃驚道：「她練的是什麼陰毒掌功，竟有這般厲害？」

丁少秋道：「陰極掌，普天之下，大概只有乙老道長和老哥哥才能接得下來……」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綠毛幫幫主願以天魔傘交換南宮白，豈料司馬英出爾反爾，還制住了他，挾着二人，掠出火海，却遇上其師混沌叟，司馬英假意獻上魔傘時向其突襲，老謀深算的混沌叟亦佯裝跌進他的陷阱……綠毛幫幫主要混沌叟說出當年孫寒香往朱芳芳處盜取魔傘秘笈的始末……身負重傷的南宮白重回那山洞中療傷，在附近洞中，遇上「魔手三星」……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本性終難移 狐狸露尾巴

三個老人道：「好了，你可以走了！」

南宮白沉聲道：「三位剛才把什麼東西擲入在下口中？」

老人道：「乃是一種天下至奇至毒之藥，此藥雖毒，却有一個好處，假如你想死，隨時都可以死，假如你想殺死一個絕世高人，隨時都可以做到，只在一念之間，信不信由你，以後自知！」

南宮白越聽越胡塗，大聲道：「剛才那東西到底是什麼？」

老人道：「毒舍利！」

南宮白又是一怔，從未聽說過「毒舍利」，他只知道修行有素的佛門中人，火化之後，身上有舍利子，道行越高，舍利越多。

南宮白道：「在下從未聽說舍利子有毒？」

老人道：「這就是老夫所說的『至奇至毒』了，總之，成敗利鈍，存在一心，以後你會了然於懷，現在你可以出去了，假如你以後想再來的話，可以在那火洞口大叫三聲『日月星』，老黑自會接你下來。」

南宮白不由心頭一涼，老黑就是那條大黑蛇，牠接我下來，難道牠不怕火？

老人撮口一吹，只聞「咻咻」之聲傳來，那大黑蛇又不知自那裡游了過來，望著三個老人，似在等候遣差。

老人吹了幾個簡單的調子，那大黑蛇立即向洞口游去，將身子盤了起來，牠這一盤，竟有五六尺之高。

老人道：「走吧！老黑送你出洞，你只要躍到老黑頭上，就行了！」

南宮白又吃了一驚，這龐然大物，如果發起兇性，豈不是送到牠的口中？不由猶豫起來。

老人道：「老夫看你心地不錯，且光明磊落，才托以重任，想不到你的膽子太小，怎能成其大事，老夫現在倒有點後悔了！」

南宮白心中一動，道：「請問前輩剛才晚輩吞那東西，是不是三位手心之物？是不是有意成全晚輩？」

老人道：「不必多問，將來自會知道！」

南宮白躬身深施一禮，長身躍在大黑蛇頭上，他雖然不是胆小之人，但這傢伙的樣子十分可怖，全身油光光的，像水桶一樣。

那知他剛剛踏上蛇頭，那黑蛇巨頭一挺，整個身子彈了起來，力道大得驚人，牠的身子像離弦之箭一般，自洞徑中射了上去。

南宮白只感身上一熱，已經出了黑洞，身在火洞口上空，連忙以「紫燕斜飛」之式，橫飄落地。

他吁了一口長氣，又向洞壁上那些字跡望去，「……當今之世，能進入『地心別府』者，只有『滿天星斗』洛華生一人……」

南宮白心中一動，這三位老人留這字跡是何居心？即使洛華生能入「地心別府」，三位老人又何必寫出來？難道他們故意留字，激那「滿天星斗」進入「地心別府」？如果猜測不錯，這三位老人和「滿天星斗」一定有仇了！

還有，老人說要想死也在一念之間，要想殺死絕世高手，名震天下，也在一念

之間，這一點南宮白實在無法明瞭。

他出了洞口，心想，我本來要到此療傷，竟有此奇遇，如今，內傷似乎已經好了，不知是不是那紅線鯉魚之卵發出的效應。

他現在也無暇再練「金剛嬰」，必須立即去找母親等一行人及三個銅人，因爲天魔傘在「混沌叟」手中，終是大患。

他出了絕壑，却不知往那裡去好，因爲孫寒香等人並無一定住所，這時又想起綠毛幫幫主來，他這時對綠毛幫幫主產生了好感，他以爲綠毛幫幫主可能就是朱芳芳之夫軒轅斌。

南宮白既無一定目標，在附近獵戶中買了一套衣衫穿上，只得在這深山中先轉上幾天，然後再到綠毛幫中去看看。

第三天，南宮白來到一個非常荒涼的山谷之中，自信以前沒有來過，心想，在此找上一匝，如果仍無發現，就到綠毛幫走一趟。

突然，他發現一個人影，搖搖晃晃而來，此人可能身負重傷未癒，右手托著一個大石香爐，向一個小溪邊走去。

南宮白心頭大震，此人乃是司馬英，他拿個大香爐幹什麼？他不是被三個銅人擄去了麼？

南宮白心想，那三個銅人顯然是自己爹爹和師父，另一個也不是外人，他們和司馬英在一起，有如羊虎同穴，時時都有殺身之禍。

此刻，司馬英在小溪中灌滿了一香爐水，托著回身走去，由於他只有一臂，而且內傷未癒，走起路來十分吃力。

南宮白暗暗跟踪，在羊腸小徑中向谷底走去，不久到了一個石洞之口處，只見司馬英托著香爐，進入洞中。

不久，洞中傳來說話聲音，道：「爹爹，你喝點水吧！」

南宮白不由心頭大震，這是司馬英的口音，他叫誰爹爹？莫非就是三個銅人之一？他悄悄掩至洞口之旁一個石縫之中望去，只見三個身著盔甲之人倒卧地上，司馬英將大香爐放在他們身旁，道：「爹爹，我扶你起來！」

其中一個顫巍巍地坐了起來，道：「英兒，爲父總算沒有白痛你，你如今改邪歸正了，爹爹就是現在死去，也放心了！」

南宮白眼圈一紅，淚水暴湧而出，不錯！此人正是南宮柳，不知他爲何傷得如此之重？

司馬英道：「爹爹，你老人家給孩子自新的機會，況且又將所有的眞氣爲孩兒療傷，孩兒即使是鐵石心腸，也不能再胡作非爲，使你老傷心！」

南宮白暗暗一嘆，心道：原來爹爹是爲他療傷，才弄得如此虛弱，可見天下父母心是何等偉大了。

然而，另外兩個身著盔甲之人爲什麼倒地不起呢？

南宮柳道：「英兒，你不必光是感激爹爹，其實此番爲你療傷之人，還有呂伯伯和黃伯父呢！」

南宮白不由一怔，呂伯伯是指師父「逍遙先生」呂逸民，那位黃伯父是誰，是不是「烏雲追月」黃哲夫？

司馬英連忙跪了下去，叩頭悲聲道：「兩位伯伯爲了小姪，竟弄得如此虛弱，使小姪百死莫贖！小姪我……罪該……萬死……」

他說出來了，聲淚俱下，俗語：言爲心聲，聽他懇摯悲涼的語氣，他是徹底悔悟了。

另一個身著盔甲之人也坐了起來，道：「司馬英，你能革面洗心，改邪歸正，我們耗點眞力也算不了什麼！你該知道我們現在心中如何快慰！」

接著第三個也坐了起來，道：「好小子，不必爲過去之事，自怨自艾，古人尚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豪擧，足見爲人之善惡，都在一念之間，一般人都以爲你已經不可救藥，你想想看，作父母的聽了這話心中是何滋味？」

司馬英跪在地上，放聲大哭，聲如梟啼，動人心肺，連洞口的南宮白也不禁潸然淚下。

司馬英哭了一會，被三人勸止，道：「這裡還有點乾糧，三位前輩還可以吃一頓！」

說著取過一個乾糧袋，解開放在三人面前。

南宮柳突然一震，沉聲道：「英兒，我記得這袋乾糧本就不多，這三天來我們四人一天三餐，早應該吃完了，難道你沒有食用？」

司馬英吶吶地道：「孩兒……孩兒也食用了……」

南宮柳道：「胡說！你分明三天沒有吃飯！你……你爲什麼要糟蹋自己的身子？」

司馬英悲聲道：「孩兒見三位長輩身體羸弱，元氣大傷，孩兒本想去找點野味佐餐，一來不敢離開，同時也力不從心，所以……所以……」

南宮柳道：「所以三天沒有吃東西？」

司馬英道：「是……的……孩兒……只喝了……一點泉水……請爹爹原諒……」

「唉！」三位老人同時長嘆一聲，洞中立即傳來飲泣之聲，南宮白只感喉嚨有物阻塞，胸前發悶，沸騰的熱血，使他無法忍耐，只想狂喊，他感動得淚下如雨，但却不願此刻現身分享他們之間的溫情。

這是多麼眞摯的孝心！這是多麼溫馨的父子之愛！刹那間洞中充塞著祥和氣氛，令人有如置身和煦春光之中。

洞中唏噓了一會，突然呂逸民道：「在下有個主意，不知該不該說出來？」

南宮柳和那個姓黃的同聲道：「此時此地，還有什麼話不能說？」

呂逸民道：「如今英兒已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我等又內力大傷，絕非三五天可以復原，我看咱們的秘密，是否可以對英兒說了，叫他去取武林至寶，以便對付『混沌叟』和『滿天星斗』洛華生！」

南宮柳沒有搭腔，因爲他認爲這件事還須愼重考慮，並非不信任自己的兒子，而是此事非同小可，萬一再出差錯，武林命脈必將斷送。

姓黃的道：「我黃哲夫絕對贊成，難道南宮柳你還不相信自己的兒子？」

南宮柳道：「並非我不相信英兒，而

是此事關係武林命運，非同小可，況且英兒體力也未復元，難當重任。」

司馬英道：「既是如此重要之事，英兒體力未復之先，實不便冒然前往，兩位前輩請收回成命吧！」

黃哲夫道：「老夫之意已決，此事只要英兒小心行事，萬無一失，只要取得至寶，即使遇上那兩個魔頭，全身而退絕無問題！」

南宮白不由一怔，又是武林至寶，不知是何寶物，竟如此珍貴。

南宮柳仍然默然不語，司馬英道：「不知是何武林至寶？黃伯伯可否見告？」

黃哲夫道：「天魔傘！」

此言一出，不但南宮白大大的一怔，連司馬英也同時楞住，半天才吶吶地道：「天魔傘不是在『混沌叟』手中麼？」

黃哲夫笑道：「那是假的，眞的天魔傘還未出世，老夫爲了考驗這幾個魔頭的功力，直到現在還沒有說出此事，如今『滿天星斗』再次現身，無人能敵，那柄假的天魔傘也非凡品，如眞的天魔傘落到『滿天星斗』手中，武林大劫勢難倖免！」

司馬英道：「如此說來，『大悲龍隱』朱芳芳昔年持有那天魔傘，難道也是假的了？」

黃哲夫道：「不錯！她如果知道，又何必爲那假貨捨死忘生，和人拚命？」

司馬英道：「那麼綠毛鸞鸞主一定是朱芳芳之夫軒轅斌了？」

黃哲夫慨然地道：「不錯！此事你們早就應該猜到！」

此刻，司馬英醜惡的臉上，神色變化萬千，那代表些什麼呢，只有他自己心裡清楚，無人能知。

南宮柳道：「黃兄，此事還須小心斟酌才是！」

黃哲夫道：「你不敢負責，由老夫來負，老夫決定告訴英兒！嗨！如果南宮白那小子在此，由他們兄弟兩人去取老夫就更放心了！」

南宮白心想，如此一來，我更不能現身了。

司馬英道：「黃伯伯，小姪有一事不明，這柄眞品天魔傘是你的？」

黃哲夫道：「此事說來話長，老夫也是得自別人，但那三人昔年乃黑道煞星，如今早已去世，所以得自他們手中，也不算傷天害理之事！」

司馬英道：「那三個黑道巨魔是誰？」

黃哲夫道：「『魔手三星』！」

司馬英不由一怔，道：「這綽號是什麼意思？」

黃哲夫道：「那就是『日魔』、『月魔』、『星魔』三人的總號，統稱爲『魔手三星』，連『滿天星斗』和『混沌叟』那兩個魔頭都是他們的徒弟，試想他們武功高到如何程度！」

南宮白不由一震，想起火洞之下「地心別府」中那三個老人，他們曾叫他大叫三聲「日月星」，而且叫他以後再回去時，在火洞口處也大叫三聲「月月星」，那條黑蛇自會接應他。

他恍然大悟，原來那三個老人乃是「魔手三星」，那麼，殘害他們的定是他們的徒弟「滿天星斗」和「混沌叟」了。無怪那大理石上寫了「滿天星斗」的名字，誘他前往「地心別府」了。

司馬英道：「既然『魔手三星』是『滿天星斗』之師，黃伯伯你怎能……」

黃哲夫微微一笑，道：「老夫那時的武功和他們三人任何一個都不遜色，他們是以後才精進的，不過老夫接他們三人聯手却沒有辦法，因此，老夫是偷來的！」

南宮白不由暗自發笑，原來這位黃前輩還會剪徑之術，諒他就是那位身穿土布長衫的土老頭，無怪他神出鬼沒了，一會是土老頭，一會是銅人，一會又是身著盔甲之人。

司馬英道：「那天魔傘到底藏在何處？」

南宮白不知怎地，又隱隱覺得司馬英態度曖昧，好像有所圖謀，不由大感焦急，不過這種事又不能現身攔阻，那樣會使三位前輩懷疑他有覬覦至寶之嫌。

黃哲夫凝視了司馬英一下，沉聲道：「就藏在大別山魯肅寺中的神像之中！」

司馬英的表情，在這刹那間變化萬千，那是代表什麼呢？此刻只有一人心裡清楚，此人就是「烏雲追月」黃哲夫。

他的輩份極高，嚴格的說，比南宮柳和呂逸民都高出一輩，只因他和軒轅斌昔年是好友，而軒轅斌和南宮柳及呂逸民也是同輩，因而平輩論交。

一個人心裡想什麼，表面必然顯露出來，黃哲夫經驗老到，心裡有數。

南宮柳道：「黃兄，你……」

黃哲夫道：「南宮兄你不必介意，今後武林是他們年輕一輩的天下，況且英兒已經改過向善，此事由他去辦也是一樣，你現在如仍不放心，未免太不近情理了，除非是一個天良盡喪的畜牲，反之，就不會再生邪念！」

此言一出，司馬英臉上又微微一變，悲聲道：「黃伯伯的金玉良言，不啻暮鼓晨鐘，不過爹爹的顧慮，也很合情理，小姪雖無邪念，但功力未復，不克當此重任，還請黃前輩收回成命！」

黃哲夫笑道：「英兒不必自謙，此事你足可勝任，去吧！取到至寶之後，速來此洞相聚，不要節外生枝，叫我們想念！」

司馬英虔容躬身施禮，道：「黃伯伯如此瞧得起小姪，小姪自是萬分感激，但小姪功力未復，不克當此重任，況且二位前輩身體不適，小姪也放心不下！」

呂逸民道：「你有這份孝心也就夠了，其實以我們目前的功力，就是『混沌叟』或『滿天星斗』來此，全身而退也無問題，你不必以我們爲念！」

南宮柳道：「既然如此，英兒你就去吧！」

司馬英「卜」地跪了下去，道：「孩兒謹遵父命，還請爹爹多加保重！」

南宮白不由連連慨嘆，心想，他洗心革面，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以司馬英的陰毒、邪惡，能有今日之轉變，可算是天下奇事。

司馬英又向呂逸民拜了一拜，道：「呂伯伯也請多加保重！」

然後又向黃哲夫道：「黃伯伯還有何指示？」

黃哲夫道：「爲人處世，時時刻刻不能離開一個誠字，你只要謹記這句話，心安理得，天下去得，去吧！」

司馬英大拜三拜而起，就在他起身之時，兩掌交揮，罡風大作，掃向地上坐著的三個人。

南宮柳和呂逸民首當其衝，被罡風捲出一丈多遠，當場昏死過去。

黃哲夫似乎早知他居心不善，但仍未想到他會在此刻下手，倉促接了一掌，仍被震出五六尺之遠，因爲他們都曾爲司馬英療傷，耗去大半眞力，自是受不了司馬英全力一擊，吐了一口鮮血，大聲道：「司馬英，你別以爲心機過人，就能逍遙法外，哼，自有人能收拾你……」

你字未了，南宮白厲喝一聲，向司馬英推出一掌，只聞一聲巨震，整個山洞搖搖欲倒，石粉石屑瀰漫一片，令人無法視物。

南宮白恐怕司馬英再下毒手，擋在三位老人面前，而司馬英却趁此機逃出洞外，嘿嘿獰笑而去。

南宮白正要追趕，黃哲夫道：「白兒，不必追了，我早就知你伏在洞口，所以有恃無恐，不過我沒想到他會立刻下毒手，唉！此人當眞不可救藥矣！」

南宮白把爹爹南宮柳和師父呂逸民扶了起來，三人抱頭悲泣不已，誰說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三人擁泣了一會，黃哲夫爲兩人各服一粒療傷藥，道：「不必悲傷，白兒在此，一切都樂觀了！」

南宮柳道：「不是小弟埋怨黃兄，剛才我叫你不要說出藏寶地點，你却不聽小弟之言，唉！事已至此，小弟我……」

黃哲夫哈哈笑了一陣，面色微變，撫胸喘了一會，道：「南宮兄，不是我黃哲夫以老賣老，論江湖經驗，你們又差了一籌，坦白告訴你，這三天來，對司馬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我都十分注意，他省下乾糧給我們吃，而他僅喝泉水療飢，我也看到，所以老夫十分感動，確也以爲他痛改前非，但有一點我不免啓疑，他此番受傷雖重，但在我們三人運功爲他治療之下，不但應該好轉，且應增加不少內力，而他剛才到外面取水，却裝出弱不禁風的樣子，好像連一個石香爐也拿不動，這是我懷疑他的第一點。其次，他剛才聽我說出藏寶地點，面色變化萬千，但却又故裝不太重視，這可瞞不了我，因此，我將計就計，告訴了他！」

南宮白不由暗暗心折，剛才他也發現司馬英面色有異，却未想到他會向三人下手，可見經驗有時比武功更加重要。

但南宮白立即又問道：「黃前輩已經把地點告訴他了，難道那是假的？」

黃哲夫道：「不，是眞的！」

南宮白道：「那麼，怎能算是將計就計呢？」

黃哲夫笑道：「地方雖然不錯，藏寶地點却預先做了手脚，一時之間，他無法找到，但時間一久，也難保不被他找到，所以，你應該立即前往。」

南宮白道：「三位前輩體力本就未復，於今又受了傷，白兒怎能放心？」

黃哲夫道：「放心去吧！我們調息三五天就會復元，但此事絕不能遲延，如果至寶落入司馬英之手，當眞不堪設想了！」

南宮柳撫摸着愛子之頭，不勝唏噓，道：「孩子，快去吧！我們會照顧自己的！」

黃哲夫在南宮白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話，南宮白連連點頭，分明這是告訴他詳細藏寶地點。

南宮白道：「這樣吧！我先爲三位前輩運功療治一會，然後再趕去，以晚輩的脚程，仍不會落後太遠！」

南宮柳道：「不必了，須知目前司馬英的功力和你差不了多少，他此去必全力施爲，盡快趕到大別山，如果你晚去一步，必將遺憾終生，快去吧！」

南宮白在三老催促之下，把綠毛幫幫主教給他的「冬眠復元大法」教給爹爹，含淚道別，出洞而去。

＊　＊　＊

大別山又名魯山，因山中有魯肅寺而得名，山跨江漢兩岸，江水南流，漢水來自西北；三國時屬於吳疆，陸遜、諸葛謹均曾戍守於此。

三國，南北朝、隋唐宋元諸朝均以此山橫阻南北，偏師守之，可勝雄兵十萬。

此刻明月在天，山風勁烈，只見一條人影像淡烟似的向深山中疾馳，有時一掠之間不下十七八丈。

此人正是南宮白，他奔行兩天，來到大別山之中，向魯肅寺奔去，他不遺餘力的奔馳，惟恐被司馬英那畜牲獲得武林至寶。

翻過幾個山頭，只見一峯插天，巔峯沒入雲海之中，一座頗具規模的廟宇，座落於高峯山腰之處，廟中漆黑一片，似乎闃無人跡，也可能守廟之人已經入睡，因此刻已經過了三更。

南宮白不敢大意，如果司馬英伏在廟中，敵暗我明，可能被他暗算，如果他已經獲得了天魔傘，不要說暗中偷襲，就是明裡動手，恐怕也不是他的敵手。

他掠上風火牆，身子平貼在牆頭之上，向廟中望去。此廟僅有一進，共爲五間，中央正殿門戶半掩，裡面漆黑一片，天上雖有月光，却因走廊甚寬，遮住了月光。

南宮白側耳靜聽，好像大殿中並沒有人在內，因他此刻功力深湛，只要有人在裡面輕輕走動，他就可以聽到。

他繞到殿後，自窗上向內望去，只見一座巨大神龕之上，有個巨大的神像，雖然看不大清楚，但南宮白可以猜出，必是魯肅之像。

目光再向另一邊掃視，不由一怔，嘿！此殿之中神像林立，與魯肅對面站立的大神像，竟是諸葛武侯。

諸葛武侯之後有劉、關、張，劉、關、張之後，又有趙雲以及其他大將。

總之，在魯肅神龕對面的神像，不下十五六具之多，南宮白不由一怔，這不是魯肅寺麼？怎會有這許多神像？

突然，南宮白發現一個人影，坐在一些神像之中，好像正在手托下顎，靜靜的深思，此人正是司馬英。

南宮白心想，大概他找了半天沒有找

到，在這裡動腦筋。

但南宮白又搖搖頭，他認為以司馬英的為人，絕不會如此老實，他為什麼沒有把所有的神像毀去？又何必苦思呢？

那知南宮白意念未畢，司馬英突然跳了起來，喃喃地道：「黃哲夫那老賊可能早已看出我的計謀，也知道南宮白隱伏在洞外，乃叫我來此白忙一陣，但我深信天魔傘必在此殿之中，不知在那尊鐵神之中。」

南宮白恍然大悟，原來這些神像是鐵鑄的，無怪司馬英沒有毀去神像了。

南宮白微微一笑，心想，你這賊子一向心機過人！這次可要考驗你一下了，看你能不能猜出來。

司馬英一隻獨目在那些鐵像中掃來掃去，最後目光落在諸葛武侯神像之上，喃喃地道：「想當年諸葛武侯赴吳協助破曹，大顯神通，老魯肅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言聽計從，這些鐵像中人物，以諸葛武侯和魯肅交情最厚，莫非至寶藏在諸葛武侯身上？」

南宮白陡然一震，同時不由暗暗一嘆！這賊子天賦之高，心機之敏，當真是高人一等，若能步入正途，其造詣絕不在自己之下。

司馬英嘿嘿一笑，向諸葛武侯的神像走近，南宮白立即蓄勢以待。

司馬英走到諸葛武侯神像之前，仔細看了一下，這時南宮白已經掩到他的身後，藏在一尊神像之後。

司馬英全神貫注，並未發現，伸手在神像胸前敲了一陣，錚錚有聲，並無任何動靜。

司馬英後繞着神像走了一匝，又敲打了一陣，喃喃地道：「諸葛武侯兩手抄起，如果至寶在他身上，必在兩隻大臂之中……」

他伸手去摸諸葛武侯的衣袖，用力一拉，只聞「卡」的一聲，兩臂竟放了下來，兩手一摟，向司馬英抱去。

司馬英吃了一驚，暴閃三步，那知這尊神像也會轉身，側過身來，又向司馬英摟到。

司馬英大力拍出一掌，這一掌正拍在神像左肘之下，只聞「嘩啦」一聲，自衣袖中掉出一物。

司馬英不由大喜，只見此物長約三尺，粗約半尺，以鹿皮套罩着，司馬英撿了起來，抱在懷中，發出一聲歡呼。

那知他笑聲未畢，南宮白閃電而至，伸手一抄，疾退一丈，嘿嘿笑道：「狗賊，你想不到吧？如果這種武林至寶被你得去，那真是天老爺瞎了眼睛了！哈……」

司馬英醜惡的臉上肌肉抽搐扭曲，可見他內心的暴怒和忿恨，想不到一團高興又落了空，而且武林至寶到了南宮白手中，連自己一命也難保了。

但這賊子心機過人，在這種不利的情勢之下，仍然眼睛未轉，大動腦筋，冷笑一聲，道：「南宮白，人家說你光明磊落，一絲不苟，照今夜之事看來，也是徒有虛名之輩而已！」

南宮白道：「狗賊！你那一套可以收起來了，你說得天花亂墜，我也不會再上你的當！」

司馬英道：「南宮白，你我功力相若，若憑真實功夫，你未必是我的敵手！」

南宮白道：「別吹！不妨試試看！」

司馬英冷笑道：「想不到你學會了江湖中的奸詐陰險！」

南宮白道：「我什麼時候陰險奸詐來？」

司馬英道：「天魔傘在你手中，一旦動手，你以此傘出手，我司馬英自不是敵手，哼，你以為我不知道？」

南宮白道：「我要殺你，你就是有十條命也早完了，又何必用天魔傘武林至寶？」

司馬英道：「口說無憑，你可敢放下天魔傘我和決一死戰？」

南宮白冷笑道：「狗賊！你想覬覦至寶麼？別作夢了！」

司馬英道：「你只能以此為藉口，看來你小子並無真憑實學，只是有些高手維護你而已！」

南宮白冷笑道：「司馬英，你的用意非常明顯，莫非想趁機搶天魔傘，我不會上當！喏！我把天魔傘揹在身上，絕不使用，你可以放心了吧？」

說着當真揹起天魔傘，司馬英見計不得逞，眼珠一轉，陰笑一聲道：「南宮白，我內力大傷未癒，自不是你的敵手，你就動手吧！」

南宮白道：「我要殺你，也要叫你心服口服，你就動手吧！」

司馬英獰笑道：「你裝什麼佯？天魔傘雖然揹在身上，隨時都能撤下出手，我司馬英就是死在你的手中，也要死得明白！」

南宮白不由氣結，冷笑道：「好吧！我要殺你，必須使你能死而瞑目，我就依你，嘿嘿！不是南宮白吹噓，你要想搶奪，還不夠份量！」

司馬英道：「這才是男子漢大丈夫，我司馬英就是不敵而死，也絕沒有怨言了！」

南宮白解下天魔傘，放在旁邊，道：「司馬英，這次你可以放心了吧？」

司馬英望了天魔傘一下，所放的地方正在兩人之間，距離相等，但他自信身法沒有南宮白快，所以不得不再動腦筋。

南宮白冷笑道：「不必動歪念頭，你搶不到的！動手吧！」

司馬英眼珠一轉，臉上閃過一絲獰笑，大喝一聲，推出一道「混沌罡氣」，但他出手之後，却向一旁閃去。

南宮白自然不懼，出掌迎上，「蓬」地一聲，南宮白的身形紋風未動，深知內力又增進不少，可能是那金線鯉魚卵及那大棗子發生了妙用。

那知意念未畢，司馬英揚手之下，擲出一個小瓷瓶，小瓶飛到中途，司馬英又推出一掌。

南宮白不由大驚，知道是「六月雪」唐飛的「三昧真水」，而司馬英這一掌竟將小瓶震碎，毒水暴濺橫飛，方圓五六丈之地有如雨落一般。

南宮白不得不向一邊疾閃，就在此時，司馬英一閃而上，向天魔傘抓去。

而南宮白掃出一掌，將毒水震回，也向天魔傘撲去，然而他却慢了一步，在這

緊要關頭，他只得先向人下手了。

他這一急，元嬰罡氣自動出竅，直奔司馬英的左肩，司馬英好像寧挨上一下重擊，也不願放棄天魔傘，仍然抓去。

南宮白畢竟是心地善良之人，深知這一下撞上，司馬英無暇運功出掌，必將被震成一灘肉醬，暗暗一嘆，又將元嬰收了回來。

就在這時，司馬英已將天魔傘取在手中，暴退一丈，縱聲狂笑一陣，道：「南宮白，看來你還是差得太多，如今天魔傘在我手中，你已落入我的掌心之中，哈……」

他狂笑一陣，以兩腿夾着天魔傘，把鹿皮套剝了下來，嘿！原來裡面是一層油紙，扯了油紙，裡面又是一個皮套。

兩人都不由一怔，於是司馬英再剝下皮套，裡面是一層破布，扯下破布，又是一層油紙。

扯一層又一層，而天魔傘本是三尺來長，半尺多粗，却越來越細，而且越來越短。

司馬英的臉色也越來越難看，其實這時南宮白要想偷襲他易如反掌，但他不屑如此，雖然司馬英如此對付他，他也不忍下手。

十來層油紙，破布和鹿皮套剝去，剩下的天魔傘不過一尺多長，兩寸多粗了，現在又是一層錦絹包裹着。

司馬英有點發怒了，「刷」地一聲撕開錦絹，「啊」地一聲，把一柄一尺多長，兩寸多粗，紫芒耀目，寶氣氤氳的小傘拿在手中。

天魔傘竟如此之小，實在出乎意料之外，這樣小的寶物，能有多大威力？

兩人都呆呆地望着這天魔傘，但深信這必是眞的武林至寶，同時南宮白也感慨不已，就爲了此寶，犧牲了武林數十個高手，引起了一次浩劫，如今此寶落到此賊手中，武林災禍正方興未艾，未來之劇變，實不可預測。

南宮白這時竟有點迷惘起來，孔曰成仁，孟曰取義，都是以仁義告誡世人，但當前這司馬英人性已泯，仁義二字自不會在他身上發生作用，所以說仁義之運用有時也得視對象而定。

「刷」地一聲，司馬英把天魔傘撐了起來，霞光萬道，照得整個魯肅寺如同白晝。

司馬英獰笑連連，向南宮白步步欺近，道：「南宮白，我今夜第一次使用天魔傘，先拿你試試看！」

南宮白駭然後退，他雖不懼怕，但絕不甘心死在司馬英手中，況且，此番幾位前輩托以重任，非但未能完成，反而弄得更糟，他死也不能瞑目。

南宮白退到一些神像之中，倚在張飛神像胸前，這巨大的神像比南宮白高出三尺有餘，在夜色中看來，更加猙獰可怖。

司馬英這時心中的得意之情，眞是難以形容，因爲這柄天魔傘再也不是假的了，有此寶在手，就是「滿天星斗」也不足爲懼了。

司馬英望着南宮白，發出一串揶揄的獰笑，道：「南宮白，今夜不會再發生奇蹟，更不會有人來救你，你是死定了……」

說畢，「刷」地一聲，把傘合了起來，振臂疾點南宮白的前胸，相距一尺，南宮白已感銳風無儔，胸中一陣翻騰，不由大驚，向旁邊閃去。

司馬英那能放過？傘尖一偏再次攻到，南宮白深知空手無法應付，立即撤下虬龍角。

他暗以十成眞力向傘上一格，心想，這虬龍角乃是萬年奇獸身上之物，堅不可摧，這一下天魔傘恐怕受不了。

那知虬龍角未到，司馬英也担心寶物受損，收了回去，再次疾點南宮白的下盤。

南宮白信心大增，非碰碰天魔傘不可，又以虬龍角迎了上去，司馬英也不再閃避，以手中的寶傘向虬龍角迎上。

就在此時，一條人影快逾閃電，自趙雲的神像後面閃出！疾抓司馬英手中的天魔傘。

司馬英作夢也想不到，此廟中尙有第三者，只感脈門一緊，天魔傘已被人奪了過去。

「哈……」

原來此人是「混沌叟」，他在途中發現了南宮白向大別山馳來，乃暗暗跟踪，剛才一切情形他都看到了。

南宮白和司馬英同時驚呼了一聲，各退了一步，司馬英厲聲道：「老魔，你要臉不要？」

「混沌叟」摸娑着寶傘，得意地笑着，道：「爲了武林至寶，可以不擇手段，反正今夜之事除了你們兩人之外，誰也不知道，老夫現在收拾你們易如反掌折枝！」

這魔頭並非吹噓，雖然單打獨鬥，南宮白已不懼他，但司馬英却非他的敵手，現在一傘在手，自又不可輕視。

司馬英眼珠一轉，對南宮白道：「南宮白，今夜你我要想全身而退，就得聯手對付他！不然的話，一個也活不成！」

南宮白冷笑道：「你退下去，讓我一個人來收拾他！」

司馬英巴不得南宮白講這句話，立即退到一邊，賊眼直轉，思謀脫身之計，而南宮白走上三步，道：「老魔，你就是有武林至寶在手，在下也不怕你，來！我接你幾招！」

「混沌叟」還眞服了南宮白，雖然一傘在手，仍然不敢輕視，道：「小子！這是你自甘情願，可別怪老夫挾天魔傘之威，以大欺小，須知此傘爲武林至寶，威力可以想像！」

南宮白一掄虬龍角，疾挑「混沌叟」的手腕，「混沌叟」本來尙不願以傘接招，實感虬龍角上的暗勁大得驚人，簡直不可抗拒，立即改變了主意，以天魔傘迎上。

「噹」地一聲大震，人影倏分，各退了三步，南宮白低頭一看虬龍角，角身缺痕深達半寸，不由心頭駭然。

而「混沌叟」也低頭看看天魔傘，却毫髮未傷，不由桀桀怪笑一聲，道：「武林至寶果然不凡，小子，你知道厲害了吧？」

南宮白自知內力已在對方之上，只是天魔傘威力太大，而且光芒耀目，令人眼花撩亂，不易對付。

就在此時，「混沌叟」欺身掄傘，當頭砸下，這一下有如閃電奔雷，泰山壓頂，南宮白不敢硬接，疾閃三步，突然，一邊的司馬英驚呼了一聲，南宮白陡然一震，只見一條淡淡的人影，向「混沌叟」猛欺而上，伸手奪下了天魔傘，飄身退了一丈。

「混沌叟」心胆皆裂，當今之世，那個有這等高絕的身法？回頭一看，不由也驚呼一聲，道：「師兄……原來……是你……」

南宮白陡然一震，心想，這下可完了，原來是他的師兄「滿天星斗」到了，今夜要想奪回寶傘，已經無望了。

只見此人一臉白麻子，濃眉大眼，一撮山羊鬍子如針似刺，葛布長衫，僅到膝部，神態至爲猙獰。

「混沌叟」那樣不可一世的魔頭，見了「滿天星斗」，也不免落了威，兜頭一揖，道：「師兄你好！」

「滿天星斗」冷漠地道：「我當然好！」

「混沌叟」道：「師兄，你功力蓋世，天下無敵，諒你不會要這個小玩藝！」

「滿天星斗」道：「當然，師兄何等身份，區區天魔傘，那能看在師兄眼中，不過師兄前些日子對你說些什麼來？」

「混沌叟」道：「師兄說此傘一旦到手，由師兄暫時保管！」

「滿天星斗」道：「你記得就好了！你該知道，師兄並不懼怕一干白道高手，只是那三個老鬼……」

「混沌叟」諂媚地一笑，道：「師兄，你太小心了！那三個老鬼恐怕連骨頭也爛了，還怕他則甚？況且他們昔年被我們……」

「滿天星斗」瞪了他一眼，「混沌叟」立即打住，道：「師兄，這兩個小子如何發落？」

「滿天星斗」哂然一笑，道：「以你的功力，難道還拾奪不了？」

「混沌叟」老臉如觸電般，一下紅到脖子，吶吶地道：「師兄，小弟十分慚愧，南宮白這小子功力進步極快，現在……現在……」

「滿天星斗」冷笑道：「現在怎樣？」

「混沌叟」道：「師弟僅能和他打成平手，我想他在師兄手下絕對走不上三五招！這一點小弟自愧不如！」

「滿天星斗」一臉白麻子開了花，嘿嘿冷笑，道：「那也不假……」

那知南宮白冷笑道：「老魔，我看你吹起牛皮，臉不紅，氣不喘，五十招以內，你若能贏我一招半式，我要告訴你們一件重要之事！」

「滿天星斗」山羊鬍子一撅，顯然暴怒，道：「小子，你敢消遣老夫？」

南宮白道：「在下從不消遣於人，你不過是以鬼計騙去你師弟的天魔傘，有此傘在手，才敢發出狂言，你若把此傘交與「混沌叟」暫時保管，我敢和你硬拚百招！」

「滿天星斗」自詡爲當今天下第一人，何等狂傲？但他一想，連師弟也僅能和他打成平手，諒不會是假的，只是把天魔傘交與師弟，他放心不下。

南宮白哈哈大笑道：「老魔，你要是不敢，就明白表示，在下不會強人所難！」

老魔鬚髮皆張，厲聲道：「小子，老夫什麼事不敢做？你且說說看，你要說出一件什麼大事？」

南宮白淡然地道：「有關你們剛才說的三個老鬼生死之事！」

此言一出，這兩個老魔同時一震，「滿天星斗」冷笑道：「你知道老夫所說的三個老鬼是誰？」

南宮白道：「在下也弄不清楚，我只是想告訴你們有關「日月星」三個老人之事！」

兩個魔頭又驚咦一聲，退了一步，「混沌叟」道：「你見過那三個老鬼？」

南宮白道：「在下不過是引述你等的話，所以稱爲老鬼，但在下必須自現在開始，稱他們爲老前輩！」

兩魔相顧失色，道：「小子，你在那裡見過他們？」

南宮白道：「我剛才說過，你能在五十招之內勝我一招半式而不用天魔傘，我就告訴你，絕不食言。」

司馬英大聲道：「別聽他胡扯！他不過是緩兵之計，可能等待大援！」

「滿天星斗」瞪了司馬英一眼，道：「這小子是什麼人？」

「混沌叟」道：「以前是小弟的徒兒，現在背叛小弟了！」

「滿天星斗」冷笑道：「你先把他拏下！」

「混沌叟」對付南宮白沒有把握，但對付司馬英却有信心，聞言撲了上去，推出一道罡氣之牆。

司馬英自知現在要跑也跑不成了，連忙閃於神像之後，「蓬」地一聲，「混沌罡氣」撞在趙雲的神像上，竟將巨大的神像震扁了。

司馬英吃了一驚，但他閃避於一些神像之間，「混沌叟」空自焦急，怒叱連連，也毫無辦法。

「滿天星斗」獰笑一聲道：「師弟暫退！」

「混沌叟」閃退了三步，只見「滿天星斗」掠入一些神像之中，以閃電似的身法，兩掌齊出，在每一個神像身上按了一掌。

幾乎在同一時間，那些神像都轟然倒下，「滿天星斗」道：「現在可以了！」

「混沌叟」疾撲而上，這下司馬英可沒有辦法了，立即掠出大殿，來到院中，「混沌叟」那能讓他跑了，迎頭攔住，道：「小狗，你認命了吧！」

司馬英眼珠一轉，低聲道：「不管怎樣，我們總有一段師徒之情，你還記得吧？前些日子在綠毛幫中，綠毛幫主乘你不備，打了你一傘，你身負重傷，那時你所有的部下都背叛了你，只有我一人聲明永遠跟着你！」

「混沌叟」冷笑道：「此一時彼一時，你當時願意跟我，不過是一種私心，白道方面不能容你，綠毛幫幫主也深知你的爲人，也不會放過你，你當然順水推舟，跟我走了！」

司馬英冷笑道：「這件事你不領情也就算了，但我有一件事必須提醒你，信不信我就不管了！」

「混沌叟」冷笑道：「小子，死到臨頭你還敢玩花樣？」

司馬英道：「你師兄想獨佔天魔傘，你有沒有看出來？」

「混沌叟」微微一震，道：「胡說，我師兄何等身份？豈能覬覦這個小玩藝！你不必危言聳聽！」

司馬英道：「我並非危言聳聽，你要知道，南宮白近來武功大進，不要說你，就是你師兄也未必能贏得了他，不信你看……」

「混沌叟」半信半疑，果然回頭向大殿中望去，這時南宮白和「滿天星斗」動起手來，因兩人都以陰柔掌力出招，而且稍沾即走，所以沒有半點聲音。

「混沌叟」面色微變，雖然乍看起來南宮白仍然略處下風，但師兄要想在三五十招贏他，似不可能。

司馬英低聲道：「看到了吧？即使你師兄能贏了他，也足以證明他們的功力相差不多，你要想獨霸武林，就必須把天魔傘取到手。」

「混沌叟」雖然老奸巨滑，但司馬英這幾句話，却十分有理，打動了他的心坎，心念電轉，忖道：「不錯！我若得不到天魔傘，今後在武林中算是第二三流人物了，連一個南宮白都收拾不了，這……」

司馬英打鐵趁熱，低聲道：「你若相信我，咱們就再合作一次，我們掩進殿去，我給你掩護，你就上去搶傘！」

「混沌叟」的心已經動搖，冷笑道：「你小子的心眼會這樣好？」

司馬英道：「我不是為了別的，一旦搶到天魔傘，就把你的「混沌罡氣」全部傳與我，我就知足了，我只有這一點要求！」

「混沌叟」鼠目疾轉，委決不下，天魔傘他當然想得，但又怕一旦事敗，師兄不會放過他。如果不聽司馬英之言，今後在武林就無法混了。

司馬英知他已經動了心，又道：「你要當機立斷，看！他們快要打出結果來了！」

「混沌叟」一看，南宮白已被迫退七八步之遠，堪堪招架不住了，這時下手正是機會，立即低聲道：「好吧！我答應你，但你別動歪念頭，即使我不能得手，我們也是師兄弟，那時遭殃的是你，而不是我！」

司馬英道：「那是自然！快去，我先攻他右側，你自左側搶傘，萬無一失……」

兩人掩至大殿之中，這時南宮白已感不堪支持，因為「滿天星斗」的「三星罡」威力太大，他雖然近日連獲奇遇，但因那「毒舍利」和那大菓子的力道，尚未納入經脈之中，所以無法發揮。

司馬英一打手勢，叫「混沌叟」快上，「混沌叟」一狠心撲了上去，藏在神龕之後，而司馬英却向「滿天星斗」猛撲而上。

「滿天星斗」何等人物，已知背後有人偷襲，那知司馬英早已成竹在胸，一招遞出，緩了一下，這時「混沌叟」却自左邊欺到。

司馬英一收招，「滿天星斗」已發覺左邊也來了人，立即側拍一掌，那知司馬英出手逾電，向「滿天星斗」背上抓去。

南宮白不願乘人之危，這時並未出招，却已發現了司馬英和「混沌叟」，不由驚呼了一聲。

好個「滿天星斗」，他覺察到左邊那個人身手較高，自然注意力重點在左邊，側頭一看，竟是自己的師弟，不由氣得怔了一下。

高手過招，絲毫不能大意，就在他微怔之間，天魔傘已經到了司馬英手中。

對「滿天星斗」來說，這可真是陰溝裡翻船，他更沒有想到自己的師弟會和別人聯手對付他，盛怒之下，竟向「混沌叟」撲去。

「混沌叟」自知不敵，大聲道：「小子，快來助我！」

「轟」地一聲，「混沌叟」竟被震出五步之遠，大聲道：「司馬英，快用天魔傘助我一臂！」

「轟」！「混沌叟」又被震出六七步，司馬英手持天魔傘，嘴角上掛着一絲獰笑，道：「我為什麼要助你？叫你們折騰一會再說！反正死一個少一個，正合寡人之意！」

「混沌叟」自知上了他的大當，大聲道：「師兄且慢！我死了不要緊，可就樂壞了這小子！如今兩個大敵當前，況且天魔傘在對方手中，我們不能自亂陣脚！你要處罰小弟，事後小弟絕不反抗！」

「滿天星斗」一想也對，若把師弟殺了，自己也耗去真力不少，面對這兩個年輕人，可能討不了好去。（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臭小子自大收死囚阿邪爲徒，耍幾手絕招給阿邪欣賞，臭味相投，邪在一起，巧遇阿郎、多多也來到骷髏鎮紅中賭坊，跟踪獨臂人，知道賭坊是翁明山開設的枝店，一口氣赢了四萬兩銀，賭坊拿出多多的銀色裸體鑄像作抵償，意存侮辱，跟着自大、翁明山、阿邪等人出現，大打出手，老蓋仙趕至，叫阿郎快走……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好馬不吃回頭草

表貞操要求驗身　施暗襲行事乖張

一語提醒夢中人，猛然間，阿郎彷彿又回到了紅中賭坊，想起了日間所遭遇的一切，將話題岔開，以肅穆鄭重的神態道：「多多，我想問妳一句話，希望妳能實話實說，不要對我隱瞞一分一毫，好嗎？」

多多乃冰雪聰明之人，已意識到阿郎要問什麼，幽幽歎息一聲，道：「你可是懷疑我的身子已經不清不白，不打算再——」

張小仙不等她把話說完，便急忙抓住她的手，抓得很緊很緊，極其誠懇的道：「多多，別想歪了，不管事實如何，妳都是我的妻子，因爲錯不在妳，但是，我一定要知道事實的眞象，一定要強暴妳的人付出代價，我想我有知道的權利，我受不了。」

多多以堅定的語氣道：「沒有，絕對沒有。」

「妳所說的沒有，想必指的是清醒的時候，昏迷之後發生的事妳能確知嗎？」

「應該也沒有。」

「妳無法再肯定？」

「起碼可以肯定百分之九十九。」

「爲什麼？」

「對這種事，我們女孩子自己心裡有數。」

「然而，只有九十九，不是一百？」

「天下事，可以百分之百肯定的，少之又少。」

「就怕壞在這百分之一上面。」

「這——」

多多的心在下沉，臉色在變，眸中熱淚盈眶。

阿郎的手抓得更緊，情緒也很激動，這也難怪，任何一個男人都不能忍受自己的老婆是被別人玩過的二手貨，一字一句的道：「多多，請原諒我實話實說，也請原諒我不能不這樣想，請回憶一下那一尊銀像，倘若他們沒有剝掉妳的衣服，不曾抱過摟過，甚至……不可能對妳的身材、綫條、一切一切，如此熟悉，我——我——我好恨！好恨！

說至最後，將滿腔的怒氣發洩在桌子上，三拳下去，寸許厚的桌面，被他捶壞一個角。

多多嚇壞了，痛徹心脾，卒告珠淚滾滾而下，哽咽道：「事到如今，我看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讓我們現在就入洞房，共同來檢驗，看是否——」

多多的話還沒有說完，阿郎便一把將她抱在懷中，藉以阻止她再說下去。

一陣擁抱。

一陣熱吻。

但是，僅止是擁吻而已，他沒有把她抱上床去。

而且，很快就將她放開，他自己則兀自行至牆邊去，面壁而立，背對着多多，道：「不！多多，雖然我們已有夫妻之名，但却並未正式成親，我尊重妳的意願，在尚未敲鑼打鼓的將妳娶回白吃大樓之前，我發誓絕不碰妳。」

話完，調整一下方向，走進他自己的臥房去。

臨關門前，阿郎又說了一句：「多多，睡吧，明兒見。」

「阿郎，等等，房錢飯錢怎麼辦？」

「船到橋頭自然直，到時候再說吧。」

「明兒見！」

通！一聲，阿郎已將房門關起。

＊　＊　＊

本來有許許多多事情，需要從長計議，同時也有必要出去察看一下洪五爺、三絕婆婆的行踪下落，奈何情緒實在太壞，根本無心及此，阿郎既然已去睡了，多多也只好拖着疲累的身子，踏進自己的房。

可是，人雖然躺上了床，思緒却紛至沓來，輾轉反側，久久無法成眠。

她想到了那個可怕的刀疤老頭，想到了自己的胞姐錢純純，想到了可恨的翁明山，想到了被劫持之後的種種一切，也想到了那一尊維妙維肖的裸體鑄像……

最後，她想到了明天的房錢飯錢。

這是個現實問題，她不相信船到橋頭眞的會自然直。

萬一不直該怎麼辦？

但，既而一想，阿郎是個天才，是萬能博士，聰明絕頂，機智過人，天下沒有任何事情能難得住他，只要有他在身邊，可變無為有，變不可能為可能。

想到這裡，她笑了，笑得很甜，喃喃自語道：「他一定有辦法，有小仙在，就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

的確，阿郎就是這麼一個人，任何人跟他在一起，都會產生安全感，多多如此一想，芳心大寬，很快便進入夢鄉。

孰料，剛剛睡着，好夢尚未開始，便被一陣怪異的聲音驚醒。

「篤篤！篤篤！」

有人在敲門。

不是敲門，是敲窗子，敲後窗。

多多半睡半醒，沒聽清楚，坐起身來，並未採取行動。

「篤篤篤！篤篤篤！」

這一次，她聽清楚了，聲音不大，却聲聲入耳，從敲打的速度看，她有理由相信，來人必然甚是惶急。

「誰？」

「我。」

「到底是誰？」

「明珠。」

「翁明珠？」

「是的。」

「妳來幹嘛？」

「我有話要跟妳說。」

「妳走吧，我不要聽。」

「我一定要說，非說不可。」

「為什麼？」

「因為關係到我們兩個人一生的幸福。」

「那妳就在外面說吧。」

「不，多多，這件事必須我倆面對面才能說清楚，不想驚動任何人，包括阿郎在內。」

「我要想一想，要攷慮攷慮。」

「多多，請快打開窗子，放我進來，明珠絕無惡意。」

多多心兒打鼓，思慮再三，終於將後窗打開，放翁明珠進來。

翁明珠穿着一身夜行衣，手裡還拎着一個小包，神色顯得有點慌張，拉着多多跳下床來，首先將小包塞給她。

多多愕然一楞，道：「是什麼？」

翁明珠生怕驚擾到張小仙，壓低聲音道：「妳一看便知。」

打開小包，多多馬上發現，裡面都是白花花的銀子，以及面額大小不一的銀票等物，翁明珠解說道：「全部四萬二千多兩，包括你們自己的，以及紅中賭坊應該償付的，統統在此，請姑娘過目。」

多多大略的看了一下，冷聲道：「這是我們應得的，恕本姑娘不謝，另外倒想請教一件事。」

翁明珠表現的相當友善合作：「不敢，有話請直說，明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骷髏鎮乃是蠻荒之地，能鑄造出那樣的銀像來？」

「事實上是在洛陽鑄造的，最近才運來骷髏鎮。」

「目的就是為了洗劫我們身了的銀子，叫我們寸步難行？」

「多多，實不相瞞，主要的目的並不在此，是為了使妳難堪，尤其是羞辱阿郎，因得知你們遠來苗疆，臨時火速運來。」

「眞的是純銀鑄造？重達二千多斤？」

「銀子不假，重量沒有那麼多，因為是空心的，這樣才便於搬運。」

「我的身材，我的尺寸——」

「多多，我不想瞞妳，趁妳昏迷的時候，模子完全是仿照妳本人，請洛陽最好的工匠打造的。」

「這是誰的主意？」

「是小師兄自大，也是家兄明山。」

「可惡，可惡，他們有沒有——」

「這一點小妹可以保証，姑娘的身子還是清清白白的。」

「妳哥哥是個色狼，臭小子也不是好東西，他們會放過我？這事不但阿郎不相信，連我自己也有點犯嘀咕。」

「多多，聽我說，這是事實，假不了。」

「是什麼原因，使我能逃過劫難？」

「主要的原因，是想利用姑娘來強迫錢大俠跟我們攜手合作。」

「可恨！可恨！你們簡直不是人，關於我姐姐純純——」

「家兄沒有說謊，所言俱屬實話，不過，請放心，我們會把純純娶回翁家的。」

多多緊咬着銀牙，嗔怒道：「妳哥哥也未免太自私，太下流了，這事我爹未必肯答應，眞不知道將來該如何了結。」

翁明珠道：「還請多多姑娘在令尊面前多進美言，設法玉成。」

多多報以一聲冷哼，轉換話題道：

「另外還有一件事，想要問妳。」

「請說。」

「紅中賭坊的那一仗，結果如何？」

「你們走後不久，老蓋仙和三絕婆婆也落荒而逃。」

「妳說落荒而逃？」

「正是，二老自知不敵，只好抽身退走。」

「那個刀疤老頭當眞這樣扎手？」

「比你們想像中的還要厲害，不然怎會調教出臭小子自大那樣的徒弟來。」

「他是誰？」

「是我的師父呀。」

「我知道是妳的師父，本姑娘是問他的名和姓。」

翁明珠閉口不言。

「妳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是不能說。」

「這是爲何？」

「家師曾有交代，誰要是將他老人家的名諱身份洩漏出去，就殺誰！」

「事實上他自己已經洩漏一半。」

「沒有吧。」

「他說他是天魔女秋阿姨的師叔，這不就等於承認他是天魔教的人。」

「哦！」

「這話是否屬實？」

「是眞的。」

「可是，秋阿姨和大笨牛，爲何不會提起，他們天魔教還有這麼一個武功高不可測，行事乖張，心狠手辣的古怪老頭？」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本姑娘想知道這個原因。」

「據小妹所知，早在二十幾年前，家師便被天魔教的老教主，也就是他的師父魔神君逐出門牆，和天魔教脫離關係。」

多多一揚柳眉兒，忽有所悟，道：「老魔此次重返苗疆，莫不是欲對天魔教有所不利？」

翁明珠一怔，道：「應該不會吧。」

「何以見得？」

「師父將我們召來苗疆，到現在爲止，並未下達任何指令。」

「這話可當眞？」

「明珠不是爲說假話而來的。」

「對了，妳說有話要言講當面，請！」

一進來，發言權就一直操在多多手中，翁明珠好不容易才得到這個開口的機會。

可是，她却閉上了嘴，一句話也沒有說，噗通！一聲，跪倒在多多的面前。

這事大出多多料想之外，弄得她如墜五里霧中，驚疑滿面的道：「翁明珠，妳這是幹什麼？」

翁明珠誠恐誠惶的道：「小妹在祈求錢姑娘的恕宥。」

「妳是指刦持本姑娘的那一件事？」

「明珠說的是另外一件事。」

「那一件？」

「代妳拜堂、成親、入洞房的那一件事。」

「難不成會是妳？」

「本來就是我！」

「你們——你們已經——」

「是的，皮蛋他們說的不錯，已經『入港』啦！」

「妳——妳——妳——」

一朵盛開的花，企盼心愛的蜂兒來採，蜂兒是來了，也採了，可是卻採錯了花，這比情人移情別戀，情人結婚了，新娘不是她還要嚴重得多。

多多連說了三個妳字，下面的話全被哽住了，難以成聲，將滿腔的妒火，化作行動，手起掌落，左右開弓，劈里拍啦的，在翁明珠的臉頰上接連打了十幾巴掌。

霎時，翁明珠一張粉團兒似的臉蛋兒，立如發麵饅頭般地腫起來，指痕清晰可見，嘴角已有血水滲出。

但是，她沒有還手。

也沒有說半句話。

甚至，不曾哼一聲。

這對多多而言是一件大事，一件大得不得了，足以令她氣死的大事，就算再揍翁明珠十次，卸下她的一條臂，挖下她的一隻眼來，依然難消多多心頭之恨。

多多氣憤不已的道：「臭婊子，落翅仔，不要臉的賤貨，做了這種無耻的醜事，還敢來見我，妳想幹什麼？示威？挑戰？尋釁？還是找死？」

翁明珠血流滿面的道：「我說過，明珠是來請求姑娘的饒恕的。」

「饒恕妳，想得倒美，做了這種不要臉的事，妳知道對我的傷害有多深多大，還奢望饒恕，做夢！」

「多多，我知道妳恨我，也應該恨，但小妹是爲了報父仇才出此下策。」

「放屁，妳那個色魔老子罪有應得，何況也不是死在我們夫婦之手。」

「現在我已經想通了，對過去的事也不願再斤斤計較，但是，那晚在白吃大樓發生了的事，小妹却縈繞心頭，揮之不去。」

「妳最好忘掉，忘得乾乾淨淨。」

「我也想忘掉，結果却失敗了。」

「乾脆碰死算啦，人死一了百了。」

「多多，妳應該知道，死並不能解決問題，尤其無法抹煞既成的事實。」

「哼，歪理，只有妳這種不要臉的女人，才會說出這種不要臉的話來。」

「皮蛋、大笨牛他們的話，一點不錯，小妹已是殘花敗柳之身，是沒有人願穿的破鞋，沒人敢要的二手貨，天下雖大，幾乎已無我容身之地，錢姑娘，妳我都是女人，女人應該最瞭解女人，倘若那天在洛陽紅中賭坊，小妹不及時出面阻止，妳的遭遇，幾乎與明珠完全一樣，想想看，姑娘會作何感想？」

這個比喻有問題，一個是霸王强上弓，强行施暴，一個是投懷送抱，心甘情願，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同時，翁明珠的話也很有技巧，說了一大堆的話，並未將自己的目的說出來。

她是希望多多來猜，這樣才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多多馬上就猜到了，冷哼一聲，道：「哼，說了半天，原來是希望阿郎負起責任，收拾殘局，將錯就錯，娶妳爲

妻?」

翁明珠急忙分辯道:「多多,妳誤會了,小妹絕不敢存此奢望,只要妳不嫌棄我,肯收留我,就心滿意足了,妳爲大,我爲小,妳爲妻,我爲妾。」

爲報父仇,甘願將自己清白的身子給人「趴」,但事後却難忘這一夜風流,偷偷的愛上了「趴」她的男人,翁明珠的遭遇的確很不幸。

多多同樣也是受害人,茲事體大,久久無法作答。

翁明珠仍然跪在地上,楚楚堪憐的道:「多多,我知道,愛情是自私的,是獨佔的,情人的眼睛裡連一粒砂子也容不下,妳不答應也沒有關係,但請妳告訴我眞實話。」

多多沉吟有頃,道:「你們翁家的人太狡猾,我不能隨便答應,要攷慮,妳先起來。」

翁明珠却不肯起來,依舊長跪不起。

也沒再言語,空氣登時僵住了。

突聞阿郎的聲音在門外道:「哼,少來這一套,苦肉計在本教主面前無效,跪爛膝蓋也沒有用,就算多多答應,我阿郎也不答應!」

話落人現,臉色比冰塊還冷,一個大跨步便搶至翁明珠面前,單刀直入的道:「翁明珠,妳說妳就是那個不要臉的賤貨?」

翁明珠的表情很複雜,又驚,又懼,又喜,羞答答嬌柔柔的點一下頭,沒有說話。

阿郎好兇,一點也不給人家留餘地:「把衣服脫掉!」

「幹嘛?當着多多的面,多難爲情。」

「媽的,少賣騷,本教主要驗明正身。」

「沒有這個必要,這種事情誰會冒充。」

「這可不一定,脫!」

「……」

「脫!」

「……」

「脫!」

「……」

阿郎連喊了三聲脫,翁明珠始終不言不動,不禁激怒了張小仙,倏地右手疾探,快如閃電,但聞嘶啦!一聲響,硬將翁明珠的胸衣肚兜强行撕破。

雙乳之間,立刻現出一顆豆大的硃砂痣來。

正是洞房花燭夜,阿郎親眼目睹之物,登時,新仇舊恨一齊湧上心頭,惡狠狠的道:「果然是妳!」

翁明珠正爲自己袒胸露背驚愕不已,沒注意阿郎眉宇間濃重的煞氣,雙手遮住胸部,仍自嗲聲嗲氣的道:「本來就是嘛,你偏不信——」

話還沒有說完,便爲阿郎憤怒的吼聲淹沒:「翁明珠,妳聽清楚,在我還沒有決心要殺妳的時候,妳最好快滾!」

翁明珠並無離開的意思,幽幽怨怨的道:「常言道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阿郎——」

「住口,不要臉的賤貨,誰跟妳是夫妻!」

「我們雖無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實。」

「那是妳設下的圈套,骯髒的圈套。」

「不管怎麼說,生米已經煮成熟飯。」

「煮成粥也沒有用,滾!」

「明珠不敢奢求名份,但求能長伴君側。」

「妳休想,本教主生平最恨陰險狡詐的人,滾!」

「阿郎,那一夜風流,難道你一點也不珍惜?」

「不要臉的女人,虧妳還說得出口,滾!滾!滾!」

阿郎越說越氣,動口不足,繼之動手,一陣拳打脚踢,又拉,又推,又扔,硬是將翁明珠像垃圾似的,給丟到門外去。

從來沒見過這麼厚臉皮的人,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翁明珠還不死心,仍自大言不慚的道:「阿郎、多多,這件事並沒有結束,剛剛才開始,我不能白白的被人糟蹋,還會再來的,希望你們認眞攷慮攷慮,我翁明珠生是你阿郎的人,死是你阿郎的鬼。」

張小仙簡直像是在趕鴨子:「滾!滾!滾!」

翁明珠始終不曾發過性子,臨走仍不忘打個招呼,悽然一笑,道:「你不用趕,我走,我自己走,再見,後會有期。」

阿郎的表現好絕:「不見,最好永不相見!」

多多的反應却大不相同,望着翁明珠遠去的背影,哀哀怨怨的道:「如果設身處地替她想一想,翁明珠的遭遇也實在很可憐。」

張小仙錯愕一下,道:「多多,妳好像很同情她?」

多多面無表情的道:「也許。」

＊　＊　＊

食人族聚居的盆地,極爲廣闊,距骷髏鎭西南方百數十里,有一道隘口,出得隘口,才算是離開了食人部落的地盤。

隘口外,地勢益形複雜,觸目皆是高山峻嶺,羊腸小徑,蜿蜒其中,甚是崎嶇難行。

當然,間或也會有風光旖旎,極盡山光水色之美的絕妙好地方。

這裡就是一個小小的世外桃源,滿山遍野,長滿了野生的奇花異卉,百花盛開,一片姹紫嫣紅,微風過處,陣陣花香撲鼻。

山泉清澈甘冽,自高處潺潺而下,水聲悅耳動聽,有如一首永不休止的奏鳴曲。

此處山石,尤其令人拍案叫絕,若獅,若虎,若人,或站,或坐,或臥,全係天然生成,充滿了原始與野性美,比人工雕塑的精品尤有過之。

最最重要的是,百花叢中,還建有一座廟。

廟名天神，剛剛才完工不久。

也不大，但香火却極爲鼎盛。

因爲，廟裡所供奉的神像與衆不同，是一位得道高僧的肉身菩薩，凡是來天神廟膜拜者，莫不有求必應。

是以，在極短的時間裡便轟動苗疆，方圓三百里以內的善男信女，皆趨之若鶩，絡繹於途。

然而，今日的情形却大異往常。

沒有香火。

沒有燭火。

沒見半個善男信女。

連廟公也不知去向。

看在眼裡的只是鮮血、死屍、殘肢、斷骸，橫七豎八的，在天神廟前倒了一大片。

是不少，保守的估計也在百人以上。

有人在現場，正在檢視死者的身份來歷。

是大笨牛、小和尚、冷霜霜、徐雪梅與許紅杏。

他們發現，倒在外圍的，差不多都是跟黑旋風黑皮勾結在一起，頭上綁着白布條的白巾賊。

倒在圈內的，則全部是他們熟識之人——天魔女秋水寒麾下的金劍使者，銀劍使者，以及貼身的侍衛婢僕等人。

鮮血早已凝固，屍首開始浮腫，身上已出現屍斑，死亡的時間當在二日以上。

這一驚非同小可，好似脚板踩到針刺，屁股點燃一把火，沒命似的衝上前去，逐一辨認每一個人的身份與姓名。

小和尚空空自作聰明，大聲招呼道：「快，大家快看一下，有沒有天魔女秋阿姨的屍體？」

話是句老實話，却犯了大笨牛的忌諱，等於觸他的霉頭，牛臉馬上沉下來，學阿郎對待他的言語動作，先敲了小和尚一個爆栗子，送了他一個「水煎包」，然後臭罵道：「你娘，不會說話就不要說，沒有人會把你當啞巴。」

五人一齊行動，異常快速，很快便理出一個頭緒來。

天魔女未死。

天魔轎未毀。

死者多數是冷、徐、許三女的好友姐妹。

玉羅剎冷霜霜激憤不已的道：「黑皮這個殺千刀的，以下犯上，欺師滅祖，若犯在我的手裡，非把他撕成肉片不可。」

鬼見愁徐雪梅道：「咱們快找一找，看有沒有活口？」

屍骨已寒，那裡還會有活口？但五個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希望能出現奇蹟，好問明天魔女秋水寒的生死下落。

於是，一齊俯下身來，掩着鼻子，在浮腫、死臭、可怖，血肉模糊，慘不忍睹的屍堆中，開始尋找、摸索。

奇蹟沒有出現。

却發生了禍事。

而這禍事的本身，幾乎就是一個奇蹟。

任何人都不會想到，倒在外圍的白巾賊有一部份居然沒有死。

不是沒有死，本來就是活人，故意跟死人躺在一起裝死。

爲首之人是黑旋風黑皮，趁大笨牛他們俯着身子，正全神貫注在死者身上時，一骨碌全部爬了起來。

人數不少，約有三十上下，每人手裡皆扣着兩把竹葉飛刀。

黑皮一言不發，以手代號，傳下了攻擊令，使的完全是偸襲暗算的技倆。

「殺！」

待飛刀出手後，又一齊亮出傢伙來，刀光劍影中，喊殺震天中，從四面八方，踏着死屍、殘骸，像洪水一般殺將上去。

計劃夠周密，手段夠毒辣，當大笨牛、小和尚、冷、徐、許等五人聽到金風破空之聲，起而應變時，飛刀已近在眼前。

數量太多，距離又近，天王老子也躲不過，慘叫聲中，五個人個個中獎，人人有份，多者三四支，最少的也挨了一支飛刀。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四面八方的白巾賊已揮刀舞劍而來。

黑皮發號施令道：「殺，統統趕盡殺絕，別留一個活口！」

餘音未落，雙手已經幹上了，大笨牛這一邊措手不及，又兼身中暗器，一輪猛攻下來，雙劍許紅杏當場被人腰斬，死於非命。

小和尚空空的傷勢也不輕，左臂被劃了一道口子，血流如注，痛得他殺猪也似的哇哇大叫不止。

大笨牛、冷霜霜、徐雪梅等人亦未倖免，全部掛了彩。

攻勢暫時停下來，數十名白巾賊就圍在四周，一個個虎視眈眈的，好似覓食的老鷹，肚餓的大野狼，正在尋找獵捕的目標，等待吞噬的時機。

大笨牛氣得全身發抖，整個臉形都變了樣兒，一字一咬牙的道：「黑皮，你簡直不是人，是個魔鬼，我問你，這些人是不是都是你殺的？」

黑皮的嘴角噙着一絲得意的冷笑，陰冷的聲音道：「一半是，一半不是。」

玉羅剎冷霜霜道：「什麼叫一半是，一半不是？」

黑皮道：「因爲還有另一批人共襄盛舉。」

鬼見愁徐雪梅道：「什麼人？」

黑皮道：「本組織內另一批更高的高手。」

大笨牛道：「你們還有組織？什麼組織？」

黑旋風得意洋洋的道：「一個替天行道，一心想將武林中的垃圾清除乾淨的秘密組織。」

大笨牛吼道：「誰是頭頭？」

「你不認識。」

「說出來聽聽。」

「沒有這個必要。」

「你身邊的這羣傢伙是何來歷？」

「都是本少爺的好友、伙伴，同一個

組織內的好同志。」

「說，我娘呢?」

「你是說天魔女秋水寒?她接到陰曹地府的一張紅帖子，可能早已前去赴宴，摸閻王老子的鼻子去了。」

「放你的狗屁，我娘身懷絕技，天下無敵，沒有人能夠奈何得了她老人家。」

「哼，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別把那個臭娘們估得太高，她身邊的金劍使者，銀劍使者死了一大堆，就是最好的証明。」

「放屁，天魔轎未毀，我娘仍在，你們的魔崽子死的更多，本公子要你血債血還，不把你這個猪狗不如，人面獸心，欺師滅祖的叛徒碎屍萬段，我大笨牛誓不為人，寧願暴屍苗彊。」

黑旋風的臉太黑，根本看不出他的面部表情來，語冷如冰的道：「笨猪，你本來就應該暴屍苗彊，脚下黃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咱們來生再見，去找你的祖師爺猪八戒去吧。」

「殺!」

黑皮不願再浪費唇舌，馬上又傳了第二次攻擊令。

許紅杏已死，小和尚也失去了戰鬥力，大笨牛、冷霜霜、徐雪梅同樣傷不在輕，不堪一擊。

大笨牛粗中有細，原想跟黑皮扯下去，好為己方爭取一些喘息的時間，那知黑旋風却不耐久等，使情況急轉直下，暗道：「完啦，完啦，這一次若是不死，閻王爺一定會氣歪鼻子。」

由於自知必死，心情反而踏實不少，早將生死之事置之度外，扯開嗓門吆喝道：「殺啊，殺死一個就夠本。」

冷霜霜馬上隨聲附和：「殺啊，殺死兩個賺一個!」

徐雪梅與她心意相同：「殺啊，殺死三個賺一雙!」

空空同樣也不甘寂寞：「殺啊，殺死四個賺三個!」

四人心裡雪亮，明知伸頭也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寧願奮戰而死，不肯坐以待斃，吼聲中，早已鼓足餘力，如瘋似狂般迎上去。

逢人便殺，遇敵就砍，只管進攻，不曾防守，只向前進，不往後退，用的純粹是拚命的打法，亂殺一通，蠻幹一場。

奇哉怪也，這一招還挺管用的，四個人居然一個也沒有死。

反倒是白巾賊彷若伐木砍樹，一個接一個的倒下去。

最奇怪的是，一掌攻出，尚未碰到對手的邊兒，便慘叫一聲，倒地死翹翹。

甚至，他身旁之人也遭了池魚之殃，跟着他倒地了帳。

一剎那的工夫便報銷了二十餘人。

這當然不是大笨牛他們的傑作。

妖魔鬼怪也不會管人間的閑事。

而是有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不是阿郎與多多。

是芝蔴公主玉蓮花和她的四名女婢。

她們主僕就藏身在天神廟前的亂石後面，先以暗器攻擊，這時始挺身而出。

事情來得太突然，也太意外，尚未正式交手，便傷亡慘重，留在黑皮身邊的僅僅還剩下五個人，自知大勢已去，頓萌退意，驚惶失色的喊了一聲：「咱們走!」立即率衆退走。

「追!追啊!」

「走?飛也飛不了!」

「殺!殺啊!」

「截住他們!」

「宰了他們!」

大笨牛這下高興了，全部聽他一個人在發號施令。

不幸，他與冷霜霜、徐雪梅皆有傷在身，功力大打折扣，根本追不上。

小和尚空空更糟，奔沒三步便趴下了。

玉蓮花主僕身手不凡，在半路上雖將白巾賊截下來，且連斃五人，百密一疏，還是被黑旋風黑皮溜之大吉。

* * *

就在天神廟前的廊簷下，芝蔴公主玉蓮花命春花、夏雨、秋月為冷霜霜、徐雪梅、小和尚空空裹傷，她自己則在冬雪的協助下，親自照顧大笨牛。

大笨牛、徐雪梅、冷霜霜雖都挨了飛刀，中了獎，掛了彩，但俱屬皮肉之傷，並無大碍，經過包紮敷藥後，已可自由行動。

比較嚴重的是小和尚空空，臂上那一刀，深可見骨，腿上也中了暗器，雖無性命之虞，却行動不便，必須躺下來歇着。

大笨牛餘驚猶存的道：「好在公主前來拔刀相助，不然，我們早已赴宴閻羅殿，吃閻王老子的大餐去了。」

玉羅刹冷霜霜道：「公主來此作甚?」

芝蔴公主透過薄紗，深情的瞥了大笨牛一眼，道：「你們去後不久，得到消息，說天神廟發生血戰，天魔女秋前輩的手下死傷極重，我不放心，所以兼程趕來看一看，想不到你們果然中了人家的埋伏。」

鬼見愁徐雪梅望着雙劍許紅杏停屍之處，淒然一歎，道：「幸虧公主及時馳援，再慢片刻，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大笨牛望一望天色，道：「依公主看，小和尚空空需要多久才可以起身行走?」

玉蓮花不假思索的道：「隨便走走，溜躂溜躂，個把時辰以後就可以，但如欲長途跋涉，最快也得休息兩三天。」

大笨牛聞言臉色大變，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道：「慘啦，慘啦，我們有事去天魔教，分秒必爭，這可如何是好?」

春花姑娘擠弄一下眼珠子，道：「安哪，安哪，我們公主不僅武藝高強，而且也是我們食人族的第一神醫，只要略施妙手，保証很快便可以叫小和尚活蹦亂跳。」

大笨牛喜道：「眞的?」

玉蓮花嬌笑道：「是有一種藥物，可以幫助他很快恢復，問題是敢不敢吃?」

探手入懷，從一隻羊脂小瓶內，倒

出三粒黑紅色的豆大藥丸來，交給小和尚。

空空聽到了玉蓮花的話，心裡直發毛，道：「這是什麼藥？」

夏雨姑娘道：「藥的名字很可怕，叫『全屍丸』。」

小和尚空空嚇一跳，一個字一個字的道：「什麼？『全屍丸』？」

秋月一本正經的道：「不錯，是全屍丸，係以死人的全屍，配以多種高貴藥材，經七七四十九天熬煉而成，雖然不好聽，也不好吃，藥效却神奇無比，可以活死人，肉白骨，活血生肌，滋補全身，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一定死不了。」

儘管說的天花亂墜，神奇無比，小和尚空空却不敢吃，連說：「我不要，我不要！」

大笨牛不答應，道：「不行，你非吃不可，總不能爲了你一個人躭誤大家的行程。」

小和尚一想到「全屍丸」這三個字，就想吐，還是那句老話：「我不要，我不要！」

不禁惹惱了大笨牛，牛性大發，搶過全屍丸來，强行塞到空空嘴裡去，還伸手掩住了他的嘴，大聲吼叫道：「吃，是狗屎也得吃下去，不吃老子就宰了你！」

事到如今，就像大笨牛吃人心一樣，不吃不行，只好心一橫，囫圇吞棗吞下去。

過了一會兒，大笨牛才鬆開手，問說：「滋味如何？」

「不知道。」

「媽的，東西是你自己吃的，會吃不出味道來？」

「跟你吃人心一樣，小僧是吞下去的。」

「總會有點感覺吧？」

「在嘴裡時臭臭的，吃在肚裡又燙燙的，好像心頭點起了一把火。」

芝蕪公主玉蓮花笑道：「屍體做的東西自然香不了，肚子裡感覺燙燙的乃是正常現象，不必大驚小怪。」

大笨牛道：「還要多久我們才可以上路？」

玉蓮花道：「大約要一個時辰，天黑之前一定可以起程上路。」

＊　＊　＊

換句話說，一個時辰以內，他們還必須留在天神廟。

雖然事急如焚，恨不能插翅飛到天魔教去一看究竟，但事實如此，也只好耐着性子耗下去。

大笨牛是個樂天派，從來不願爲不可能的事情傷腦筋，也很會利用機會，享受人生，忽道：「公主，咱們商量一件事好嗎？」

這話突如其來，芝蕪公主摸不着頭腦，楞道：「什麼事？」

大笨牛傻言傻語的道：「鮮花兒似的一張臉，幹嘛要故意遮起來，對自己是一種損失，錯過了廣告宣傳的機會，對別人是一種虐待，難以一親芳澤，多可惜，多不智，簡直是暴殄天物，取掉薄紗，脫下帽子，讓大家的眼睛享受享受如何？」

玉蓮花聞言格格嬌笑起來，笑聲清脆，悅耳已極，並未開口說話。

春花姑娘神秘兮兮的道：「想看我家公主的臉公子可以自己去掀呀。」

大笨牛嘻嘻笑道：「這樣不好啦，公主自己掀開才較有意思。」

「沒有關係啦，在我們食人族裡，凡是準備要出嫁的姑娘，都歡迎男孩子來主動的掀頭蓋。」

「眞的？——」

「騙你是小狗，不過——」

「不過怎樣？」

夏雨姑娘接口道：「一旦掀開蓋頭後，就必須娶這位姑娘爲妻。」

大笨牛差點沒喜得跳起來，道：「啊！天底下有這麼美，這麼爽，這麼妙的好事？妳不是在開玩笑吧？」

「婚姻大事，怎會開玩笑，這是我們族人求婚的規矩。」

「這個規矩好，好好啊，充滿詩情畫意，羅曼蒂克，但是，如果掀姑娘蓋頭的是一個豬八戒怎麼辦？總不能讓好花插在牛糞上吧？」

「這很簡單，假如姑娘不喜歡，根本不會讓對方來掀。」

「反過來說，姑娘是個醜八怪，男孩子不喜歡，又當如何？」

「照我們的族規，非娶不可。」

「這不公平，等於是歧視男人嘛，我大笨牛提出嚴重抗議。」

夏雨姑娘抿嘴嬌笑道：「沒有啊，那裡不公平？」

大笨牛理直氣壯的道：「硬要人家娶醜八怪就是不公平。」

「笨啊，可以偷看呀。」

「還可以偷看？」

「當然，這跟你們內地相親的情形差不多。」

「哦！」

「所以說，男孩子一旦掀開姑娘的蓋頭，就非娶不可。」

「應該的，應該的。」

秋月姑娘睨了公主一眼，道：「我們公主的相貌如何，相信大笨牛公子的心裡一定有數？」

大笨牛也凝視着公主，一副豬哥相，猛吞口水：「有數，有數，滿分，一百分。」

「我們公主漂不漂亮？」

「漂亮。」

「美不美？」

「美極啦。」

「風度如何？」

「高貴大方。」

「氣質如何？」

「秀外慧中。」

「身材如何？」

「國際水準。」

四女輪番上陣，冬雪接着說道：「你喜不喜歡我們公主？」

大笨牛傻呼呼的道：「喜歡，喜歡得要命。」

「可願意娶我家公主爲妻？」

「傻瓜、白痴才不願意。」

「萬一是個醜八怪怎辦?」

「愛說笑，這是不可能的事。」

「我是說萬一。」

「照你們的規矩辦。」

「空口無憑，我要你發誓。」

「發什麼誓?」

「說：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大笨牛對天盟誓，願娶芝蔴公主玉蓮花爲妻，倘若違背誓言，願天把我怎麼樣長，地把我怎麼樣短。」

大笨牛的表現簡直令人噴飯，這小子是個文抄公，照本宣科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大笨牛對天盟誓，願娶芝蔴公主玉蓮花爲妻，倘若違背誓言，願天把我怎麼樣長，地把我怎麼樣短。」

冬雪聞言氣得臉都白了，捧腹大笑道：「笨啊，呆啊，簡直笑死人，你應將天把你怎樣長，地把你怎麼樣短，具體的說出來，譬如天打雷劈啦，五馬分屍啦等等，不可以跟着奴家來唸。」

說呆眞呆，大笨牛楞頭楞腦的道：「我怎麼知道?妳爲什麼不早說清楚，現在再補行宣誓一次好啦。」

大笨牛憨態十足，令人絕倒，逗得玉蓮花呵呵大笑不止，連氣都快要喘不過來了，嬌喘道：「好啦，好啦，冬雪，人家大笨牛公子是老實人，不會騙咱們的，別再爲難人家。」

冬雪她們本想繼續拿大笨牛尋開心，聽公主如此說，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宣佈暫時休戰。

大笨牛聞言却受寵若驚，心頭甜甜蜜蜜的，神智暈暈乎乎的，飄飄欲仙的道：「還是公主懂得『憐香惜玉』!」

一句「憐香惜玉」，又引起一場鬨堂大笑，冷霜霜、徐雪梅也忍不住笑出來，小和尚空空道：「阿牛，你這句話用詞不當，收回去，一個大男人既沒有香，也不是玉。」

春花姑娘笑得前仰後合的道：「別說傻話啦，快把我家公主的帽子拿下來吧。」

「然也，然也，這才是最重要的大事，俺怎麼給搞忘啦，眞是笨啊，呆啊，糊塗透頂。」

在自責聲中，大笨牛很有紳士風度的就去摘芝蔴公主的帽子。

玉蓮花並未爽爽快快的讓他摘，故意裝腔作態的扭了幾下，才半推半就的讓大笨牛摘下來。

白摘了，背對着大家，還是看不到她的廬山眞面目。

大笨牛很神氣，也很溫柔體貼的道：「乖，親愛的，轉過來，讓霜霜、雪梅、空空欣賞一下公主艷冠羣芳的花容月貌。」

雙手抓住玉蓮花的香肩，輕輕的轉過來。

大笨牛預期的情況並沒有出現，他以爲他們一定會說：「啊!好美好美!」

「簡直是天上仙女，人間尤物!」

「一定會氣死楊玉環，驚走趙飛燕!」

結果，聽在他耳中的，恰恰相反!

「哇!好醜好醜!」

「呀!一臉大芝蔴!」

「還有紅豆、黑豆!」

是的，冷霜霜、徐雪梅、空空都沒有說假話，芝蔴公主玉蓮花的相貌的確令人不敢恭維。

不錯，一張粗糙，五顏六色的臉上，佈滿了大蔴子，還有紅豆、黑豆，坑坑洞洞，凹凸不平，像極了月球的地表層。

小眼睛，紅紅的與猴眼相差無幾，塌鼻子，大嘴巴，面目猙獰，比醜八怪還要醜，妖魔鬼怪也不會比她醜，給人一種驚駭、恐怖的感覺。

大笨牛嚇傻了，瞠目結舌，呆若木鷄，許久之後，始粗聲大氣的嚷嚷道：「騙子，騙子，你們都是大騙子。」

春花姑娘鐵青着臉，道：「騙子?沒有呀，我們沒有騙人。」

不等大笨牛開口，夏雨姑娘又道：「大笨牛公子，你知不知道我家公主的封號?」

大笨牛道：「這我知道，叫芝蔴公主。」

秋月姑娘道：「知道叫芝蔴公主就好了，你瞧瞧，我家公主的臉上，長滿了大大小小的白芝蔴、紅芝蔴、黑芝蔴，芝蔴公主的封號就是由此而來。」

大笨牛疑雲滿面的道：「可是——」

冬雪姑娘根本不給他機會說話，截口道：「男子漢，大丈夫，要言而有信，說話算話，我問你，打算什麼時候送禮納聘，正式將我家公主娶過門?」

「苦也，苦也，衰啊，衰啊!」

心裡這樣想，口裡則說：「這——」

大笨牛心亂如蔴，不知如何是好。

春花拿話扣他：「公子可是想要毀婚?食言而肥?」

大笨牛道：「笑話，我大笨牛說話一向一言九鼎，信用可靠，是你們設下圈套詐欺，貨不眞，價不實。」

夏雨道：「公子是懷疑我們公主是個冒牌貨?」

大笨牛道：「本來就是嘛，這是個陷阱。」

秋月道：「保証是眞，如假包換。」

大笨牛道：「哼，鬼話連篇，這個醜八怪，不，她比醜八怪還要醜，應該叫醜九怪，給人家芝蔴公主打洗脚水也不要。」

冬雪道：「公子憑什麼一口咬定我們公主的身份有問題?」

大笨牛冷哼一聲，道：「妳這是明知故問，那天在水裡面的那位小姐，說多美就有多美——」

春花驚「哦」一聲，道：「哦，原來如此，事實上那天水裡面的那一位小姐，就是現在站在你面前的公主。」

大笨牛不信，話都懶得再說。

小和尚空空也不信，道：「愛說笑，大美人會變成醜九怪?妳們又不是魔術師。」

夏雨道：「要怎樣你們才肯相信?」

大笨牛道：「除非變一個好美好美，活蹦亂跳的芝蔴公主玉蓮花出來。」

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玉蓮花却滿口答應下來：「可以!」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司馬洛潛入女信徒美心的住處，搜查靈門的資料，突然電話鈴响，是蜘蛛打來的，司馬洛按她說從床底拆去機關炸彈，並巧妙地將美心誘走，然後將炸彈引爆，做成假象騙過靈門的人，因為美心也是受害者，所以查不出甚麼。司馬洛和紫薇住在飛魚山莊偵察，反被靈門的人鎖在房裡，再跌落水牢，水牢內有鱷魚……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靈門

歷險衝出石窟　臨危誘殺魔頭

司馬洛拿了一塊石頭在門上敲擊着，叫道：「你們，還是投降吧！你們是逃不了的！」

沒有人理會他們。

司馬洛不再叫了。他又拿了一些炸葯裝在門縫處，插好信管，然後與紫薇一起跑到旁邊躲起來。

塑膠炸葯是很好的東西，爆炸可以控制。那些炸葯隆隆地爆炸了。

炸藥的位置放得好，就炸着應炸的地方，那鋼門彈開了。司馬洛與紫薇躲在碎片射不到的地方，所以並沒有受到任何傷害，祇是聲音响一些，由於這裡是地下室，面積雖然大，聲音沒處可逃。

爆炸的煙散去了之後，司馬洛與紫薇走近那個門口。

此時他們的電筒又已熄掉了。

司馬洛叫道：「有沒有人在裡面，有就出來，或者快逃！我要把炸彈擲進來了！你們知道我們有炸彈！」

沒有人反應。

紫薇低聲說道：「現在這東西可以應用了！」

她說的是手中拿着的一隻電子儀器。現在他們兩個人身上還是濕漉漉的，但這個儀器則是已經乾掉了。這東西本身是防水的，把表面上的水甩去就可以使用。

紫薇一按這儀器上的一個按鈕的時候，儀器上就亮起了一盞綠燈。

這是一個用以感應體溫的儀器，對着的地方，某一距離之內假如有人類，儀器就能感應到體溫，便會亮起紅燈。

此時是亮起綠燈。

紫薇再對正一些，還是亮着綠燈，她便領先走進去。

那裡面是一條人工掘成的隧道，迂迴曲折，每一個轉角的後面都是可能有人躲着的，但是綠燈告訴他們沒有人，那就是沒有了。

他們轉了幾轉，就停了下來。

司馬洛大聲咒罵起來，因為前頭又有一扇門擋住了。

這一次卻是一扇水泥鋼筋的門，非常厚而沉重，他們試試去推，推不開。

這樣的門，相信用的不是鎖，而祇是門的另一邊有門閂住，這就無法推開了。必須有人在那邊拉開門閂，還要把門推出來。

由於門是拉出來，而不是推進去的，他們就是企圖發力也不需要。發力就要拉，而這門上並沒有什麼可以扳手的地方，就是想發力也發不出來。

司馬洛罵的就是因為他一看就知道雖有炸藥也是無用武之地。這門是有如堅硬的石頭，不比剛才那鋼門，主要在門鍵處，而這裡也是環境不同，如要把這門炸碎，就需要很強的爆炸，但是可能門沒有炸碎，這隧道就會給炸得塌了下來，那他們就連出路也沒有了。

「我們被困在這裡了！」紫薇說。

司馬洛取出他的無綫電通話器來試試，沒有用。他是在那麼深的地底，電波通不出去，就不能和莫先生通話。

「敲吧！」司馬洛交給紫薇一塊石頭：「不要停，也許莫先生的人會聽到！」

他相信不久，莫先生的人就會進來找

他們了，因爲他們一進來就失去了聯絡，莫先生的人一定很快就會採取行動。

紫薇就拿着石頭在那門上敲，司馬洛則跑回後面那個大地窟中，走到水邊，用電筒向上照照。

他隱約可以看到那房間的地底。那底面當然不會祇是木板而已，否則是承不起重量的。

他向上放了兩槍，槍彈反彈回來，並沒有什麼效用，他亦不再放槍了。

他相信他可以等，而且不需要等很久。

不過，一身濕了，在這地方却是冷得很。

司馬洛還是不停地咒罵着。

他現在是非常狼狽，也是苦不堪言，因此他就忍不住咒罵對方弄這個太幼稚的把戲了。

又阻不了他很久，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但是他又猜錯了。

＊　＊　＊

莫先生太久沒有他的消息，便企圖與他聯絡，却沒有反應時，便同軍警闖入飛魚山莊來搜查。

他們找不到司馬洛和紫薇。

那是因爲他們根本就見不到人。

這個地方的人完全跑掉了。

他們在各處搜索，發現原來靠着後山之處就有一條隧道，是人工開鑿的，這隧道通進一條戰時掘下的防空洞，另一邊有一個洞口出去。

這一條出路，他們原來不知道存在的。

整個飛魚山莊的人，看來就是通過這山洞而走掉了。包括住在這裏的客人們。毫無疑問，這裏根本沒有眞正的客人，住在這裏的客人實在也都是自己人，一要走就全部走掉。由於客人們都是自己人，對司馬洛與紫薇實行暗算就甚爲容易。莫先生雖然是頭腦超人，這一次還是上當了。他也以爲司馬洛與紫薇是遭受暗算，給那些人制服而帶走了。

他的手下並沒有去調查司馬洛入住的房間，他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間房。

他以爲司馬洛與紫薇已經被帶走了，就集中追捕，祇是留下了兩個人在飛魚山莊留守着。

他們亦查出了不少關於飛魚山莊的資料。

飛魚山莊的主人就是一個叫關駒的人。

這個人的資料有一大串。

他是一個邪教的教主，本來他所主持的並非靈門，不過因爲被法律逼得緊，他的教就暫時銷聲匿跡。看來他是借用了靈門去還魂了。

關駒在這些事情上的本領非常高，有人相信他是眞有邪術的——那可能實在是精通用葯亦精通催眠術。

關駒放棄了飛魚山莊，究竟逃到什麼地方去了，那就很難知道了。

關駒的一個得力助手也是不知道。

莫先生的組織一知道是關駒，就捉來了不少與他有關的人，其中一個就是他的得力助手。以前是他的得力助手，此時已經脫離了。

「是他放棄了我。」那人相當合作地供述：「我健康不好，做不了什麼事情。我對飛魚山莊的事也不知道，不過，蜘蛛與這個人的關係我知道。蜘蛛是關駒的情人！」

「她原來是和蜘蛛合作的？但是關駒却多次企圖殺死她！」

「他們之間是很微妙的關係，」那人說：「蜘蛛是很獨立的，關駒却喜歡完全控制他所用的人，他們之間一直有這矛盾，有時蜘蛛不贊成他所做的事，跑掉了，後來又會回來，又跑掉。她仍是間中會爲他做事！」

「蜘蛛是很愛這混蛋的！」莫先生說：「你認爲是嗎？」

「關駒很有迷惑別人的本事，」那人說：「我看蜘蛛是給他迷得很厲害！」

「唔！」莫先生說：「這就解釋了很多了，英雄難過美人關，這事在女人身上也會發生，蜘蛛對他的感情很深，他需要幫助，她就幫了；但是太過份的事情，蜘蛛又不肯做，蜘蛛要他停止，他不肯停，而且還要把她殺掉，以免事情給她破壞。」

「看來是這樣了！」那人說：「蜘蛛對他是一往情深的。」

「即使他一再派人去殺她，她也祇是逃走！」莫先生說：「她不能動手向他報復，也不能夠直接向我們揭發他的事，於是就把司馬洛牽進去。假如是司馬洛把關駒擊敗了，那蜘蛛也可以認爲這不是她做的事情。」

「別人這樣做，也許是難以置信，也似乎太沒道理，」那人說：「但是蜘蛛這樣做，我知道是很合她的性格的，她的性格，以及她與關駒之間的關係！」

莫先生嘆一口氣：「你是爲我們的疑問提供了一些解答，但是你仍然不能夠給我們什麼實質上的幫忙。我們失去了兩個人，你不能告訴我是到何處去了！」

「我知道的地方，關駒也不見得會去，」那人說：「這個忙我實在幫不了。不過，蜘蛛還是活着，假如我猜得不錯，蜘蛛最後還是會解決這件事情的！」

「假如她活得下去！」莫先生說。

「這個人的生存能力很強，」那人說：「我不相信有人能夠殺死她！」

「關駒也不能夠？」莫先生說。

「在這件事情上，」那人說：「你又不能對關駒估計得太高，他是一個善用陰謀的人，追殺却不是他擅長的事情，他最本事也不過用重金聘殺手代他行事而已。」

「這倒是眞的。」莫先生說：「也許死了幾個殺手，其他的殺手就不會那麼樂於接辦了！」

「或者是價錢越來越高！」那人說。

＊　＊　＊

那人也是猜對了。

殺手的價錢是提高了，而且也不容易找得到人肯做。

李啓明此時就是正在安排這件事情。

李啓明亦已經躲起來了，他所主持的靈門集會都要暫停了。

李啓明正在他那間屋子裏用着無綫電話。他撥了一個號碼，電話响了許久才有人接聽，那是一個帶着睡意的人。

李啓明說：「你！你在睡覺？」

那人說：「現在是淩晨一時半，不是應該睡覺的時候嗎？有什麼事？」

「你說爲我找的人，已經遲到了三小時！」李啓明說。

「他們是很準時的！」那人說：「不會誤時超過十五分鐘！」

「但他們已經遲到了三小時！」李啓明說。

那人說：「因此，那即是說他們不來了！」

「不來？」李啓明說：「我們已經講好了一切條件，錢的方面，我也沒有還價！」

「這種事情有許多其他因素，」那人說：「假如他們認爲不夠安全，就不來了！」

「你是說他們不幹了？」李啓明說。

那人說：「他們失約了一次，難道下一次你還肯相信他們嗎？」

李啓明說：「你替我找別人！」

那人說：「這事暫時很困難！」

李啓明說：「錢不是問題！」

「就是因爲錢不是問題，」那人說：「假如賺到了錢却沒有壽命享用，那何必賺呢？」

「他們是殺手！」李啓明說：「他們——」

「我們最好不提這兩個字，」那人說：「我們現在是正在談生意。」

「他們是專業人士，」李啓明說：「他們是專門做這種事情的。」

「對手太強，」那人說：「你自己也明白的。一流的高手都沒有成功，次一級的更不容易，你祇是浪費你的錢，你假如聽我的意見，這件事還是忘記掉算了吧。有些事情，就是不可以做的！」

「我非做不可！」李啓明說。

「你不明白你自己也是處境危險的嗎？」那人說：「你逼得太緊，人家就會反咬你一口！那時怎辦？趁早放手，也許可以活下去！」

「我必須這樣做！你不明白！」李啓明說。他又沒有辦法把理由說出來。

這件事情，他的確是一定要做的，因爲他是奉命做好這件事情，他却一直都做不好。他負責了一件事情而沒有做好，後果也是難以想像的。

「你想清楚我的話好了，」那人說：「你要再找人的話，也不要找我，找別人吧！」

那人掛斷了電話。

李啓明呆在那裏。跟着，他就有了一種很不尋常的感覺。

他雖然不是一個什麼高手，那是感覺得到，也是因爲危險太接近了。

也許是因爲連體溫都可以感覺到，鼻息也可以聽到了，甚至連氣味都可以嗅到。

李啓明一扭頭轉過來看看，就「哇」的一聲叫了起來，因爲他看見了蜘蛛就站在他的身後，那麼接近，他一轉過來就幾乎觸到了她。

李啓明一叫的時候，在驚惶中，就一拳向蜘蛛擊過去。

打架，李啓明就不是專家了。

他這一拳並沒有打中甚麼，却不知爲何，自己整個人飛了起來，翻了一個觔斗，再跌在地上。

這屋子裏也有舖地毡，但是人實在是很脆弱的動物，不大能跌，就這樣向地上一跌，就已經相當之辛苦了，假如是雙脚離地而跌下去，就更加辛苦。

李啓明就是雙脚離地而跌下去的。

他覺得就像全身的骨頭都散開了似的，整個人躺在那裏，一動也不能動，眼睜睜地看着蜘蛛。

蜘蛛冷酷地站在那裏，她本不是特別高大，但是一個失敗者，從下面望上去看着她，就會覺得她是非常之高大了。

李啓明吶吶着說：「不要……不要……」

蜘蛛祇是瞪着他。

「求你……放過我……」李啓明說。

「我怎可能放過你？」蜘蛛說：「你是找槍手殺我的人，已經一連這許多次，我也討厭了殺那些槍手，倒不如殺你更好了！」

「你……殺了我還是有別人……」

「誰呢？」蜘蛛仍是冷酷地問。

「你……你是不殺人的！」李啓明吶吶着說。

「是嗎？」蜘蛛說：「你以爲那些槍手們是怎樣死掉的呢？」

「爲了自衛而殺人又不同，」李啓明仍是吶吶着說：「我……我……就是不會攻擊你的，一定不會！」

「你不是有些藥嗎？」蜘蛛說：「你們是有那種很有用的藥的，用不完，你可以吃一些！」

「我不要吃！」李啓明說。

「我可以餵你！」蜘蛛說：「也許打一針！」

「不……不要！」

李啓明叫着，跳了起來。他也終於痛完了，又可以行動，而其實蜘蛛也是一直在等他爬起來。

李啓明一手抓起一張椅子，就向蜘蛛擲過去。這當然祇是垂死的掙扎，他大概也明知道他是敵不過蜘蛛的。果然，蜘蛛輕輕一退就閃過了。

李啓明把椅子向蜘蛛一擲，隨即就向旁一撲，撲到了床頭柜旁邊，拉開抽屜，取出來了一把手槍。

他這也是一個賭博。

以蜘蛛的快速和靈活，他能及時把手槍取出來的機會實在很微，但他却是取出來了。

這眞是難以置信。

不過他拿着槍轉身，却已看不見蜘蛛。

蜘蛛說：「這裏！我在這裏！」

李啓明猛的轉過來，因爲聲音乃是來自他的背後。

人轉過來，槍却轉不過來。

一隻手掌劈中了他拿槍的手，槍掉到了地上。

他看見了蜘蛛。

那是已經跳了起來的蜘蛛，雙脚正在向他當胸撑過來。

這個就非李啓明的能力所能閃避了。

李啓明的胸部給踢中，就整個人飛跌向後，跌到窗口，背撞在窗子上。

他連忙伸手抓住。

但是窗子其實沒有關上，祇是垂着窗簾，他攫着的是窗簾，抓着的也是窗簾。

他攫着窗簾，而窗簾不能支持，他就飛了出去。

於是他就是抓着窗簾掛在窗外。

下面的街道却是在二十層樓之下。

他叫，樓下的人亦聽不到。

此時，就得看他的氣力支持得多久，抑或是窗簾的韌度支持得多久了。

李啓明拉着窗簾掛在窗外，却不能拉着窗簾爬上來，因爲人根本就是很脆弱的動物，一個不慣運動的人，連把自己的身體拉起來的氣力也不夠。他支持着體重的氣力也是不能維持多久。

終於，還是窗簾支持得久些。

李啓明的手在窗簾上已經不能夠抓得緊了。

他尖叫着就放了手，跌下去。他一直尖叫，直至跌到地面才不叫。

蜘蛛已離開他的屋子。

有人上來調查的時候，也根本不會知道有蜘蛛這個人來過。

李啓明死去了，蜘蛛所受的威脅也解除了。也許是暫時解除了。

＊　＊　＊

在另一方面，司馬洛與紫薇亦是充份地感覺到，人是非常脆弱的動物。他們仍是困在那地窟裏面，毫無辦法。他們間中會引爆一些炸藥和放槍，希望那响聲可以吸引到上面的人，但這却無效。

紫薇說：「我的肚子很餓！」

他們已在這裏困了兩天，這裏面完全沒有吃的東西，他們餓得發軟。人就是這樣脆弱的，餓兩天就發軟，其他任何動物，却是捱餓兩天都視作等閒。

司馬洛大聲說：「媽的，子彈和炸藥都用完了！」

「我們要死在這裏了！」紫薇說。

「我們的人應該會來救！」司馬洛說。

應該來，却不來。

而此時，他們却是禍不單行。

紫薇忽然一指，說：「你看，地面縮小了！」

司馬洛看看。他們所坐的岸邊，面積果然是小了。

但石頭是不會縮的，其實是水的面積大了。

那亦即是說，那一池水是正在漲上來。

「水在漲！」司馬洛說：「不得了！再漲上來，我們就沒有容身之地！」

「假如繼續漲，」紫薇說：「那我們就可以升回那房間了！」

不過司馬洛則是並不那麼樂觀。

照道理而言，假如水漲上來，他們可以隨水浮起，再漲就可以浮到那房間。但是他們浮到的會是那房間的地面而已，不見得可以使地板移動而爬上去。假如不能移動地板，他們就會屈死在地板之下。

而這時水是漲得很明顯了。那水池中間的水面好像正在沸騰似的，這是因爲水從地底而來，水增多了，於是地面的面積就越來越小。

「我奇怪外面是不是下大雨！」司馬洛說。

兩個人都是力持鎮靜。目前他們慌張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那不是他們能夠制止的事。

司馬洛極力在動腦筋，紫薇也是在極力動腦筋，但一時之間，兩個人都是想不出什麼來。

司馬洛咬着牙，不斷低聲咒罵着。紫薇的嘴巴則是斯文些，她到底是一個女人。

後來，水已把「陸地」完全沉了，而且還不斷在上升。他們已經不能站在什麼地方，祇好浮了起來。

這使他們更吃力，因爲人浮在水中是要踏水的，這就需要用氣力。他們却已經餓得發軟，而且也因爲餓而更覺得冷。

假如這水再繼續漲，他們的末日就到了。

忽然，水中一件東西冒了出來。那是一條大鱷，直向紫薇衝過去來。

紫薇大聲尖叫。司馬洛咬着牙伸脚一撐，就把牠撐開了。雖然這也祇是權宜之法。鱷魚會再來，就很難抵抗……

但是那鱷魚却沒有再衝過來，牠祇是翻轉了身子，肚子朝天而浮着。

牠就是給他們炸死了的那條鱷魚，現在浮上來了。

「老天！」司馬洛說：「把我嚇死了！」

「是呀！」紫薇說：「這東西眞可惡！死掉了還是要把我們嚇一嚇！」

「不要緊，」司馬洛說：「這也是肉，我們可以吃！」

「啊！」紫薇說：「你吃吧！」

司馬洛也是不肯吃。

那水繼續漲，漲到了某一個程度就停了下來。

「不再漲了！」司馬洛說。

「已經停了下來！」紫薇說。

司馬洛連忙用電筒照向那水泥鋼筋的門所在的地方。那仍是一條逃路，他祇是怕那裏亦浸沒了。

但那裏並沒有浸沒，祇是浸了一半而已。

司馬洛揮揮手。

紫薇也就會意，兩個人一起向那邊游過去。

司馬洛的主意就是到那邊去休息，由於那門的地方是斜上去的，他們到了門前，即使不能坐下，也起碼可以站一站。

他們游到那地方，不能夠坐下，因爲水還是太深了一些，不過他們還是可以在那裏站着。

他們就靠着那門站着。司馬洛熄了電筒以省電。

紫薇嘆了一口氣。不過這還是很不舒服的事情，大半個身子是浸在水中，而那又是黑暗的水牢，非常之寒冷。

司馬洛低聲說：「這簡直是開玩笑，剛好放這麼一些水進來，我們不死又不活！」

「這些貓玩老鼠的遊戲！」紫薇說：「我們終於還是會給玩死的，現在這樣祇是想我們慢死罷了！」

「樂觀一些。」司馬洛說：「祇要我們活着，我們就有機會！」

紫薇其實也是很樂觀而堅强的了，換了普通的女人就支持不住，可能哭個不休

了。

他們就站在那裏，靜待時機，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他們就祇有忍耐，而他們也是非忍不可的。

司馬洛的手與她的手牽着，這也算是一種安慰。

後來，他又想到了一個辦法，就是把紫薇抱起來，讓她騎在他的肩上。如此可以完全離開水面，就可以多保存體溫，人浸在水中，體溫會不斷被水降低。他這也不是一種俠義的行爲，而是取巧的方法，因爲紫薇「享受」了一段時間之後，就倒轉過來，由他騎在她的肩上了。

這樣輪流，他們就可以支持得久些。

過了不知多久，忽然又有了變化。

那門動起來了。

兩個人連忙跳進水中游開。

那門却是隆隆地自動打開來了。

裏面露出一條通向上面的隧道，而且有光從上面射下來。那隧道上是鑿了梯級的。

兩人立即衝入門裏，沿着梯級跑上去。

上面不知是什麼地方，但是無論如何勝過困在下面的水中，所以他們就不管了。

他們已經相當軟弱，此時要向上跑就很吃力，尤其浸過的身子還是特別重的。

他們仍是盡可能向上跑。

後來，前頭豁然開朗，他們進入了另一個大的地窟。這裏則是比那個水窟大得多，也許那水窟假如沒有了水，也會及得上這裏的高度，不過闊度則是不及。

這裏應該是已經高出了地面的，不過，仍然是一個地窟，看來乃是一座山，山的內部給挖空了。他們也看得目瞪口呆，由於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座非常巨大的神像，像有十個人那麼高，乃是用泥塑成的，眼睛是兩盞紅燈，像兩顆拳頭大的紅寶石，實在是紅色玻璃製成而其內有燈泡。

這就是那放在美心家中的神像；但美心家中那個小得多，相信是小型的複製品。

這裏有一條的石階是通上一座高台上，那高台也是在石頭上鑿出來的，相信那上面另有出口，但是他們在下面看不見，需要沿着石階上去才能看清楚。

但是，有沒有那麼便宜的事呢？

這裏無門，祇有光，他們小心地四面望望，看見那些光主要是紅光，也是人造的，從石窟的一些地方的石頭之內透出來，看來那些地方的石頭亦是僞造的，乃是塑膠之類，裏面有燈泡亮着，光便透出來了。

這一切就造成地獄似的感覺。

「我們上去！」司馬洛說。

他們是非如此做不可的，因爲除此之外，也是別無他途的了。

他們踏上了幾級石階。

果然沒有那麼容易。

忽然，一條巨大的鱷魚出現了，沿着石階滑下來。

他們立即倒退下去，同時紫薇也向上面望，她是担心還有其他的鱷魚。

這東西實在不容易對付的。

不過他們又看不到還有其他了。

這鱷魚顯然甚爲饑餓，而司馬洛與紫薇兩個人就是牠的食物。

牠溜到了下面來，就大大地張着嘴巴向他們衝過來。

牠嘴巴若一咬，他們就是不失去一腿也要失去一大塊肉。

這東西也是不能逃避，亦是不可能與之肉搏的，實在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對手。

司馬洛仍是用老辦法，從衣袋裏取出一小塊塑膠炸藥，連同信管向這鱷魚的嘴巴裏一丟丟了進去。

這鱷魚也停了一停，牠亦知道牠是吞下了不好吞的東西，却又吐不出來。

司馬洛與紫薇則是盡量遠離牠。

這也是一條狡猾的老鱷，牠知道有些不妙，考慮了一下，却又想不出是什麼不妙，便向他們繼續追過來。

那炸藥却不等牠那麼久。

「隆」的一聲悶响，就在牠的肚子裏爆炸。

這鱷魚好像變成一個大氣球似的，身子脹了一脹，却沒有爆裂開來，這也許是鱷魚皮夠韌以及彈性豐富之故。

跟着牠就定住了。腹部則是脹大了一倍。

牠的內臟當然是因此一炸而變得一塌糊塗了。

牠痛苦而軟弱地掙扎着，過了一陣便不動了。

牠應該也是死掉了。

忽然一陣尖銳的怪笑聲，使司馬洛與紫薇都爲之毛骨悚然。

他們聽到這笑聲是來自頭上，便也抬頭望上去。

他們看見有一個七彩的怪頭從上面那個台的岩石邊緣伸出來。那顯然是人工製造，裝飾上了眼睛，血盆大口，有古怪的觸鬚的頭罩，罩在頭上的。

這怪頭以尖銳的聲音叫道：「你把牠的丈夫殺掉，現在又把妻子也殺掉了！」

「你是誰？」司馬洛喝道。

「這裏是靈門。」那怪頭側起來瞪着他：「你們來了，你們的死期到了，你們也眞會說謊，炸藥用完了！是嗎？」

司馬洛是這樣說過，而且還是故意提高聲音說，使對方不提防的，其實他是還留下了最後一塊，以備不時之需。他却上當了，最後一塊亦用了，現在是眞正沒有了。不過對着那鱷魚，他亦是無可奈何，不用也不行。

「你是輸定了的，」司馬洛說：「你們靈門已不能夠再存在下去，你們正在受到調查。」

「你破壞我的事！」那怪頭說：「你就要死，現在！」

忽然有一個火球丟了下來。

紫薇的反應也是非常之快，她一拔槍就發射，一彈射中了那怪頭。

火球跌在地上，化成一大堆火，顯然那是一團易燃的液體，一跌下來就散開，他們需要躲避。

那怪頭亦散開跌下來了。

一枝棍子在原位搖動，又有一把怪聲說：「槍彈也用完了嗎？」

他們亦是留下了最後一彈，但現在這一彈亦是給騙了出來。

又有一個火球丟下來了，他們又要閃避。

這火球又是散開來。剛才的還未燒完。

這是有許多燃油的火球，假如再多幾個丟下來，這下面就遍地是火，他們亦無處容身了。

退回水窟中亦不是辦法，假如燃油流到水窟中，浮在水面上，也是一樣着火。

司馬洛一揮手，與紫薇沿着石階衝上去。

這時一個男人就出現在石階的頂上，手中有一把手槍。

這個人面目猙獰，但他主要的猙獰是在於他的表情，這表情充滿痛恨。

他說：「不要上來，你們要毀於火！你們的靈魂要得救就要火燒！」

司馬洛說：「這就是靈門的規矩？」

「你說得對了！」那人說：「你們身入靈門，就要依靈門的規矩！」

他把更多的火球踢下去。他顯然是有一些特製的火球，一踢就會着起火來。

這樣，下面就成為一片火海，司馬洛與紫薇是根本不能退下去的。

司馬洛說：「你現在還騙什麼人呢？你何不照實說？又沒有別人在着，你還是講正經話吧！」

「你們下去！」那人說。

「你是誰？」紫薇問。

「我是神的右手！」那人答說。

「神的左手呢？」紫薇問。

「左手也是我，右手也是我！」那人說。

「你是一個瘋子！」司馬洛說：「你本來不是什麼靈門，祇是借靈門的招牌，現在又自稱是靈門了！」

「神可以用許多形式出現，」那人說：「稱呼並不是那麼重要的！我的神是通天的神！」

「那你也不敢開槍了！」司馬洛說：「你開槍就不合規矩了！」

「不要試我！」那人叫道：「我是可以開槍射傷你們，使你們跌下去的。那樣，你們的靈魂就不會得救！我是為你們着想！」

他放了一槍，槍彈從他們的頭上掠過。

這使司馬洛與紫薇變成進退兩難了。這個人看來是一個狂人，他眞是相信他所講的，但是他們又不可能就這樣退下去送死。

司馬洛說：「有興趣跟我們一起下去嗎？」

「我不同路！」那人搖搖頭說。

「進靈門可以得救！」司馬洛說：「火可以燒乾淨，為什麼不一起走呢？」

「我不需要！」那人說：「我是一個特選的人！」

「那你也毀於火的話，就不知道何處去了，是不是？」司馬洛問。

這可能是這人沒有想過的問題，因而也回答不出。他祇是說：「我現在是為你們着想！」

「你知道我是誰嗎？」司馬洛問。

「你就是司馬洛！」那人說。

司馬洛說：「那就好了，你應該知道我這個人有許多古怪武器。你開槍，我們就會同歸於盡！」

「什麼同歸於盡？」那人說。

「我還有一種小型炸彈，乃是藥丸的樣子，却是會爆炸的！」司馬洛說：「你一槍打不死我，我就會引爆，這個地方也會塌下來，我們同歸於盡！」

他伸手進衣袋裏。

「不要！」那人喝道。

司馬洛的手停了。他也不能把手取出，因為那人亦可以開槍射中他的手臂。

那人眞的相信自己不能死於此，也變成進退兩難了。

司馬洛也確是有這種武器的，他許多年前已經在使用，近年反而少用，因為太多人知道了。這一次他是有帶來的，却是放在行李中的藥瓶裏，反而塑膠炸藥放在身上。他的看法乃是，假如這些較明顯的炸藥被人發現而取去，就不提防他還有那些藥丸。

但是他沒有機會拿那些藥丸就跌下來了，而他現在祇是虛張聲勢恫嚇。

那人却不能肯定他有沒有。

「退下去！」那人終於又命令。

司馬洛說：「要走就一齊走，我退下去，跌下去都會給火燒，那時就會大爆炸！」

「不一定可以炸塌！」那人說：「這裏全部是石頭，是非常堅固的。」

「我倒不怕一賭！」司馬洛說：「但是你又怕不怕呢？」

那人把更多火球踢下去。

司馬洛雖然暫時把那人嚇住，但是仍然要想辦法脫身，因為這是一個狂人，是置生死於度外的，而他却不想那麼快死。

這時事情又忽然有了變化。

蜘蛛的聲音來了。

蜘蛛說：「關駒，你還是不要亂搞吧！」

這個人就是關駒。

他哈哈笑起來：「妳終於回來了！妳回來帮我，我知道妳會回來的！」

「你要殺我，我還帮你？」蜘蛛說。

「妳是一定帮我的！」關駒說。

司馬洛與紫薇都看不到蜘蛛在何處，但關駒的後面有不少大小不一，堆疊的石頭。

蜘蛛說：「你逼人太甚！」

忽然，一塊石頭飛來了，擊中了關駒的手。關駒手中的槍飛走了，跌到下面的火中。

司馬洛與紫薇立即衝上去。

關駒也許亦知道他是不敵的，而且後面有已對他反叛的蜘蛛，他不能向後退。

他忽然大叫一聲，就向台邊跳了出去。

司馬洛等人一時也嚇了一跳，以為他是跳進火中。

但他却是跳到了那神像的身上，還抱住一條手臂，然後就爬到神像的肩上。

這一下是亡命的一跳，祇有瘋狂的人才有勇氣如此，因為距離實在不近，沒有把握可以跳得到。

他却是跳到了。

他坐在神像的肩上，又得意了，哈哈笑道：「現在沒有人能碰到我了，我的神

會保護我！」

司馬洛現在却又不担心什麼神了。他是担心關駒的性命。關駒不能永遠留在那神像上面，他終於會跌下去的，那就很不妙。

但是這個位置，要把關駒救回來却不容易，尤其是關駒不願意被人救。

關駒說：「你們……這裏也有不少人餵了鱷魚，你們却能活下去，你們果然很了不起！你們甚至連我的蜘蛛都迷惑了！你們是魔鬼的化身！」

「那你打算怎辦呢？」司馬洛說：「難道你就這樣輸了就算數？爲什麼你不上來，讓我們來一次決鬥！」

他相信以現時他的狀態，仍然有機會取勝，尤其是他還有紫薇。

也許還有蜘蛛。

「你們會死掉！」關駒叫道：「用不着我殺你們！你們自會遭天譴！」

「那你就這樣留在那裏。」司馬洛說。

「我會——」關駒說。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响了一連串槍聲。

關駒的胸部出現了兩朵血花。

他難以置信地張大嘴巴。

一時，司馬洛亦不知槍彈從何而來。那角度似乎不是蜘蛛放槍，而且蜘蛛亦不大可能放槍，她不需要如此做。

跟着他就明白了。是關駒跌下去的槍給火燒了，槍彈就爆炸而射出來，關駒剛好給射中。

關駒說天譴，也許這就是標準的天譴了。關駒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想到這道理。

他中了槍，就不能夠留在那神像的肩上面，身子一軟，就直跌下去。

司馬洛與紫薇也是無法援手。

他跌進火中。他中了槍，又從高處跌下去，又是跌進了火中，他是死定了。

司馬洛與紫薇雖然想下去，但是他們不能走入火中。

「蜘蛛！」司馬洛叫道：「有辦法把火弄熄嗎？」

「別管他吧！」蜘蛛說：「讓他死好了！」

「但是，」司馬洛說：「他還控制着不知多少個像美心那樣的女人，我們不知道如何找她們，而她們——」

「這個人對這些都有很詳細的紀錄，」蜘蛛說：「你們在這裏找一找就會找到，這裏是他的聖殿，他最重要的東西，全都是在這裏。現在我要走了，留下來的一切事，你們會做！」

「等一等，」司馬洛說：「這事到底是爲了什麼呢？這個人，瘋狂到去搞林義德那一類的人！假如他不是如此，我們也不會牽進來！」

「是林義德在搞他，」蜘蛛說：「林義德的兒子死了，林義德就大開殺戒，有些人是枉殺的，其中有兩個是他的弟弟。他就要向林義德和林義德這一類人報復！」

「你却不贊成？」司馬洛說。

「他的名單上人越來越多，」蜘蛛說：「無關的人他也是要對付，騙錢還不要緊，但……我反對，他不肯聽，我把你牽進來阻嚇他，他還要殺我。他這個人——他其實也沒有資格做什麼報復的事！」

「妳——終於作了正確的決定？」司馬洛說。

這一次蜘蛛沒有回答。

「唏！蜘蛛！」司馬洛叫道。

祇有他的聲音在石窟中迴响着。

「她走了！」紫薇說：「她沒有留下來的必要！」

看來這話也有道理，蜘蛛留下來做什麼呢？

司馬洛與紫薇向那邊走過去。他們看見了一個出口，外面有月光。

原來外面是夜間。

這時，火忽然又來了。兩條火柱從門頂的兩側射下來，射了好幾秒鐘。假如人在那裡，就會被燒死。

「這是蜘蛛的臨別秋波！」司馬洛說：「那出口處有機關，關駒說我們會遭天譴，我們出去的話就會給這火射中。這兒的詭計眞多。蜘蛛替我們把這機關先解除了！」

紫薇說：「我們——快些出去吧！」

她一面說一面嗆咳起來。這石窟雖大，却不是很通風的地方，經過了這一連串火燒，空氣已經很混濁，烟使他們嗆咳流淚。他們向那個門口走去，但司馬洛仍是很小心，他先找到了一塊圓形的大石頭，把石擲在前面，用力一擲，那石滾出了門外。假如還有機關，那石頭也會觸動，由於這機關必然是由重量觸動的，那石頭可以代替他們的重量。

火沒有再噴了，這火看來也是祇能噴一次，並不是有用之不盡的燃料。

他們出到外面，那裡原來是一片山坡，比飛魚山莊招待客人的部份低了許多，也有些樹遮住。這個地方不會有人發覺爬下來。

兩個人躺在山坡上，吸着那新鮮的空氣。

蜘蛛果然也不知何去了。

跟着司馬洛與紫薇大聲叫起救命來。

終於，留守在這裏的莫先生的手下在山坡上出現了。

其中一人叫道：「你們放心，我們會下來救你們！」

「那個不成問題！」司馬洛叫道：「先帶些吃的東西下來！我們快餓死了！」

目前的確是吃最重要，洞內的東西可以暫時擱置。

蜘蛛說關駒有詳細的紀錄存在洞內，蜘蛛應該是說眞話，她這個人根本不喜歡說謊，她也沒有需要在這樣的場合來說謊。假如她說得不對，那亦祇是她猜錯了而已。

找到了關駒的紀錄，他們就可以救許多人。

這件事情，開始得神奇古怪，也結束得神奇古怪。這本來是林義德、關駒、蜘蛛三者之間的事，司馬洛是給無辜牽進去的；但假如沒有他牽連進去，就不容易解決。林義德與查理士等結果都沒有復原，變成了狂人在療養院中活下去。

至於蜘蛛，她則是不知所踪，就像從此就不再存在這個世界上了。

有時司馬洛想起她，也嘆息起來。不過她又未必沒有好日子過，她是懂得保護自己的人。

（全文完）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書生暗中効力　奶奶明辨是非

上文提要：

雲騰率領羣寇夜襲王家，被王老夫人困住，又不甘心棄刀投降，以人數衆多希望孤注一擲，結果全軍盡墨，雲騰見勢不對，不顧衆人想私下自已溜走，見王正一人獨守天梯，便想從那邊逃走，雖然成功逃脫，但被一白衣人截回，趕回王家，被老夫人迫令解劍投降，至此羣寇無頭亦不忿雲騰所爲，自動離去……

王家很難打得開的後門，在天光將明時打開了！

王正四兄弟，送出了幾十個江湖豪強！

這些人，仍然帶去了兵刄，而杜家兄弟，更多了個擔架軟床，抬着足踝已碎，無法挪步的杜雲！

雲騰也在其內，不過他却和別人有些不同。

別人，功力依舊，心頭疑團已消，個個含羞帶愧，對王家的寬厚仁義，心中俱有所感！

唯有雲騰，失去了功力和兵刄，他是罪魁禍首，老夫人僅僅將他仗以爲惡的功力廢掉，其實已很仁慈！

這些人，出得王家的後門，誰也不和誰招呼，尤其是誰也不理睬雲騰，各自走各自的路。

剎那，已走得一人不剩，祇留下雲騰單獨一人！

他走不快了，一身功力盡失，半生英名盡毀，目下和普通人一樣，祇好一步一步的慢慢向前走！

＊　＊　＊

天亮的時候，他才走出了三里路，却已覺得很累了。

路旁樹下，有塊供行人歇足的石頭，他上前坐了下來，牙咬得直響，他沒有悔愧，滿腹是恨！是怨！

突然，樹後轉出一個人來！

嚇得雲騰一跳而起，幾乎驚喊出聲！

誰知那人却悄聲的開了口，道：「二弟，沒人追踪你？」

雲騰這時也看清了此人，竟是他那大哥雲飛。

雲騰這下子可有了出氣的對象，厲聲道：「滾！滾得越遠越好！」

雲飛一楞，道：「二弟，是我呀！」

雲騰大叫道：「滾！我不認識你！」

雲飛嘆息一聲，道：「二弟想必是在王家受了氣，埋怨愚兄了……」

話沒說完，雲騰已又哼了一聲，道：「受了氣？誰說的，人家待我是『恩重如山』，我雲老二這輩子要是還能活幾年，這份恩我是非報不可！」

雲飛冷眼看出，二弟雙目含淚，咬牙切齒，想是在王家受的委屈不少，事已至此，祇好低聲下氣道：「別埋怨，其實我是去了……」

雲騰又自接口沉聲道：「你去了？你的魂魄去了，夜襲王家是你的主意，到時候你却來個避不露面，很好，從今後……」

雲飛不能再讓雲騰胡說下去，叱道：「你給我住口，俗話說，上得山多終遇虎，這算得了什麼，想想看，自從咱們兄弟成名江湖，才栽過幾次！你當我沒有去，告訴你，我去過了，只因碰上了個幪面白衣怪客，幾乎喪命，所以……」

雲騰這才明白內情，長嘆一聲，道：「算了，此仇祇有留待……」

雲飛一拍雲騰的肩頭，道：「這才像話，走，此仇總有報雪之日……」

雲騰搖搖頭道：「將來祇有靠大哥去報了，小弟已被那王家的老賊婆，用『隔

空寒穴』指法，毀去了一身功力！」

雲飛大驚失色，始知雲騰遭到了最爲悲慘的命運，他無可奈何的安慰雲騰，沉思刹那，恨聲道：「二弟，我答應你必報此仇！」

雲騰吁嘆一聲，道：「難，那白衣人的功力太高了，名姓門戶也不知……」

雲飛接口道：「但王家却跑不了，總有一天，我必殺他們個鷄犬不留，尤其那老賊婆，我決不會放過她的！」接着，他扶起雲騰，低着頭，順沿大道，緩緩行去。

＊　＊　＊

「武林王家」昨夜雖然經過一場搏戰，皆未安歇，但今晨却依然按照往常的習慣，在「養心園」共進早點。

不過今晨却看得出來，王家老老少少，個個神色肅然，人人都不發一言，很快的用着點心。

當家人們將一切撤掉，換上香茗之後，老夫人目光掃視衆人一眼，長嘆出聲，又喝了一口茶，低沉的說道：「你們可知道，昨夜一戰，幾乎使我們王家除名武林？」

王正肅然起立，然後俯首道：「是孩兒的錯。」

老夫人搖搖頭道：「這不怪你，不過你在潛修本門絕傳之技失敗後，應即稟陳爲娘才是，即便沒有昨夜之戰，你豈能永藏這種危險的秘密？」

王正道：「孩兒妄爲，致眞氣錯逆，功力盡失，其所不敢向母親稟陳者，乃恐惹母親憂煩，則孩兒就更不孝了……」

老夫人道：「如今你就能夠稱爲『孝』嘛？」

王正無言以答，老夫人接着對大家道：「老頭子恰在日前外出，正兒又適巧功力盡失，昨夜倘若雲飛老兒也到，今朝我們就休想能在此團聚了！雲飛老兒此次竟未接應乃弟，實出老身意外，先尚不解何故，但在那白衣怪客出現後，老身終悟出其原因，又昨夜設若雲騰不是疑心忑重的話，恐怕圖孫兒也必被那老兒擄爲人質，我王家也一樣難免一敗塗地！這是老身調派失誤，不怪你們，但事實上却不能不使老身爲之凜然，那白衣怪客，委實可算我王家的一大恩人！」

說到這裡，老夫人話鋒一頓，又道：「你們都知道，誰是雲飛老兒兄弟的靠山，昨夜彼等慘敗，此仇必將難忘，今後王家只怕沒有安穩日子過了！」

王儉躬身道：「母親後來可曾見到那白衣怪客？」

老夫人長吁一聲，一指克業道：「讓業孫兒說吧！」

克業站起，道：「昨天下午，奶奶告訴我說，夜間可能有場罕見的搏鬥，令我在『武樓』中躲着，不要外出。我在武樓無法安睡，只好看書，心却靜不下來，聽到外面戰事已起，門已上鎖，又出不來，眞急死人。後來外面打鬥停了，我正要出聲呼喊請人開門，突然白影一閃，自樓頂天窗中飛下來一個人，這人一身白衣，幪着面，看到我之後，笑了一聲，對我說了『借個光，走個近路。』就在後窗一閃而出。我正在發愣，奶奶隨後由天窗躍入，問我有沒有看到個白衣人，我對奶奶說了，奶奶就追了出去……」

老夫人接着克業的話鋒，說道：「我追出去之後，已失怪客的踪影，不過……」

突然停下話來，不再說下去。

等了好久，仍未見老夫人開口，王重不由問道：「母親是說『不過』什麼？」

老夫人一字字有力的說道：「不過我另有發現！」

克業問道：「請奶奶說出來聽聽……」

王正瞪了克業一眼，克業連忙住口。

老夫人已接着說道：「我直追出宅外很遠，仍未看到那白衣怪客，但當我返回的時候，在我們院外，却看到了雲飛！」

衆人泰半驚咦出聲，老夫人哼了一聲，道：「雲飛隱蔽着身形，似是十分害怕着什麼，不敢進入我們王家，因此我才明白，那白衣怪客必是早已警告過雲飛，然後才又助我王家一臂之力，將雲騰截回的，我幾經思索，認定那白衣怪客，尚在我們王家家中！」

此言一出，人人震驚，彼此互望，作聲不得。

王儉首先開口問道：「母親是說，此人現在還在我們王家？」

老夫人道：「應該是這樣！」

克業搖頭道：「這不可能，孫兒親眼看見他從後窗走的！」

老夫人道：「他由那裡進入『武樓的？」

克業道：「天窗呀！」

老夫人又是一笑，却沒有再開口，雪姑娘這時突然說道：「孫女看那白衣怪客，不像是個老頭子！」

克業道：「何以見得？」

雪姑娘道：「從他手上看得出來！」

克業一笑道：「可惜我沒注意到他的手。」

雪姑娘一噘嘴巴，道：「你是不信，對吧？」

克業道：「就是不相信妳有這麼好的眼力！」

雪姑娘哼了一聲，道：「書呆子，你懂什麼？」

克業還要開口，王正叱道：「你們還懂規矩嗎？」

克業低頭沒再說話，雪姑娘也不敢再分辯。老夫人適時一招手，令克圖近前，然後悄悄在克圖耳邊說了幾句話，克圖立刻恭敬地點點頭，閃身而去。

利那之後，老夫人又把手一揮道：「昨夜都沒有好好休息，你們回去歇歇吧。」

王正等人聞諭站起，施禮而退。

老夫人却突然又道：「克業你留下來，奶奶有話問你！」

克業答應一聲，站至一旁，待得其餘衆人去遠，老夫人揮令丫環也退去，然後一拍身前椅子，道：「你坐過來。」

克業坐近老夫人之後，道：「奶奶有

什麼吩咐?」

老夫人道：「要你替我推斷點事情。」

克業道：「孫兒能懂什麼?」

老夫人似有所指的道：「看上去你是不應該懂得很多，但你却是什麼都懂!」

克業道：「這是奶奶誇我。」

老夫人正色道：「奶奶向不虛誇人的!」

克業道：「奶奶你有什麼事情難下決斷?」

老夫人道：「三件事情!」

克業道：「內中可有一件和霜妹有關?」

老夫人一笑道：「你不是說不懂什麼嗎?這件事就說對了!」

克業道：「這很好猜，所以……」

老夫人接口道：「換上別一個人，夠他猜一年的。」

克業笑道：「奶奶祇顧誇我，忘了正經事了。」

老夫人道：「忘不了，首先說嚴霜吧，昨夜你看得清楚……」

克業急忙接口道：「孫兒昨夜就沒走出過『武樓』，奶奶忘了。」

老夫人一笑道：「嚴霜昨夜目睹搏鬥，毫無懼色，這個可以造就的孩子，我已決定收她作我們王家的人，你看如何?」

克業道：「上次說過了，不是要等阿爺回來再決定嗎?」

老夫人道：「不必等了，祇要你認爲可以就行!」

克業道：「孫兒怎敢妄作主張?」

老夫人道：「是我的吩咐!」

克業道：「奶奶若願成全她，是她的福氣!」

老夫人道：「這樣說來，你也認爲傳藝是對了?」

克業道：「孫兒還是那句話，祇要我們王家，今後不存一定要霜妹爲我們作事的念頭，藝就傳得!」

老夫人道：「她受師門之恩，難道不該聽命行事?」

克業道：「話是不錯，但事若不對，她却會拒絕的!」

老夫人道：「你認爲我們王家，會亂下命?」

克業道：「孫兒大膽說一句話，像當初阿爺帶着爹和四位叔叔，去辦的那種事，嚴霜就絕對不會聽命!」

老夫人嘆息一聲，道：「王家可能就只有這麼一件事，是違心的!」

克業正色道：「就這件事，孫兒也很難逆料是何後果了!」

老夫人道：「這事不去談它，我總記住，今後決無亂命!」

克業道：「設能如此，嚴霜就更可造就了。」

老夫人道：「這却還要看你呢!」

克業道：「奶奶是有何指?」

老夫人道：「嚴霜年齡雖不算小，但她的書却唸不多，我想一方面傳以武技，一方面由你教她文事!」

克業道：「孫兒不敢推却!」

老夫人道：「那就這樣說定了。」

克業道：「奶奶的吩咐，沒有改易。」

老夫人一笑道：「從明天開始。」

克業道：「是，明天開始。」

老夫人突然又道：「你看什麼地方讀書好?」

克業道：「武樓旁的書房最好!」

老夫人道：「好，明天我會吩咐下去的。」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第二件大事，你爹……」

克業却接口道：「奶奶是要選合適的主家人?」

老夫人頷首道：「不錯。」

克業道：「奶奶不是已經決定了嗎?」

老夫人一笑道：「後來我仔細想過，我和你阿爺都這麼大年紀了，要享幾年清福，不想再管這份家務事!」

克業道：「但事之大小，仍須稟陳你老人家，還是不能省心。」

老夫人道：「說的對，所以這次我要找個能作全主的人!」

克業道：「這可難了，爹人稱能幹，遇事且仍稟陳而決，換上另外任何一位叔叔，都不如爹……」

老夫人接口道：「王家的靈瑞，全被你阿爺沾盡了，第二代中，除你爹向稱老成外，其餘幾個，哼，皆非大器!」

克業道：「其實『隱』叔是個好人選!」

老夫人道：「他勉强可以湊數，不過他生性淡薄一切，到今天不住回家中，豈非難事。」

克業道：「隱叔表面是如此，其實對老人家極孝……」

老夫人道：「這個我懂，但我不願勉强他來湊數。」

克業道：「那這人選可就難了!」

老夫人一笑道：「一點不難，有個非常合適的人!」

克業一楞，道：「奶奶是說誰最適合?」

老夫人道：「我是說你!」

克業大驚，霍地站起，道：「這怎麼可以?」

老夫人道：「怎不可以?」

克業道：「孫兒不解武技，此其一，輩份又低，此其二，其三對王家毫無建樹，又怎能服人，有此三不可……」

老夫人正色道：「不解武技的事，下一步談，輩份低，與主家無關，你是奉我的命令而主事，我給你全權!」

克業道：「那個能夠心服呢?」

老夫人道：「我有叫他們心服的辦法!」

克業才待開口，老夫人已搖頭又道：「這件事暫時如此決定了，等你阿爺回來，我再告訴大家，所以現在你先不必推三拒四的!」

克業祇好不再開口，老夫人又喝了一口茶道：「第三件事，更是重要!」

克業道：「孫兒已被『主家』之事混亂了頭，不論是還有什麼問題，孫兒都無法集中腦力來想到!」

老夫人道：「靜靜的聽下去，不得多

言！」

克業喟嘆一聲，道：「奶奶今天好像不疼孫兒了。」

老夫人一笑道：「休得胡說！」

克業雖知老夫人並沒眞生氣，但却也不敢再多說什麼，祇好坐在一旁，靜聽老夫人詢問。

老夫人看了克業一眼，道：「這第三件事，是有關白衣怪客的！」

克業道：「是，孫兒聽奶奶的指示。」

老夫人突然一笑，道：「我想和他見面！」

克業道：「孫兒雖不解武事，却也想見見此人。」

老夫人道：「哦？那你就推斷一下，到什麼地方才能找到他！」

克業道：「奶奶這是要孫兒『挾泰山而超北海』了！」

老夫人道：「有這樣難法？」

克業道：「不是難，而是根本辦不到！」

老夫人道：「辦得到，我可以提你個醒兒！」

克業頑皮的一笑，道：「提十個醒兒也沒有用呀！」

老夫人道：「有用，你就從他由天窗進入『武樓』這一點來推斷！」

克業道：「這怎麼推斷法？」

老夫人道：「怎樣推斷，那是你的事！」

克業道：「孫兒斗胆這次交白卷了！」

老夫人一笑道：「別急，慢慢的來，首先從他爲什麼要進入『武樓』推測起，然後不難一步步弄個『水落石出』！」

克業道：「天下事有很多很多是出乎常情的，譬如這個白衣怪客吧，他好像就是喜歡作些出乎常情之事的人！」

老夫人道：「你是暗示，他進入『武樓』，是興之所至？」

克業道：「除此之外，別無解釋！」

老夫人道：「怎見得這人喜爲出乎常情的事呢？」

克業道：「就拿他橫裡插手，過問咱們和雲氏兄弟……」

老夫人接口道：「身爲武林奇客，路見不平而管之，不是出乎常情！」

克業道：「他爲什麼一定要逼雲騰回來？」

老夫人道：「可能因爲雲騰惡行太多！」

克業道：「這不通，雲飛要比雲騰可惡數倍……」

老夫人哦了一聲，道：「你怎麼知道？」

克業道：「當孫兒知道夜間將有惡徒來襲時，是爹爹告訴孫兒，雲氏兄弟的一切！」

老夫人點點頭道：「不談這些，我只要找出白衣怪客的人來！」

克業道：「這叫孫子那裡去找？」

老夫人道：「我說過，他還在我們王家！」

克業道：「孫兒也說過，這不可能！」

老夫人道：「他爲何要進『武樓』？」

克業道：「也許他想看看……」

老夫人不待克業把話說完，接着說道：「原因我知道，是他非進『武樓』不可！」

克業道：「孫兒却想不出，他非進『武樓』不可的道理來！」

老夫人突然一笑道：「說的是了，那他別處不去，而偏進『武樓』作甚？」

克業道：「難就難在這裡了，所以孫兒說這是出乎常……」

老夫人接口道：「我已斷定，他並非興之所至，也不是偶然決定，而是一定要進『武樓』才行，因此由天窗飛入！」

克業道：「孫兒還是想不通！」

老夫人似有所指的說道：「你今天要比往昔遲鈍得多！」

克業道：「孫兒承認，因爲一夜未眠的緣故。」

老夫人一笑道：「不管你說什麼，想去睡覺，就得先幫我把人找出來。」

克業道：「聽奶奶說了這多話，好像已有發現……」

老夫人接口道：「不錯！」

克業喜形於色，道：「他是誰？」

老夫人突然正色道：「他是你！」

克業霍地站起，道：「奶奶妳是……」話沒說完，老夫人已又接口道：「沒錯，他就是你！」

克業誠懇的說道：「難怪奶奶每句話裡面，都有聽來極奇怪的地方，原來是誤將孫兒當作那個白衣怪客！奶奶請想，孫兒根本不解武事，連六尺高牆都跳不過去，却怎會是那個白衣怪客呢？」

老夫人此時却已滿面正容，道：「克業，你想矯扭造作到何時？」

克業急得抓耳道：「奶奶妳怎麼了嘛，孫兒……唉！眞的是……」

老夫人道：「白衣怪客大可以從任何地方離去，何必非要由天窗進入『武樓』？須知他別無用意，僅僅是求得脫身而已！」

克業道：「奶奶，這是他的事，孫兒怎會知道？」

老夫人道：「你在『禪源寺』一十二年，必有奇遇！」

克業道：「爹每年都去一趟，奶奶可以問爹！」

老夫人沉聲道：「你連我和你阿爺，都能瞞過，何況你爹！」

克業分說不清之下，突然記起一事來，道：「孫兒想起一件事來了，也許說出之後，奶奶就……」

老夫人接口道：「你說什麼也沒用！」

克業道：「那件事奶奶知道，不過是現在忘了，孫兒一提，奶奶必然就會知道這次奶奶冤枉了孫兒！」

老夫人道：「你說吧！」

克業道：「孫兒自『禪源寺』回來的那年夏初，閑遊『金山寺』，招惹一羣地痞，被吊於樹上遭受痛打……」

老夫人驚哦一聲，接口道：「奶奶忘了，這……這……」

正說到這裡，克圖突然走了進來，老夫人話鋒一變，問道：「怎麼樣？」

克圖恭敬的答道：「孫兒與八名家丁，搜遍『武樓』，沒發現奶奶所說的衣服，二弟住處也搜遍了，依然沒有！」

老夫人慈眉皺起，久久無言。

半晌之後，老夫人揮手對克圖道：「你回去吧，是我料錯了事了！」

克圖拜別，轉身而去，出了「養心園」門。

突然！

老夫人沉聲道：「克業，你站起來走到我丈遠地方！」

克業遵命而起，走了六七步停下。

老夫人道：「脫下你的長衫！」

克業又遵命將長衫脫下，裡面是短的青衣衫，並非襯着一件雪衫，老夫人這才長吁出聲！

克業適時道：「奶奶，妳是怎麼想來的呢，竟會疑心到孫兒，假如孫兒有如奶奶所說的那個白衣怪客的功力，才高興呢？」

老夫人沒答這句話，揮揮手，低沉的說道：「你也去睡上一會兒吧，我眞累了。」

克業應是，道：「奶奶對未來主家的人選……」

老夫人頭也沒抬，接口道：「遲些再說了，你去吧！」

克業恭敬地施了禮，退出室外，低頭而行。

當他踏過了「養心園」前，那片花園草地後，方始悄然抬起頭來，向明知已隱於樹木之後的大廳，瞄了一眼。接着，下意識地拭了拭額頭，喘了一口氣，道：「險哉危也！」

然後又搖了搖頭，繼續前行。

「武樓」是他必經之地，在即將到達「武樓」前，他曾自忖：「進去呢抑或是不？」

很快的，自己回答了自己的問題，暗道：「此時進去不得，等晚上再說吧，昨夜直到天亮，全家皆未安枕，相信今夜武樓，不會再有人前來習武了！」

想着，他已經走到了「武樓」的門口。

瞥目處，心頭一怔，暗暗奇怪！

武樓的門，竟開裂了一線！

他深知「武樓」的鐵門，不分晝夜都是緊緊闔閉的，此時會開了一條狹隙，不由他不感到奇怪。

他並未多想，立刻大步而前，才待推門進去一看，却臨時又心頭一動，停下了脚步，皺起雙眉。

他幾經思量，暗暗道：「進不得，門開一線，祇有兩個可能，一是適才大哥率人搜那銀衫，臨走匆忙忘記了關門！再就是，此乃一個陷阱，有心安排門裂空隙，自己這一進去，恰好正中妙計，豈非弄巧成拙？」

他越想越對，心中一笑，看也不看的大踏步走過了「武樓」，邁過「養心園」的門檻，回轉私室。

那知就在他思慮之後，坦然而去不久，「武樓」鐵門那道微隙輕展，閃出了一個人來，竟是嚴霜！

嚴霜面帶喜色，腋下衣內，微微凸起，不知藏有何物，輕輕關閉了鐵門，一道烟似的跑回了小白樓！

＊　＊　＊

傍晚，克業在私室練字完畢，正握卷意欲外出，蘭兒却忽然叩門而入，首先給克業施了禮，然後說道：「霜姑娘命婢子前來奉請二少爺。」

克業道：「有事？」

蘭兒道：「姑娘說有要緊的事！」

克業哦了一聲，道：「好，妳去回霜姑娘，說我就來！」

蘭兒却道：「霜姑娘吩咐，婢子還另外有事，二少爺請自已過去吧。」

克業點點頭，蘭兒辭往他處。

克業本來就要外出，因此沒有延誤，在蘭兒走後不久，他就跨出所居，到嚴霜所住的小白樓。

嚴霜已在樓堦相望，含笑迎進了克業。

克業一邊往客室走進，一邊問道：「霜妹有什麼事？」

嚴霜道：「坐定了談有多好。」

落坐後，克業瞥目看見小茶几上，多了個籐編的小食盒，似已猜到了嚴霜奉請何事，一笑道：「霜妹是準備了好吃的……」

話未完，嚴霜已搖頭道：「那有這多好吃的給你，你又不是個饞蟲！」

克業仍然含着微笑道：「那這食盒裡面，是什麼東西？」

嚴霜道：「給你準備的東西！」

克業道：「我猜就是，這次是甜的還是……」

嚴霜却是怪笑，又接口道：「怕是苦的！」

克業微微一楞，想了想，道：「那一定是『苦杏仁餅』！」

嚴霜搖着頭道：「你猜不到的！」

克業道：「可許聞一聞？」

嚴霜道：「別老談這個，我請你來是有要緊的事。」

克業不由心中一動，道：「哦？有什麼事？」

嚴霜道：「昨夜的事！」

克業眨眨眼道：「昨夜什麼事呀？」

嚴霜一笑道：「二哥忘性可眞快，昨夜不是來了很多壞人嗎？」

克業哦了一聲，道：「不錯，但是現在已經沒事了！」

嚴霜道：「誰說沒有事了，奶奶還在找那個白衣怪客呢！」

克業道：「霜妹不說，我倒幾乎忘了，奶奶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興起的怪念頭，竟然認爲我是那個白衣怪客！」

嚴霜道：「我就是爲了這件事，請二哥來的。」

克業道：「奶奶現在已經知道把事料錯了！」

嚴霜接口道：「這件事情都是怪我不好。」

克業一楞，道：「怪妳什麼？」

嚴霜道：「是我看到那個白衣怪客，由『武樓』天窗跳下去的，奶奶正好問這個，我就說出來了。」

克業錯會了意，道：「沒什麼，好在事情已經弄明白了。」

嚴霜道：「沒有，奶奶還不死心，仍

在找那件白衣服！」

克業道：「這是妳多想，我又不是那個白衣怪客，那兒來的白衣服呢？奶奶早晨已叫大哥搜過了，結果……」

嚴霜道：「結果我知道，沒有搜到！」

克業道：「這不就完了嗎？」

嚴霜哼了一聲，道：「完了？怕完不了呢！」

克業心頭一動，道：「莫非奶奶還認定是我，這可眞太笑話啦。」

嚴霜道：「如今奶奶已不再疑你了，不過……」

嚴霜突然停下話鋒，不說了！

克業雙眉一皺，道：「不過什麼？」

嚴霜眼睛瞥望克業的鞋子，道：「不過我却知道，那白衣怪客就是你！」

克業心頭一凜，道：「霜妹，妳怎麼也胡思亂想起來了！」

嚴霜道：「我才不胡思亂想呢！」

克業道：「那妳爲什麼也這樣說？」

嚴霜道：「奶奶祇注意那白衣服了，我却留心了鞋子！」

克業一翹雙足，道：「這鞋子怎樣？」

嚴霜一笑，道：「那白衣怪客，就是穿這雙鞋！」

克業先是心中凜驚，利那之後，却哈哈大笑起來！

嚴霜却神色不動，直等克業笑聲止住，才道：「笑什麼？」

克業道：「我笑霜妹事理不明！」

嚴霜道：「我本來知道的事情就不多嘛！」

克業道：「古人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知道的事情不怕少，只怕不知道認爲知道！」

嚴霜道：「二哥是說我自以爲是嘍？」

克業道：「霜妹，二哥足上這雙鞋子，是購自市上，這種鞋，市上多得不計其數，怎能憑這雙鞋，認爲白衣……」

克業話還沒說完，嚴霜就接口道：「哦，鞋是市上購得，市上多的是，人人能夠穿它，所以不能憑鞋認定就是那位白衣怪客，對不？」

克業道：「這是當然！」

嚴霜一笑，不慌不忙的把那籐編小食盒捧了過來，眼睛看着克業，手却慢慢地打開了食盒的蓋兒！

然後，聲調一變，道：「二哥，這也是市上買來的嗎？」

話聲中，嚴霜玉腕輕舒，柔荑一抓一抖，將食盒中所放置的東西抖了開來，赫然正是一襲銀衫！

克業神色陡變，倏地站起，左顧右盼不已！

嚴霜却道：「別急，蘭兒我打發她去奶奶那兒了！」

克業三把兩把，將銀衫亂塞進食盒裡，緊緊的扣上了籐蓋，喘了一口粗長的氣，道：「霜妹，妳在那兒找到的？」

嚴霜調皮的說道：「你放在那兒，我就是從那兒找到的！」

克業搖搖頭，低聲道：「算妳厲害！」

話鋒至此一頓，克業的目光緊盯在嚴霜的臉上，直視不瞬，似要在嚴霜臉上揭發些什麼一樣。

嚴霜却大方的把眉頭一緊，道：「看什麼？不高興了是不？」

克業聲調有了寒意，道：「霜妹，並非我因妳揭露了我就是那白衣人，而對妳不滿，實在是妳這種行爲，跡近……」

飽讀經書的克業，一時之間，竟也想不出合適的名詞來表達他的意思，因之在「跡近」二字後，不得不停了下來。

嚴霜却替他接了上去，道：「跡近『脅迫』於你，對麼？」

克業一驚，雙目閃射着奇異的光輝，道：「霜妹怎會想到用這兩個字的？」

嚴霜道：「很簡單，你提醒了我！」

克業劍眉一揚，道：「霜妹妹……」

嚴霜接口道：「我本來是像第一夜聽到『武樓』中的怪聲似的，是好奇，因此在你飛東飄西阻攔雲騰去路時，聚神注意！說實話，就算我沒找到這襲銀衣，也早已知道是你了，不過我却說不出道理來，直覺得就是你！後來奶奶也動了疑心，暗示克圖大哥細搜『武樓』，我才更認定了自己的直覺絕沒有錯！當克圖大哥搜遍過『武樓』，又趕往你居室的時候，我便溜進『武樓』，終於找到了這件銀衣……」

克業冷冷地接口道：「妳怎能知道放衣服的地方？」

嚴霜道：「想出來的！」

王克業淒然一笑道：「這眞是『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了！」

嚴霜白了克業一眼，道：「那『武樓』，除掉角落裡你那張『書案』外，別無可藏之處，克圖大哥，可能因爲書案並無『抽屜』，一眼可見，又因書案太明顯了，才大意放過，要不，憑克圖大哥的精明，早就找出來了！」

克業哼了一聲，道：「以大哥的精明，竟未注意及彼，妳却能……」

嚴霜接口道：「奶奶說，她和白衣怪客，前後進入『武樓』，祇利那之隔，但當奶奶進樓之後，却祇見你伏案閱讀！在你，也許認爲這是最恰當的矯飾，在我却已立刻就知道了銀衣藏處，因爲你匆忙中……」

克業擺手接話道：「不必再說了，妳推斷得極對，在匆忙中，我除了書案外，別無藏衣處，尤其當妳碰動案面發現中空……」

嚴霜哼了一聲，道：「我沒有碰那案面，而是發現兩端露出了一絲交錯的痕跡，總之，我那時祇是好奇，並沒有其他意思！」

克業突然正色問道：「現在呢？」

嚴霜道：「現在可不同了！」

克業道：「怎樣不同了？」

嚴霜道：「你非但不感激我代你守秘的這份情，反而認爲我找出你的秘密，來『脅迫』你……」

克業急忙分辯，道：「這『脅迫』二字，是妳自已說的！」

嚴霜道：「難道你沒有這個念頭？」

克業語塞，遲疑利那才說道：「我祇是要說，妳不應該想盡辦法，查究別人

不願告人的秘密事，妳該知道，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

嚴霜道：「我懂，你不是也曾闖入我的房中查探我的秘密嗎？」

克業一楞，道：「沒有的事！」

嚴霜一笑道：「你忘記了，我夜間在『武樓』外面聽怪聲的事啦？」

克業急道：「你！我……我那是善意！」

嚴霜調皮的一笑，道：「現在我是惡意嗎？」

克業臉一紅，歉然道：「是我錯了，咱們言歸於好如何？」

嚴霜搖頭道：「你沒有錯，我現在是眞的要『脅迫』你了！」

克業尷尬的笑着，道：「我再爲這事致歉，總可以了吧？」

嚴霜道：「我也再爲此事聲明，是『脅迫』定了！」

克業無奈，搖搖頭道：「霜妹眞夠刁蠻！」

嚴霜道：「你還能怎樣批評我？」

克業含笑搖搖頭，道：「沒有了，沒有了！」

嚴霜卻神色一正，道：「二哥，你爲什麼要隱瞞？」

克業接口道：「這是師令，我曾立過重誓！」

嚴霜道：「能告訴我你這位恩師是誰？」

克業一笑，搖頭道：「這是强人所難了！」

嚴霜近於祈求的說道：「告訴我你是在那兒學功夫的，可以吧？」

克業道：「這倒可以，是在『禪源寺』！」

嚴霜道：「禪源寺在那兒嘛？」

克業道：「浮玉西峯，又叫作西天目山！」

嚴霜哦了一聲，道：「既是『寺』，裡面都是和尚了？」

克業笑道：「這是當然！」

嚴霜突然道：「我已經猜出來，你師父是個和尚！」

克業點頭道：「不錯。」說到這裡，話鋒一變，又道：「有關此事，咱們就說到這裡爲止了！」

嚴霜道：「再問一句，我祇再問一句可行？」

克業喟嘆一聲，道：「妳這個『小磨人精』，問吧！」

嚴霜道：「二哥可不能騙我！」

克業皺眉道：「妳又忘了，我最恨人說這個字！」

嚴霜嫣然一笑，道：「我認錯，二哥，以你現在這身武功來說，能否勝過『一尊丈人、紅葉公主、窮神、冷君子』等人？」

克業心頭一驚，道：「妳怎知道這許多武林前輩？」

嚴霜故嗔道：「是我問你，你怎地反問起我來了？」

克業暗皺眉頭，但卻誠懇的答覆道：「妳所提及的這些前輩，功力已到化境，乃當代武林中無敵高手，祇是還差了我那恩師一籌！」

克業答覆得很妙，不以自己作比，但聰明的嚴霜，卻已聽懂了含意，很鄭重的點着頭。

克業認爲談話已了，手指食盒，道：「霜妹，這銀衫……」

嚴霜道：「放在我這裡最安全，你用時來取就是，我發誓在沒得到你同意之前，永遠守住這項秘密！」

克業道：「我由衷的感激妳。」

嚴霜突然一笑，道：「二哥，你信不信我已經知道你師父是誰？」

克業搖頭道：「這不可能，我無法相信！」

嚴霜又是一笑，道：「敢打賭？」

克業把肩頭一聳，道：「怎麼不敢？」

嚴霜道：「那咱們賭了。」

克業一笑道：「好嘛。」

嚴霜道：「賭什麼？」

克業道：「妳提起打賭，賭什麼妳說吧！」

嚴霜想了想，道：「我要是勝了，你必須教我武技！」

克業一楞，道：「什麼武技？」

嚴霜白了克業一眼，道：「武技就是武技，難道還分什麼不成？」

克業一笑，道：「分的多呢，有輕功，有劍術，有防身之技……」

其實嚴霜對武技種種，早已熟知，她故意假作不懂，是動了些狡猾，並存着另一種決念！

於是她接口道：「我要學你那飛東飄西的功夫，和防身之技！」

克業道：「那是輕功和奇特的拳、掌武技，妳……」

嚴霜道：「對了，就學這兩樣！」

克業劍眉微揚，道：「妳很怪！」

嚴霜道：「怪什麼？」

克業道：「武技中，最深奧而上乘的，是內功修爲，基本的心法，妳卻不學，這豈不是奇怪！」

嚴霜一笑，道：「怪就怪吧，你教不教？」

她話是這樣說，心裡卻在暗笑着，想道：「你當我眞不懂，不過我卻不跟你學這個，跟你學的話，頂了天也和你一樣，不！我要將來比你的功力高！祇要你教了我輕身功夫，和防身之技，我就不害怕被人欺侮，海角天涯，就要找到我要找的恩師……」

她正想到這裡，克業含笑說道：「這不是教不教的問題。」

嚴霜趕緊收起思忖，道：「什麼？你說什麼？」

克業道：「我說這不是教不教的問題。」

嚴霜道：「我懂，是咱們這場賭搏誰勝誰負的問題！」

克業道：「對了！」

嚴霜道：「我要開始猜了，敢說一猜即中！」

克業含笑道：「慢些，慢些，萬一妳沒有猜中，怎麼說？」

嚴霜道：「隨你說吧！」

克業正色道：「聽仔細，妳輸的話，忘記白衣怪客的事，忘記要學武技的事

，安安靜靜的作個柔順的姑娘！」

嚴霜道：「好一輩子受人欺！」

克業道：「萬般皆前定，半絲不由人，良善的人，多遇良善，逞勇的人，多死於逞勇，願霜妹能多想這幾句話！」

這是由衷的心底話，使嚴霜深深感動，因此也正色道：「我永不會忘記二哥這幾句話。」

克業含着仁慈的微笑，很自然的握住嚴霜的柔荑，道：「願嚴霜在安善中尋得快樂。」

嚴霜心靈顫動，低下頭，輕輕點首，默然無語。

克業似有所覺，驀地鬆脫了手掌，道：「我最能扯了，越扯越遠，霜妹，妳試猜吧！」

嚴霜突然抬起頭來，雙目中的光輝，是那樣純正，柔美和無邪。克業深感心湖震撼，似自語的說道：「我也盼妳能猜得對！」

嚴霜竟也似自語的道：「猜得對又有什麼好！」

是的，她深為克業那「安善中尋得快樂」的話所感，人之一生，短若春夢，什麼才是最不辜負這短促人生的呢？

唯有「安善中的快樂！」

此時，嚴霜心志最易轉變的一剎那，尋師學武而復大仇的意念，被「安善」和「快樂」掩過了一線！

但是克業却不了解嚴霜此時的心情，緩緩答道：「至少我能多些時間伴着妳，況輕功得成之日，雙雙飛馳於山巒郊野中，晨望日出，夜觀星列，也是人間至樂！」

嚴霜心頭猛震，脫口說出了一句：「原來功夫習成，也有快樂。」

克業道：「人間到處是樂土，祗看……」

嚴霜陡地微一挺胸，接口道：「我要猜！」

這是她決定之下的心語，那知却說了出來。

克業微愣的接口道：「猜嘛，本來這是我們早說定的。」

嚴霜香舌輕舐雙唇，道：「二哥，你那師父是『糊塗和尚』！」

克業霍地站起，雖說他知道嚴霜十分聰明，更希望嚴霜能夠猜到，但當嚴霜說出之後，他却仍然感到驚震！

他這種神態，已足證明嚴霜沒有猜錯，因之嚴霜道：「猜對了吧？」

克業道：「對是對了，不過我却奇怪，妳怎會知道……」

嚴霜知道克業要說些什麼，於是接口調皮地道：「你不是說過嘛，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

克業正色道：「非武林中人，絕難知道我恩師之名……」

嚴霜道：「我是『武林世家』之女！」

克業大驚，道：「當眞？」

嚴霜噗嗤一笑，道：「怎麼不眞，『武林王家』……」

話還沒有說完，克業已手指嚴霜道：「你還能有多調皮？」

嚴霜嘻嘻一笑，道：「誰知道呢？」

克業搖搖頭，繼之正色道：「我不問妳了，不過妳要記住，在別人面前可萬不能露鋒芒，尤其要小心着儉叔，他似是對妳很有成見！」

嚴霜也正色道：「我祗是對你才這樣，也說不出是什麼原因來，就是覺得你足以信賴，自自然然的也就無所掩飾了！」

克業心頭怦動，看了嚴霜一眼，沒有答話。

最後，他們談清楚，從明天起，開始習輕身功夫和防身的掌、拳招式，地點和雜事，皆由克業設法安排！

＊　＊　＊

老太爺王懷仁回來了！

當夜，王老太爺和老夫人，促膝秘談了多時。

次日，老夫人下了諭示！

一、收嚴霜為「武林王家」弟子，但暫時不授武技，而由克業在「武樓」旁的書房中，為她講授經文詩詞！

自此，這王老太爺專用的書房，成了嚴霜所專用，老夫人親自將門匙，交給嚴霜，並預為賀之。

二、「武林王家」今後的主家人，由老夫人負責了，茲後有關王家對外的事，皆須稟陳老夫人而行。

三、自即日起，王家除克業和嚴霜外，餘者不論輩份，不分男女，仍按二、五更，到「武樓」習藝！

四、蘇州城內，王家的產業，開始變賣！

＊　＊　＊

王家自經上次之變，至今防守仍甚嚴，但却未有任何事故發生。

這天，是盛夏的傍晚，天氣熱得令人喘不過氣來。

「武林王家」的大門口，來了一老一小兩個女人。

老的一位，滿頭白髮，一身古銅色的衣衫，拄着一支桃木壽星杖，年紀看來已在七十開外！

年輕的女子，二十不到，一身藍衣，配上雪也似白的肌膚，顯得份外脫俗，模樣長得更是極美！

王家平日，門前是沒有人的，大門也緊閉着，但自上次那件事後，變了，開着門，門口多了一個家人。

這一老一小，登上石階，左邊一名家人，立即向前客氣的問道：「請問老人家有什麼事？」

老婆婆把頭一仰，道：「當然有事，沒事來幹什麼？」

門口的家人，是經過老夫人親自精選出來的，一聽老婆婆的話鋒不善，已斷定可能是來惹事的高手，越發客氣，並含笑說道：「是是，老人家請吩咐吧。」

老婆婆哼了一聲，道：「笑嘻嘻地，準不是好東西！」

這名家丁神色不變，道：「老人家別生氣，小的……」

那年輕少女，這時突然開口道：「師父，妳怎麼和人家發火呢？」

老婆婆道：「我看到王家的人就生氣！」

（未完．五）



上文提要： 俞劍峯連同武當、少林、崑崙、華山各派都被困在落英塔下，又和俞肇山一幫魔頭在塔下地道相遇。正想消滅他們，却被易岐山擒獲邵嬋在手，要脅俞劍峯等就範……后杞明不甘賠了妹妹又折兵，邀請喇嘛僧追截，趙鳳豪得知喇嘛僧來大漠，是想向左姓老兒討回失去的天龍令牌和名冊，自願代爲說項，喇嘛僧疑信參半……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墜流沙義救五俠　按樞鈕重見天日

紅衣喇嘛道：「天龍令擁有無上權威，老衲雖有相信之心，只怕也身不由主！」

趙鳳豪笑道：「說得是，那麼大師請發招吧！」

那紅衣喇嘛也不客氣，道了聲「有僭」，身如流雲似的一轉，右掌已平推而出！

趙嘉玲大叫道：「爹，你也不要辱沒趙家威風！」

趙鳳豪朗聲道：「不會的！」

手臂一圈，很自然的揮出了一記招式。

紅衣喇嘛呼道：「當心，老衲要施出『九天飛龍』了！」

掌風一捲，身子也跟著彈出，在上空連打九個圈子，跟著拍出九掌。

在任何武功高强的高手來說，身子若在上空一轉，眞力便要洩上一份，但這紅衣喇嘛却是不同，身子每轉一次，掌力便加上二分，九轉之下，掌勁眞氣可吞河嶽，隆然有如大山傾倒直壓而下，只激得四週沙粒飛射激揚。

趙鳳豪道：「密宗武學，果然名不虛傳！」

只見他身子一躬，人已疾彈而起，他並未發掌，但却在那紅衣喇嘛凌厲的掌勁下穿出了九道風圈。

岑少風見紅衣喇嘛掌風之强，眞是舉世罕見，及見恩師完好無恙直衝而上，不由脫口叫道：「九天飛龍也不過如此！」

岑少風大叫聲中，那紅衣喇嘛和趙鳳豪的身形已先後落地。

紅衣喇嘛合什道：「趙大俠的確名不虛傳，能擋『九天飛龍』一擊之人，師祖曾有吩咐，必得另眼相待，我們走吧！」

說著，打了一個招呼，那兩名黃衣喇嘛和后杞明等人都先後飛身躍上馬背，后杞明臨行朝岑少風恨恨一瞥，然後隨著衆人飛馳而去！

趙嘉玲呼道：「密宗武功也不過如此！」

趙鳳豪寒著臉孔道：「玲兒，話不可如此說！」

趙嘉玲怔道：「爹還手能穿過他九道如山似海的掌風，就證明已穩操勝劵，難不成他還手下留個情？」

趙鳳豪道：「不錯，他的確手下留個情！」

趙嘉玲道：「是不是他勁力沒有使足？」

趙鳳豪點點頭道：「情形正是如此！」

岑少風道：「據徒兒所見，假如恩師身子上衝之際加以還手反擊，那紅衣喇嘛最後結果只怕仍落得如此！」

趙鳳豪嘆道：「情形也不能這樣，但爲師起碼也要受點內傷！」

趙嘉玲道：「他最低限度也要傷的更重了！」

趙鳳豪道：「玲兒，話不可如此說，他存心相讓可能是眞，但爲父能突破他『九天飛龍』手法也許令他很吃驚！」

趙嘉玲道：「還不是嗎？所以他才不得不認輸而退了！」

趙鳳豪搖搖頭道：「密宗一門一向自負武功蓋世，此人未施全力而退，倒眞可相信，爲父能見左老兒之前，其心地甚善

，爲父縱有十分勝他之力，到時也只能施上八分了！」

趙嘉玲笑道：「爹，你眞有好耐性！」

岑少風笑道：「弟子曾見左老兒與另一名紅衣喇嘛相鬥，斯時那紅衣喇嘛尚未施出『九天飛龍』，而左老兒那時似乎也有所保留，今次恩師之戰，弟子有十足把握相信左老兒絕非恩師之敵！」

趙鳳豪道：「少風，你完全看錯了！」

岑少風道：「弟子錯在何處？」

趙鳳豪道：「左老兒除武功之外，他還有一樣爲師所不及！」

岑少風道：「恩師何處不及他？」

趙鳳豪道：「毒！」

岑少風驚道：「左老兒也會下毒？」

趙鳳豪點點頭道：「不錯，他會的乃是一種極厲害的『無影之毒』，當今武林，只怕無人能出其右！」

岑少風寒聲道：「這樣看來，百毒教都不會在他眼下了！」

趙鳳豪道：「據爲師看，兪氏兄弟創立百毒教之時，只道天下玩毒之人推他倆是尊，豈知左老兒比他倆更勝一層，若爲師猜的不錯，兪氏兄弟現在後悔已遲了！」

趙嘉玲不解的道：「他們後悔些什麼呢？」

趙鳳豪道：「後悔早期不應該與左老兒合作，不過兪氏兄弟爲人奸詐，上一次大當也是應該！」

四人談談說說，不覺已走了一段路。

夜色已深，四週一片靜寂。

四人前行之中，不時可以看到不遠之處有人晃動，四人看清楚，這些人都是西域喇嘛，奇怪的是他們這次並沒有出手阻攔趙鳳豪等人。

趙嘉玲奇道：「他們不找我們了！」

后曉南笑道：「一定是剛才那位大師回去之後有所交代，他們已明白令尊大人心意，所以才對我們故作視而不見！」

岑少風點點頭道：「后姑娘言之有理，我們爲了替他們省却些麻煩，大可不必從正門進去，我知道有一條秘道可以進入，不知恩師老人家以爲如何？」

趙鳳豪點頭道：「好極了！」

四人一提眞氣，向前飛奔而去。

＊　＊　＊

夜深沉，一燈如豆，落英塔內十分靜寂。

第二層塔上默默坐了三個人，他們是左老兒、大禪宗，還有一個便是早先曾和左老兒動過手的紅衣喇嘛。

三人沉默了一會，還是大禪宗先開口道：「左施主，這位天風大師剛才已說得很清楚，只要把兪肇山放出，武林便會太平無事，施主何必捨近求遠？」

左老兒道：「禪宗悲天憫人，好叫老夫欽佩，只是那兪肇山生就虎狼之心，一旦將他放出，他未必就肯實踐諾言。」

大禪宗道：「左施主顧慮極是，只是老衲尚別有看法！」

左老兒冷聲道：「請指教！」

大禪宗道：「兪肇山雖有天龍令牌在身，只是這種天龍令牌只能指揮密宗門人，像左施主身份似乎大可不必理會！」

左老兒點點頭道：「老夫當然可以不加理會！」

大禪宗道：「那就是了，到時左施主一面放人，一面强令兪肇山將天龍令牌交出，假若他到時食言，左施主便以武力對付，還怕兪肇山到時食言嗎？」

左老兒道：「禪宗所見極是，只是地底之下並不止兪肇山一人，假若老夫要去放人，勢必會激怒大衆，老夫到時可擔待不起！」

大禪宗合什道：「是了，老衲也正爲著此事犯疑，雖說被左施主禁在塔下之人不乏貪妄之輩，但據老衲所知，其中也不乏正義俠士，左施主何故意欲將彼輩一網打盡呢？」

左老兒笑道：「禪宗此言差矣，凡貪必有懲，武林才會太平，禪宗嘴裡所謂正義俠士，若不是看在落英塔內藏寶份上，他們會千里迢迢來到這不毛之地的大漠嗎？足證所謂俠士之流也不過虛有其表，老夫這次略施小計，總算把人性善惡試出來了！」

大禪宗默然不語，倒是他一旁的天風大師接口道：「左施主，老衲在此不能久留，關於釋放兪肇山之事，老衲敬候施主一句話！」

看來他的個性比大禪宗要暴躁得多，說這幾句話時，臉上已微現不耐之色。

左老兒笑道：「老夫剛才已把話說明，要放兪肇山容易，只是裡面牽涉太多，既是大師立等回話，老夫只好答恕難從命了！」

天風大師臉色微變的道：「左施主只怕還忘了一件事吧！」

左老兒淡淡的道：「什麼事？」

天風大師道：「天龍令牌既在兪肇山手上，依照本門規矩，老衲便有搶救之責，如今在落英塔五十丈方圓之內佈滿了本門高手，老衲只要一聲令下，他們便會前來找左施主要人，到時左施主不要怪我們不講理啊！」

左老兒毫不在意道：「大師可是拿這幾句話來威脅老夫嗎？」

天風大師道：「事實如此，如何談得上威脅二字？」

左老兒揮了揮手道：「那麼大師請便！」

天風大師臉色一變，霍然立身而起，就在這時，甬道口傳來一陣脚步聲音，左老兒心頭一沉，喝道：「什麼人？」

原來趙鳳豪已急急趕到，在他身後出現的正是趙嘉玲、后曉南和岑少風三人。

天風大師皺皺眉頭道：「趙大俠何能到此？」

他是奇怪自己派駐高手攔截往來之人，而趙鳳豪竟能安然無恙直撞而入，心中大爲奇怪，方有此一問。

趙鳳豪道：「大師之意老夫甚是明白，但眼下局勢起了非常變化，大師似乎不可斤斤計較天龍令之事！」

天風大師搖搖頭道：「那怎麼成？」

趙鳳豪笑道：「中原武林有一件大陰謀即將爆發，難道此事不比貴派天龍令牌重要？」

天風大師怔道：「趙大俠此話何解？」

趙鳳豪道：「那得問左兄了！」

他一進門便被天風大師攔住，甚至招

呼都來不及和大禪宗和左老兒打一個，此刻才得把話扯到左老兒頭上。

左老兒冷冷的道：「聽說閣下一怒鬥七奇，武功盡失，今日一見，只怕傳聞有誤！」

他乃老經驗，但見趙鳳豪滿面紅光，兩眼神光灼灼，顯非失去武功之人可以比擬，故作此言。

趙鳳豪道：「好說，好說，想不到你左老兒倒關心趙某人了！」

左老兒道：「舊友深交，老夫焉有不關切之理，這幾年你埋伏不出，大概到江湖上四處打聽消息吧！」

這話完全針對趙鳳豪那句武林陰謀而說。

趙鳳豪並不生氣，微微一笑：「不錯，趙某人倒的確在江湖上聽到了一些消息！」

左老兒冷哼道：「什麼消息？」

趙鳳豪道：「你眞要老夫全部抖出來？」

左老兒陰聲道：「老夫行事一向光明磊落，你有什麼話儘管請說就是！」

趙鳳豪冷然道：「老夫問你，你如今在『落英塔』下囚禁許多武林朋友是何用意？」

左老兒道：「這些人都是貪財小人，難不成老夫這樣做有錯？」

趙鳳豪冷冷笑道：「說得好，說得好，但他們貪又干你甚麼事？假若你不以寶藏作引誘，他們也無從貪起，再說，你姓左的用心未必全在懲貪，也許別有用意吧？」

左老兒臉色一變道：「你道老夫還有什麼用意？」

趙鳳豪道：「一網打盡，武林唯我獨尊！」

此話一出，大禪宗的神色不由微微一動，那天風大師却是朝左老兒望了一望，看樣子想說什麼，但話到口邊又忍了下去。

左老兒微怒道：「趙鳳豪，你說這話可有證據？」

趙鳳豪道：「老夫當然有證據！」

左老兒冷然叱道：「拿來！」

趙鳳豪哼道：「左老兒，你是用這種態度對老夫說話嗎？」

左老兒哂道：「這樣對你已算客氣，要不老夫便把你轟出塔去！」

趙鳳豪道：「那你就試試！」

左老兒手臂一揚，就待翻腕劈出。

大禪宗忙道：「左施主可否聽老衲一言？」

左老兒冷笑道：「大師何必聽他胡說八道？」

趙鳳豪笑道：「姓左的，你別強詞奪理，你想一手遮天可辦不到，老夫已洞悉你全盤的陰謀！」

大禪宗皺皺眉頭道：「趙大俠能否少說兩句？」

趙鳳豪搖搖頭道：「大師有所不知，此人早期與俞氏兄弟勾結，想藉俞氏兄弟百毒教的力量把中原武林消滅，如今不知爲了何故又與俞氏兄弟鬧翻，待俞氏兄弟活活困死在落英塔下之後，他便從俞肇山的手上取去天龍令牌，然後命令密宗的弟子向其效命，一舉消滅中原武林！」

天風大師道：「怪不得老衲要他放人，他百般刁難！」

大禪宗徐徐說道：「左施主眞有這種野心嗎？」

左老兒冷聲道：「你說呢？」

大禪宗道：「據老衲所知，施主一向甚少出『落英塔』，無異當世高人，只怕不會有這麼大的野心！」

左老兒道：「大師所見極是，偏生這姓趙的要來挑撥離間！」

天風大師道：「老衲之意，爲了證明左施主心跡，施主現在最好放人！」

左老兒目光連閃，道：「使得，使得，諸位少俠，老夫就去放人！」

說著，轉身就走！

趙鳳豪看出他臉色陰晴不定，大喝道：「站住！」

左老兒怒道：「姓趙的，你好像故意要跟老夫過不去是嗎？」

趙鳳豪道：「閣下臉色陰晴不定，頗使老夫懷疑！」

左老兒嘿嘿的道：「想不到你還會看相，那麼老夫不去放人便了！」

趙鳳豪冷冷的道：「別拿老夫的話來作搪塞，要去咱們大夥兒一塊去！」

大禪宗和天風大師似乎也看出左老兒臉色不對，聞言忙道：「左施主若問心無愧，大家一道走想不致會有問題！」

左老兒搖搖頭道：「老夫這裡神秘得緊，外人不需要知道的事，盡可不讓外人知道，假若諸位定要跟去，老夫只好罷却放人之念了。」

天風大師道：「左施主有意搪塞咱們嗎？」

左老兒道：「你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先不自責，爲何處處竟說老夫的不是？」

大禪宗道：「那麼施主去放人，我們在這裡候著便是！」

左老兒點頭道：「西域禪宗能成蓋世宗師，胸襟的是不凡，老夫這就去了！」

趙鳳豪叱道：「慢著！」

左老兒勃然大怒道：「趙鳳豪，你一再爲難老夫，敢問這是何意？」

趙鳳豪道：「老夫只想問問你，此去大概要多少時間？」

左老兒陰聲道：「一來一去，半個時辰足矣！」

趙鳳豪道：「老夫明白你此去不會再回來，看在大禪宗份上，且試一試你的心意，你請走吧。」

左老兒恨聲道：「趙鳳豪，老夫想不到你竟是這般奸詐，眞個是聞名不如見面，江湖傳言謬矣！」

說罷，大步走了出去！

大禪宗合什道：「趙大俠久違了！」

趙鳳豪抱拳還禮道：「好說，好說，大師這趟來到中土，想必有何貴幹？」

大禪宗嘆道：「老衲爲了結桑乾獅王一段恩怨，不料江湖變化眞大，就拿剛才之事來說，趙大俠所見就不差，左施主居心的確可疑！」

趙鳳豪笑道：「豈只可疑，他本來就含有最大野心！」

天風大師道：「既然如此，我們總該有預防措施才行！」

趙鳳豪道：「大師有何高見？」

天風大師道：「只不知左老兒會起什麼異心？」

趙鳳豪道：「他極欲把天下武林一網打盡，老夫與大禪宗在此正是他最大的障礙，他必欲除去而甘心！」

天風大師道：「如是老衲先走一步！」

大禪宗點點頭道：「對的，師兄外面還有很多人，如是在一個時辰內還不見我輩出來，那便證明事情有變！」

天風大師合什道：「到時老衲定會率人前來應援！」說著，轉身就走！

誰知他沒走出幾步，突然一跤摔在地上！

趙鳳豪大驚道：「不好，左老兒已施出了『無影毒』！大家快閉住呼吸！」

這剎那間變化使得這位當世高人都有些慌了手脚，趙鳳豪一揮手，命令岑少風等人都閉住了呼吸！

＊　＊　＊

兪劍峯臉罩寒霜，當易岐山第一聲數下去之際，他腦中也不知打了多少轉，暗想我究竟跳是不跳呢？

錢大鼐突然大喝道：「姓易的，你以這種手法制人，羞也不羞？」

易岐山道：「那是老夫的事，與你何干？」

錢大鼐道：「老夫並不受你限制，說好說歹也得鬥你一鬥！」

易岐山不屑道：「機會多得很，你如想死，待老夫把兪劍峯這邊的事了結之後，老夫再送你上西天也不遲！」

蒲山孤道：「說得是，姓錢的，你也不急在一時啊！」

錢大鼐道：「蒲山孤，老夫眞替你可惜！」

蒲山孤道：「老夫要你可惜什麼？」

錢大鼐冷冷的道：「像你這號人物也隨着人屁股後面行事，實在不值！」

蒲山孤嘿嘿的道：「你倒對老夫關心起來了，多謝，多謝！」

錢大鼐道：「自甘墮落，不謝也罷！」

蒲山孤哼了一聲，却不再說話。

兪福悄悄走到兪劍峯身邊，道：「少主人，你往下跳好了！」

兪劍峯道：「你想出辦法了嗎？」

易岐山大喝一聲：「二！」

兪福悄聲道：「大概不會成問題！」說罷，又悄悄移動身子向後退去！

兪劍峯對兪福已了無疑念，不待易岐山把第三聲數出，大步走向前去，說道：「兪某人跳下流沙谷，但得有個條件！」

易岐山嘿嘿的道：「什麼條件？」

兪劍峯道：「當兪某人跳下去之後，你必須鬆開邵姑娘，同時也不准對華山派的人爲難！」

易岐山道：「當然，當然！」

華山杜大俠道：「兪兄，你這是何苦？」

兪劍峯道：「生死由命，杜兄請別顧我，四位往下退一步！」

白二俠道：「不成，咱們怎能叫兪兄替死？」

兪劍峯沉聲道：「白兄，這不是替不替死的問題，易老兒必欲我死而後甘心，若非如此，四位就是多陪上四條命也沒有用！」

易岐山點點頭道：「小子倒是聰明得緊！」

兪劍峯道：「姓易的，到時你若不實踐諾言，兪某人相信你也不得好死！」

易岐山哈哈笑道：「好說，好說，到時老夫再到陰間陪你得啦！」

兪劍峯哼了一聲，已然走到流沙谷岩邊上！

顏眞卿大聲道：「兪大哥，千萬不可往下跳！」

兪劍峯道：「一命換五命，那是很値得的了！」

顏眞卿奔過去抓住兪劍峯的手，猛搖頭道：「不不，你跳下去之後，假若姓易的不實踐諾言又怎麼辦？」

兪劍峯道：「大概不會如此吧！」

顏眞卿冷哼道：「那老混蛋根本不講信用，要不，他又怎會拿邵姑娘當作人質？」

易岐山怒道：「小賤人，妳敢辱罵老夫！」

顏眞卿抗聲道：「你本來就卑鄙無恥，罵了你又怎地？」

她對兪劍峯關切之情已完全表露出來，兪劍峯心中大爲感激，悄聲道：「姑娘心意在下心領，請放心，我不會有危險的！」

顏眞卿道：「你騙我！」

兪劍峯搖搖頭道：「此事我與兪福商量過，兪福對此地甚熟，他既叫我往下跳，自然不會有危險了！」

顏眞卿回頭一望，不知何時，兪福已經不知去向！

顏眞卿寒聲道：「兪福已經不見啦！」

兪劍峯目光一掃，果然兪福已經不見踪影，心神一定，說道：「他已去準備，姑娘放心便是！」

兩人喁喁輕談，聲音都放得很低，全場之人只見兩人交頭接耳說來說去，却不知兩人在說些什麼。

顏眞卿的想法自然與兪劍峯不同，顫聲道：「兪大哥，聽我說一句話好不好？」

兪劍峯道：「有話但說無妨！」

顏眞卿突然握住了兪劍峯的手，道：「假若……假若你……死……了……我……也不想活啦！」

兪劍峯大爲感動的道：「姑娘放心，我死不了的！」

心中激動之下，竟也在不知不覺之中握住了顏眞卿的手。

這情形眞有點像一對愛侶生離死別，旁邊雖有數十雙眼睛望着他們兩人，兩人却是渾然未覺。

易岐山道：「好啦，好啦，老夫可不容你們小兩口表現得太過眞切！」

兪劍峯猛然一醒，說道：「姑娘放心！」

突然身子一起，往流沙谷飛躍而下！

顏眞卿尖叫一聲，幾乎昏倒在地下。

太平道長只是苦笑，心想我何嘗不想和他拚命！

易岐山不屑的道：「就憑你們還差得很！」

太平道長怒道：「你現在該放人啦！」

易岐山得意的道：「俞劍峯小子一死，你們誰也不是老夫的對手，放人就放人，哈哈！」

他得意之下不由縱聲大笑，隨把扣住邵嬋的手鬆開，邵嬋走了過來，握住顏眞卿的手道：「姊姊，我剛才對不起你！」

顏眞卿拭淚道：「別提啦，眼下報仇要緊！」

俞一棋不屑的道：「談何容易，咱們現在得一個一個來收拾了！」

蒲山孤道：「說得是，就把錢老兒交給我吧！」

俞肇山在此時不得不表現一點合作態度，忙道：「其他的人由老夫應付得啦！」

俞一棋道：「我助哥哥一臂之力！」

俞肇山哈哈笑道：「弟弟，咱們終於聯手啦！」

說罷，直向華山五俠撲去！

華山五俠面罩寒霜，見俞肇山撲來，身子微退，「嗆啷」連聲，五人都已拔出身背寶劍。華山五俠名滿天下，他們自從出道以來還很少動過兵刃，此次事情緊急，五人可稱是第一次聯手亮劍。

俞一棋道：「今天的場面可眞是熱鬧得很！」

說話聲中，人已大步向太平道長這邊欺身過來。

像這種情勢，那易岐山還沒有對手可資搏鬥，很顯然的可以看出太平道長他們示弱了。

易岐山道：「老夫還沒有對手呢？」

俞一棋冷笑道：「那麼你就站在一旁觀戰吧了！若是有人想逃，便賞他一掌得啦！」

說著，便向太平道長和天機和尙欺來。

在另一邊，蒲山孤已和錢大爾打了起來，兩人出手都是殺著，搏鬥得非常激烈。

俞肇山和華山五俠鬥在一起，以俞肇山武功，實在游刃有餘，但他別具用心，只和華山五俠打來打去，並未痛下殺手，因爲他知道，假若他殺了華山五俠，必得抽空去幫俞一棋對付太平道長那邊，到時太平道長解決之後，俞一棋就會反臉對付他了。

洞中酣戰方烈，再說俞劍峯跳下流沙谷之後，身子一直往下沉，眼看即將墜入浮沙中，暗裡突有一物飛來，叫道：「少主人接著！」

俞劍峯武功已是今非昔比，半空中一打千斤墜，硬生生的把身子穩住，探手一抓，已抓住俞福拋來的繩索，輕輕一盪，人已直飛對岸。

俞福正站在一塊峭石上，待俞劍峯站穩身子，方道：「少主人受驚了吧？」

俞劍峯搖搖頭道：「老人家，謝謝你！」

俞福道：「現在不是談謝的時候，我們得趕緊想辦法出去才行！」

俞劍峯皺眉道：「老人家，這裡是什麼地方？」

俞福苦笑道：「承天三匠弄的玩意我可叫不出名字，只知道走！」

俞劍峯心中微動的道：「老人家知道通路嗎？」

俞福搖搖頭道：「通路早被左老兒關閉，要找通路只有另想辦法了！」

俞劍峯忽然想起耿明告訴他的話，忙道：「老人家對這裡是否很熟？」

俞福道：「熟是很熟，就是叫不出名字。」

俞劍峯道：「老人家知道『地道樞鈕』嗎？」

俞福怔了一怔，道：「地道樞鈕，這裡不就是地道嗎？」

他想了一想，忽又問道：「少主人怎會突然問起『地道樞鈕』呢？」

俞劍峯便把遇見承天三匠之事說了出來。

俞福念頭一閃，懷疑的道：「按照耿明對少主人說的可能便是通路，只是此地道何止數十條，但不知他說的是那一條地道？」

俞劍峯道：「耿明臨終之前只說了『地道樞鈕』四個字，下面的話沒說出就斷了氣，我就是想問也來不及了！」

俞福皺了皺眉頭，忽道：「少主人請隨我來！」

說著，當先領路而行。

俞福對這裡情形十分熟悉，從峭壁翻越過去，前面一條黑漆漆的走道，這條走道很長，但俞福並沒有把這條走道走完，便帶著俞劍峯向右側走去！

俞劍峯道：「老人家，咱們現在到那裡去？」

俞福道：「我剛才想起來了，這裡都是地道，而承天三匠告訴少主人也是地道，據我猜測，承天三匠所說的地道地勢一定要比普通地道低！」

俞劍峯心中激動的道：「大有可能！」

俞福得意的道：「假若眞是如此，那麼我們現在就找對地方了！」

兩人一面說一面往前走，這時地勢果眞越來越低，四週隱隱透出一股腐臭氣味。

俞劍峯道：「就是這裡嗎？」

俞福用手一指，道：「到了——」

身子一停，由於四週光線甚暗，俞福很快燃亮了火頭，兩人便在地道之中四處去找。

沒有多久，俞福在牆邊發現一道樞鈕，大叫道：「找著了，少主人快過來瞧瞧！」

俞劍峯聞言而往，只見那樞鈕乃是木製，樞鈕並不甚大，也許長久都在陰濕地方，乍然望去已有點腐蝕樣子。

俞劍峯懷疑的道：「會是這個木鈕？」

俞福道：「管它呢？還是先試再說吧！」

俞劍峯道：「動作可得輕一點，要不用力一扭，我眞担心會把這木鈕弄壞！」

俞福點點頭道：「這個老奴知道，只不知該向右轉還是向左轉？」

俞劍峯道：「耿明沒對我說，我們不妨按照一般常理，就由右向左轉吧！」

俞福道：「少主人所見極是！」

伸手輕輕一轉，那木鈕却是一動也不動，他加了點力量，木鈕一動之後，突然發出「軋」然一聲大響！

俞劍峯喝道：「老人家快退！」

俞福聞聲閃開，只聽那「軋」然大響過後，整個地皮一陣震動，生像快要天翻地覆一樣，兩人都爲之震駭不已。

俞劍峯道：「這下若是轉錯了方向，不知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效果？」

俞福道：「看樣子不會轉錯……」

話未說完，只見那木鈕之處也動了起來，驀地一聲震耳欲聾大響響過，石壁突然裂開，剛好露出可供一人通過的通道。

俞福大叫道：「是這裡了！」

俞劍峯擧目望去，只見這條走道甚窄，堪堪只容一人通過，裡面一團漆黑，以俞劍峯現在功力，竟也看不出眼前這條走道究竟有多深多長？

俞劍峯念頭一閃，道：「咱們試試！」

說著，當先擧步跨入！

洞中甚黑，兩人只有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不過兩人此刻所感受到的，便是越往前走地勢便越高。

俞福連聲道：「不錯，是這裡了，是這裡了！」

大約走了半盞茶時間，一股涼風吹來，俞劍峯精神一振，道：「果然這裡是通路！」

身形一長，人已飛掠而出。

俞福跟著飛身縱出，來到外面一望，只見大地沉沉，原來此刻正時值深更。

俞福道：「這裡是落英塔的背面，咱們總算走出來了！」

俞劍峯道：「咱們眼下該往何處去？」

俞福道：「自然該到前面看看，大禪宗已來到落英塔，以大禪宗爲人，老奴眞怕他會上左老兒的當！」

俞劍峯道：「有理！」

兩人身形一起，便向正面奔去！

兩人堪堪奔出二十多丈，忽見人影閃動，四名黃衣喇嘛已橫身攔住去路，其中一人沉聲喝道：「站住！」

俞劍峯一怔，隨即把身子穩住。

俞福跟着停下身子，道：「四位是來自西域吧？」

那喇嘛點點頭道：「不錯！」

俞福冷哼道：「此地乃是老夫久居之地，你憑什麼叫老夫站住？」

那喇嘛道：「洒家奉了命令，任何人都不能到『落英塔』去！」

俞福沉聲道：「你奉了誰的命令？」

那喇嘛道：「事不干己，你最好別問！」

俞福朗聲道：「怎說事不干己，老夫和少主人要到塔內有事，你們橫加阻攔，敢問是何道理？」

那喇嘛强橫的道：「洒家無法對你們解釋太多，你們最好回去！」

俞福怒道：「假若老夫不退回去呢？」

那喇嘛冷然道：「洒家只好用强！」

原來外面一層都是由青衣喇嘛把守，此地因爲就在『落英塔』附近，所以才由黃衣喇嘛負責看守。

俞福嘿嘿的道：「那你就試試！」

說著，手掌斜斜揚了起來。

俞劍峯忙道：「老人家請慢！」

俞福把手一垂，道：「少主人有所不知，這些喇嘛都是來自西域，他們今天無原無故把『落英塔』圍住，顯必別有用心！」

那黃衣喇嘛不待俞劍峯開口，便已接口道：「你知道最好不過。」

俞劍峯道：「大師究有何事，能否賜告一二？」

黃衣喇嘛道：「沒有告訴你們的必要。」

俞劍峯臉色一沉，道：「大師何故不講道理？」

那黃衣喇嘛道：「洒家並非不講道理，而是你們根本就不該到落英塔去！」

俞劍峯冷冷的道：「可是咱們必須到『落英塔』去辦事！」

那黃衣喇嘛道：「現在也不是時候！」

俞福憤然道：「少主人不必和他們嚕囌了，這裡由老奴對付，你只管到『落英塔』去瞧瞧！」

那黃衣喇嘛這麼不講理，若按照俞劍峯的個性，似也忍不住想動手，但他知道若一出手，整個局面便會弄亂，他久住西域，對於密宗一門甚爲清楚，腦中一閃，當下道：「動手不是事情，咱們好歹把眼前情形弄個清楚！」

俞福氣道：「可是這賊禿根本就不講理，只知一味加以阻攔，老奴現在實在躭心『落英塔』內可能起了很大的變化！」

那黃衣喇嘛見俞福罵他們爲「賊禿」，臉色一變，怒道：「老奴才，你敢出口罵人？」

俞福正在氣憤頭上，那裡忍耐得住，狠聲道：「罵了你又便怎地？」

那黃衣喇嘛大怒，「呼」地一掌直劈而出。

黃衣喇嘛比青衣喇嘛武功要高出甚多，這一掌力道實是兇猛無比，狂風翻捲之中，直向俞福「血海大穴」襲至。

俞福冷哼一聲，擧掌便劈。

兩人勁力都很剛强，這一交上手，便是以硬打硬，但見狂飈呼嘯，掌風相觸，不時發出隆隆之聲，聲威極爲駭人。

那黃衣喇嘛勁力雖猛，究竟沒有俞福深厚，七八回合戰了下來，差不多只有招架的份兒。

俞福却是越打越猛，另外一名黃衣喇嘛覩狀，狂怒一聲，飛身加入戰圈。

兩名黃衣喇嘛以二敵一，立把頹勢扭轉，三人打在一起，正是棋逢敵手，誰也佔不到絲毫便宜。

俞福大叫道：「少主人快走，這裡由老奴對付！」

俞劍峯皺了皺眉頭，心想我怎麼能走？你現在只不過堪堪敵住兩人，另外還有兩人站在一邊，我若一走，他們四人定會齊上，到時候他便危險啦！

他心雖這樣想，嘴角却不便說出，原來那另外兩名黃衣喇嘛對俞劍峯一直採取監視態度，只要俞劍峯一動，他倆便出手攔擊。

那邊三人打得甚是激烈，這邊三人却呆呆站着，看來極是不相襯。

俞福叫過之後，見俞劍峯久久沒有行動，忙又說道：「少主人爲何還不快去？」

俞劍峯道：「我放心不下你老人家！」

俞福豪聲道：「不打緊，他們還難不住我！」

一名黃衣喇嘛嘿然冷笑道：「你吹什麼大氣？」

說話聲中，兩人招式已愈攻愈緊！

兪劍峯大聲道：「久聞密宗弟子行事一向光明磊落，今番如何這般不成器？」

當前一名矮胖黃衣喇嘛接口道：「咱們奉命而爲，就是以四敵一，也不算丟人之事！」

兪劍峯冷哼道：「可是左老兒叫你們這樣做的？」

那矮胖喇嘛哼道：「他配？」

兪劍峯暗暗吸了一口氣，道：「那麼是你們自己要這樣做了？」

那矮胖喇嘛冷然道：「然也！」

兪劍峯恨聲道：「貴派此次大舉出動，同時悶聲不響包圍了『落英塔』，敢問是何道理？」

那矮胖喇嘛道：「你沒有知道的必要！」

兪劍峯大怒道：「可是兪某就偏偏想知道！」

他實在忍無可忍，說過之後，大步向前走去！

那矮胖喇嘛猛然一掌推出，大喝道：「回去！」

兪劍峯單手一揮，道：「不見得！」

兩股宏大掌勁一觸，「轟」然一聲，那矮胖喇嘛已被震退了三四步，他的臉孔刹時變了顏色。

兪劍峯冷哼道：「在下只使用六成武功，大師便接不住，爲何不在做人方面多多檢點一下？」

那矮胖喇嘛寒聲道：「原來這小子還有兩下子！」

一打招呼，另一名黃衣喇嘛已掠了上來，兩人同時舉手發掌，狂飈直襲前胸。

兪劍峯暗想若不給他們一點厲害，他們勢必還會糾纏下去，當下將功力提到八成，翻腕劈出一掌。

但聞一聲大響過處，兩名喇嘛照樣退了三四步。

那兩名喇嘛不由駭然大震，要知以他倆聯手，不但能夠碎鋼裂石，但要眞正能夠和他們一拚的，在當世之中還很少見，就以兪福那等功力爲例，也不過和那兩名黃衣喇嘛打了平手，而兪劍峯却在一掌之下便將兩人震退三四步，似這等功力，當眞駭人聽聞。

兪劍峯冷冷的道：「在下不爲已甚，兩位還不讓路！」

那矮胖喇嘛咬了咬牙道：「咱們死也不讓路！」

兪劍峯怒道：「爾等這樣不知好歹，兪某人便打發你們到佛國去！」

突聽一人冷冷道：「好大的口氣！」

只見人影一晃，沙堆裡平空多出一名紅衣喇嘛。

這紅衣喇嘛正是早先曾鬥過趙鳳豪那人，他的突然出現，使得正在纏鬥兪福的兩名黃衣喇嘛趕緊罷手後退。

兪劍峯拱手道：「敢問大師如何稱呼？」

那紅衣喇嘛道：「老衲天雷！」

兪劍峯暗想天字輩喇嘛在密宗一門身份甚高，只不知爲了何事，他們竟也到大漠來了？

兪劍峯道：「久仰，久仰，在下欲去『落英塔』，敢請大師行個方便！」

天雷大師搖搖頭道：「不行！」

兪劍峯不解道：「密宗今番大舉出動，態度都是強横之極，在下實在不解是何用意？」

兪福插嘴道：「可能也是在打『落英塔』寶藏的主意！」

天雷大師哂然道：「出家人視財寶如糞土，區區寶藏何在乎老衲眼下！」

兪劍峯道：「那大師又是爲了什麼？」

天雷大師道：「老衲適才看見施主身手，不知與禪宗是何稱呼？」

兪劍峯道：「不敢，正是在下家師！」

天雷大師沉吟了一會，道：「既是大禪宗高徒，老衲吐露一點實情也不打緊！」

頓了一頓，又道：「施主可知大禪宗此刻也在『落英塔』嗎？」

兪劍峯道：「知道！」

天雷大師道：「可否知道大禪宗此刻在塔內談些什麼？」

兪劍峯搖搖頭道：「在下正欲前往探個虛實，不意就被這四位大師攔住去路，請問大師，家師現在情形如何？」

天雷大師皺着眉頭道：「他們已去了半天，按理該有結果了，爲什麼現在還沒有消息？」

他這話說的沒頭沒腦，兪劍峯和兪福大惑不解。

兪劍峯道：「敢問大師可是出了什麼事嗎？」

天雷大師道：「不瞞施主說，敝派此次包圍落英塔，實在想求左老兒幫一個忙！」

兪劍峯怔道：「貴派會有事要左老兒幫忙？」

天雷大師嘆道：「不錯，而且還要請他幫一個大忙！」

兪劍峯道：「左老兒爲人奸險無比，不知大師可曾顧慮到呢？」

天雷大師搖搖頭道：「這個與本派無關，老衲只想請他幫忙代爲追尋一樣東西，！」

兪劍峯念頭飛閃，道：「在下想起來了，大師是否想請他追回天龍令牌？」

天雷大師怔道：「不錯！不知施主從何得知？」

兪劍峯道：「有一夜在下曾見左老兒和貴派一名紅衣喇嘛相鬥，打鬥之中似乎還有什麼作賭賽工具。」

天雷大師道：「那是老衲師兄天風，他此刻正在『落英塔』內向左老兒交涉天龍令牌之事！」

兪劍峯怔道：「天龍令牌怎會在左老兒那裡？」

天雷大師道：「不，在兪肇山那裡。」

兪劍峯道：「那就是了，那麼天風大師爲什麼向左老兒去交涉呢？」

天雷大師搖頭道：「施主有所不知，天龍令牌雖在兪肇山之手，但兪肇山却被左老兒禁閉在『落英塔』下，天風大師之所以去求左老兒，便是請他把人放出來！」

兪劍峯心中一動，道：「左老兒答應了嗎？」

天雷大師搖頭道：「他去了甚久，按理不論事情成與不成都該出來了，老衲一直奇怪爲何此刻還沒有半點動靜！」

俞劍峯道：「只怕左老兒不會答應，其實以在下看來，大師請求左老兒把俞肇山放出實在是一大錯誤！」

天雷大師冷哼道：「什麼錯誤？」

俞劍峯道：「俞肇山野心極大，假若左老兒將他放出，他必然會用貴派天龍令牌命令貴派弟子爲其效命！」

天雷大師道：「關於此點，敝派已有預防之法！」

俞劍峯道：「請問貴派有什麼預防之法？」

天雷大師道：「天龍令牌只能號令密宗弟子，到時由大禪宗或左老兒向俞肇山索取，就不怕他不還了！」

俞劍峯道：「到時貴派之人何在？」

天雷大師道：「敝派之人全部隱伏起來，假若俞肇山到時不肯答應，他縱有天龍令牌，也是令無可出，他還不是空架子一個？」

俞劍峯點頭道：「好辦法，大師請隨我到塔上去瞧瞧！」

天雷大師道：「施主已有辦法了嗎？」

俞劍峯道：「當然！」

說著，和天雷大師、俞福一齊向落英塔正面奔去！

「落英塔」的大門仍是虛掩著，門口不遠處的四名黃衣喇嘛往來巡視，他們把「落英塔」封鎖得如此嚴密，這倒大出俞劍峯意料之外。

天雷大師道：「敝派怕天龍令牌落入別人手中，才不得不作嚴密防範，兩位大概不會嫌敝派做得過份吧？」

俞劍峯笑道：「這乃貴派應有之防範措施，在下何敢見外？」

天雷大師招了招手，那四名黃衣喇嘛一齊飛身來到近前，躬身合什道：「請師叔指示！」

天雷大師道：「我陪這兩位到塔內走走，你們監視千萬不可鬆懈！」

四名黃衣喇嘛道：「知道了！」

天雷大師揮了揮手，那四名黃衣喇嘛一齊躬身退下，天雷大師和俞劍峯主僕一直登上第二層。

三人舉目一望，不約而同的吃了一驚！

只見大禪宗、天風大師、趙鳳豪、岑少風一干人都跌坐在牆角，那左老兒却是踪跡不見。

俞劍峯目光一掃，便已覺出情形不對，大喝道：「兩位快退，這裡可能有毒！」

俞福和天雷大師大駭一退。

俞劍峯拿出「雄黃珠」放在鼻端，大步走了進去。

他首先走到大禪宗面前，顫聲道：「師父，你老人家無恙嗎？」

大禪宗點了點頭，道：「爲師不打緊，這位天風大師中毒已深，峯兒快把他抱出去施救！」

俞劍峯道：「弟子遵命！」

說罷，走過去抄起天風大師，來到外面。

天雷大師驚聲道：「敝師兄中毒了嗎？」

俞劍峯點點頭道：「不錯！」

就在這時，大禪宗和趙鳳豪等人也相繼走出，原來天風大師早先由於距離毒處甚近，加之又在猝然未防的情形之下，所以中毒較深，大禪宗和趙鳳豪等人由於事前已有提防，在事先閉住了呼吸，所以得以安然無事。

俞劍峯把雄黃珠拿在手中不斷在天風大師身上滾動，天風大師臉孔原已發黑，經過俞劍峯一陣施救，大約過了半盞茶時間，天風大師臉孔已慢慢紅潤起來。

天雷大師感激的道：「施主大德，老衲不敢輕忘！」

俞劍峯道：「大師不必客氣，咱們現在應趕去找左老兒，千萬不能讓這種人逃出『落英塔』！」

天雷大師道：「說得是！」

大禪宗搖搖頭道：「且慢！」

天雷大師怔道：「禪宗有何法諭？」

大禪宗先沒理會天雷大師的話，對俞劍峯問道：「峯兒，你們剛才從何處而來？」

俞劍峯道：「弟子從塔底而來！」

大禪宗怔了一怔，道：「你知道通路嗎？」

俞劍峯點點頭道：「是承天三匠告知弟子，幸得俞福老人家引路，我倆才能脫出圍困！」

天雷大師驚道：「那麼施主一定見著俞肇山啦？」

俞劍峯道：「不錯，他原本和他兄弟已告分手，不久之前爲了對付我們，兩兄弟又告聯手，此刻只怕和錢大鼐他們打得正緊！」

趙鳳豪驚道：「錢大鼐也在下面嗎？」

俞福接口道：「非止錢大鼐在下面，甚至連玄猿老人蒲山孤以及俞一棋和華山、武當、崑崙一衆高手都在下面！」

趙鳳豪呵呵笑道：「左老兒安排得眞巧，那可是一場武林盛會啊！」

說話聲中，只見天風大師吐了一口黑水，叫道：「悶死我也！」

天雷大師忙道：「師兄得保無恙，全是禪宗所賜！」

天風大師起身欲謝，大禪宗已揮手止住道：「繁文褥節，我們已不需客套！」

天風大師道：「再造之恩，焉的不謝之禮！」說罷，合什一拜。

大禪宗不得不還個禮，隨即對俞劍峯道：「峯兒，下面情形究竟如何？」

俞劍峯把下面情形說了一說，但是俞福却從中插嘴，把俞劍峯擊敗易岐山之事也說了出來。

趙鳳豪和岑少風都聽得大爲震驚，但是大禪宗的臉上却毫無一點異樣，只淡淡說道：「因緣造化，老衲早知峯兒終將成爲天下第一人，峯兒，你父母之仇可以報了！」

俞劍峯顫聲道：「師父知道弟子殺父戮母仇人嗎？」

大禪宗寶相莊嚴的道：「爲師如不知道，又何必跑來大漠作甚？」

說此一頓，又道：「眼下你仍可循原路進入塔內，這裡有爲師與密宗門人把守，相信左老兒和俞肇山絕對逃不出去！」

趙鳳豪搖頭道：「不，俞肇山身懷天龍令牌，假如左老兒剛才下去釋放了他，他便可以動用天龍令牌，到時麻煩就更大啦！」

（未完・四十六）